武俠世界

納粹大亨（海鷗奇案錄）　余破浪・文

奇案生奇案，海鷗白雲裳又再面臨嚴重挑戰！

不法之徒如狠似虎，頻施恐怖手段，歹毒技倆層出不窮，視法律如無物，海鷗、紅玫瑰與浪子神探，如何應付？請閱本文，保証精采百出，誠屬劃時代之超級鉅著。



$4.00

第24年
16
革新號

編者話 ﹂海鷗奇案錄﹂這個故事集，是專門揭露不法之徒的歹毒技倆和恐怖手段，海鷗白雲裳、紅玫瑰和浪子神探等人，他們個個都是身手不凡，機智靈活的英勇年青人，過去他們在本故事中，也曾有令人敬佩驚奇的事蹟表現。今期我們巨型小說刋出的﹂納粹大亨﹂，保証精采百出，叙述一羣不法之徒頻施恐怖手段和歹毒技倆去達成他們的願望，過程驚險刺激，欲知這羣歹徒的目的何在？白雲裳、紅玫瑰和狄浪等人怎樣應付這次嚴重的局面，請參閱本文便有分曉。

** ** **

﹂快劍十三奇﹂和﹂情騙﹂下期同時刋出，前者是一篇巨型俠情故事，由棲霞客執筆。故事內容除了有濃厚俠義鬥智氣氛外，對家庭倫理、兒女私情亦有淋漓盡致的描寫。﹂情騙﹂是千門故事集中最精采的一個，把目下社會百態，千門奇事都有詳盡的揭露，愛好以上作品的讀者，千萬不要錯過。

由六月廿六日起，本刋編輯部已遷往新址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辦公，通訊電話號碼照舊不變，同文友好，敬請駕移玉趾。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納粹大亨（海鷗奇案錄）
一羣不法之徒如狼似虎，他們視法律如無物，頻施恐怖手段，歹徒技倆層出不窮，迫使白雲裳與浪子神探等人又面臨一次嚴重的挑戰……余破浪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盜亦有道（民初技擊追捕故事）
鎮長被劫　疑神疑鬼
劫案再生　捕手追查……雲劍飛 4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賊　　贓（俠義傳奇中篇）◀二▶
死亡帖上　指名狙殺……黃　鷹 57

假面人（超人傳奇故事）◀三▶
眞假公子　難以分辨……李　璟 65

風神七戒（沈勝衣傳奇故事）
死神從天降　酒葫蘆遭殃……黃　鷹 75

賣人頭（司馬洛傳奇故事）◀續完▶
隧道截擊　槍殺元兇……馮　嘉 81

千劍照紅顏（俠情倫理故事）
土藏王廟前　少俠鬥四女……秦　紅 91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千乘萬騎一劍香（名作家名作品精選）
蒙塵難護主　棋藝高一着……秦　紅 97

長劍篇（俠義長篇故事）
惡賊下素帖　索萬両黃金……蕭　逸 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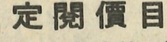
太空秘密・世界壯舉

撞船新戰術（廿世紀壯舉）……刀　戈 54
太空探測器（太空秘密）……雍　容 55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444號18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7TH FLOOR.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02.00
一年港幣	$20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4年
第16期
（總號120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海鷗奇案錄

納粹大亨

余破浪・文
黃耀基・圖



力挽狂瀾的女秘書

（一）

三月十一日下午五點零五分，海港有霧，霧中有雨。

陶業霖冒着微風細雨，穿過海傍一條寬闊的馬路，來到了一座樓高超過五十層的大廈門前，再仰望天色，雨點似乎越來越密了。

他若有感觸似地，忽然長長的吐出口氣。

天氣不好，而股市場上股票價位的走勢，也同樣陰霾密佈，相當不妙。

陽光甚麼時候才重照這都市？股市甚麼時候才可以收復失地？

這半個月以來，他手上的股票一直反覆下挫，目前，已低降至令他憂心忡忡的水平。

當然，陶業霖是個很有錢的人，他現年五十二歲，二十年來，一直是本市商場上的風雲人物。

他擁有兩間規模龐大的百貨公司，三間酒樓夜總會，又是一間大珠寶公司的董事長，一般估計，他的資產財富總值，可能已達到億字大關。

雖然，本市的億萬富豪，大不乏人，但能夠成為億萬富豪的一份子，也實在是絕不尋常的事。

可是，眞正瞭解陶業霖財富究竟有多少的人，也許就只有他自己而已。

他不錯很有錢，但卻並不如外人想像中那麼多。

至於現金方面，他所能調動的，通常只有數百萬元而已。

本來，能隨時調動數百萬元現欵，已是絕不簡單的事，但這兩年來，這個數字卻越來越少，甚至還出現了負債纍纍的現象。

原因只有兩個：第一是賭城拉斯維加斯，第二是股票。

十八個月前，他遠征賭城，贏了五十萬美金。

兩個月之後，再度出擊，初時又贏，但漸漸後勁不繼，反而輸了一百二十萬美金。

事隔三月，他自稱要上演一齣「王子復仇記」的好戲，再飛赴賭城，孰料更慘，復仇不成，再吃一記悶棍，又輸一百八十餘萬美金。（但與之同行另數名富商，卻人人大有斬獲。）

陶業霖經此一役，不敢再到賭城賭得天昏地暗，改轅易轍，在股市場上另尋刺激。

這是投資，也是投機，甚至也可以說是「賭」！

在他轄下機構裏，他挑選了三個對股票市場經驗豐富的高級職員，帮助他去處理「股票業務」，其實，他們就像是馬場上的評馬專家，負責提供各種股票上的消息。

初時，陶業霖斬獲不菲，單是這幾個高級職員，每人就已獲得十萬元的「額外津貼」，他們眞的是財運亨通，無緣無故發了一筆大財。

可是，好景不常，股市才一度推上八九年來僅見的高峯，不久就開始滑落。

由於這三個職員獲得的「津貼」實在是太豐富了，他們都不想陶業霖罷手，每次召開四人會議，他們都慫恿波士繼續投資。

當然，他們是非常渴望陶業霖賺錢的，而且賺得愈多愈好。

然而，大勢不妙，到了後來，他們又有人出主意，慫恿陶業霖炒金。

那時候，這個本來很精明的商場能手，已輸得無法控制自己，就像是吃了迷幻藥一樣，明知前面有個大洞，但還是向前跨出一大步。

也許，眞的是「時不與我」了，金市和股市，雙雙下瀉，陶業霖方寸更亂。

今天，他手上的股票又虧蝕了差不多一成！

他估計，在兩個月之內，他必須要籌到兩千萬元，才可以渡過難關，否則，將會有破產之虞！

（二）

雖然樓高五十層，但陶業霖却不是向上走，而是走進了地庫。

這地庫是一間情調幽雅，氣派高貴的餐廳。

陶業霖是這裏的常客，平時，他經常帶着那幾個高級職員，在這裏談論股票。

但這時候，他再也沒有興起再談股票了。

他已虧蝕慘重，而且再也沒有能力可以再虧蝕下去。

他已決定，在明天上午，把手上所有的股票拋出，然後再徐圖後計，看看怎樣收拾殘局。

在股票有斬獲的時候，他神采飛揚，胃口大開，但現在，他却連咖啡都喝不下去，只是木然地坐在座椅上。

椅墊柔軟，他的人也很軟，好像對甚麼事情都提不起勁兒。

直到藍悅悅在他面前突然出現的時候，他才總算意外地抬起頭，看着這個美艷不可方物的美人兒。

× × ×

藍悅悅是個多姿多采，艷光四射的女人。

她曾經是大銀幕上的性感明星，拜倒在石榴裙下的殷商、名流、公子，不大乏人！

陶業霖也曾經有一段時期，向她大力展開追求，但却遭遇到了滑鐵盧之役，敗在一個年青小子的手上。

這年青小子並不怎樣英俊，最少，陶業霖認爲自己雖然已踏入中年，但無論在外型上，風度上，都比他優勝得多。

而且，他並不有錢，只是一間私立中學的窮教員。

藍悅悅看來並不像個寧願要愛情而不要麵飽的純情女孩，可是，她最後的選擇，却居然是這個窮教員，而並非願意在她身上大洒金錢的陶業霖。

陶業霖感到很失望。

他是個鰥夫，只有一個女兒，而多年以來，眞正可以使他心動的女人，就只有藍悅悅一個。

他以爲自己可以擁有她了，可是，結果慘敗。

情場上的失意，使他打破了多年來自己訂下來的戒律。

這條戒律是：絕不豪賭！

他認爲，這是很重要的。

可是，藍悅悅投向別人懷抱後，他的性情就變了，他變成了一個賭癮很大的賭徒。

這和酗酒一樣，是相當可怕的習慣，一直繼續下去，總有一天闖禍。

想不到，當他在賭城、股票、黃金買賣相繼失利的時候，藍悅悅却又重現在他的眼前。

「陶先生，歡迎我坐下來嗎？」這是悅悅的第一句說話。

她的笑容還是那樣嬌媚，聲音還是那樣甜美。

陶業霖眨動着眼睛，看了她很久，才說：「怎會不歡迎？坐，請坐！」

悅悅緩緩地坐下，陶業霖忽然囑咐侍役領班：「給我們一瓶最好的香檳，還有，每人一份最好的晚餐。」

悅悅却搖搖頭：「不，我不想喝香檳，只想要一杯咖啡，晚餐也不必了，現在還很早，我還不餓，眞的一點也不餓。」

陶業霖有點不高興：「這不嫌太沒意思嗎？」

悅悅凝視着他：「我們現在還算不算是朋友？」

「當然是朋友！」陶業霖吸了口氣，「而且，我們已很久沒見面了，現在該好好的慶祝一下。」

悅悅咬了咬牙：「既然是朋友，你就不該每次和我在一起的時候，就大大的破鈔。」

陶業霖怔住，過了半晌，他才無可奈何的攤了攤手，對侍役領班說：「對不起，我們現在只要咖啡，總共兩杯。」

等到侍役領班離去後，陶業霖忽然吁一口氣，說道：「這兩三年來，我一直都很想去探望你們，只是……」

悅悅淡淡道：「不必了，我知道，你心裏一直都在痛恨我們！」

陶業霖忙道：「不，說眞心話，我只有暗自爲你們祈禱，從來都沒有痛恨過任何人，更尤其是妳。」

悅悅道：「爲甚麼？」

陶業霖嘆道：「妳是絕對有權可以選擇的，我雖然環境富裕，但却畢竟老了，這又怎能怪妳？而且，妳也從來沒欠我甚麼，即使是感情方面，那時候，大概也是我自己一廂情願而已。」

悅悅瞧着他，過了很久才說：「你可知道，我爲甚麼跟方植豪在一起？」

陶業霖搖搖頭，沒說話。

悅悅忽然冷冷一笑：「方植豪雖然身爲教師，但實際上却是黑社會組織的重要成員，當時，他眞的很喜歡我，所以誓言要不擇手段，把我搶到手中！」

陶業霖還是沉默着。

悅悅接着說下去：「有一件事，我知道你不會相信，但我還是非說不可。」

陶業霖立時道：「不，妳說的話，我怎會不相信？那究竟是甚麼事？」

悅悅看着他，半晌才緩緩道：「他曾經恐嚇我，說我若不肯和你分手，就要殺了我們。」

「我們？」陶業霖面色一變：「那是說：妳和我都要死在他的手下？」

「是的，」悅悅點點頭，「你還記得有一次，我們在北郊一間酒家吃晚飯，結果還沒有回到市區，就已狼狽不堪，急於要找洗手間嗎？」

陶業霖猛烈省悟：「哦？是他做了手脚？」

悅悅嘆道：「不是他還有誰，那一次，他用的只是瀉藥，事後，他警告我，再和你在一起，下一次用的就全是砒霜！」

陶業霖面色驟變，勃然道：「這小子太可惡了，當時妳爲甚麼不向我說？」

「向你說了又怎樣？」悅悅苦笑一下，「難道你去跟他拚命？他是甚麼人，我遠比你清楚，他是個僞君子，眞小人，在白天，他爲人師表，道貌岸然，但到了晚上，他可能正在策劃一幕兇殘的刦殺案，或者在邊界把毒品偷運入市區，殺人越貨，對他來說，家常便飯而已。」

陶業霖哼的一聲：「這裏是法治社會，我總不相信，他這種人可以一直橫行無忌下去。」

悅悅道：「但我却不能讓你去冒這個險？」

陶業霖怔了怔：「爲甚麼？」

悅悅柔聲嘆道：「你對我怎樣，我心裏是知道的，可是，我可能天生下來的是個害人精……」

「不！妳別這樣說，」陶業霖看着她，目光似已有點痴了，「我早就看出，妳和別的女孩子不同，雖然，妳在銀幕上給人的印象，只是個賣弄風騷的性感明星，但我知道，妳根本不是那一類人。」

「算了，」悅悅茫然一笑，笑得有點酸：「反正我現在已不拍戲，只是，不拍戲更糟，接着要和一個黑社會的犯罪份子共同生活。」

「這不是妳的罪過，」陶業霖嘆了口氣：「許多事情，我們都是無可選擇，也無可奈何的，倘若爲了這些事而怪責自己，未免把自己過份折磨了。」

悅悅忽然笑了笑，但是却笑得有點奇怪。

她說：「你現在也可以算是和我在一起了，難道你不怕，他會吃醋？」

陶業霖冷冷一笑：「這有甚麼好怕的？第一：他未必會看見我們在一起，第二，他就算要下毒手，也未必一定成功，第三，天理循環，報應不爽，就算他眞的殺了我們，冥冥中自有主宰，一定有人會爲

我們昭雪寃仇。」

悅悅忽然「噗哧」一聲笑了起來：「聽見你這番說話，倒像是我們眞的很快就會給人謀殺了。」

陶業霖一怔，繼而說道：「說句最眞誠的說話，只要妳願意和我在一起，我甚麼都不怕，方植豪若眞的要殺我們，我們就看看他用甚麼手段好了。」

悅悅的眼睛好像有點濕潤了。

陶業霖正想再說下去，她忽然打開了皮手袋，拿出了一張照片。

這是一張3R的彩色照片，陶業霖伸手接過，只是看了一眼，神色就顯得異常緊張。

那不但是緊張，而且還露出有點恐怖的神色。

而這張照片，也的確很可怕，照片裏只有一個人，但他的形狀却十分恐怖。

他雙眼凸出，嘴唇滿是鮮血，咽喉上還插着一把鋒利的鋼刀！

毫無疑問，照片上這人，已經死了，而且，看來還是死於謀殺。

陶業霖當然認得這人，他把照片覆蓋着，顫聲說：「他……他是方植豪？」

悅悅點點頭，緩緩說道：「不是他還有誰？這張照片，是在兩個月前拍攝下去的。」

陶業霖吸了一口氣：「那麼，他已死了兩個月了？」

悅悅道：「正確的時間，該是六十一天。」

陶業霖道：「但我不知道這件事，而報章也似乎沒有提及這件兇案。」

悅悅說道：「現在，他這個人只是失踪了，他的屍體，恐怕永遠也不會給人發現。」

陶業霖呆了一呆，才道：「這是誰幹的？」

悅悅道：「他背叛了組織，企圖勾結別的帮會，暗殺領袖，所以，他被首領執行家法，處以極刑。」

陶業霖道：「但怎會有這張照片？」

悅悅道：「這是帮規，無論是誰背叛組織，行刑的慘狀，都會被攝影下來，以儆效尤。」

陶業霖問道：「這樣，他會牽連到妳嗎？」

悅悅聳了聳肩：「方植豪背叛組織，罪有應得，但我既非帮會中人，也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組織的事，首領自不會對我採取任何行動，相反地，他還很同情我的遭遇，他派人把這張照片送給我，而且在照片下，還挾着一張五十萬元的支票。」

陶業霖聽得有點傻住了。

悅悅說到這裏，忽然從桌上拿起皮手袋：「對不起，我有點事，必須走了，再見。」

她已站起了身子，陶業霖却伸手把她拉住：「悅悅，讓我送妳一程。」

他的聲音和態度都很摯誠，悅悅看了他一眼，好像想拒絕，但最後還是輕輕的點了點頭。

他們離開了那幢五十層高的巨大建築物，來到了一座多層停車場。

陶業霖的車子，就像他的身材一樣，魁宏結實，很有氣派。

車廂裏很寧靜，他們甚至可以聽見彼此的呼吸聲。

他把車子開動，但還沒有駛到地下一層，就已把車子弄花了。

他轉彎的時候急了一些，角度也太大了一點，車頭左方於是擦在粗糙的水泥牆上，發生了極難聽、極尖銳的聲响來。

但陶業霖却連看也不看一眼，車子繼續行駛。

悅悅嘆了口氣：「甚麼事情令你心不在焉？你以前並不是這樣的。」

陶業霖微微一笑：「我已忘掉自己以前是怎樣的。」

悅悅道：「你駕駛汽車，本來比女人繡花的時候還更細心，你也曾說過，從來都沒有把車子弄花過。」

陶業霖瞧了她一眼：「妳還記得那樣清楚？」

悅悅嘆了口氣：「有人說，女人越善忘，越容易得到幸福，看來，我並不像是個有福之人。」

陶業霖淡淡一笑：「但我看妳，很有福相，將來一定比任何人都更幸福。」

悅悅也笑了起來，但這一笑却好像沒有甚麼意思。

天色已漸漸黑了，街道上的霓虹燈，把這個美麗的大都市映照得五光十色，充滿着繁榮熱鬧的景象。

雨已停，但街道上還是一片濕濕滑滑的。

在一盞交通燈前，陶業霖的車子又幾乎撞着了一個老人。

總算他的車子性能優越，在緊急刹掣之下，能及時挽救了這一場禍事。

一個交通警察，騎着摩托車，停在陶業霖的面前，向他索取駕駛執照。

他被抄牌了，而且途人還在咒罵他。

陶業霖沒有分辯，只是拿出一條手帕，不斷的在擦汗。

擾攘了七八分鐘，手續辦妥了，交通警察警告他一番，才駕駛着摩托車離去。

他離去前最後的一句說話是：「陶先生，我知道你是億萬富豪，但任何人的性命，都和你的性命同樣寶貴！」

他說得很不客氣。

他很年輕，看樣子，加入警界服務的時間絕不會太長。

這交通警察離去後，陶業霖長長的吸了口氣，說：「對！你罵得對！罵得好！我眞是個混蛋！」

他額上的汗越來越多，聲音和神態都顯得很疲倦。

他正要打開車門登上車子，却看見悅悅已坐在駕駛座的位置上。

她說：「剛才那位警察沒有罵你是混蛋。」

陶業霖苦笑了一下：「我是在自己罵自己。」

她皺皺眉：「你太累了，讓我來開車好不好？」

他沒有說甚麼，繞過車頭，打開另一扇車門，鑽進車廂裏。

她把車子開動，車速不算快，但技術却還不錯。

沒有駕駛汽車，陶業霖的眼睛就一直都盯着悅悅美麗的面龐上。

「妳以前好像沒有車牌。」他說。

「以前？」悅悅看了他一眼，目光有如星星在閃動：「以前我還是個不懂事的女孩子，但現在却是個寡婦。」

「悅悅！」陶業霖的眉彷彿打了個結，「別用這種字眼形容自己好不好？」

悅悅冷冷地一笑：「無奈事實本來就是這樣，難道你以爲我還是從前的藍悅悅嗎？」

陶業霖「噢」的一聲：「我不喜歡妳在貶抑自己，在我心目中，妳永遠都是藍悅悅。」

「別再活在夢裏了，」她的聲音有點尖銳起來，「我曾經墮胎，有一次甚至險些橫死在黑市醫生的寓所裏！」

陶業霖的手心一陣濕冷：「妳爲甚麼要打掉肚子裏的骨肉？」

悅悅臉龐上的肌肉一陣抽搐：「我不喜歡那個姓方的混蛋，爲甚麼要替他生孩子？」

「他不知道這件事？」

「他若知道，不揍我半死才怪！」

「他很兇暴？」陶業霖又緊張起來，「他是不是常常毆打妳？」

車子忽然靠在路邊停下來。

悅悅把臉伏在駕駛盤上，他聽見她在輕輕啜泣。

陶業霖忙拿出一條汗帕，放在她的手裏：「眞對不起，我該死！我不該胡說八道……」

悅悅把手帕接過，在臉上用力擦了擦，然後仰起臉，說：「別把我看得太軟弱，我沒事，最少，現在還可以把汽車駛到仙湖。」

「仙湖？妳是說仙湖畫舫？」

「你是嫌它太遠？還是嫌那裏的海鮮太貴？」她忽然嚷了起來，臉上的表情，就像個小女孩正在破涕爲笑。

「只要妳歡喜，就算它在撒哈拉大沙漠也不嫌遠，只要妳肯陪我一起用膳，一萬塊吃一條石斑也是値得的。」

聽到最後一句說話，悅悅的眸子裏露出了甜美的笑意，而在街燈映照下，她的眸子彷彿是銀色的。

車子已漸漸駛入郊區，這裏更寧靜，空氣也特別清新可愛。

這本該是陶業霖最興奮，最甜美的時刻。

然而，他却還是有點神不守舍，似乎在得到之餘，却又面臨着某種的失落。

（三）

仙湖畫舫並不在湖中，而是在海上。

這裏的燈光柔和，修飾堂皇富麗，而且活宰烹調海鮮的手法，更是深爲老饕讚頌。

當然，這裏的消費，並不便宜。

但對於陶業霖來說，這種消費是微不足道的。

這時候，他好像眞的有點餓了。

他不但吃海鮮，還要了一碟生炒牛肉飯。

悅悅瞧着他道：「雖然你駕駛汽車的技術似乎急劇退化，但這口味還是沒有改變。」

陶業霖笑着說道：「這碟飯雖然是很平凡，但平凡的東西，往往也是最好的伴侶。」

「伴侶？」悅悅忍不住笑了起來，「你是不是有點醉？牛肉飯若是你的伴侶，那麼你現在是把伴侶吞進肚子裏了。」

陶業霖怔了怔，忽然他也呵呵笑了起來。

他好像很愉快。

他很快就把整碟飯吃個清光。

「我們到外面走走好不好？」他忽然提議。

「不好。」悅悅搖搖頭，「難道你已忘記，我早就說有點事情，必須走了？」

陶業霖皺了皺眉：「我知道妳根本沒有甚麼重要的事要做，否則又怎會跟我來到這畫舫？」

悅悅嘆息一聲：「是眞也好，是假也好，反正我們不會有甚麼結果。」

陶業霖用力的搖着頭說：「不，難道妳沒聽過，精誠所至，金石爲開這句說話嗎？」

悅悅盯着他的臉，忽然說：「我現在只想坐在汽車裏兜風。」

陶業霖楞住，最後還是只好叫侍役過來結帳。

× × ×

開汽車的還是悅悅。

她把汽車開得很快，比剛才進入郊區的時候最少快上一倍。

車子裏每一隻窗子都開掉，勁風迎面呼嘯而來，兩人都沉默着，沒有說過半句話。

車子已駛到飛龍道。

這是一條很寬闊的公路，在午夜後，經常有亡命之徒，駕駛着跑車，在路上風馳電掣，左穿右插的，就像是正在參加格蘭披治大賽車。

格蘭披治大賽車當然不會在這裏舉行，但非法的賽車活動，却常以此地作爲競逐場所。

他們在賭車、賭錢、賭命！

想不到悅悅把汽車駛到這裏的時候，居然也像那些非法賽車手一樣，拚命的加大油門，拚命的在飛車！

陶業霖還是默不作聲，既不驚惶，也沒有抗議的表示，彷彿他現在並不是坐在一輛時速接近一百哩的快車上，而只是躺在臥室的搖椅裏。

在一條直路上，車速甚至已超過了一百一十哩！

她簡直不像是個女人，而是像銀幕上的史提夫麥昆！

史提夫麥昆已經死了，他死於癌。

他是一個充滿傳奇色彩，敢於面對挑戰，不怕冒險也不怕死的硬漢。

誰能忘掉他在「大賽車」，「龍鳳鬥智」，「冲天大火災」等精彩電影中的演出？

又有誰能代替他？

答案肯定是沒有！

但現在陶業霖却覺得，悅悅此刻就像是「大賽車」裏的史提夫麥昆，甚至好像比他還更不要命。

就算她不要命了，陶業霖又怎樣？

× × ×

陶業霖沒有阻止悅悅，甚至連心裏也沒有半點埋怨她。

他並不希望車子會掉進懸崖裏，但就算眞的發生了這種事，他還是不會埋怨她的。

他知道，她正在發洩。

發洩往往是要付出代價的，有人會毀掉傢俬用具，有人會毆打妻兒而致鬧上警局，甚至有人會跑上天台往街上一跳，這也是發洩。

所以，他不阻止她，即使粉身碎骨，也願奉陪到底。

直到這時候，他才發覺，自己原來比很多少年人還更痴，還更傻，哪裏像是甚麼商場老手了？

驀地，車子忽然停下，它是在懸崖邊急促剎掣停下來的。

× × ×

這裏是一塊草坪。

從這裏遠眺過去，可以看見這都市美麗的夜景。

這輛車子會在下面的一條街道上，給交通警察抄牌。

但現在，它却在那條街道海拔二百呎之上。

悅悅望着擋風玻璃外的夜色，忽然歉疚地一笑：「對不起，倘若剛才遇上交通警察，恐怕又要被抄牌了。」

陶業霖牢牢的凝視着她：「妳的駕駛技術，最少比我高明一倍以上。」

她正想說話，却「嗤」的一聲打了個噴嚏。

「妳着凉了。」陶業霖匆匆脫下外衣，披在她的肩頭上。

她搖搖頭：「我不冷。」

她的臉對正着他的臉，兩人的距離已漸漸縮短。

在這一瞬間，陶業霖忽然有一種衝動的念頭，他想吻她的臉、她的嘴唇。

然而，他却還是沒有這個勇氣，雖然兩人已近在咫尺，但在他們的中間，似乎還隔着一堵無形的牆。

他只是用一種如膠似漆的目光，牢牢的瞧着悅悅。

「你在等甚麼？」她忽然輕輕的說。

這句說話，就像是一股强大的推動力，使陶業霖衝破了那堵無形的牆，他終於緊緊地擁抱住她，吻了下去。

她柔順地軟垂下去，讓他熱烈的吻着她。

這時刻，他已夢想了很久，現在終於夢境成眞了，可是，現在却又很像是夢，一個美麗的夢。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才鬆開一點，說：「嫁給我！明天早上，我們就去註册結婚！」

「結婚？我們結婚？」她睜大眼睛，「不，這是不可以的。」

「爲甚麼不可以？」陶業霖輕撫着她的臉，又憐又愛地說：「只要我們在一起，就一定會幸福，快樂。」

悅悅却嘆了口氣：「但我知道，你現在並不快樂。」

「胡說！」陶業霖眉毛一揚：「我現在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

悅悅嘆道：「可惜我不是股票，否則我一定願寧爲你而節節攀升。」

「股票？」陶業霖皺了皺眉：「爲甚麼要在這時候提起股票？這種事，我不太懂，也沒有半點興趣。」

悅悅抓緊他的手：「霖，你爲甚麼在我的面前，還不肯講老實說話？」

陶業霖陡地一震，說道：「妳在說甚麼？」

悅悅沉聲說：「這幾個月來，你在股票上損失了多少？還有黃金買賣，你也同樣損失慘重。」

陶業霖臉色蒼白：「妳怎會知道得這樣詳細？」

悅悅道：「要知道你的事，並不是太困難的，在股票市場上，誰不知道你的大名？」

陶業霖道：「哦？妳聽見別人說些甚麼？」

悅悅道：「你輸得很慘，甚至債台高築！」

陶業霖的額上又在冒汗：「用到債台高築這四個字，未免是太嚴重了。」

悅悅仰起頭，看着他：「就算眞的是債台高築，那又有甚麼大不了！我們可以想辦法，無論如何不能讓這些債台塌下來，壓死自己。」

陶業霖苦笑了一下：「這種事，妳帮不了我，而且，我也相信自己會有辦法應付。」

悅悅忽然用一種衷誠、眞摯的聲音說：「你現在需要的，不是一個妻子，而是一個可以帮助你一臂之力的私人秘書。」

陶業霖道：「這種秘書，我已有三個，但他們却把我害得好苦。」

悅悅忙說道：「我願意成爲你的第四個私人秘書，而我的口號，就是『力挽狂瀾』！」

陶業霖大感意外：「妳要成爲我的私人秘書？」

悅悅道：「你可以慢慢的考慮，就算你不答應，我也不在乎，只是，你以後再別來找我！」

陶業霖忍不住笑道：「聽見妳最後一句說話，我還能拒絕嗎？」

悅悅一本正經的說：「那麼，從現在開始，我就是閣下的秘書小姐，我會對你盡忠職守，但你也該聽從我的建議，否則，我隨時辭職不幹。」

陶業霖微微一笑：「我絕對信任妳的辦事能力，現在，我很想聽聽，秘書小姐有甚麼建議？」

悅悅沉默一會，才道：「我建議你今晚早一點睡覺，明天早上，準七點在麗人咖啡室等我。」

陶某霖點點頭：「妳提出的建議很好，我完全接受，只是，我也建議，今晚妳再也不要離開我，好不好？」

悅悅呆住，正要說話，他又已熱烈地擁吻着她。

良夜不能留，今夜他們將在何處？

古之霸王今之赫魯曉夫

（一）

三月十二日是星期五。

清晨六點三十分，陶業霖就給一隻柔軟的手弄醒了。

他睡在一張意大利名匠設計的大床上

，那是他的別墅裏，他最爲欣賞的一件傢具。

房間裏有鏡，鏡裏有他，也有悅悅。她半裸着身子，像一隻柔馴的小鴿子，伏在他的肩頭上。

倘若和昨晚駕駛快車時的她相比，簡直是判若兩人。

透過鏡子，他看見悅悅輕輕的咬了自己一口。

他並不感到疼，只是感到甜膩膩的，好像甚麼煩憂都已不再存在。

他倏地轉身，緊緊地抱着她：「悅悅，嫁給我！」

悅悅的眼睛眨了眨：「我現在還跟嫁給你有甚麼分別？」

「不！」陶業霖很認眞地：「我要你名正言順地，做我的合法妻子，以後，妳就是陶太太，也是秀麗的媽咪！」

「別傻氣了，我是不適合你的。」

「妳這話才眞正够傻，我需要妳，秀麗也需要有一個像你這樣的母親來照顧她，而且，我還要妳爲我生孩子，越多就越好！」

「霖，現在不是談這種事的時候！」

「現在爲甚麼不是時候？」

「因爲快七點了，別忘記了昨天你答應過秘書小姐，七點正在麗人咖啡室裏相見！」

陶業霖呆了一呆，悅悅已經離開了床子。

× × ×

七點正，兩人同時進入麗人咖啡室。

悅悅瞧着他，淡淡說道：「總算你還沒有遲到。」

陶業霖說道：「我不怕到遲，因爲我若遲了，妳也絕不會比我更早一秒來到這裏。」

兩人都要了一份早餐。

悅悅忽然沉着臉，用嚴肅的語氣說道：「董事長，我是剛上任的秘書，但我絕不認爲自己只可以担任閒角色，我現在需要知道，公司的財政情況，實際上是怎樣的？」

陶業霖保持了片刻的沉默，才道：「妳是認眞的？」

悅悅盯着他：「難道你以爲我是在跟你開玩笑？」

陶業霖嘆了口氣：「我知道妳是眞的關心我，可是，連我自己都不知道該怎樣收拾殘局……」

悅悅截然接道：「董事長，旁觀者清，當局者迷，你若能起死回生，當初也不會弄到今時今日這等田地！」

陶業霖無言可以反駁，也不想再去反駁。

悅悅接着說道：「現在我們甚麼也別再談，吃了早餐，然後回到你的辦公室裏去！」

陶業霖嘆了口氣，只好點了點頭。

× × ×

七點四十五分，陶業霖已和悅悅來到了辦公室。

悅悅不厭其煩地，向他索取了大量有關業務上、股票和黃金買賣的資料。

足足過了四十分鐘，悅悅才深深的吸一口氣，道：「情況很糟，你實在透支太多，除非股市會在半個月之內，急升兩倍，否則，你完了，一切都完了。」

陶業霖的臉色很頹喪，他毫無意義地兩手打着圈子，苦笑道：「半個月之內股價升兩倍，這該是怎樣的奇跡？」

悅悅道：「在八九年前，股市曾經像火箭升空般，就算在五天之內升兩倍，也不是奇事。」

陶業霖道：「但那時候，全市市民都盲目投資，這情況短期內恐怕再也不會出現。」

悅悅道：「而且，瞻望近期股市的去勢，該是牛皮偏軟的局面。」

陶業霖道：「所以，我再也不可能會有翻身的機會，除非……」

「除非怎樣？」悅悅冷冷一笑，「是不是再去拉斯維加斯賭一次？還是跑到馬場，投注一匹冷馬？」

陶業霖給她說穿了，只好訕訕一笑：「我沒有眞的這樣打算，只是，情況眞的很糟！」

悅悅在辦公室裏踱着步，過了一分鐘，才道：「你現在有甚麼計劃？」

陶業霖默然半晌，說道：「今天早上，我打算把手上所剩餘下來的股票全部拋掉。」

「這主意很好，我完全贊同，」悅悅說：「精明的賭徒，絕不會在手氣很差的時候，還再執迷不悟地繼續賭下去，而且，我看你也不像個賭徒。」

陶業霖看着她：「不像賭徒，那像甚麼？」

悅悅道：「一個受傷的病人。」

陶業霖怔住：「爲甚麼？」

悅悅道：「你已失血太多，必須急於制止血液外流，否則必然致命。」

陶業霖苦笑了一下，道：「妳說得不錯。」

悅悅道：「但拋掉所有股票，仍然無法填補一切，照剛才你給我的資料粗略的估計，你最少還要籌足兩千萬，才可渡過危險時期！」

陶業霖總算有點佩服她：「妳算得很準確，可是，有藥可治嗎？」

悅悅道：「唯一可以治好的藥，就是錢！」

陶業霖乾澀地一笑：「不錯，我現在患的是窮病，而且太窮太窮，太嚴重太嚴重了。」

悅悅吐一口氣，坐了下來，臉上木無表情。

陶業霖反而走上前安慰她：「別愁眉苦臉，能够再次和妳在一起，就算我變成一個窮光蛋，也是心甘情願的。」

悅悅忽然脫掉鞋子，用力地在桌上一拍！

陶業霖不禁呆住了，她昨夜開車的時候可以和史提夫麥昆媲美，但現在却又有點像當年在聯合國大發神威的赫魯曉夫。

「別罵我發神經！」悅悅咆哮起來，聲音大得令人難以想像：「發神經的人是你，你長袖善舞，又沒做過傷天害理的事，爲甚麼要由鉅富變成窮光蛋，你要我嫁給你，可以，你要我給你生孩子，也可以，只要你高興，我吃多生藥，每年給你生一胞三胎也不成問題，但我不要你變成窮

光蛋，我要你比以前更成功，更富有，你懂不懂！」

陶業霖呆住了，喉嚨忽然有咽哽的感覺。

剛才他想起了赫魯曉夫，但現在却又想起了楚霸王項羽，美人虞姬。

——逐鹿中原大敗而回，虞姬舞劍激勵楚王，望他東山再起，可是，後來……

陶業霖本想說：「天亡我也！」但他看見悅悅那種激動的樣子，却不敢說了。

他只是伸出一雙手臂，把她納入懷中。「悅悅，很感謝妳，眞的很感謝妳。」

悅悅忽然哭了。

「別傻氣，」陶業霖擁抱得更緊，「我們會有辦法的，天無絕人之路，一時的挫折，又算得上甚麼？」

他嘴裏這樣說，心裏却已亂成一片。

悅悅用陶業霖的襯衣抹乾了眼淚，忽然瘋狂地擁吻着他。

「霖，我要你相信，我一定可以爲你力挽狂瀾，你還會大有作爲的。」她不斷的吻他，不斷支吾地說。

「我相信，我眞的相信！」陶業霖不斷的點頭。

「我還要你相信，除了方植豪之外，你就是我生命中唯一的男人。」

「我絕不懷疑，但那姓方的已死了，我們以後再也不要提起他，好不好？」

「當然好，」她的反應更熱烈，「霖，我愛你，眞的愛你，我願意爲你做任何事，我願意爲你而死。」

陶業霖立刻用嘴唇掩住了她的嘴巴，過了很久他才說：「我不要妳死，甚至不要妳受到絲毫的損害，我只要妳一輩子陪伴着我，爲我生孩子，而且越多越好。」

悅悅用力地點頭：「我願意。」

情濃似漆，怎可分開？

却在這時，電話鈴聲大作。

（二）

來電者是證劵交易所的紀經何品端。

他還沒有說甚麼，陶業霖就已大聲說：「把我手上的股票，全部拋出去！」

何品端還以爲自己聽錯了，他再問一次，陶業霖的答覆仍然是一樣。

然後，他就掛斷了電話。

這件事，辦妥了，而且並不難辦，但這却是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悅悅的情緒已穩定下來，接着，她向陶業霖說：「珠寶公司雖然有不少珠寶玉石，但你絕不能打它主意，因爲你雖然是董事長，但却只是合資經營的生意，一旦動用到這裏的貨物，而又無法向股東作出合理的解釋，那麼，形勢將會對你更加惡劣。」

陶業霖點點頭，道：「妳顧慮週詳，果然是個出色的好助手。」

悅悅道：「但主要的關鍵，我們還未能解開。」

陶業霖說道：「我們一定會想出辦法的。」

悅悅道：「不錯，我們該有勇氣和信心，事在人爲而已。」

× × ×

已是寫字樓下班的時候，街道上繁鬧無比。

每一個人都用急速的步伐在街上走，有人徒步回家，有人排隊擠巴士，也有人目光灼灼，在捕捉不敷應用的計程車。

當然，也有不少有車階級，駕駛着汽車，只是附近的交通實在是太繁忙了，每天在這個時候，塞車幾乎是必然的事。

唯一例外的，就是星期天或是公衆假期。

陶業霖坐在那輛已經弄花了的豪華房車裏，默然無語，他仍然沒有開車，他的女司機是悅悅。

股票已拋掉了，在一個上午就已完全拋得一股不剩。到了下午，股市跌勢加劇，總算是賣得及時。

但他還欠兩千萬元，否則就得破產。

兩千萬元並不是一個小數目。

倘若對受薪階級來說，那更是一個天文數字。

就算閣下月薪兩萬，但要籌足到兩千萬，就必須不吃不喝不交租不穿衣服達八十三年之久，才能大功告成。

這譬喩也許滑稽一點，但現實往往偏偏就是如此滑稽。

× × ×

悅悅把車子駛到地下鐵路車站，就停了下來。

陶業霖一怔，說道：「我們在甚麼地方用膳。」

悅悅在他的臉上輕輕吻了一下：「今天，你必須回去陪伴秀麗。」

「妳呢？妳爲甚麼不和我一起回去？秀麗會喜歡妳的。」陶業霖拉住了她的手，央求着。

「我知道她不會討厭我，但我有事，而且很重要，不能不去一趟。」悅悅柔聲說。

「悅悅……」

「別爲我担心，我會照顧自己的，」她忽然擁前，深深吻了他一下，「明天上班時間再見。」

一個老太婆，在行人道上看見他們熱烈擁吻，不由立刻閉上眼睛，喃喃道：「喃嘸阿彌陀佛！喃嘸阿彌陀佛！肉酸夾核突……」

（三）

三月十三日是週末。

上午八點，陶業霖已在辦公室。

他的胃很空，還沒吃早餐。

他要等待悅悅回來，才一起出外吃。

悅悅終於出現了，但她出現的時候，已是中午十二點十五分。

陶業霖沒有埋怨，只是眉宇間無法掩飾那種倦意。

悅悅盯着他的眼睛，忽然說：「血絲太多了，你一定沒有好好的睡覺。」

陶業霖苦笑一下：「人老了，就不必花太多的時間來睡眠。」

悅悅黛眉一蹙：「在現在這個世紀，五十歲的男人才是黃金時代，你別把自己當作是清朝的老叔父好不好？」

陶業霖忙道：「別生氣，我只是說說笑嘛。」

悅悅哼的一聲：「虧你在這種時候，還有心情說笑！」

陶業霖一楞，她忽然又埋首在他的胸膛問，神秘地笑着說：「我們已有一個很

好的機會。」

「甚麼機會？」

「扭轉乾坤的機會，」悅悅仰起臉，凝視着他：「我早已說過，我的口號是力挽狂瀾，但你必須全力支持我的計劃，否則，一切都是空談。」

陶業霖笑了笑：「這本來就是我的事，我不支持妳，也就等於不支持自己。」

悅悅沉默了半晌，忽然打開了皮手袋，小心翼翼的拈出了一張鈔票。

那是美鈔。

陶業霖一怔：「這個幹嗎？」

悅悅緩緩道：「這是我昨天晚上，在譚五叔那裏弄回來的。」

「譚五叔？」陶業霖皺了皺眉：「他是甚麼人？」

「是擁有碩士銜頭的黑社會大亨。」

陶業霖的眉皺得更緊，他把那張鈔票看了很久，但還是看不出甚麼名堂出來。

悅悅神色凝重，說道：「你看它像不像是僞鈔？」

陶業霖搖搖頭：「看來不像，它是眞鈔。」

悅悅却也搖了搖頭：「錯了，它是僞造的。」

「眞的是僞鈔？」陶業霖吃了一驚：「但無論怎樣看，都和眞的美鈔沒有甚麼兩樣。」

悅悅道：「你有沒有美鈔？」

陶業霖點點頭：「好像有幾千塊。」

悅悅道：「那麼，你不妨仔細研究，看看它們跟這張鈔票有沒有分別。」

陶業霖立刻坐在辦公桌前，他打開抽屜，拿出一疊美鈔。

在强烈的燈光下，他看了足足有十五分鐘之久，然後才長長的吐出口氣，道：「眞出色，這是我從商以來，所看見最精密的一張僞鈔。」

悅悅道：「分別在哪裏？」

「色澤略有少許不同，紙質也有些微分別，」陶業霖緩緩道：「但其間的分別實在是太細微了，相信除了專家之外，誰也無法知道，這張條鈔居然是僞造的。」

悅悅點點頭，道：「譚五叔肯沾手的，當然是第一流的貨色。」

陶業霖忙問道：「是不是在本市印製的？」

「當然不是，」悅悅兩條眉毛一揚，說：「本地的貨色，相差太遠了。」

陶業霖吸了口氣：「本市的印刷技術，已可追及世界一流水準。」

悅悅道：「印製不難，但鈔票的紙質却難求，尤其是美鈔，它的紙張都是由美國政府在嚴加監管之下製成的，沒有這種紙張，任何高明的印刷技術，都無法印製出第一流的僞鈔。」

陶業霖沉吟着，道：「難道這張僞鈔，就是用美國政府製成的特種紙張印製出來的？」

悅悅搖搖頭：「那又不然。」

陶業霖怔了怔，繼而說道：「剛才，我發現紙張質料確有少許差別，但實際上也和眞鈔相差無幾了。」

悅悅道：「這可算高手的傑作罷？」

陶業霖抽了口氣，說道：「這高手是甚麼人？」

悅悅道：「德國納粹黨。」

「納粹黨的僞美鈔？」陶業霖目光大亮：「不錯，除了納粹黨，又還有甚麼力量可以印製出如此精美的美鈔。」

悅悅點點頭，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際，納粹黨爲了要擾亂歐美國家的金融市場，曾大量印製英鎊及美鈔，他們集中國內頂尖兒的科學家，把別國的貨幣徹底加以分析，憑着化學上的定性分析及定量分析，把鈔票的每一個部份都弄得清清楚楚，然後，又利用當時第一流的科技，配製鈔票紙張，試想想，世間上又還有甚麼犯罪集團，可以跟當年的納粹黨相提並論？」

陶業霖吸一口氣：「納粹黨印行的僞鈔，數目相當龐大，的確使美國政府爲之大傷腦筋。」

悅悅道：「而且直到現在，納粹黨印製的僞鈔，對某種人來說，仍然是很有價値的，他們願意付出十分之一的代價，來搜購這種僞造的鈔票。」

「十分之一？」陶業霖神色一凜：「倘若數量大，那也相當可觀。」

說到這裏，臉色突然一變：「悅悅，妳一直跟我談論僞鈔，是甚麼意思？」

悅悅的眸子裏，閃耀着一股充滿狠勁的光芒：「霖，我們要扭轉乾坤，就必需要拿出勇氣和決心，而且，我的計劃絕對安全，你必須相信我。」

「我相信妳，」陶業霖的臉色有點灰白，「但是沾手僞鈔，那是嚴重的刑事罪案。」

悅悅道：「我承認，這也是一場賭博，但我願意陪你一起賭，你若在賭博中輸了，甚至死了，我也決不偷生人世。」

陶業霖咽了一口唾沫雙手有點顫抖。

「妳……妳的計劃是怎樣的？」

「首先，你必須知道，譚五叔是我的甚麼人，」悅悅緩緩說道：「他是我母親的弟弟，也就是我的舅父，我母親病逝的時候，他曾親口答應她照顧我，但我却不願意跟着他，只是跟着姨丈、姨母。」

陶業霖道：「妳的選擇很正確，我知道，妳的姨丈、姨母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總比跟着舅父好。」

悅悅說道：「多年以來，他一直都想給我一些帮助，但我全都拒絕了，甚至方植豪欺負我，我也是忍受着，沒有向舅父求援。」

陶業霖嘆了口氣：「有時候，妳的確比誰都更倔强。」

悅悅道：「但昨天晚上，我還是親自去拜訪他老人家。」

陶業霖道：「就是爲了那些僞鈔？」

「不錯，」悅悅點點頭，說：「我知道，他和歐洲的『金色月亮集團』有極密切的來往。」

「金色月亮集團？」陶業霖臉色一變，「這是西德和法國政府都爲之頭疼不已的犯罪組織！」

悅悅道：「近數年來，這集團的勢力漸向亞洲伸移，但他們並不是直接在這裏稱雄稱霸，而是運用外交手腕，把貨物向亞洲地區展開傾銷。」

「貨物？」

「用另外一個詞彙來形容，他們的貨

物就是賊贓，或者是不能直接從海關方面輸入本市的貨物。」

「例如僞鈔？」

「不錯，」悅悅緩緩道：「大約在四個月前，金色月亮集團，利用一艘貨輪，把一批數量極龐大的僞製美鈔，運入本市，而且暗中找尋買家。」

陶業霖目光一閃：「於是，妳的舅父就把這批僞美鈔買下來？」

「不，」悅悅搖搖頭，「他雖然也很有點錢，但這批僞製美鈔，他是沒有能力買下來的，而且，他也沒有辦法可以把這批僞鈔加以『消化』。」

陶業霖恍然大悟：「他只是從中舖路，爲金色月亮集團找買家！」

悅悅道：「正是如此。」

陶業霖道：「他找到了沒有？」

悅悅道：「早已找到，但却一直不想這樁交易完成。」

陶業霖奇道：「却是何故？」

悅悅道：「這位買主，是北美洲之虎洛奇，在美國北部，他的手下超過千人，而且其中不乏在軍、政壇上具有勢力的大人物在內。」

陶業霖抽了口冷氣：「像他這樣的人，自然有力量消化大量的僞鈔。」

悅悅道：「但在本市，代替洛奇主理一切『業務』的，却是個中國人。」

「他是誰？」

「地產業鉅子吳慕名。」

「是他？」陶業霖大感意外：「眞想不到，他居然會和美國的黑社會大亨購上了鈎。」

悅悅道：「世事如謎，又有誰能看清楚別人的眞面目？」

陶業霖道：「吳慕名願意出甚麼價錢收購納粹的僞鈔？」

悅悅說道：「百分之十五！價錢相當高。」

陶業霖道：「而金色月亮集團又要多少才肯放手？」

悅悅道：「百分之十！」

陶業霖道：「那麼，豈不是相差了百分之五？」

悅悅說道：「但以交易金錢來計算，那就不是百分之五，而是，相差了三分之一了！」

陶業霖點頭不迭：「不錯，金色月亮集團只想賣出一百萬元的『貨物』，但吳慕名那一方面其實已願意出價一百五十萬元。」

悅悅道：「試想想，這差額是何等的誘人？」

陶業霖總算明白過來：「倘若妳舅父安排他們雙方直接交易，那麼他所得到的好處，是極其有限度的，但他若能先向金色月亮集團買下整批僞鈔，然後再賣給洛奇那一方面的人，他能得到的利潤就極之可觀了。」

悅悅說道：「正是這樣，我看世間上恐怕再也沒有這樣容易賺錢的生意了，只要一轉手，就可以獲得高達五千萬元的利潤！」

「甚麼？妳是說五千萬？」陶業霖連臉都青了。

悅悅道：「以本市的貨幣計算，那一批僞鈔的面額大約總値十億元，以十分一價錢購入，就是一億元，但轉售給吳慕名，却可得回一億五千萬，純利不多不少，恰好是五千萬元！」

聽到這裏，陶業霖心中也不由怦然心動。

但他接着又苦笑一下，道：「但這樁買賣，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又有誰能拿出一億元去買下整批僞鈔？」

悅悅道：「吳慕名一定能，但他現在根本就不知道這批僞鈔已到達本市，譚五叔不舖路，他就不可能會和金色月亮集團進行交易。」

陶業霖道：「妳舅父是想賺這百分之五的驚人利潤？」

「誰不想？只是他沒有這個能力，先行買下僞鈔而已。」

陶業霖嘆了口氣：「我也同樣沒有這個能力，別忘記，我現在還急需找兩千萬元來自保，又怎可能有一億元來進行這一樁買賣？」

悅悅說道：「但事情却又並不是這樣的。」

陶業霖奇道：「不是這樣，却又是如何？」

悅悅道：「譚五叔已和金色月亮集團有協定，倘若他能先付十分之一的價錢，那麼他有權先行取去所有僞鈔，由他自己親自處理出售，然後在一年之內，才把餘欵清還給金色月亮集團。」

陶業霖不由爲之面上動容：「一億元的十分之一？」

「不錯，只要先付一千萬眞鈔，那麼就可以取去這面額十億元的僞鈔！」悅悅道：「金色月亮集團對我舅父瞭解甚深，他們是很信任他的。」

說到這裏，她揑着他的手：「這是你唯一的機會！舅父已答應，倘若有人能先墊支這一千萬，那麼交易成功後，所得的利潤，他願只佔三成，那已是一千五百萬，而墊支者則連本帶利，可以收回四千五百萬！」

陶業霖的臉色忽然紅了起來，似乎既興奮又緊張：「不錯，這是一個好機會！値得賭一賭！」

但他很快又頹廢下來：「一千萬！這是賭本，但現在對我來說，却已是一個天文數字！」

悅悅咬着咀唇：「能不能想辦法？」

陶業霖想了想，忽然咬着牙關：「辦法總是有的，我已賣掉所有股票，最少該有幾百萬現金。」

悅悅道：「但還有幾百萬，那也不是一個小數目。」

陶業霖揑緊着拳頭：「要就不幹，既然幹了，就要幹得徹底。」

悅悅吃了一驚：「你是想打珠寶公司的主意？」

陶業霖沉聲說道：「那是事非得已，我是珠寶公司的董事長，有權變賣保險箱裏最重要的一批寶石，我賣了它，跟譚五叔合作，賺到了錢，才把這筆帳歸還給公司。」

悅悅搖搖頭：「不，這樣太冒險了，倘若事機不密，股東追查起來，你可能立刻就身敗名裂！」

陶業霖皺了皺眉：「可是，除了這個辦法，我們又怎能籌足一千萬元?」

悅悅嘆息一聲：「但這樣畢竟還是很冒險的，倘若有別的辦法……」

「這已是唯一的辦法，」陶業霖吸了口氣，說：「倘若妳的計劃能順利完成，那麼我就可以渡過難關，而且還會比前更富裕。」

悅悅瞧着他，忽然輕輕在他臉上吻一下：「霖，這件事情着實非同小可，你可要好好考慮。」

陶業霖摟着她，緩緩道：「不，我相信妳，而且也願意和妳並肩前進，接受挑戰。」

「我們一定會成功的!」

「事成後，我給妳一千萬元。」

悅悅的臉色忽然變了：「你在說些甚麼?」

陶業霖一怔：「是不是我說錯了?」

悅悅冷冷一笑：「當然是錯了，而且錯得離譜，難道你以爲我會稀罕一千萬元嗎?」

陶業霖呆了一呆，忽然一掌摑在自己嘴巴上：「我混蛋!我胡說八道!該打，該打!」

他眞的還要再打，但悅悅却抓住了他：「別傻氣了。」

「妳生氣嘛!」陶業霖連臉都紅了，「我知道，妳並不是那種貪慕虛榮的女人，我……」

「別說了，」悅悅輕輕撫摸着他的臉：「我知道你剛才的說話，只是一番善意，我知道你眞的對我很好，所以，我又怎會眞的生氣?」

陶業霖沉默了一會，說：「現在我們該怎樣做?」

「好好的去吃一頓，」悅悅捧着肚子，「我快要餓死了。」

陶業霖哈哈笑了起來：「不要說妳，我現在也是腹如雷鳴，今天早上到現在，我還沒有吃過半點東西。」

悅悅嚇了一跳：「現在已差不多一點了，你還沒吃東西?」

陶業霖笑道：「不看見妳，又怎會有胃口?」

悅悅「嗄」的一聲：「你現在該胃口大開啦，爲甚麼不把我吞進肚子裏?」

陶業霖又是一陣大笑。

現在，他雖然餓極了，但心情却已比上午輕鬆起來。

(四)

下午兩點十五分，陶業霖輕摟着悅悅，從「銀扒刀房」裏走出來。

「銀刀扒房」的牛扒，價錢特別貴，但這裏的享受也特別一流。

兩人都飽了。

「我們現在該怎樣?是不是去看一場電影?」陶業霖盯着悅悅的臉。

悅悅搖搖頭，午後的陽光照在她的臉龐上，使她看來更是清秀動人。

她看了看腕表，說：「我帶你去見一個人。」

陶業霖道：「這人很重要?是不是妳的舅父?」

悅悅點了點頭：「不錯，你們將會是合夥人，他必須瞭解你，而你也同樣必須瞭解他。」

陶業霖道：「那麼，妳開車，我一切唯命是從。」

悅悅笑了起來：「甚麼唯命是從?我又不是個女皇帝。」

陶業霖痴痴地瞧着她，忽然說：「妳很快就會成爲我的母老虎了。」

悅悅「呸」的一聲，接着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 × ×

車行整整一小時，才到達譚五叔的寓所。

那是一座距離市區大約二十哩的古老別墅。

雖然是在白晝，但別墅四週，全是枝葉濃密的大樹，令人看來，有着一種說不出的蒼鬱之感。

別墅門庭外，有一道最少十二呎高的巨大鐵柵，當悅悅把車子停在外面的時候，立刻就有兇惡的犬吠聲傳了出來。

「旺財，住口!」一個粗壯的漢子吆喝着，那犬吠之聲立刻就停了下來。

漢子在鐵柵後探頭一瞧，忽然臉上堆滿笑容，連忙把鐵柵拉開，迭聲說：「藍小姐請進!藍小姐請進!」

悅悅揮了揮手，笑道：「阿根，勞煩你了。」

那漢子原來叫阿根。

悅悅把車子駛入庭院中，庭院很寬闊，隨便甚麼地方也可以停泊車輛。

她把車停泊在一叢竹林下。

阿根又跟了上來：「五爺就在樓上，兩位請進客廳休息一會。」

這漢子雖然外貌粗壯，但却似乎很有點禮貌。

悅悅牽着陶業霖的手道：「我們進去坐。」

× × ×

這是一座古式古香的大廳，廳中傢具，全是用酸枝木製成的。一個年紀已六十多歲的女傭，爲他們奉上燙熱的巖茶。

陶業霖剛喝了一口茶，就已看見一個頭髮花白，身穿灰色長袍的老人，緩緩地從梯級間走了下來。

老人走到陶業霖面前，微微一笑：「閣下想必是陶先生罷?」

他一面說，一面伸出了手。

陶業霖連忙跟他握手，道：「在下正是陶業霖……」

「果然一表人材，難怪悅悅在我這個舅父面前，不斷說你的好處!」老人哈哈一笑。

悅悅一跺脚：「舅父，你扯到甚麼地方去啦?」

老人這才止住了笑聲，對陶業霖說：「我姓譚，叫譚養爲，道上的朋友，都叫我譚五叔。」

陶業霖道：「我甚麼都不懂，還望五叔多點指導。」

「唉，人生在世，匆匆數十寒暑，我老啦，已差不多要告老歸田，這花花世界，畢竟還是屬於你們這一代的。」譚五叔感慨地說。

陶業霖苦笑一下：「甚實，我也不算年輕了……」

他才說到這裏，不禁倏然住口。

因爲他已看見，悅悅有點不高興。

譚五叔忽然拉着陶業霖：「來，咱們到房子裏慢慢詳談。」

× × ×

這是一次「詳談」，也可以說是「長談」。

他們談了足足兩小時之久。

譚五叔的態度是認眞的，而他所說的一切，也和悅悅的計劃互相脗合。

他沉肅地向陶業霖說道：「我是魚，你是水，咱們合作在一起，那就是如魚得水。」

陶業霖點頭，表示一切俱已明白。

最後，譚五叔說：「你現在不妨好好考慮一下，這終究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希望你別草率決定。」

陶業霖忙道：「我看，這件事情不必怎樣考慮了，一星期之內，我會把錢全數帶來。」

譚五叔皺了皺眉：「這樣不好。」

陶業霖一怔：「甚麼不好?」

譚五叔悠然地喝一口茶，緩緩道：「你決定得太快了，這和你的性格不符。」

陶業霖吸了一口氣，正想開口，譚五叔又已接着說：「你必須用冷靜的頭腦，考慮三天，然後才再答覆不遲。」

陶業霖只好點點頭，道：「我明白你老人家的意思，既然這樣，三天後再來拜訪五叔好了。」

譚五叔打了個呵欠，伸了伸腰，說道：「我這一副老骨頭，是越來越容易疲倦了……」

「對不起，打擾你老人家休息了。」陶業霖忙起身告辭。

譚五叔微微一笑：「悅悅雖然做了不少錯事，但她交上你這麼一個朋友，却是相當不錯。」

× × ×

三天並不是一段很長的時間，但陶業霖却彷彿已等了三年之久。

他也根本沒有考慮三天，而是一開始就已決定，要和譚五叔合作。

這三天，悅悅陪着他。

雖然他心中最鍾愛的女人，就在自己身旁，但他仍然心不在焉。

他發誓，一定要渡過難關。

他知道這件事有一定冒險的成份，但總比等着破產的好得多。

在這三天，他甚至已秘密地把珠寶公司的貨物，以賤價出售。

這樣，即使將來他可以塡補這一筆帳，但最少也要損失一百萬元。

但他已不顧這許多，只要計劃順利成功，區區一百萬，又算得上甚麼?

他終於又再登門拜訪譚五叔，表示已決定參加這一個計劃。

譚五叔很高興，居然開了一支香檳，預作慶祝。

像譚五叔這種老伯父，也喜歡這一套洋作風，陶業霖也感有點意外。

喝了兩杯香檳，譚五叔忽然從書桌底下，拿出了一個皮箱。

皮箱一打開，陶業霖的眼色變了。

裏面全有一疊一疊簇新的美鈔。

譚五叔淡淡道：「這裏只是兩百萬，全是納粹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一流傑作——」

說到這裏，隨手抽起一疊，遞給陶業霖。

陶業霖輕輕一掀，每一張都是那麼精緻，看來就和眞的美鈔沒有甚麼分別。

「眞出色，又有誰敢說它是假的?」他不禁發出一聲驚嘆。

「無論怎樣，這是僞美鈔。」譚五叔又在書桌上拿起十張美鈔，道：「這十張是眞的，眞假之分，就在顏色和紙質上，有少許差別。」

陶業霖已見過這種僞鈔，那是悅悅給他看的。

只是，他現在看見的僞鈔數量，更爲龐大，足以令人爲之怦然心動。

兩百萬美金僞鈔，無疑已是一筆鉅大的數目，但若再和整批僞鈔的數目相比，却又是變得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

譚五叔收回那疊僞美鈔，把它整齊地放回皮箱內，然後說：「這將會是我最後一票買賣，也是最能賺錢的一次，而這一次，我肯定必然可以順利成功!」

陶業霖臉上露出了興奮的神色：「甚麼時候可以正式交易?」

譚五叔沉吟半晌，陶業霖又說道：「那一千萬元，我已準備妥當，隨時可以挪動……」

「很好，明天我再跟你聯絡。」譚五叔說。

× × ×

翌日，譚五叔對陶業霖說：「只要我們付出一千萬，金色月亮集團亞洲區的負責人，將會馬上把僞鈔送過來。」

陶業霖道：「錢已準備好了。」

「要現鈔，不要支票!」

「這個自然，甚麼時候可以進行?」

「今夜十點三十分，在市立歌劇院門外。」

陶業霖嚇了一跳：「在那種熱鬧的地方進行僞鈔交易，不冒險嗎?」

譚五叔道：「他們會用一輛大卡車把僞鈔運來，但從外表看來，那只是一箱一箱的牛仔褲而已。」

陶業霖皺着眉：「安全嗎?」

譚五叔悠然道：「只要沒有人告密，一定安全。」

陶業霖吃了一驚：「哦?這是甚麼意思?」

譚五叔道：「我的意思就是安全極了，你別杞人憂天!」

陶業霖這才稍爲安定下來。

他咬着牙，終於說：「就這麼辦，今晚十點三十分，一千萬換十億!」

× × ×

一千萬換十億，那的確是一個很誘人的數字。

雖然，事成之後，陶業霖實際的收益是連本帶利總共收回四千五百萬元，但那已是一筆極其驚人的數目。

對他來說，已很足够。

對絕大多數的人來說，那更是一個天文數字，因爲就算是買中彩票頭獎，也只及它十幾分之一而已!

但這會不會是一個騙局?

「不!這是不可能的!」他只是想了想，就覺得這想法卑鄙，太對不起悅悅。

而且，他巳親眼見過兩百萬僞美鈔，那的確是納粹黨的第一流傑作。

他充滿信心，一定可以渡過難關，轉危爲安，甚至比從前更富裕。

× × ×

十點三十分，交易順利完成。

陶業霖付出了一千萬，對方接受鈔票的是兩個洋人。

而陶業霖得到的，是一輛大卡車載滿着的牛仔褲。

他親自駕駛着這輛卡車，回到譚五叔的寓所。

而譚五叔，則坐着另一輛車子緊隨而來。

在交易的時候，陶業霖拿着手電筒，在卡車裏驗貨，果然看見在牛仔褲下面的，全是僞美鈔。

那眞是令人又興奮，又緊張！

一大卡車，幾乎全是美鈔！能不令人爲之瘋狂嗎？

只要把這卡車裏的僞美鈔賣給吳慕名，一切難題將會迎刄而解。

悅悅本來要跟着陶業霖看看怎樣交易的，但譚五叔却命令她在屋子裏留下來，等候消息。

屋子裏有燈光。

悅悅一定等得很焦急了。

他把卡車停在屋外的一株大樹下，然後盡力拍門：「悅悅，我回來了。」

立刻有人開門，這人面上笑容可掬，很有禮貌。

但那却是個男人。

這男人說：「你巳被逮捕了。」

最親愛的人是個老千

（一）

在十點十五分的時候，這幢房子就來了一羣人，那是配備了搜查令的警探。

率領着這隊警探的，是有「浪子神探」之稱的狄浪。

他們接獲情報說這裏是個賊巢，而一批數目龐大的僞製美鈔，即將運載至此。

狄浪立刻採取行動。

而警方第一個拘獲的疑犯，就是陶業霖。

× × ×

陶業霖沒有逃，只是愕然，萬二分的愕然。

他怎樣也想不到，在屋子裏等着自己的，並不是悅悅，而是鼎鼎大名的浪子神探。

事實上，就算他要逃也逃不了。

軍裝警員、便衣警探，有如螞蟻般從四方八面湧了出來。

當狄浪看清楚陶業霖的時候，也是一呆。

「閣下……是不是姓陶？」他抽出一口烟，遞給眼前這個被懷疑運儎僞鈔的中年人。

「不錯，我姓陶，陶業霖。」陶業霖的面色蒼白如雪。

狄浪怔住。他不禁開始懷疑，那情報是不是眞的。

陶業霖是著名的富商，在上層社會很有聲譽，很有地位。

他會是一個罪犯？有這種可能嗎？

但狄浪立刻又覺得這種想法太幼稚，太天眞了。

在這光怪陸離的罪惡社會裏，一個有聲譽、有地位的富商成爲罪犯，或者本來就是靠犯罪發財，那是絕不稀奇的事。

但狄浪却也有個感覺：無論怎樣，陶業霖也不像是一個慣於犯罪的人。

他只好等待搜查卡車後的結果。

× × ×

結果很糟——車上有大量廉價牛仔褲，同時也有大量僞鈔。

僞製美鈔。

狄浪嘆了口氣，把其中一叠在陶業霖的面前幌了幌：「陶先生，你怎樣解釋？是不是一切都要等待律師代爲解答？」

陶業霖的臉色更是難看得有如死屍。

但是他忽然失聲叫了起來：「給我瞧瞧！」

狄浪皺了皺眉，道：「難道你沒看清楚嗎？」

陶業霖吸了口氣，道：「的確沒看清楚。」

狄浪聳了聳肩，終於把那叠僞美鈔遞了過去。

陶業霖抽起其中一張，看了半天，忽然顫聲道：「這是假的！這是假的！」

狄浪冷冷一笑，道：「這當然是假的，難道你以爲這是眞的美鈔嗎？」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陶業霖的聲音顫抖得更厲害：「這些鈔票，實在是假得太離譜，太拙劣了，這不是納粹黨的僞鈔，這……這簡直是第九流的垃圾！」

他又驚又怒，狄浪却是越聽越感到興趣。

「陶先生，請登上警車，我們慢慢再談如何？」

陶業霖連身子也在發抖了。

他被捕的時候，只是感到驚惶失措，但當他看見這些僞鈔的時候，他的心中雪亮了。

他巳明白，悅悅和譚五叔是在欺騙自己，這徹頭徹尾，是一個卑鄙的騙局！

（二）

凌晨兩點了，狄浪巳喝了三杯咖啡。

在他的辦公室裏，陶業霖成爲了他的座上客。

當然，這位商場鉅子，現在並不是甚麼貴賓，而是一個巳喪失了自由，將會等待檢察官起訴的疑犯。

狄浪在警界工作的日子，也不算短淺了，在他的辦公室裏，他曾接見過不少疑犯。

其中有窮凶極惡之輩，也有一味軟皮蛇似的，無論用甚麼方法，都很難在他們的口裏問出甚麼來。

而狄浪却是個從來不主張用暴力對待疑犯的人，他的上司彭警司也是一樣。

當然，最容易對付的，就是那些本來就很願意和警方合作的疑犯。

很幸運，陶業霖就是這種人。

他沒有隱瞞任何細節，包括自己面臨破產和跟藍悅悅的關係。

悅悅不在那屋子裏，傭人也不在，譚五叔和他的手下更沒有隨着回來。

這巳很足够證明，那是騙局。

是藍悅悅和譚五叔串同佈下的騙局！

狄浪神情沉重，道：「陶先生，你這一次，是鑄成大錯了，破產雖然是一件痛苦的事，但和身陷囹圄相比，還是好上千百倍的。」

陶業霖茫然一笑：「你若是個一直都很成功的商人，就會明白到，失敗甚至會比死亡更痛苦，更可怕。」

狄浪當然絕不同意這種論調，但陶業霖巳淪落到如此地步，他也不想把話說得太過份。

陶業霖的情緒很惡劣，因爲他最鍾愛的女人，竟然串同匪徒，在自己最困難的時候，來敲自己一棍。

這一棍好重，簡直可以把他打得永不超生，打入第十八層地獄。

「狄探長，」他忽然咬着牙，狠狠的說道：「我的前途巳經完了，但那女人，她騙走了一千萬，也刺痛了我這個落魄商人的心，狄探長，求求你爲我報仇，爲我主持公道！」

狄浪嘆了口氣，道：「這並不是報仇的問題，而是我有職責，必須把她送上法庭，讓法律作出公正的裁判。」

他並不是在打官腔，而是腑肺之言。

陶業霖吐出口氣，目露感激之色：「狄探長，謝謝你，眞的很謝謝你。」

× × ×

疑犯巳被扣押，由於這是嚴重刑事罪案，不能保釋。

陶業霖被牽涉及一宗龐大的僞鈔案，自然立刻成爲轟動一時的頭條新聞。

但報章、電視台和廣播台的報導，只是事情的表面，眞實情況如何，一般人還是不得而知的。

（三）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星期天是自由、輕鬆、可以盡情歡暢遊玩的日子。

貝莉今天很輕鬆，很自由。

因爲今天她不必上課。

在兩個月前，她在一間大學裏任職講師，那是客串性質的，因爲原來的那位講師快要生孩子了，空缺就暫時由她補上。

今天，她一爬起床，就在廳裏彈奏鋼琴。

老實說，聽她彈奏鋼琴，絕對不是一種享受。

她不是不懂得彈琴，而是很難會專心一意地，去完成一曲樂章，甚至豪興忽發，會把琴鍵亂按一頓，說是「發洩發洩」云云。

通常，她只是彈了一會，就會停下來，打開冰箱東找西找，不是捧出一堆朱古力糖，就是大喝可樂加冰，或者是牛肉乾、豬肉乾之類食物。

但這一天，情形却很特別。

她彈奏的，是維也納天才鋼琴家葛倫・舒比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所撰的名曲「自由魂」。

這是一闕描敍戰火餘生，對人間充滿希望的偉大樂章，也是白雲裳近兩年來經常彈奏的名曲。

在一次高尚的西式晚宴裏，白雲裳曾被主人極力邀請，要求她一展身手，結果她就奏出這一曲「自由魂」，而深獲在場嘉賓一致好評。

在那一天的場合裏，絕對不乏眞正懂得音樂的一流名家，因爲宴會的主人，就是本市「金鍵鋼琴協會」的主席。

事實上，白雲裳也確是彈得好極了，不愧是頂尖兒的鋼琴教師。

以貝莉這種性格的女郎，當然對空手道的興趣，遠遠高於鋼琴之上。

但她到底是個很聰明的「女中天才」，簡單一點，就該說她是個「才女」。

她跟着白雲裳一起共同生活，在耳濡目染之下，能够彈得一手鋼琴，那是毫不困難的。

當然，成就如何，又是另一回事。

琴聲不斷，直至全部奏完，貝莉聽見了白雲裳的鼓掌聲。

「精采極了！」白雲裳鼓掌笑着道：「這是本年度貝大小姐最爲值得紀念的一曲。」

貝莉把琴關上，撇了撇嘴道：「別取笑我好不好？我知道，這首名曲，只有妳才會彈得最好！」

白雲裳哈哈笑了起來：「這又是誰說的？」

貝莉道：「人人都這樣說。」

白雲裳凝視她一會，笑着道：「但有一個人，必定不會同意，他會認爲，只有貝莉小姐彈的鋼琴，才最動聽。」

貝莉「嗄」的一聲：「妳在說誰？」

白雲裳眼珠子一轉，道：「妳認爲我還會在說誰？」

「天曉得，我又不是妳肚子裏的蛔蟲。」貝莉裝作沒好氣地。

白雲裳微微一笑，忽然右手一揚。

貝莉看得有點眼花繚亂，忍不住說道：「妳手裏拿着的是甚麼東西？」

白雲裳巳經把那東西收在背後，笑道：「妳向來自誇眼力過人，應該看得出來的。」

貝莉黛眉一蹙，道：「是不是一張照片？」

白雲裳點點頭：「妳的眼睛果然很厲害，但可知道，照片裏的人是誰？」

貝莉鼓起了腮，用力的搖搖頭：「不知道。」

白雲裳淡淡道：「要不要給妳一點提示？」

貝莉昂着臉：「隨便妳說不說，我才不在乎。」

白雲裳笑道：「妳會在乎的，因爲這張照片嘛，是個很英俊的男孩子，他有金黃色的頭髮，迷人的眸子，身材有點瘦削，但却有點像羅拔烈福……」

貝莉才聽到一半，巳忍不住尖叫了起來：「把照片給我！」

白雲裳盯着她：「妳生氣了？」

貝莉板着臉，說道：「當然是生氣極了。」

但她這六個字還沒有說完，自己巳忍不住「嗤」的一聲笑了起來。

她不是生氣，而是有點臉紅。

雖然她的綽號是紅玫瑰，但世間上能够令她臉紅的事，還沒有幾件。

但她現在的臉龐眞的紅了，紅得嬌艷，紅得可愛。

白雲裳終於把照片拿出來。

照片上有兩個人，左邊的一個，就是

白雲裳說的金頭髮男孩子。

他眞的很俊俏，樣子很自然，在照片裏，他穿着一套色澤鮮明的運動服裝，嘴角間露出迷人的微笑，瀟洒極了。

在他的身旁，是一個紅衣女郎，不是貝莉又還是誰？

貝莉嚷了起來：「妳怎麼把我的照片翻出來，這可不道德得很。」

白雲裳嘿嘿一笑：「妳可知道，這張照片是在甚麼地方被我發現的？」

「桌子的抽屜裏？」

白雲裳搖頭。

「皮手袋裏？枕頭底下？還是在書本裏夾着？」貝莉連串地說。

白雲裳仍然不斷搖頭：「是在洗衣機裏！」

「甚麼？照片怎會在洗衣機裏……」貝莉想了很久，忽然拍了拍額角：「媽咪！我想起來了，這照片我曾經放在睡衣袋口裏，後來洗了澡，就把睡衣扔入洗衣機裏！」

白雲裳哼了一聲：「妳現在還說我不道德嗎？」

貝莉訕訕一笑，忽然立正，敬禮：「眞對不起，是草民一時糊塗，還望大人息怒！」

這幾天，她沒有看武俠小說，但却看了幾本民間傳奇的故事，興緻一發，立時把故事裏的對白搬了出來。

白雲裳却冷冷一笑，喝道：「豈有此理，重打八十大板再說！」

貝莉嚇了一跳，連忙溜到小花園去。

她害怕白雲裳會追出來，急急打開鐵柵，隨時準備「一走了之」。

但她才打開鐵柵，一輛汽車立刻風馳電掣駛了過來。

貝莉這才眞正的再嚇一大跳，她立刻就罵了起來：「喂！這裏是私人地方，你發了甚麼神經病？」

汽車已停下，車子裏鑽出了一個人。

「是我嘛，幹嗎大清早就把我罵得狗血淋頭？」那是狄浪的聲音。

其實貝莉早就認得這是狄浪的車子，她是故意大聲叫罵，一來希望分散白雲裳的注意力，而且更可以罵人洩忿，一舉兩得，正是何樂而不爲？

狄浪給她沒頭沒腦的罵了一頓，倒也沒有眞的生氣，只是爲之啼笑皆非而已。

他一進入客廳，就像一堆爛泥般半躺在沙發上。

貝莉皺着眉，瞪了他一眼：「怎麼啦，是不是給我罵病了？」

狄浪嘆了口氣，搖頭道：「不，全仗貝小姐罵一罵，現在才精神了一點。」

貝莉冷笑道：「嘿嘿……眞是個大怪人。」

白雲裳却已泡好了一杯咖啡，遞給狄浪：「昨晚沒睡覺？」

狄浪接過咖啡，笑道：「誰說我沒睡覺？」

白雲裳淡然道：「睡了多久？」

狄浪苦笑着，喝了一口咖啡才說：「十八分鐘。」

貝莉怔了一怔：「你是在說十八分鐘，還是十八羅漢？」

狄浪聳了聳肩：「能够有十八分鐘時間睡眠，總比沒有睡眠好一點。」

白雲裳嘆息一聲，道：「警局裏的工作，不見得連睡覺時間也被剝削掉罷？」

「當然不是這樣，」狄浪把咖啡喝完，才緩緩地接着說道：「但有時候，就算上司命令自己去睡覺，也未必可以瞌上眼睛！」

貝莉一呆：「難怪你看來好像瘦了幾千克啦。」

（自從政府大力推行十進制之後，貝莉一直大力擁護，但是狄浪却聽來很不自然。）

白雲裳接回空杯子，問道：「還要不要咖啡？」

狄浪搖搖頭，道：「咖啡不必了，我現在只想知道一個人的下落。」

白雲裳道：「你要找誰？」

「藍悅悅！」狄浪的聲音很沉肅。

「警方不是已經發出通緝令嗎？」

「不錯，但妳却可以使藍悅悅更早落網。」

「爲什麼？」

「因爲藍悅悅的母親，曾經是妳的褓姆！」

白雲裳吃了一驚：「她是不是叫劉帶好？」

「對了，就是劉帶好！」狄浪道：「只要找到劉帶好，我們就有機會可以逮住藍悅悅。」

「想不到好媽的女兒，就是藍悅悅，而我也很久沒見過好媽了。」

狄浪道：「妳現在必需盡力協助警方，把劉帶好找出來，否則我們將會徒勞無功。」

白雲裳還沒有開口，貝莉已經搶着回答道：「這是不可能的，雲裳姐絕不會答應。」

狄浪呆了一呆，道：「爲甚麼不能够答應？」

貝莉沉着臉，說：「好媽是雲裳姐的褓姆，雖然她已離開我們十多年，但我還記得她是個很慈祥的婦人。」

狄浪似乎有點莫名其妙，道：「那又怎樣？」

貝莉道：「據我所知，好媽就只有一個女兒，我們怎可以帮助你去拘捕藍悅悅呢？」

她說得有點激動，一副理直氣壯的樣子。

狄浪苦笑了一下，張大嘴巴正想說話，白雲裳已冷冷笑道：「莉，這種說話，該是明白事理的人說的嗎？」

貝莉一怔，半晌說不出話來。

白雲裳緊蹙着眉，用極嚴重的聲音道：「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就算是自己最親的親人，若是獨犯了法紀，我們也不能包庇。」

貝莉吸了口氣：「拒絕協助警方拘捕藍悅悅，這也算是包庇罪犯？」

「當然算！就算法律不能控訴我們，上帝也會認爲我們已做了錯事。」白雲裳說。

狄浪接道：「而且，據我們調查所得資料顯示，藍悅悅並不是整件事情的主謀，因爲她還沒有這種力量，可以動員這許多龐大的人力物力，來使陶業霖入彀。」

貝莉聽到這裏，興趣來了，忙道：「狄大探長，你把整件案情詳細說一說，好嗎？」

狄浪看了她一眼：「妳不是有急事出門嗎？怎麼現在還賴着不走？」

貝莉陪着笑臉，道：「管他的，先聽故事再說。」

狄浪冷冷一笑：「妳若想聽故事，可以扭開收音機。」

貝莉這一次眞的有點生氣了，她哼一聲，挽起掛肩皮袋，大聲說：「你以爲我眞的稀罕聽甚麼偵探故事？而且現在已快八點了，碼頭上的朋友一定已等得不耐煩，再見啦，衰人！」

一聲「衰人」，把狄浪聽得連耳朵也堅了起來。

不到一分鐘，貝莉已駕駛着一輛米黃色的名貴跑車，呼嘯地離去。

（四）

雖然才七點五十分，但公路上却已有不少車輛穿梭行走。

在十年之前，這一帶還是很寂靜的郊區。

現在，它也是郊區，但在大量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的壓力下，郊區也開始漸漸變得像是城市了。

別的不說，就是這海傍一角，在短短五年之內，最少已有一百座高樓大厦矗立落成。

而在八九年前，這地方甚至還不是陸地，而是一個風景優美的海灣。

貝莉駕駛着跑車，來到這附近的時候，不禁有點感慨萬千。

當這裏還是海灣的時候，她曾經在這裏划艇、垂釣。

那時候，她還沒有到英國唸書，雖然她是個好動的人，但划艇、垂釣，對她來說，却是一點也不覺得沉悶。

因爲那時候，這海灣有大量的海魚，而且都是很名貴，很可口的一流海鮮。

釣魚是一種刺激的玩意，而吃海鮮，尤其是自己親手釣回來的，更是無以上之的興趣和享受。

但十年後，昔日魚兒聚居的單方，已被人類霸佔。

而且，附近的海域，也受到嚴重的工業汚染，有時候，海水甚至會是灰色的。

海灣不見了，魚兒不見了，曾經在這裏和貝莉垂釣的史廸，也在一次牽連廣闊的國際性巨案裏，成爲犧牲者，（詳情請閱「核子觀音」一書。）

想起了史廸，貝莉的眼睛有點紅了。

她從來沒有愛上過這人，但她却在懷念他。

他是個好人，有幹勁，有正義感，而且脾氣很好。

這種人該長命百歲才對！

但老天却讓他死在子彈下，這是何等殘酷？何等不公平？

× × ×

米黃色的跑車，終於駛到風景怡人的碧海灣碼頭。

一艘三十五呎長，簇新而華麗的遊艇，已停泊在碼頭旁。

它的名字很特別，叫「海上舞者」。

「海上舞者」綫條優美，無論站在艇上任何地方，都令人有一種清新明潔的氣息。

擁有這艘遊艇的，是唐特朗夫人。

唐特朗是德國人，但夫人却是在北京出生，在南方長大的中國人。

唐特朗現時仍在西柏林，他是個已經退休的政治家。

但貝莉感到有興趣的，却不是唐特朗夫婦，而是他們在亞洲生下來的兒子——唐倫。

× × ×

唐倫比貝莉大一歲，高出五寸。

他有健康的膚色，俊雅不凡的儀表，正是那張照片上的金髮男孩。

他態度溫文，修養很好。

他是大學裏的講師，而且也和貝莉一樣，只是臨時代課的性質。

在高等學府，他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互相認識，而且很快就開始了一段甜蜜的友誼。

若是換上別的東方女性，也許會因爲種族上的問題而有所躊躇。

但貝莉却是個典型的現代女性。

她早在十三歲的時候就說過：「只要遇上一個自己眞正喜歡的人，管他是烏干達黑人也好，是印第安紅番也好，我願意在千千萬萬羣衆面前，他吻，擁抱他，然後高呼：『I LOVE YOU!』」

那時候，她還很年輕，而且這番說話，是在學校主持的野餐旅行上發表的。

雖然，旅行野餐，不妨無拘無束，暢所欲言，但她這一番言論，却令到幾個被貝莉評爲「食古不化」的教師爲之大吃一驚。

當然，同學們是大爲激賞，人人拍掌叫好的。

現在，她面對着的，是一個中德混血兒。

唐倫擁有中國黃炎子孫和日耳曼民族的兩種特色和優點，但他却絕不是那種驕傲的人。

他很友善，學識廣博，而且除了客串當講師之外，還是一個傑出的電子科技專家。

電子科技這一門事業，技術一日千里，其發展之迅速，可說是達到了不可思議的驚人程度。

在本市，唐倫是極少數能够獨立設計高級電子產品的專業人材之一。

按理來說，他該是一個極其忙碌的科技專家，又怎會有空閒在大學裏任職講師呢？

原因是——大概在四個月前，他患了一場病，病癒後，醫生勸喻他必須好好休息，暫時避免太傷腦筋和太忙碌的工作。

當然，最好就是完全不工作，而且休息越久越好。

唐特朗夫人當然也極力主張兒子暫時放棄一切工作。

初時，唐倫也答應母親，暫時不再參加電子科技的設計工作，但不到兩星期，他却客串一番，在高等學府裏任職講師，據他解釋說，這份工作是很輕鬆的，而且大學裏環境幽雅，是很理想的休息地方。

唐特朗夫人雖然不贊成，但兒子已長大成人，他要怎樣，這個母親也是無法絕

對控制的。

於是，貝莉因此而有機會認識唐倫，兩人的友誼更是進展神速。

至於對方膚色，國籍的問題，貝莉可說是連想也沒有想過。

倘若有人囑咐她好好考慮的話，她一定會視那人如怪物，套用她創立的術語，那是：「做人切莫太古董化，現在已是機械人也開始談戀愛的時代了。」

× × ×

唐倫的技能是多方面的，在海上，他又是一個出色的航海家。

甚至有一間規模龐大輪船公司的董事長，想把他栽培成爲一艘六萬噸大郵船的船長，條件是只要他肯接受爲期三年的專業訓練，以及在海上航行三年，吸取實際的航海經驗。

但這還只是第一步。

這位航運界的鉅子，甚至要讓他將來坐上公司的第二把交椅。

但唐倫却拒絕了。

理由並不是他對航運業沒有興趣，也不是懷疑對方的誠意，而是他不希望自己在父親的庇蔭下，才能一展所長。

那董事長是唐特朗的死黨，也是個德國人。

在唐倫的血液裏，有一半是屬於日耳曼民族的，他愛國，既愛中國也愛德國，但他更愛自由。

他很有自律性，但往往有如名牌香烟的宣傳句語般——想做就去做。

在星期五那天，從大學食堂向東方眺望，他看見海面上有一艘遊艇，正逍遙自在地在碧波上航行，他立刻就向貝莉提議，在星期天遊船河。

貝莉馬上答應，她是比機械人還更爽快的。

這一天，海風溫柔，陽光可愛極了。

在這麼大的一艘遊艇上，就只有五個人。

除了她和唐倫之外，其餘三個都是遊艇的工作人員。

艇長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本地人，但他還懂英語、日語和半鹹淡不調的國語。

他叫雷大海，似乎一生下來就命中註定要與海爲伴。

他個子普通，一張臉長得有點滑稽，看來就像是著名的諧星積林蒙。

如此可愛的一個星期天，如此可愛的遊艇，如此可愛的艇長。

當然，還有比「如此可愛」，這四個字更可愛千萬倍的唐倫，這一天又還有甚麼事情值得遺憾？

海上舞者變成死亡遊艇

（一）

遊艇持續行駛了五十五分鐘，來到了一座美麗而恬靜的孤島旁。

雷大海在徵詢少主人的意思後，把遊艇停在孤島西岸下碇。

西岸有沙灘，灘上杳無人跡。

連星期天也沒有泳客的沙灘，在近郊是絕對不會出現的，當然，因爲環境嚴重污染而被政府封閉的沙灘，又自當別論。

但這裏的海水很清澈，可以看見不少細小的魚兒，在水底下游來游去。

他們距離沙灘只有二三十碼，只見灘上沙白如雪，環境可說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美好。

唐倫早已換上了泳褲，貝莉也已準備了泳衣。

「我們一起游過去好不好？」唐倫才說完，人已「噗通」一聲跳入水裏。

貝莉哈哈一笑。「當心鯊魚。」

她嘴裏這樣說，其實幾時會担心過「大白鯊吃人」這種事。

她很快也跳入海水裏，然後以優美的泳姿，直追唐倫。

唐倫是游泳健將，但貝莉却一點也不比他輸虧，兩人同時登上了沙灘。

他們在沙灘上晒日光浴，呼吸着清新的空氣。

這裏實在是太清靜，太美好了。

貝莉輕輕偎倚在唐倫的身旁，說：「雷艇長爲甚麼不游過來？」

唐倫淡淡道：「他已厭倦游泳，因爲他曾經是個職業游泳教師。」

貝莉眨了眨眼：「我每天吃飯，吃了二十多年却還是沒有厭倦。」

唐倫道：「妳不是他，他本來就是個很有趣的人。」

貝莉道：「他的確很不錯，嗯，他在艇尾幹嗎？」

唐倫笑了笑：「釣魚。」

貝莉看了一會，忽然又吃了一驚，「他用的是甚麼魚餌，大得好厲害。」

唐倫道：「是整隻大蟹。」

貝莉一呆：「他要釣甚麼魚？」

唐倫道：「龍躉，兩年前，他釣過一尾龍躉，超過三百五十磅。」

貝莉的臉發出了光，驚嘆道：「難怪他用的魚餌這麼巨大，魚絲也粗得要命，你看他今天會有收穫嗎？」

唐倫微笑道：「機會當然是有的。」

貝莉道：「機會率如何，比起輪盤押孤丁怎樣？」

唐倫道：「賭輪盤押孤丁的機會率是三十七分之一，但釣獲大龍躉的機會率，恐怕還不到千分之一哩。」

貝莉「噢」的一聲道：「那麼，我們今晚是很難有機會一嚐龍躉的滋味了。」

就在這時候，雷大海忽然發出了一聲尖銳的呼叫聲，他本來坐在船尾部份，却在這時候面露極其緊張的神色，身子筆直的站立起來。

貝莉也興奮地跳了起來，嚷叫道：「是不是已釣到一尾大龍躉啦……」

但她只是叫喊一句，臉色立刻就變得很可怕。

唐倫也是一樣。

他捧着額角，又驚又怒又意外地說：「我的上帝，這是怎麼一回事？」

雖然陽光普照，但這一對年青男女的手足都已冰冷如雪，就像是被殺傷力異常强大的魚槍穿過了胸膛。

× × ×

事實上，在這平靜的海面上，的確忽然發生了這麼樣的一樁血案。

雷大海尖叫，站立起來，並不是因爲釣到了一尾大魚，而是他突然發現海底裏居然冒出了一個蛙人。

蛙人並不可怕，但他的手裏却有一桿犀利的武器——魚槍。

蛙人加上這一種厲害的魚槍，在海裏甚至已可以戰勝一條巨大的虎鯊。

而當雷大海看見那個蛙人的時候，蛙人的魚槍已向海面上擧起，而且還對準着他。

他怎不爲之魂飛魄散，尖叫起來？

他已立刻站起，正準備逃走的時候，魚槍已發射，不偏不倚穿過了他的心臟。

當他發出尖叫的時候，另外兩個艇上的工作人員立刻走到甲板，看個究竟。

一看之下，兩人都是面如土色，頓時爲之驚惶失措。

蛙人已上了遊艇，由於他面上帶着潛水面罩，根本無法看見他是甚麼人。

兩人大吃一驚，其中一個怪叫着說：「你別走過來，我們只是……」

話猶未了，背上突然一涼，他發出了一聲絕望的慘叫聲，也仆倒在甲板上。

他背上已插着一柄寒光四射的軍刀。

餘下一人，早已嚇得魂不附體，兩腿一軟，不由自主的跪了下來，顫聲說：「饒命！饒命！」

遊艇上已先後出現了兩個蛙人，而第二個爬上遊艇的，也就是剛才以軍刀背後殺人的一個。

唐倫和貝莉雖然在沙灘，但甲板上所發生驚心動魄的兇暴血案，他們都看得很清楚。

唐倫的臉上已經全無半點血色，他用盡生平氣力大叫道：「別再殺人，別再殺人！」

但他是白費氣力了。

這兩個蛙人，顯然是富於經驗的冷血殺手，他們登上遊艇的第一個目標，就是首先把艇上的人全部殺害。

最後一個跪下來的船員，他也不能倖免。

他是給其中一個蛙人，用一根柔韌鋼綫活絞死的。

在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內，「海上舞者」的三個工作人員都變成了死人。

唐倫很是激動，他甚至馬上要泅回遊艇。

貝莉也很激動，但却比他還更理智，她拉着他的手臂，說：「他們有這樣厲害的武器，而且又已登上遊艇，我們若游過去，只會白白送死。」

唐倫憤怒地叫道：「他們是誰？是從哪裏來的，爲甚麼胡亂殺人？」

就在這時候，在這孤島的另一個方向，傳來了巨大馬力引擎發動的聲響。

那是一艘時速比氣墊船還快的高速快艇。

貝莉的臉色又是一陣蒼白，她對唐倫說：「這艘快艇顯然一直都在遠處跟踪着我們，但我們都沒有留意。」

唐倫咬着牙，怒道：「那兩個兇手，一定是從這艘快艇下水，然後潛泳到『海上舞者』行兇的。」

貝莉沉着臉道：「我們現在的處境相當不利，而且這裏是孤島，要逃也無路可逃。」

唐倫吸了口氣：「我們該怎辦？在這裏等死？」

貝莉冷冷一笑：「還沒有那麼容易，就等着他們來到再算好了。」

唐倫有點意外，他想不到在這種環境下，貝莉的表現居然比自己還更鎮定。

倘若說貝莉的心中全然沒有恐懼，那是不確的。

但她本來就是個很有胆色的女郞，而且也不是第一次遇上兇殘暴戾的兇徒，她知道在這種情況下，只會驚惶是於事無補的，倒不如儘量保持鎮定，隨機應變。

快艇瞬即駛近淺灘。

艇上有四個人，全是戴着太陽眼鏡，身上穿着黑色西裝的男人。

貝莉吸一口氣，問唐倫：「你認識他們嗎？」

唐倫說：「不認識，他們四個人，包括駛快艇那一個，全都有手槍。」

「別急亂，賭一賭運氣，他們也許不一定要殺我們。」貝莉低聲說。

唐倫苦笑了一下，道：「妳說得對，他們若要把我們全都殺掉，也許早就已經在航行的時候發射魚雷，把『海上舞者』擊沉。」

貝莉瞟了他一眼，笑道：「這裏並不是福克蘭羣島，敵人駛來的也不是一艘戰艦，怎會弄出甚麼魚雷來？」

唐倫聳聳肩：「妳眞是一個出色的戰略分析專家。」

在這時候，他們居然還能互開玩笑，也未嘗不是一件怪事。

但你若完全瞭解貝莉這個女郞，就不會覺得詫異了。

× × ×

三名手持槍械的大漢，涉水衝上沙灘，指嚇着唐倫和貝莉。

其中一個膚色黝黑的，似乎是衆人的首領，他冷冷喝道：「你們上快艇，快一點。」

唐倫冷冷道：「你們是甚麼人？」

這人沉聲道：「你不必知道，也沒有資格可以問任何事情，快上艇，否則就開槍。」

唐倫道：「我可以跟你們走，但我的朋友要讓她留下。」

這男人忽然發出了桀桀怪笑：「這也容易，她可以永遠留在這孤島上。」

他一面說，手槍已瞄準着貝莉的臉。

唐倫忙攔在貝莉的面前：「別胡來，她只是個弱質女子。」

若在平時，有人說她是個「弱質女子」，她一定會很生氣，說不定還會立刻把這人揍一頓，來顯一顯女金剛紅玫瑰的顏色。

但這時候，她不但一點也不生氣，而且還很感激唐倫，因爲他勇敢地負起「護花之責」，甚至不惜用血肉之軀來阻擋兇徒的槍彈。

貝莉忽然淡淡一笑，道：「乘坐二百五十四馬力的快艇，是一件很够刺激的玩意，我怎會錯過這種機會？」

那男人哈哈一笑，道：「貝小姐，妳果然很識趣，我們的首領一定會很歡迎妳的。」

就是這樣，這一對正開始戀愛的年青男女，就在這孤島上被綁架了。

他們的確很不幸，但更不幸的，却還

是那三個遊艇上的工作人員。

「海上舞者」號已變成了一艘恐怖的死亡遊艇！

（二）

半小時後，這一樁可怕的三屍命案，已被一艘負責巡邏邊界海域的水警輪船發現。

到了中午，電視台和廣播台都以頭條新聞的姿態，報導這一件殘酷而又神秘的兇案。

一支魚槍，一柄鋒利的軍刀，和一條堅韌的鋼絲，成為兇案的三件主要武器。

但真相到底如何，別說是一般市民，就是警方也諱莫如深，摸不着頭腦。

直到下午兩點鐘後，警方才找到了這艘遊艇的主人唐特朗夫人。

當唐特朗夫人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立刻昏倒過去。

她的心臟向來衰弱，這消息實在是太可怕了，而且雷大海和那兩個船員，都是她親自聘請回來的。

她昏迷了半小時，才在醫院裏甦醒過來。

負責調查這一樁海上命案的，是水警部門的高級督察和兇殺組的胡主任。

直到下午三點十二分，警方人員在醫生的准許下，會見情況逐漸好轉，但精神仍然十分虛弱的唐特朗夫人。

三點二十分，胡主任已確定了一件事，當遊艇出海的時候，艇上總共有五人，除了遇害三人外，其餘兩人就是唐倫和貝莉。

這件事情一經確定，自然又是哄動一時的驚人消息。

五人出海，三個死於謀殺，另外兩人下落不明，而且其中一人更是紅玫瑰貝莉，整件事情就變得更複雜神秘莫測了。

到了四點三十分，當局已迅速決定，調派狄浪加入負責調查這一宗巨案，理由是他比任何警務人員都更熟悉貝莉，由他去調查，說不定會有很大的幫助。

而事實上就算當局不作出這些決定，狄浪也會私下插手追查。

在上午，他還在跟貝莉鬥咀，想不到她駕駛跑車出外，就此失却踪跡。

白雲裳的反應，却是冷靜得出奇。

狄浪曾在電話上跟她聯絡，她的看法是：「這是綁架，他們一定還活着。」

狄浪也認為這是很有可能的。

但警方也有人推測，說不定唐倫和貝莉也已遭了毒手，而屍體則可能在大海飄浮着。

在沒有這兩人確切消息之前，又有誰敢否定這種說法？

當然，除了心理變態者之外，任何人都不會希望這推測是正確的。

（三）

夜已深，快將凌晨時份了。

在白雲裳的房子裏，燈光仍然明亮，而這一天晚上，恐怕她是很難進入夢鄉的了。

由於她已確定這是一樁綁架案，所以她一直逗留在家裏，準備隨時接收歹徒的勒索電話。

但等了半天，電話雖然多次响動，但却多半是狄浪撥回來的。

她堅決反對狄浪的建議，她拒絕警方派員加以保護。

她不希望打草驚蛇，因為這樣可能會對貝莉的安全產生無法預知的影響。

當然，白雲裳也絕不是一個願與不法之徒妥協的人，但她認為，目前有九個很重要的關鍵時刻，無論局勢有任何變化，都必須謹慎處理。

在這樣的情況下，白雲裳不會像瞎蒼蠅似的，到處亂碰亂撞，希望可以找到貝莉和唐倫。

她認為，這任務就由警方進行，而自己只有一個人，唯一最適當的行動，就是等待。

十二點正，電話鈴聲又再响起。

這不是狄浪打回來的，聽筒裏傳出了一個陌生的男人的嗓子。

白雲裳剛拿起聽筒，這把低沉的嗓子就說：「白小姐，妳不必問我是誰，我也不會回答，紅玫瑰貝莉的性命，現在可說是完全操縱在妳的手裏。」

白雲裳吸了口氣，道：「先生，請恕我無法明瞭閣下的意思，你能說清楚一點嗎？」

「當然可以，」那人格格地笑了起來，過了半响才緩緩接道：「我知道，妳和狄浪、彭警司有很密切的關係，他們一定會要求妳插手追查那樁僞鈔案。」

白雲裳不由心弦震蕩，原來貝莉的失踪，竟然和僞美鈔案有關連。

她只是呆了一呆，立刻就說：「你大概是誤會了，我只是一個鋼琴教師，並非警務人員……」

「這一點，我們全都知道，」那人冷冷一笑，道：「但最少狄浪正在找尋藍悅小姐，而妳却很有可能會協助他完成這一件事。」

白雲裳嘆了口氣：「閣下未免把我估計得太高了罷？」

那人說：「白小姐，妳不必太謙遜了，連核子黨也給妳和貝莉弄得天翻地覆，我們又豈敢小覷了兩位女金剛的本領？」

白雲裳的掌心忽然冒汗。

對方極可能是個經驗老到的職業罪犯，而且，他對自己和貝莉的事，似乎知道得很清楚。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對方知道自己的事太多了，而自己却只能聽見這人的聲音而已。

當然，狐狸再狡猾，也有露出尾巴的時候，但在目前來說，自己却是連狐狸身上的氣味也未能嗅得到。

在這樣的情況下，空自焦慮和驚怒，是於事無補的，她只好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來試探對方的反應和決策到底是怎樣。

她用沉肅的聲音問：「閣下甚麼時候才肯釋放貝莉和唐倫？」

那人乾笑一聲：「那要看妳是否願意和我們合作而定。」

白雲裳心中陡地冒出了怒意，和不法之徒合作，對她來說簡直是一種恥辱。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甚至包括自己的性命受到威脅，那也是不能忍受的恥辱。

但現在受到生命威脅的人却不是她自己，而是貝莉，還有唐倫。

她只好暫時強忍這一口氣，緩緩道：「閣下的意思，是要我完全不插手那一樁僞美鈔案？」

那人笑道：「不錯，而且奉勸一句，妳最好也勸一勸狄大探長，對這件案件切莫太落力，否則，本市可能會在短期內，喪失了這位浪子神探。」

白雲裳忽然冷冷一笑，道：「先生，你說的一切，我都已很明白，可是，我却全然不知道貝莉和唐倫的情況怎樣，也許他們已死在你們的槍彈下，但我却仍然給閣下所威脅，那豈不是莫大的笑話嗎？」

那人沉默了一會，道：「這容易得很，我們可以在十二小時之內，給妳一個很好的證明。」

「證明甚麼？」

「證明他們兩個仍然活着，白小姐，再見了。」

「喂……」白雲裳叫喊，但對方已擱斷了電話。

房子裏又回復那種可怕的沉寂。

雖然，白雲裳知道自己正在處於劣勢，但她最少已明白到一點，「海上舞者」的血案，以及貝莉、唐倫的失踪，是和不久之前發生的僞美鈔案有着直接的關係。

這是一個線索，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線索。

若非貝莉和唐倫落在這班歹徒的手裏，白雲裳一定會立刻就採取行動，澈查到底。

但是這時候，她却是投鼠忌器，她絕不能隨便地把貝莉和唐倫的性命，作為賭注。

賭自己的命，白雲裳是毫不皺眉的，雖然，她向來並不喜歡賭錢。

而她賭命，與不法之徒週旋拚命，也並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只是，她認為人生在世，不外匆匆數十寒暑，倘若不做點有義意的事，就算長命百歲，那也是白白的渡過一生了。

雖然她很少看武俠小說，但她自己却是個典型的女俠，她嫉惡如仇，喜歡扶助弱小，以及經常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但這一次，她真不知道該怎樣處理。

就在她皺眉沉思的時候，電話鈴聲又再响起，這次却是狄浪撥回來的。

「甚麼事？」白雲裳的心中，忽然冒起了一種不祥之兆。

果然，從聽筒裏傳過來的，是個壞消息。

「我們已找到了好媽，那是一個休班女警員，在一座工廠大厦的儲物室發現的，她已死了，頸上插着一支冰插。」狄浪的聲音，是憤怒的，也是難過的。

白雲裳長長的抽了口冷氣，心中第一個念頭是：「是不是我害死了好媽？」

倘若在十幾小時之前，自己沒有向狄浪透露好媽的下落，她是不是可以避過這一場刦數？

但狄浪不等她開口，就已經把她這種想法完全否定了，他道：「好媽被殺，根據驗屍官的初步推斷，最少已是兩天前的事。」

白雲裳咬着牙，怒道：「他們實在太滅絕人性了。」

狄浪忙道：「他們？妳知道他們是誰嗎？」

白雲裳下意識地用力搖搖頭，當然在電話裏狄浪看不見的，她說：「我不知道他們是誰，但……」

狄浪是個聰明絕頂的人，雖然在電話裏他看不見白雲裳面上的表情，但從這聲音和語氣裏，他已知道，白雲裳那方面，一定對案情又有了新的發現。

是以他連忙說：「妳在家裏等我，十五分鐘之內，我一定趕到。」

「不，我想到外面走走，」白雲裳說：「三十分鐘後，我們在仙娜夜總會見面，你不反對罷？」

「好的，我一定準時到。」狄浪說。

（四）

二十八分鐘後，白雲裳已坐在仙娜夜總會裏最遠離舞池的一張座椅上。

這裏的樂隊，從來不喜歡作太吵鬧的演奏，他們是一羣爵士音樂的忠實支持者，從少年時代一直到現在以奏樂為職業，這種熱情還是絲毫不減。

音樂旋律悠和，歌聲充滿磁性魅力，這就是白雲裳選擇這裏會見狄浪的理由。

她覺得自己的精神，已逐漸接近緊張和疲倦的程度，而這種舒情的音樂和歌聲，也許可使自己不穩定的情緒安靜下來。

兩分鐘後，她喝了半杯鮮檸檬汁。

檸檬汁酸味十足。

想起那三個在遊艇上無辜被殺的船員及已經落在歹徒手裏的貝莉和唐倫，白雲裳心中真的很酸痛。

但她畢竟是很堅强的，尤其是面對邪惡勢力，她更是從不讓步，也不會認輸。

她已在這一分鐘之內，決定要把事情的真相，向狄浪說出來。

但狄浪的影子，却還是沒有出現。

白雲裳的一顆心漸漸向下沉。

狄浪絕不是那種不守時的人，他絕少遲到，除非真的有特別事情發生。

十五分鐘過去了，狄浪沒有來。

三十分鐘也過去了，狄浪還是不見踪影。

白雲裳的手有點冷，她知道事情一定有點不尋常。

她已打電話到傳呼公司，希望狄浪會有回音，但却沒有消息。

顯然狄浪也出了意外。

× × ×

狄浪是個很守時的人，當白雲裳正在開始呷第一口檸檬汁的時候，他已到了夜總會大門外。

但是，就在他正想進入夜總會的時候，背後突然有人叫着他的名字：「狄浪先生！」

狄浪立刻轉過臉，只見一個衣着整齊，看來很有紳士風度的中年人，正坐在一輛名貴的房車裏，微笑着向自己揮手。

狄浪只是看了他一眼，臉色就沉了下來。

他知道這人是誰。

這人姓秦，有人叫他秦始皇，也有人叫他秦檜。

這當然都不是他真正的名字。

他真實的名字，是秦盛。

在商界，秦盛頗負名氣，在娛樂圈，他也是一個風頭人物。

他當然很有點錢，雖然談不上是甚麼億萬富翁，但排場也挺不弱小的。

但狄浪却知道，他是個色情販子，甚至曾經幹過毒品生意，只是，他這個人行事作風穩重，絕對不打沒把握的仗。是以警方雖然曾經一度對他作密切的監視，但却還是沒法掌握充份的證據，把他繩諸於法。

對於這一種人，狄浪當然是絕無好感的。

正當狄浪正在考慮是否上前跟這個人談話的時候，秦盛已打開車門，微笑着走了過來。

「狄先生，有一件很重要的東西，放在我的車子裏，我相信，你一定會感到興趣的。」

「對不起，我沒有時間。」狄浪冷冷一笑，一隻脚已踏入夜總會門內。

但秦盛接着說的一句話，却使狄浪不禁爲之一陣震動：「那是和貝莉小姐有關的。」

狄浪緊蹙着眉，道：「你是說貝莉小姐？」

「不錯，是貝莉小姐，紅玫瑰貝莉。」秦盛仍然很有禮貌，甚至微微地向狄浪鞠躬。

狄浪吸了口氣，終於說：「那是甚麼東西？」

秦盛道：「這裏說話不怎樣方便，請到車子裏再談如何？」

狄浪冷冷一笑：「秦先生，希望你並不是在故意浪費警務人員的時間。」

「豈敢！豈敢！」秦盛陪笑着說，一面已親自打開車門。

狄浪登上車子。

車廂裏還有一個穿着白色制服的汽車司機，雖然狄浪只能夠看見他的背面，但已可以看出，那是一個身材非常魁梧的大漢。

秦盛也接着上了車子。

狄浪刀鋒一般的目光盯着他的臉：「現在該是打開天窗說亮話的時候了。」

秦盛乾咳兩聲，才緩緩地說道：「我知道，警方曾經想把我關進牢房裏去，但你們失敗了，我承認，這是我的運氣。」

狄浪冷冷道：「你倒很坦白。」

秦盛微笑了一下，道：「但現在，我已經是個完全合法的商人，警方再也無法檢控我任何罪名。」

狄浪冷笑道：「那麼恭喜你了。」

秦盛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但常言有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雖然我早已決意完全不沾手任何犯罪的勾當，但有人却不肯放過秦某，而且一定要把我拖進混水裏。」

「這也恭喜你了，」狄浪輕蔑地笑了起來，「水越混越濁，越容易摸着大魚，相信不到三幾年，本市又會增加一位億萬富豪了。」

秦盛又嘆了口氣，道：「也許你會認爲我說的都是廢話，而且看來和貝莉小姐沒有任何關係……」

狄浪望着他：「你是不是知道貝莉的下落？」

秦盛搖搖頭：「我不知道，但却有她的聲音。」

「是錄音帶？」狄浪是聰明絕頂的人，已立刻會意到秦盛所說的是甚麼東西。

秦盛點了點頭，然後輕輕拍了一下手掌。

那司機立刻扭開車內的卡式錄音機，一個男人低沉的嗓子，隨即在車內兩個細小的揚聲器裏傳了出來。

只聽得在錄音帶裏這人說：「貝小姐，現在是妳可以跟白雲裳表姐說話的時候，希望妳不要裝啞巴，否則，我們會割掉唐倫的鼻子。」

過了好一會，貝莉的聲音終於响了起來。

「我現在很好，在這裏，我有豐富的食物，他們也沒有虐待本小姐，唐倫也很不錯，這將會是我們値得紀念的旅程。」

說到這裏，就完全沉默下來。

狄浪不禁雙眉緊皺，那的確是貝莉的聲音，但以她的性情，又怎會把歹徒說得那樣仁慈？

但他很快就明白過來。

她受制於人，也還罷了，但唐倫也和她遭遇同一命運，她就算不顧及自己，也不能不考慮到唐倫的安危。

她若激怒了敵人，說不定眞的會連累唐倫不見了鼻子。

而從她說話時生硬的口音看來，這番說話，多半是歹徒預先寫下，然後再威脅貝莉照唸可也的。

對於貝莉來說，這當然是天下間最不愉快的事情。

她絕不是那種口是心非的女人，但在這種情況下，她除了照唸出來之外，又還有甚麼辦法？

甚麼「我們値得紀念的旅程」，眞是啼笑皆非得很。

狄浪聽完貝莉的錄音帶後，一張臉冰冷如雪。

他冷冷的看着秦盛：「秦先生，你可知道這件案有多嚴重？」

秦盛眨着眼，道：「我已不是剛出道的雛兒，當然知道此事非同小可。」

狄浪沉聲道：「你現在最聰明的做法，就是馬上向警方自首！」

「自首？」秦盛似乎呆了一呆，「我犯了甚麼罪要自首？」

狄浪道：「別的不說，單是擄人勒索，這罪名就已不輕。」

秦盛道：「就憑這一盒錄音帶，你就斷定我是綁匪？」

狄浪冷冷一笑：「最少，你現在已有着極大的嫌疑。」

秦盛嘆了口氣，道：「我若眞的是綁匪，或者是主謀人，會自動送上門，讓你來抓住我嗎？」

狄浪一怔，半晌才冷笑道：「閣下是黑道上的秦宰相，誰知道你在玩些甚麼花樣？」

秦盛望定了狄浪，緩緩道：「說句老實話，對於整件案情，我絕對不會比你知道得更多。」

「但這一盒錄音帶……」

「是一個神秘人，命令我把它交到閣下手上的。」

「這倒奇聞了，是甚麼人，居然有如此無邊法力，可以讓秦先生當上信差？」

狄浪的說話，簡直比針還更尖銳。

秦盛嘆息一聲，忽然從衣袋裏拿出一張照片。

照片上的，是一個年紀大概十五六歲左右的少年。

狄浪只是看了一眼，就冷冷笑道：「總不成是他能够命令你罷？」

秦盛凝視着照片看了好一會，才說：「這是我的兒子，唯一的兒子。」

狄浪一呆：「你的兒子？」

「不錯，」秦盛說：「他叫秦樹艮，現在已快中學畢業，他是個正直青年，若不是爲了他，我也許還是個合法商人。」

狄浪眉心一緊：「他出了事？」

秦盛苦笑了一下：「他現在的命運，就和貝莉小姐、唐倫先生一樣，給人關起來了。」

狄浪正色道：「這是不是眞的？」

秦盛道：「這一點，我可以發毒誓，如有虛言，天誅地滅。」

狄浪道：「爲甚麼不報案？」

秦盛冷笑起來：「那樣可以嗎？警方一定能讓我的獨生子安全無恙歸來嗎？就算能，他們能保護咱們父子一輩子嗎？」

狄浪緩緩吸了一口氣。

他已經意會到，這並不是尋常的綁架案。

「秦先生，你的意思是不是說，綁架令郎的人，根本就不是志在金錢？」

「他們不是不要錢，而是要賺大錢，就算我給他們三兩百萬，他們也不會放在眼內。」

連幾百萬元也不會放在眼內的匪徒，那眞是冒口驚人已極。

「那麼，他們的目的是甚麼？」狄浪漸漸體會到，案情之複雜，幕後犯罪集團力量之強大，實在遠遠出乎意料之外。

秦盛的神色有點蒼白，他似是要定一定神，才能回答狄浪。

他慢慢的說：「他們要我出面，爲他們做一點事。」

狄浪道：「能說出來嗎？」

秦盛吸了口氣，把秦樹艮的照片放回衣袋裏，然後又拿出一張紙出來。

那是一張支票。

「他們希望你不要拒絕，」秦盛嘆了口氣，「而這張支票，是由我簽發的，你該明白，我也身不由主。」

狄浪接過支票，不由心頭一震。

「好大手筆，一出手就是兩百萬！」狄浪冷冷一笑，「這是甚麼意思？」

秦盛緩緩地說道：「他們的意思，是希望你在十天之內，把工作放緩下來。」

「把工作放緩下來？這又是甚麼意思？」狄浪楞住。

「換句話說，你必須在這十天之內，對任何事情都視而不見，聽如未聞，」秦盛說：「尤其是那一宗僞美鈔案，你更不能窮追猛打，追查下去。」

狄浪冷冷一笑：「你們也未免太看得起狄某人了。」

「不是我們，而是他們，」秦盛連忙更正：「說句眞話，我也給他們害的得鷄毛鴨血，滿口苦水！」

狄浪冷然道：「本市警方人數逾萬，地位比我高，權力比我大的官員，也不知凡幾，若以爲我可以隻手遮天，可以爲他們瞞天過海，那的確是過份高估我的能力了。」

「你這是太謙遜了，只要你答應收下這點小錢，他們保證，十天後一定把貝莉和唐倫釋放出來。」

「還有令郎，是不是？」

「是的。」秦盛的臉色有點尷尬。

狄浪的答覆，却是把支票撕成粉碎：「對不起，我不能接受這種侮辱，兩百萬絕對不是小錢，但要用來侮辱本市的警方，還是少得太可憐了。」

可惜貝莉不在這裏，否則她聽見這些說話，肯定會大聲喝采叫好，甚至立刻吻狄浪一下，也絕不爲奇。（在這種情況下親吻狄浪，白雲裳絕對不會吃醋，這一點也是可以肯定的。）

秦盛的臉色更難看。



秦盛邀請狄浪坐進車裏。

他連忙說道：「狄探長，我還有個請求，犬子被綁走的事，希望別宣揚出去，這件事，由我來解決好了。」

狄浪皺了皺眉：「至於這個問題，你自己好好考慮，我暫時保守秘密，那是可以的，但恐怕反而會害了令郎。」

秦盛道：「我會想辦法的，若是宣揚出去，那更加不堪設想。」

狄浪嘆了口氣，道：「你也有你的難處，我只能祝你好運。」

他略為停頓一下，接着又說道：「其實，最明智之舉，是給匪徒致命的打擊，我認為，你應該跟警方合作，提供綫索，直搗黃龍，我保證在這件事情上，你不會沾上任何罪名。」

秦盛苦笑了一下：「我明白你是一番善意，但那神秘人勢力龐大，而我只知道黑道上有這麼一號人物，對於其屬下犯罪集團的一切，可說是一無所知，又怎能向警方提供甚麼綫索？」

狄浪道：「貝莉的錄音帶，是誰交給你的？」

秦盛道：「我接到了神秘人的電話後，就在信箱裏發現了它。」

狄浪道：「那盒帶送給我怎樣？」

秦盛遲疑了一下，才道：「這個大概不成問題，但除此之外，我已沒有甚麼可以協助警方了。」

說到這裏，他輕輕拍了拍司機的肩膊：「阿彪，把盒帶交給狄探長。」

阿彪立刻把盒帶取出，遞給狄浪。

但當狄浪伸手取盒帶的時候，那司機的衣袖裏，竟然射出了一支鋼針，正好射進狄浪的右腕上。

狄浪臉色驟變。

「你……你……你……」他只是憤怒地叫出三個「你」字，人已天旋地轉，倒在車廂裏。

這時候，他身上的傳呼機忽然响起。

那是白雲裳的召喚，但狄浪已聽不見了。

（五）

案情一變再變，越變越嚴重，越來越可怕。

凌晨三點，彭警司在酣睡中被一個緊急的電話驚醒。（若不是緊急事情，他的菲籍傭人也不敢驚動主人接聽電話。）

那是警局的廖帮辦打來的。

他報告說：「狄探長失踪了。」

彭警司睡意全消，立刻用最快的速度更衣，在不到十分鐘之內，就駕駛着車子回到警局裏。

這時候，白雲裳已在警局裏等着他。

彭警司看見白雲裳，立刻上前：「妳已知道狄探長的事？」

白雲裳的情神極沉肅：「這是本年度最不可思議的巨案，狄浪的失踪，只是整件巨案的其中一個環節。」

彭警司呆了一呆：「你認為他失踪，是和另一件案件有關？」

「不錯，」白雲裳的語氣很肯定：「雖然他只是失踪了兩三個小時，若在法律上來說根本就不能算是甚麼失踪，但我肯定，他是失踪了，而且情況並不樂觀。」

彭警司眼色一變：「妳認為他已慘遭毒手？」

「不一定，但是，却有這種可能性存在。」

「兇徒會是誰？」

「這正是我們必須找出來的。」

彭警司拍了拍額角，沉聲說：「這和『海上舞者』一案，必然有所關連，不法之徒簡直是向警方宣戰了。」

白雲裳忽然道：「我能不能要一杯咖啡？」

「噢，這個當然可以，其實我也想要兩杯，甚至三四杯，」彭警司苦笑了一下，道：「到我的辦公室去，我們坐下來慢慢商量。」

× × ×

咖啡不太好，但總比沒有咖啡好。

白雲裳並不是個有「咖啡癮」的人，但現在已是凌晨三點二十五分，不喝咖啡，實在很難讓自己保持清醒的頭腦。

她一面喝，一面對彭警司說出那個神秘人在電話向自己講的說話。

彭警司一面聽，一面以筆速記下來。

「這是偽美鈔案的延續！」彭警司忽然把筆重重一拍，叉着腰，臉色沉重。

白雲裳點點頭，道：「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尤其是好媽遇害，更足以證明，陶業霖運載大量偽製美鈔一案，尚有餘波未了。」

但她立刻又更正最後一句說話：「不是餘波未了，而是真正的軒然巨波，尚在後頭。」

彭警司吸一口氣，道：「白小姐，我想聽聽妳對整件事情的見解。」

彭警司服務警界凡二十餘年，是個極其優秀的警方高層人員，他絕對沒有甚麼「洋人架子」，而他對白雲裳分析事理的能力，也是極具信心和衷心佩服的。

白雲裳也不客氣，把案情逐點推敲研究。

至於陶業霖一案，她所知道的內情，全是從狄浪口中知道的。

她說：「陶業霖在投機買賣中失敗而面臨破產，是他被牽涉入偽美鈔案的主要因由，這一點，是否已被證實？」

彭警司點點頭，道：「不錯，我們已調查得很清楚，陶業霖失利於股市，欠下鉅債，已達到了無可挽救的地步。」

白雲裳沉吟着，半晌才接道：「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進一步瞭解陶業霖的為人，首先，他有沒有犯罪紀錄？其次，他是否曾經與黑社會中人有密切關係？」

彭警司道：「他從未犯案，而根據資料顯示，陶業霖似乎並沒有跟任何黑社會中人有所來往，可以說，他本來是個清白的正當商人。」

白雲裳立時接道：「那麼，我認為陶業霖在警局的供詞，是相當可信的，歹徒利用藍悅悅，使陶業霖上當，騙取他一千萬元，然後逃之夭夭。」

彭警司皺肩道：「照情況看來，當日陶業霖被捕，分明是歹徒暗中向警方告發的，但這樣，他們豈非製造機會，使陶業霖大爆彼等行騙內幕嗎？」

白雲裳道：「陶業霖已是個面臨破產邊緣的倒霉商人，再失去那一千萬元，易地而處，你會怎樣？」

彭警司一呆，繼而嘆道：「倘若真的遇上這種情況，我會報警自首，然後和警方合作，把騙子繩諸於法。」

白雲裳道：「歹徒自然也想到了這一點，所以與其讓他自首，倒不如讓警方逮捕他，把他扣押起來。」

彭警司道：「根據陶業霖供述，那個自稱譚五叔的老騙子，曾給他看過一種印製精緻的偽鈔，幾乎與真的偽鈔一模一樣，但在進行交易那一晚，他所得到的，却全是印製極劣的偽美鈔，只要稍為看清楚一點，毋須專家也可以看出，那是假鈔票，這件事，妳認為怎樣？」

白雲裳道：「卡車上的偽鈔，根本就是無法使用的『失敗之作』，而老騙子譚五叔給陶業霖看的偽鈔，却有兩種可能性，第一，那些根本就不是偽鈔，而是真正的美鈔。」

彭警司說道：「但陶業霖說，那些鈔票看來雖然和真鈔不相伯仲，但是再仔細察看，就可以發現紙質和顏色均有少許不同。」

白雲裳道：「但這也可能是歹徒故弄玄虛的手法。」

彭警司目光一閃，緩緩道：「妳是說，歹徒用特別的方法，把真鈔票加以處理，使它看來和真的鈔票有少許分別？」

「不錯，這是老千手法，」白雲裳道：「他們的手上，根本就沒有甚麼納粹偽鈔，於是用這種以真作假的手法，引誘陶業霖，使他相信，對方真的擁有大量精緻假偽鈔，至於陶業霖說曾親眼看見皮箱滿載偽美鈔，但當時只是曾經翻揭過其中一叠，那麼，其他一叠一叠的鈔票，極可能是虛有其表，裏面的全是白紙而已。」

彭警司點點頭，道：「這是老千的騙術，他們把這種手法稱為『做千張』，陶業霖不懂得這一套，自然很容易給老騙子瞞過。」

白雲裳沉吟半晌，道：「但這只是第一個可能性，而另一個可能性，却比前者更加嚴重。」

彭警司皺了皺眉：「第二個可能性是怎樣的？」

「譚五叔給陶業霖看的，的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納粹黨印製的偽美鈔！」白雲裳說。

彭警司陡地呆住。

「有這種可能嗎？」

白雲裳道：「倘若沒有『海上舞者』血案，這種可能性幾乎是等於零，但現在却大不相同。」

彭警司吸了口氣，點頭道：「妳說的不錯，歹徒已騙取了一千萬元，本該偃息旗鼓，停止一切活動才對，但他們却繼續興風作浪，而且越弄越兇，似乎陶業霖一案，只是整件事情的開端而已。」

白雲裳道：「令我懷疑納粹偽鈔已流入本市的原因，說來也許很可笑。」

彭警司越聽越出神，道：「那是為了甚麼緣故？」

白雲裳道：「因為根據警方的消息透露，唐倫的父親是德國人。」

彭警司點頭不迭，道：「不錯，他叫唐特朗，是西德一個已退休的政治家。」

白雲裳道：「歹徒擄走貝莉，也擄走唐倫，究竟他們本來的目標是誰？」

彭警司一怔，道：「一般的注意力，都比較注意貝莉。」

「不錯，但那全然因為她是紅玫瑰，而且又是一個年青美麗的女郎，但我認為，歹徒真正要綁架的對象，應該是唐倫，貝莉反而只是整件事情中的配角而已。」白雲裳說。

彭警司道：「歹徒若以唐倫為重心，那麼目的又是甚麼？向西德的唐特朗示威？還是向唐特朗夫人敲搾贖金？」

白雲裳道：「在目前階段，請恕我無法作出估計，因為我們現在知道的事仍然少得可憐，根本不可能找到具體答案。」

彭警司臉上露出了一絲失望的神色，但瞬即又恢復了與生俱來的豪邁之氣：「我們現在知道的事雖然不多，但邪不能勝正，我們一定可以扭轉乾坤！」

貝莉和唐倫下落不明，現在連狄浪也失踪了，歹徒的手段又是如此兇殘，這一仗，白雲裳實在有太多後顧之憂。

但這一仗她是不能逃避的，不但不能逃避，而且還一定要獲得勝利。她就像是一艘已開上戰綫的航空母艦，不擊沉敵方所有艦隻和戰機，就誓不回國！

海鷗發現了一綫曙光

（一）

上午九點三十分，梁神父親自為一個神秘的女人禱告。

這女人成熟，冷艷迫人。

她說自己是個罪人，內心很痛苦。

她跪在天主面前，懺悔流淚。

梁神父安慰她，而且儘量讓她知道，神愛世人，也願意赦免世人的罪孽。

只要誠心祈禱，只要悔改，那就可以了。

× × ×

梁神父已六十歲，視力欠佳，行動遲緩。

但他心靈舒泰，頭腦清醒。

他知道這女人的內心真的很痛苦，她絕不是在神的面前假意做作。

沒有任何人能騙得了神。

她甚至瞞不過梁神父。

雖然她沒有說出自己的名字，但梁神父早就認出她是誰。

報章上有她的名字，也有刋登她的照片。

她就是被警方通緝的藍悅悅。

× × ×

梁神父是個老神父，也是個盡忠職守的好神父。

他誠心為藍悅悅祈禱，然後親自把她送出教堂門外。

他祝福她，希望她內心的痛苦能早日消除。

他絕對未曾想過「報警」這兩個字。

警方可能會認為這並不是個良好市民，但誰也不能否認，他真是一個好神父。

她要回家了，她的家在何處？

神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一輛的士停在教堂門外，她伸手打開車門。

但車門還沒有打開，的士後排座椅裏，居然鑽出了一個人。

她怔住，這輛的士剛才分明還沒有「下旗」，怎麼後面却有個乘客？

就在這一怔的時間裏，突聽「噗」一聲，她的鼻樑上立刻裂開了一個洞。

血洞，致命的血洞。

她眞的完全怔住了，她張大嘴巴，却連叫也叫不出來，接着就倒了下去。

的士立刻離開現場，雖然前面路口交通燈亮着紅色，但它還是像一枚炮彈般衝了出去。

梁神父雖然視力欠佳，但這一瞬間所發生的事，他却看得很清楚。

他沒有驚惶。

他是個虔誠的天主教教徒，他認爲上帝已和自己同在，世界上沒有任何事情是值得可怕的。

死亡亦然。

「天國近了！」這是他常向信徒說的一句話。

他也沒有報警，因爲報警這種事，巳最少有五六個目睹血案發生的爭着去做。

他在爲藍悅悅的靈魂而祈禱。

（二）

兇殺組的胡主任，這兩日來眞是忙得不可開交。

他是個比狄淚大丅歲的中年人，他身形很高，站立着的時候連彭警司也比他矮兩吋。

他說話聲音宏亮，行事作風爽快，斬釘截鐵，絕非優柔寡斷之輩。

「海上舞者」血案尙未破獲，藍悅悅又已被狙擊斃命，這一連串驚人的事變，使胡主任不碍爲之眉頭大皺，又驚又怒。

由於梁神父是兇案目擊證人，胡主任不斷向他追問當時情況。

梁神父據實相告，但是的士車牌號碼，他却眞的無法看見，當然也無從記憶起來。

白雲裳也來到了教堂，那時候屍體巳被舁走，但路旁仍然留下一灘令人觸目驚心的血跡。

警方呼籲市民，倘若有人目擊兇殺發生，或者看見該輛行兇之用的士車牌號碼，請立刻知會警方，又設有熱綫電話，希望知道有關情況的人仕儘速聯絡云云。

但一天過去了，並無任何市民與警方聯絡。

× × ×

藍悅悅遇害巳超過二十四小時，白雲裳的心境也越來越沉重。

這一天，她正準備出門，電話鈴聲突然响起。

她抓起聽筒，立刻就聽見那個神秘男人的聲音傳了過來。

「白小姐，妳早。」

「是你？」白雲裳巳認出對方的聲音：「我該怎樣稱呼閣下？」

那人沉思片刻，才說：「妳就叫我大亨好了。」

「大亨先生，你答應過我的事，並沒有實現。」

「妳是指貝莉小姐的安全問題？」

「不錯，巳經過了幾天了，閣下還沒有證據，可以讓我知道，貝莉是不是仍然活着。」

大亨淡淡一笑：「其實，在那一天凌晨，我巳派人把貝小姐的錄音帶，送了出去，裏面有她的聲音，可以證明她仍然活着。」

白雲裳冷冷道：「我可沒有接到這錄音帶。」

大亨道：「本來妳是可以聽見貝莉小姐聲音的，因爲我們巳把它交給狄淚。」

白雲裳心中陡地一震，但聲音却還是那樣平靜：「你們幹得很兇，連警方人員也敢下手。」

大亨嘆了口氣：「那怪不得我們，妳可知道，狄淚對我們的威脅有多嚴重。」

白雲裳冷笑一聲：「閣下現在巳大佔上風，倒不知道還有甚麼事情要向我加以指導？」

大亨道：「我想跟妳作一次公平的談判。」

白雲裳道：「只要你敢站出來見人，無論甚麼地方甚麼時間，我一定奉陪。」

大亨笑了笑，道：「不必了，在電話上談判，效果也是一樣的。」

白雲裳知道想引出這條老狐狸，並不是容易的事，只好冷然說：「你要怎樣，儘管開口好了。」

大亨沉默了好一會，才道：「我認爲，在我們之間，根本就沒有甚麼仇怨，犯不着針鋒相對。」

白雲裳冷冷道：「最先動手，毫不客氣綁走貝莉的是閣下，我們只是無辜被捲入漩渦裏的。」

「妳說得很對，」大亨立刻說：「所以，我打算釋放貝莉小姐。」

白雲裳道：「條件如何？」

大亨說道：「雙方終止一切敵對的行動！」

他的口吻，就像是一個正在進行軍事談判的三軍總司令。

白雲裳揚了揚眉，從對方這種姿態，她巳可以證明，自己向彭警司所分析的其中一點理論，是相當正確的。

遊艇綁架案，歹徒主要的目標是唐倫，而不是貝莉。

——貝莉只是配角，但却也有一定的價值，最少，歹徒可以憑藉貝莉，來牽制自己和狄淚，甚至在警方來說，也不能不投鼠忌器。」

——這一點若是成立，那麼唐倫在歹徒心目中又是何等份量？」

只聽得大亨又說：「只要妳保證不再插手管我們的事，一小時之內，我們就釋放貝莉小姐，讓妳們團聚。」

白雲裳却立刻說：「這還不够。」

大亨道：「這是甚麼意思？」

白雲裳道：「我的意思是說，只釋放貝莉，那是不足够，也不公平的，我要求閣下，把他們三個人全部釋放。」

「這太過份了，」大亨的聲音有點悻然的道：「在這時候得寸進尺，妳以爲是明智之舉嗎？」

白雲裳冷然一笑：「也許我們是個很愚蠢的人，但我有自己的一套原則，無論如何對任何人任何事，都必須公平處理，單是釋放貝莉，那是我無法接受的。」

大亨冷冷一笑：「既然不吃敬酒，算了。」

白雲裳心中又是一陣震盪。

大亨的說話，顯然是有強烈的恐嚇意味，她不禁有點迷惘，自己剛才的說話，是不是太倔强、太固執了。

而大亨說到這裏，就用力擱斷了電話，看來他心中是很憤怒的。

白雲裳沒有要求警方和電話公司合作，調查電話的來源。

她知道，大亨打這種電話，必然是在公衆場所，或者是電話亭之類的地方，而絕不會愚蠢得在自己的住所，或者是賊巢裏打來。

他絕非一般鷄鳴狗盜，而是一個有胆色，也極富犯罪經驗的不法之徒。

要對付這種奸猾而又窮凶極惡的之輩，眞是一件傷透腦筋的事。

倘若可以掉換過來，她寧願讓貝莉重獲自由，自己被歹徒關起來。

但基於必須公平的原則下，剛才她却拒絕了大亨的提議。

其實，除了「公平」兩個字之外，不願向惡勢力低頭或妥協，也是使白雲裳拒絕大亨提議的主要理由。

談判的大門巳一脚踢門了，以後的事會變成怎樣？

白雲裳不知道。

她忽然打開冰箱，取出一瓶「營養飲品」，一口氣把它喝下。

據說，這種「營養飲品」能使體力增强，消除疲倦，但白雲裳却從來沒嚐試過呢。

這是她第一次喝，而這一瓶，也是貝莉在超級市場採購貨物的時候，順手檢回來的。

白雲裳眞希望能够完全消除疲勞，認眞地去對付巳「殺上門來」的犯罪份子。

正當她把空瓶子丟進垃圾箱的時候，門鈴忽然响動。

門外來了一個陌生人，一個陌生的外國人。

× × ×

白雲裳從未見過這位外國男人，但她只是看了他一眼，却覺得這人很面熟，好像在甚麼地方見過似的。

但她的印象太模糊，一時之間也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閣下是……」她說的是英語。

對方很有禮貌地微笑，忽然拿出了一本護照。

「請恕唐突，」他說的也是英語，但却帶有濃厚的德國口音：「我是唐特朗，唐倫的父親。」

經他這麼一說，白雲裳根本不必翻開護照，就巳可以肯定他沒有說謊。

他是德國人，而且一定就是唐倫的父親唐特朗。

她覺得他很面熟，並不是因爲見過他，而是因爲見過唐倫的照片。

唐倫是個很英俊瀟洒的中德混血兒。

唐特朗的年紀雖然比兒子大二三十歲，但從他臉上的輪廓和充滿神采的眸子看來，他仍然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男仕。

唐倫的樣子，很像他的父親，而且最少有八九分相似。

白雲裳立刻招待他進入客廳裏。

唐特朗要了一杯酒，還加冰兩塊。

這是他德國喝酒的習慣，沒有冰，再好的酒他也不會喝。

酒杯很快就只剩下兩塊巳溶掉一半的冰。

「白小姐，妳是不是感到有點意外？」他的的聲音有點低沉，臉上的神情是嚴肅的。

白雲裳聳了聳肩，道：「的確是有點意外，但也不算是太意外，唐倫被綁架，你從德國趕來，那是人之常情。」

唐特朗吸一口氣，道：「首先，妳必須明瞭一件事，在我和妻子之間，並沒有感情上的問題存在，她是個好妻子，我是個還算很不錯的丈夫，雖然，她喜歡這城市，而我却必須在自己的國家留下來。」

這是唐特朗的私事，白雲裳並沒有多大的興趣，但她仍是很有禮貌，很耐心地聽他講下去。

但唐朗特接着的說話，却使她不禁爲之動容。

「我兒被綁架的時候，我並非在德國，而是巳經在這裏整整一個月之久。」

白雲裳怔住了。

這更加證實，歹徒綁架的主要對象，並非貝莉，而是唐倫。

「歹徒綁架你兒子，就是爲了要脅閣下？」

「不錯，因爲我防碍着他們的計劃，所以就綁去唐倫，逼使我不敢再去採取行動。」

「他們是誰？」

「一羣亡命之徒，而首領却是個深藏不露，在黑社會中極具勢力的神秘人物，他常自稱大亨。」

「大亨？」白雲裳抽了口冷氣，咬牙道：「這人心狠手辣，爲求目的，不擇手段，可說是一個危險人物。」

唐特朗道：「本市富商陶業霖被騙，幕後主持者就是他。」

白雲裳凝視着他，道：「閣下從西歐遠道而來，何以對大亨的事瞭如指掌？」

唐特朗哼一聲，道：「他雖然是中國人，但却會在漢堡黑社會中，稱雄稱霸十二年。」

白雲裳一呆：「你曾經在德國跟他交過手？」

唐特朗搖搖頭，冷笑道：「他只是個亡命之徒，就算他霸佔了整個漢堡的地盤，我也沒空閑去理會。」

唐特朗並非自抬身價，事實上，那時候他還是國會議員，又怎會插手去對付一個來自中國的惡霸？

這也不是大材小用的問題，而是對付黑社會份子的事，自有警方執行任務。

白雲裳沉默着，聽他繼續說下去。

「但現在情形却大不相同，」唐特朗吸了口氣，緩緩接道：「我雖然巳經是個退休官員，但今次來到這裏，却是負有特殊的任務。」

白雲裳不禁大感奇怪。

一個巳退休的歐洲政治家，爲甚麼會在這時候來到東方這個城市進行任務？

「那是甚麼任務？」白雲裳好奇心大起。

唐特朗從衣袋裏取出一張照片，遞給白雲裳。

照片巳經很殘舊，而且是一張黑白照

片。

照片上的，是一個穿着整齊軍服的軍官。

從衣帽上的徽號，可以看得出，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代德國納粹黨的高級將領。

「他叫齊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他的官銜是陸軍上校，而這一幅照片，是在諾曼第拍攝的，當時，他正在參加倫玆特元帥的生日宴會。」

「這人仍然活着？」

「不，當希特勒全面崩潰後，齊爾上校就躲藏起來，直至一九四六年，才被美國間諜抓住，經過軍事法庭審裁，終於吊死了他，但吊死齊爾上校後，美國政府却為之大吃一驚。」

「那是甚麼緣故？」白雲裳聽到這裏，不禁為之出神。

唐特朗乾咳兩下，才接着說道：「齊爾上校被吊死後，第二天美國間諜之王尊赫尼就發現了一件令英、美兩國朝野為之震動的事。」

「連英國也被波及？」白雲裳抽了口涼氣。

唐特朗嘆息一聲，緩緩道：「原來齊爾上校在納粹黨敗亡的時候，混水摸魚，把一大批印製精緻，幾可亂真的美鈔和英鎊，運回故鄉秘密收藏。」

白雲裳一怔：「難道當時完全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唐特朗道：「據美國情報人員當時所得到的消息，一間印製偽鈔的工廠已被砲火炸毀，現場只找到少許殘缺不全的偽鈔，却沒有想到，齊爾上校在局勢大亂之際，已秘密把大量偽美鈔及偽英鎊偷運了出去！」

白雲裳道：「這岔子也未免弄得太大了。」

唐特朗說道：「那批偽鈔，據美國情報人員消息透露，英鎊較少，美鈔最多，而且數目之龐大，是以億字作為計算單位的！」

白雲裳眉頭一皺，道：「難道齊爾上校服刑後，盟軍方面就再也找不到那批數量驚人的偽鈔？」

唐特朗嘆了口氣，道：「當時若能找回，也不會有今日這種局面了。」

白雲裳目光一閃，道：「那批偽鈔，是不是已落在齊爾上校親人手上？」

唐特朗點點頭，道：「他把偽鈔收藏在一個極秘密的地點，而他的妻兒也離開德國本土，移居南美洲。」

白雲裳道：「他有幾個兒子？」

唐特朗道：「兩個，但其中一個，已在一次黑社會火併中喪生，現在還活着的，就是這人！」

他說到這裏，又再拿出第二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彩色拍攝的，而且色彩還很鮮明。

照片上一人，濃眉大目，唇厚臉寬，雖然穿着一套質料名貴，手工上乘的禮服，但却還是掩飾不住面上那種兇悍如豺狼虎豹的霸氣。

唐特朗目光灼灼地凝視着照片，沉聲說道：「當齊爾上校被吊死的時候，他才五歲，但是後來，他却成為了南美洲最可怕的黑人物，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只要提起了『魔鬼豹子』，恐怕誰都得要退避七分。」

「魔鬼豹子！」白雲裳吸一口氣。

「他的名字最少有五個，但眞正的名字是賀斯特。」

「他應該知道父親秘密收藏偽鈔的事情罷？」

「當然知道，但是要在德國境內把偽鈔弄出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他一直隱忍不發，全然不動這批偽鈔的主意。」

白雲裳有點奇怪，但却沒有打斷唐特朗的說話，讓他一直說下去：「賀斯特忍手不幹，是因為當他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他已經在南美洲樹立了龐大勢力，而且也不愁無錢花用，據估計，在全盛時期，他個人每日的收入，最少可達三萬美元之譜。」

白雲裳恍然大悟。

一個人每天收入三萬美元，這已是極其驚人的數字，除非賀斯特是個永不滿足，為錢而發狂的人，否則，他又何必冒險再去動那批偽鈔的主意？

唐特朗却忽然嘆了口氣，道：「但在三年前，這頭不可一世的魔鬼豹子，却遭遇到一場滑鐵盧戰役，在一次連續十二天的大火併裏，賀斯特給另一夥黑帮殺得片甲不留，竟然無法再在南美洲立足。」

白雲裳不禁呆了一呆，半晌才道：「天下烏鴉一樣黑，不論古今中外，不論黑白兩道，永遠是弱肉强食的世界。」

唐特朗苦笑了一下，道：「但這却也促成了賀斯特重返祖國的決心。」

白雲裳道：「他終於還是要動偽美鈔的腦筋了？」

「不錯，」唐特朗緩緩道：「雖然他曾經一度意氣風發，財源滾滾而來，但他却也是賭城的常客，經常一擲百萬美元，而面不改容。」

白雲裳道：「豪賭非但刺激，而且也可以滿足賭徒的虛榮心，他們會認為，賭注比別人大，無論贏輸，都是一件很够體面的事。」

她雖然並非賭徒，但對賭徒的心理，居然分析得很清楚，唐特朗望着她，臉上不由漸漸露出敬佩的神情來。

「白小姐說得很對，」他嘆息一聲，道：「這也就難怪那些阿拉伯酋長，印度土皇帝，他們在賭城不賭則已，一經下注，旁人就得為之相形見拙，自愧不如。」

白雲裳道：「但豪賭却往往是有錢人的致命傷，一個人若有那種豪賭傾向，就算是億萬鉅富，也難保不會有一天變成身無分文的窮措大。」

說到這裏，忽然忍不住輕輕嘆了一口氣。

她這一嘆息，倒不是為了賀斯特，而是忽然想起了陶業霖。

陶業霖若非賭股票輸了，又怎會有現在這種悲慘的下場？

賭之為害，自古皆然，但却是於今尤烈。

唐特朗神情沉肅，說道：「以賀斯特的手段，雖然在南美洲無法立足，但一潛回德國，很快又是一個呼風喚雨的大人物了。」

白雲裳道：「政府當局，一直都沒有注意到這個危險人物？」

唐特朗道：「這傢伙的確神通廣大，單是護照就有好幾份，名字可以天天不同，加上手頭還有點錢，不到半年，他已是黑社會有頭有臉的人物。」

白雲裳道：「他還有很多錢嗎？」

唐特朗道：「和他在南美洲時候相比，那是相差太遠了，而他最終的目標，仍然是要把父親留下來的偽鈔脫手。」

白雲裳道：「他找到買家沒有？」

唐特朗道：「在德國，甚至意大利，他曾經試圖找尋買家，但却談不攏，甚至有人懷疑這根本就是個騙局，反應冷淡得出奇。」

白雲裳道：「歐洲也有老千，黑吃黑的騙局，大概已有不 黑人物領教過，所以賀斯特雖然有第一流的納粹偽鈔，但別人還是不敢輕易相信。」

唐特朗道：「但最後，賀斯特却和一個中國人搭上了。」

「大亨？」

「不錯，就是這個神出鬼沒的大亨。」唐特朗道：「這兩人經過一連串的會談後，終於達成了一項協議，由大亨找尋買家，但交易的地點却並非在歐洲，而是在本市。」

白雲裳總算明白了整件事情的大概。

唐特朗又接着道：「這本是極秘密的行動，但大亨在離開漢堡的時候，却疏忽了一個人，那是他的金髮情婦比提絲。」

「比提絲向政府告密？」

「不錯，她是向政府告密，但却並非德國政府，而是美國政府。」

白雲裳一怔：「怎會這樣的？」

唐特朗道：「她原來是美國間諜。」

白雲裳不由一陣失笑：「這一點，恐怕連大亨也意料不到罷？」

唐特朗也忍不住笑了笑，道：「他若知道，事情的演變也就截然不同了。」

白雲裳道：「這消息傳到美國政府，必然又是一陣子的哄動了。」

「這個自然，」唐特朗道：「當華盛頓方面證實比提絲情報正確後，立刻就與德國秘密展開會議，要求兩國政府合作，把這批偽鈔追回來，加以毀滅。」

白雲裳點點頭，說道：「倘若數以億計的美元流入市場，那情况實在是很嚴重的。」

唐特朗道：「德國政府已答應了美國的要求，但行動却必須絕對保持高度秘密，在幾經考慮下，總理召喚我這個已退休的議員，他希望我能主持這一次行動，與美國方面緊密合作。」

白雲裳皺了皺眉，道：「但大亨突然先發制人，綁架唐倫作為要脅，這顯然是你們的行動，已出現了破綻。」

唐特朗長長嘆了口氣：「大亨到底是個老江湖，在我們追查的時候，給他發現了，這也是我一時疏忽，沒想到他竟然會向唐倫下手。」

白雲裳不禁吐出口氣。

若不是唐特朗親口說出來，她就算聰明絕頂，也決計想不到案情牽連之廣闊，事態的嚴重性，竟然已達到如此地步。

「唐倫已落在大亨手上，連本市的狄探長也遭遇到相同命運，閣下認為我們應該怎樣處理？」白雲裳在試探唐特朗的態度。

「不能退讓，一退讓就完了，」唐特朗的反應却是出乎意料的堅決：「總理委任我負起這個責任，那是看得起我，正如你們中國人說，寧為玉碎，不作瓦全，我們決不能讓犯罪份子得逞，擾亂西方國家的金融市場。」

白雲裳眼睛裏已露出了敬佩的神色。

「你是個很有原則，很堅强的人，」她衷心地說：「你們國家的總理沒有看錯人，你也是美國的忠實朋友。」

「謝謝妳，而且也要向妳說一聲抱歉，」唐特朗道：「為了我們的事，連累了貝莉小姐。」

白雲裳道：「別沮喪，我們現在還沒有眞正的吃敗仗，而這種事也不必說抱歉，任何人倒楣的時候，都可能會給野狗咬一口的。」

唐特朗微微一笑：「雖然我們生長在不同的國家，年紀也大有差別，但白小姐的作風，却和我這個老人大同小異……」

說到這裏，倏然住口，半晌才說：「別誤會，我絕不是說妳老……」

「我當然不老，」白雲裳笑了起來，「只不過是你也和我同樣年輕而已。」

唐特朗的臉上，終於第一次露出愉快的笑容。

他凝注着白雲裳，笑道：「妳眞是一位出色的女郎，雖然現在我們討論的是煩悶的偽鈔案，但和妳談話，似乎煩悶也變作愉快的事情了。」

他略為停頓一會，又接着說道：「我知道，妳是個見義勇為，不畏惡勢力的現代女俠，『海鷗』之名，連歐洲也開始有人提起了，尤其是妳三番四次勇挫核子黨，更是令人萬分佩服。」

白雲裳忙道：「這是太誇獎了。」

「不，妳是值得令人稱讚和佩服的。」唐特朗正色說道：「說句老實話，妳若是一個平凡的人，我今天決不會登門拜訪，更不會把這許多重要的事情向妳和盤托出。」

「謝謝你對我這樣信任。」

「我們現在都是站在同一戰綫，面對着兇殘暴戾、不顧法紀的歹徒，這一仗，我們是許勝不許敗，自然應該患難相扶，同舟共濟。」

唐特朗說到這裏，又拿出了第三張照片。

白雲莉一看，怔住。

「這個不是你自己嗎？」

唐特朗微微一笑：「不錯，這是我的近照，希望妳別嫌棄，照片背後，有跟我聯絡的電話和地址，有甚麼事情，請馬上知會好了。」

他已準備告辭。

白雲裳正想寫下這裏的電話號碼，唐特朗却說：「不必了，在我兒的記事簿上，早已有貝莉小姐的電話號碼。」

貝莉的電話號碼，自然也就是白雲裳的電話號碼。

白雲裳笑了笑，很有禮貌地向唐特朗鞠躬，然後才說道：「眞高興能够與你談

話。」

唐特朗臉上發出了光，他輕輕揮手告別，說一聲：「再見。」

再見。

「勇敢的唐特朗先生，再見，以後我們一定會再見。」這是白雲裳在心裏的說話。

× × ×

也不知道是「營養飲品」功效卓著，還是因爲唐特朗的到訪，白雲裳似乎已再無倦意。

她冷靜地細心分析唐特朗的說話。

她認爲這退休的政治家的說話是可信的。

正因如此，目前的處境也就越更加兇險。

雖然她曾對抗勢力遍及大半個地球的核子黨，但情況却比現在還好一點。

最少，當時她並不孤單。

但現在，貝莉和狄浪都已落在敵人的手裏，甚至連藍悅悅也慘遭殺害。

好媽之死，更是令白雲裳哭了起來。

大亨！

魔鬼豹子賀斯特！

這種視法律如無物的狂徒，實在是太可惡了。

就在她陷入沉思境界的時候，忽然電話鈴聲響起。

她抓起聽筒，心中却在猜：是彭警司？是大亨？還是……

「喂，是白小姐嗎？」聽筒裏傳出了一把沙啞的嗓子。

白雲裳沒法認出這人是誰，只好說：「我就是白小姐，閣下是……」

「君子求。」對方立刻回答。

白雲裳不禁大感意外：「是你？」

「有一個很重要的消息，值五千元，妳有沒有興趣？」

「五千？」白雲裳嘆了口氣，「你還是沒有戒掉毒癮？」

「不！我早已戒了，我發誓……」

「不必詛咒自己了，健康是屬於你自己的，性命也是屬於你自己的，你若喜歡把自己弄得形銷骨立，旁人又有甚麼辦法呢？」

「妳說錯了，身體髮膚，授諸父母，不敢毀傷，我已洗心革面，決不再淪爲道友……」

「够了够了，我現在很忙，也沒有五千元，你若眞的需要錢，可以先拿一千元用着……」

「別掛斷電話！」君子求忙道：「我眞的有很重要的消息，妳別錯過，兩千元怎樣？」

白雲裳淡淡說道：「只要你不是拿去吸毒，毋須要花樣，我也可以借給你兩千元。」

君子求道：「我絕不是用來吸毒，而是……而是……」

白雲裳冷冷一笑道：「怎麼說不出來了？」

君子求嘆了口氣：「現在就算我說出來，恐怕妳也不會相信，一小時後，我們在老地方見面再談好不好？」

白雲裳本想拒絕了他，那並不是因爲他向自己要錢，而是實在沒有心情，也沒有時間來陪這人磨菇一番。

但不知如何，她回答的時候却說：「也好。」

她到底是個心地善良的女郎，而拒絕別人的要求，通常都是一件令別人失望，自己也不會感到愉快的事。

君子求的聲音聽來很高興：「那好極了，君子一言，快馬一鞭，一小時後，再見！」

接着，聽筒裏傳來了「胡胡」之聲。

× × ×

一小時之後，白雲裳已來到了「老地方」。

這「老地方」是一間涼茶舖。

在這裏，除了苦茶、甜菊茶外，就只有一碟一碟的花生供應。

她當然不會忘記，君子求曾經在這涼茶舖門外，給兩個阿飛打得死去活來。

那兩個阿飛，本來也不是甚麼「人强馬壯」之輩，但君子求却比他們更不濟事，雖然身高接近六呎，但却是「紙包排骨」，別說打架，連走路也隨風擺柳似的，看來就像是一隻餓壞了的白鶴。

幸而當時白雲裳和貝莉途經路上，貝莉是最憎恨阿飛的，見他們兩個人欺負一個仙風道骨的漢子，自然忍不住手癢，三拳幾脚，就把兩個阿飛打得抱頭飛竄。

白雲裳就是這樣認識君子求的。

× × ×

白雲裳剛坐下，君子求就來了。

但他並不是單身一人，在他旁邊，還有一個紮着兩條長辮子的姑娘。

白雲裳有點詫異，君子求訕訕一笑，說：「她是戚麗娥，是三年前從鄉下來到這裏的。」

白雲裳微微一笑：「來了三年，還是那麼樸素，眞難得。」

戚麗娥的臉有點紅了。

白雲裳鑒貌辨色，已看出這是甚麼一回事。

她悄悄的問君子求：「你們是不是快要結婚了？」

君子求吃了一驚，說道：「妳怎麼會知道的？」

白雲裳嫣然一笑：「這一次，你是不是認眞的？」

君子求忙道：「別說這種話，我這個人雖然以前幹過不少壞事，但却是個愛情專一的人。」

說到最後一句，却連自己的臉也已熱了。

戚麗娥的臉龐更是紅得像一個柿子。

白雲裳笑了笑，從皮袋裏拿出一本支票簿，簽發了一張支票，然後放在君子求的手上。

君子求看了一眼，他忽然有窒息的感覺。

「白小姐……妳是不是寫多了一個『零』字？」他連手都有點發抖。

白雲裳悠然笑道：「不寫多一個『零』字，你怎樣討老婆？」

君子求感激得幾乎要掉下眼淚來：「白小姐，妳眞好，這兩萬元，我們以後一定會努力工作，還給妳的。」

「不必了，就當作我的賀禮好了，」白雲裳說：「但你必須答應我，千萬不能

欺負太太！」

「這個自然！這個自然！」君子求迭聲說。

白雲裳瞧着戚麗娥，說：「阿求本來是個好人，他現在也已眞的變成一個好人了。」

戚麗娥垂着臉說：「他常對我說，是妳幫助他改過自新，戒掉毒癮的……」

「算了，過去的事，以後再也不要重提，再見了。」白雲裳向他倆揮了揮手。

君子求却趕了上來：「我眞的有很重要的綫索，要說給妳知道。」

白雲裳停了下來。

初時，她以爲君子求只是藉着這種手段來向自己要錢，而她也實在想不出，君子求所說的「消息」，是指甚麼事情。

現在，既然已來了，也不妨聽聽。

「白小姐，妳是不是對教堂門前那一樁命案很有興趣？」君子求這句說話，立刻使白雲裳爲之心頭震動。

她連忙沉着聲音說：「你知道一些甚麼？」

「那輛的士。」

「車牌號碼？」

「號碼是假的，就算當時有人目擊，到頭來還是查不出來。」

白雲裳吸了口氣：「當日開汽車的司機是誰？」

君子求道：「是醉狗。」

「醉狗？你認識這人？」

「怎會不認識？」君子求冷冷一笑，「若不是他唆擺，我也不會染上毒癮。」

「他是個怎樣的人？」

「以前吃軟飯，靠女人過日子，後來女人不要他了，他就用分期付欵的方法，供了一輛的士。」

白雲裳望着他：「在教堂門前行兇的那輛的士，就是醉狗的？」

君子求點點頭：「是的。」

白雲裳道：「你怎會知道？」

君子求道：「昨晚，他抓住我，要我陪他喝酒，當我有了五分酒意的時候，就給我兩包海洛英，這混蛋還想我往深坑裏跳！」

白雲裳道：「你不會這樣傻，再自毁前途罷？」

「當然不會，」君子求道：「我很生氣，立刻就要離開，但想不到醉狗比我醉得還厲害，他拉着我，說：『別走，我有一件威風十足的事，你想不想聽？』我說不想聽，他却擂了我兩拳，然後又說：『我開了半小時車子，就賺了一萬元，你信不信？』我當然不信，醉狗却立刻拿出了銀行存摺給我看，說道：『這一萬元，是剛存入銀行裏的，哈哈，我開車子，他開槍，一槍就把那婆娘打穿了一個洞，好過癮！』」

白雲裳臉色變了。

君子求又接着說：「後來我見他醉得厲害！就撇下了他，還沒走多遠，剛好遇上八婆王，咳咳，我不是胡亂罵別人是八婆，而是這女人本來就叫八婆王，她對我說：『醉狗唔知做乜，先頭我睇見佢神神秘秘，將架的士的車牌號碼換來換去，撞鬼咯！都唔知佢做過乜嘢虧心事！』」

白雲裳忙道：「醉狗在哪裏？」

君子求吸了一口涼氣：道：「妳要把他送上警局？」

白雲裳沉聲說道：「我自有分寸，但無論怎樣，我們絕對不能姑息養奸，讓槍彈在這地方上飛來飛去。」

君子求用力的點點頭，說道：「這很對，否則說不定有一天，子彈會飛到自己的頭上來。」

× × ×

醉狗是個懶人，只要手上有點多餘的錢，就不想工作。

他現在已有了一萬元「意外之財」，自然休息不幹，把的士停放着就算。

他不但懶，而且是個酒色之徒。

每當有幾分酒意的時候，他就會想辦法去找女人。

他有個遠房親戚是開旅館的，這旅館初時稱爲公寓，後來改稱旅館，其後再變，就是迎賓館，招待所，現在則又改稱別墅。

名稱雖改，骨子裏的花樣還是那一套，只要人客需要，不但租出房子，也同時有女人可以租借。

醉狗今天興緻勃勃，決定要在這裏風流快活一番。

× × ×

醉狗剛從銀行裏提取兩千塊出來，每一張鈔票都是嶄新的，簡直可以用來「剃鬚」。

有了錢，心情自然輕鬆愉快。

他希望一會兒進入房子裏的應召女郎，會比從前的更漂亮。

因爲他已向那親戚老闆表示，多付點錢不要緊，總要姐兒够俏。

十五分鐘後，房門敲響。

醉狗馬上開門，頓覺眼前一亮，從心底裏興奮起來。

他心中暗叫：「眞是上帝的傑作！」

太美妙了！

在門外出現的女郎，簡直比電影明星還更漂亮。

「請進！請進！」醉狗迭聲說。

女郎嫣然一笑，閃身進入房子。

醉狗一雙色迷迷的眼睛，不斷的瞧着她，她一進入房了，他就馬上把門鎖好。

「妳眞美，叫甚麼名字？」

「白雲裳。」

「白雲裳，哈哈，很好，人漂亮，名字也漂亮，眞是好極！」醉狗挨近過去，全身都已熱了起來。

白雲裳的臉色忽然沉下。

她當然不是醉狗心目中所想像的應召女郎，而醉狗也實在是個糊塗人，以前也從來沒有聽過白雲裳的名字。

他所關心的，似乎就只有酒色兩件事而已。

正當他準備毛手毛脚的時候，白雲裳突然用一種很古怪的手法，把他的兩條手臂反鎖到背後。

醉狗還不知道厲害，還笑着說：「妳想玩甚麼把戲？」

白雲裳冷冷一笑，說：「爲藍悅悅報仇雪恨！」

這八個字，有如晴天霹靂，把醉狗嚇得魂飛魄散。

他這才知道，這女郎不好玩。

他怒叫了起來：「妳是甚麼人？」

他一面說，一面用力掙扎，他以爲對方只不過是女流之輩，只要稍爲用力，就可以掙脫開去。

但他錯了。

他不掙扎還可，這一掙扎，兩條肩膀立刻疼得像是骨頭爆裂一樣，才幾下子，就已把他疼得滿頭是汗，連眼淚也迸了出來。

這是白雲裳的拿手絕技「女神之鎖」，一經鎖住雙手，就算是身材比她魁偉一倍以上的壯漢，也很難掙脫開去的。

醉狗當然掙不開。

他的臉色一片灰白，只好求饒：「放開我，我不再碰妳便是。」

白雲裳冷冷一笑：「你不說老實話，我就扭斷你這一對手！」

醉狗大吃一驚：「千萬別開這種玩笑，我是個的士司機，少了一對手，那可活不下去。」

白雲裳沉聲道：「在的士裏開槍殺死藍悅悅的是誰？」

醉狗搖搖頭：「我不知道。」

白雲裳道：「眞的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甚麼都不知道，連藍悅悅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你倒推得乾乾淨淨？」

「我這個人本來就是良好市民，乾淨得很。」

「既然閣下問心無愧，我們就到警局裏去一遭，看看你是不是眞的是一個好市民。」

醉狗冷汗如雨，忙道：「祖父有遺言，生不入衙門，死不入地獄，妳千萬別把我抓進警局去，否則祖先會不高興的。」

白雲裳冷笑道：「但我現在却很感興趣。」

醉狗苦着臉：「妳要怎樣才高興？」

白雲裳冷冷的說道：「你若肯把兇手說出來，我就高興了。」

醉狗道：「但妳一定要答應放過我，別再追究。」

白雲裳點點頭：「這個不成問題，我又不是警方人員，多管一件少抓一個，誰也管不着。」

但她接着又補充說：「但若是警方要抓你，可不關我的事。」

醉狗臉色一變：「說來說去，妳還是要把我弄得七葷八素！」

白雲裳道：「誰叫你幹虧心事？」

醉狗道：「我幾時幹甚麼虧心事了？只不過駕駛的士而已。」

白雲裳道：「你若駕駛着的士去接載乘客，自然不是虧心事，但你却載着一個槍手，一槍轟掉人家的腦袋，這就很不對了，就算陽間你跑得掉，將來死後也要進入第十八層地獄，永不超生。」

醉狗這時候眞的後悔了。

爲了一萬元，他觸犯了法律，而且這條罪名好像還不輕！

但到了這種地步，後悔又有甚麼用？

白雲裳又在催促他：「你考慮清楚了沒有？」

醉狗道：「就算我說了，還不是要給警方抓進牢裏嗎？」

白雲裳道：「最少，你可以暫時鬆一口氣，或者是開始亡命天涯式的生活。」

醉狗道：「我的車子還沒有供完。」

白雲裳道：「你若是珍惜自己的車子和自己的前途，就不該爲了一萬元而作出違背良心的事。」

醉狗道：「妳說我該怎辦？」

白雲裳說道：「最明智之擧就是去自首。」

「自首！那豈不是要坐牢？」

「坐牢總比每天過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好得多。」白雲裳說：「而且，你可以戴罪立功，只要把兇手抓住，你的罪名就會大大減輕。」

醉狗怔住。「這辦法眞的可行嗎？」

「你已錯了第一着，千萬別一錯再錯，而且，你現在還有性命的危險。」

醉狗吃了一驚：「甚麼性命危險？」

白雲裳道：「初時兇手以爲神不知，鬼不覺，所以還不怎麼樣，但等到風聲鶴唳的時候，他說不定會一聲不響，跑到你的背後，送給你一顆子彈！」

這並非恫嚇之言，殺人滅口，在一個殺手來說，那是毫不爲奇的事。

醉狗的臉簡直已在發綠，他顫聲說：「不會的……他不會這樣對付我……」

他口裏這樣說，心中其實已害怕得要命。

白雲裳暗中吁一口氣。

這條醉狗，雖然好酒好色，而且貪財，但却很怕死。

怕死的人，當然容易對付。

「你現在的處境，其實已達到了危險的階段，」白雲裳又再加强心理攻勢，道：「我只不過是個女人，已把你輕易制服，警方再查下去，恐怕不到兩天，準會查到你的頭上來，那時候，兇手還會讓你活下去嗎？」

醉狗忽然怪叫起來：「妳說得對，我要先發制人，把那廝抓出來繩諸於法，但我又不想坐牢，也不想自首，妳若不答應放過我，我寧願死也不把兇手的名字說出來。」

白雲裳嘆了口氣，道：「自首與否，我不勉强你，但兇手是誰，你一定要說老實話，否則，我會馬上向警方擧報！」

醉狗沉默了半晌，終於說出了一個人的名字。

那是：「方植豪！」

× × ×

方植豪！

那是藍悅悅的丈夫！

據陶業霖向狄淚說過，方植豪已經死了。

他看過方植豪被殺的照片！

但狄淚並沒有完全相信方植豪已被殺害，他並非懷疑陶業霖說謊，而是懷疑那一張照片，只是一種行騙的手法，好讓陶業霖放胆量和藍悅悅在一起，如此而已。

現在，從醉狗的口裏，白雲裳已證實狄淚的懷疑是正確的。

方植豪沒有死，只是裝死！

藍悅悅犧牲色相誘騙陶業霖，自然也就是方植豪一手擺佈出來的。

但這人却是個毒丈夫。

計劃成功後，爲了滅口，不惜殺了藍悅悅，使警方的綫索爲之中斷。

而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藍悅悅遇害前，曾在教堂裏向上帝懺悔。

她懺悔甚麼？

很顯然，她是爲了陶業霖瑯璫下獄和母親遇害的事，而覺得良心不安，精神痛苦。

再進一步，當好媽遇害的時候，藍悅悅必然已發覺自己的性命絕不安全，方植豪隨時會殺她滅口。

於是她離開了方植豪，過着亡命天涯的生活。

但方植豪比誰都更瞭解悅悅，終於在教堂門前，槍殺悅悅滅口！

想到這裏，白雲裳也不禁爲醉狗担心起來。

西方殺人王初逢東方殺人王

（一）

方植豪是個怎樣的人，他有多高？長相如何？年紀有多大？

白雲裳全不知道。

她只知道，這人是個危險的人物，而且一定和大亨有着關連。

要對付這麼樣的一個人，當然不能草率行事，否則只有自討苦吃的份兒。

但從醉狗的口裏，她知道方植豪染上了毒癮，而且和一個販毒頭子頗有交情。

白雲裳決定從這一方面下手。

× × ×

晚上十點三十分，方植豪駕駛着一輛車子，來到了近郊一座別墅裏。

別墅主人是呂保雲，也就是那個販毒頭子。

在半小時前，方植豪接到了呂保雲的電話，說有一批「上貨」，留給他享用。

早十幾天前，掃毒運動雷厲風行，連呂保雲那樣的人物，也有手上缺貨之嘆。

方植豪接到這電話，不禁爲之精神一振，馬上駕駛車子趕到。

別墅地廳內燈火輝煌，傳來陣陣劈劈啪啪的聲響。

方植豪知道，呂保雲最大的嗜好，就是搓麻將。

這時候才十點多，他在搓麻將，那是很常見的事。

他按動門鈴，立刻就有個女傭把門打開。

方植豪也沒有看這女傭，直向廳中走了過去。

若是換上別人，一定會多看這女傭幾眼，因爲她實在是很美麗的。

但此刻方植豪感到最有興趣的，並不是女人，而是毒品。

× × ×

呂保雲在搓麻將，但連他自己在內，桌上只有六隻手，三個人。

方植豪不由哈哈一笑：「呂老闆，連『三脚麻將』也下場了？」

呂保雲也笑了笑，道：「你來了，不就是『四人攻打四方城』嗎？」

方植豪笑了笑，但却已笑得有點勉强：「我不大懂這套玩意，還是免了罷？」

呂保雲哈哈一笑：「你眞客氣，瞧，人家是從外地來的稀客，他們也懂這一套，你推辭，那是太不賞臉啦！」

方植豪早已看見其餘兩個是外國人，所以才沒有下場玩幾圈的打算。

這時候，他只好微笑着說：「這兩位是……」

一個棕色頭髮，唇上留着鬍子的外國人欠了欠身，用英語說：「我是杜陀。」

另一個金色頭髮，年紀較大的外國人說：「我是唐特朗。」

方植豪突然全身冰冷，臉上却露出憤怒的神色。

「呂老闆，你這是甚麼把戲？」他狠狠的盯着呂保雲。

呂保雲輕輕的嘆了口氣，說道：「我知道，這一次是我對不起你，出賣了你，但除了這樣，我又還有甚麼辦法可以保得住自己？」

方植豪冷笑道：「聽你的口氣，好像苦衷不少！」

唐特朗沉聲說道：「我們已在這裏搜獲一批毒品，他若不跟我們合作，只要一個電話，警方人員立刻就可以把他關進牢裏！」

方植豪冷冷的盯着唐特朗：「你以爲我是甚麼人？値得你們如此重視？」

「你是一個很聰明，也够心狠手辣的人，」唐特朗冷冷道：「大亨有你這種帮手，眞是如虎添翼。」

方植豪嘿嘿一笑：「閣下的確是個很風趣的人物，可惜在下沒有時間奉陪，再見了。」

說到最後一句，他突然拿出一柄手槍，指嚇着三人，然後一步一步向後倒退。

「呂老闆，囑咐你的傭人，把大門開了！」他命令呂保雲。

呂保雲還沒有開口，那女傭已說：「門沒有關上，但外面却有十幾個警探。」

方植豪臉色驟變。

他匆匆挨近窗子，向外面望去，但却沒有看見甚麼警探。

他猛然回頭，正待喝問女傭，却忽然給一隻柔滑的手抓住右臂。

他還沒有看清楚這是誰的手，突然整個人如騰雲駕霧似的，直向牆壁上飛了過去。

「好俊俏的柔道功夫！」唐特朗陡地發出响亮的笑聲，而且不斷的在鼓掌。

等到方植豪在地上爬起來的時候，一支漆黑的槍管已對準着他的眉心。

槍本是他自己的。

槍膛裏有六發子彈，他當然比誰都更清楚。

× × ×

方植豪是練過武功的，在年輕的時候，還參加過擂台搏擊大賽。

那時候，他身壯力健，屢次在擂台上把對手擊倒，獲得勝利。

現在，他才三十出頭，當然談不上一個「老」字。

但他的武功退化了，體力也退化了，甚至連警覺性也不及從前。

他現在擁有的，只是「心狠手辣」四個字。

因爲他已染上毒癖。

雖然他吸毒才兩年，但在這兩年裏，他的體重日漸下降，氣力也在逐漸衰退之中。

毒品本來就是害人不淺的東西。它毒害好人，也毒害壞人，無論是好人還是壞人，只要和毒品打上交道，這一輩子就「危危乎也矣」。

但他怎樣也想不到，自己竟然會敗在一個毫不起眼的女傭手下。

× × ×

這女傭當然就是白雲裳。

她通知唐特朗，大家一起會合，務求一定要把方植豪生擒活捉。

連日以來，他們一直屈居下風，能否扭轉乾坤，平反敗局，似乎就得看現在這一着棋了。

杜陀是唐特朗的保鑣，他是一個神槍手。

這時候，他用方植豪的手槍，瞄準着方植豪的臉，然後冷冷的說：「在東方這個城市，你是個殺人王，在西歐，我也是個殺人王，你敢不聽我的說話，殺人王殺殺人王的活劇，立刻就會上演！」

方植豪的額上已經滲出了黃豆般的冷汗。

但他的態度，却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倔强。

「殺人王先生，你開槍好了！」他居然挺起胸膛，讓槍管貼着自己的臉。

「好漢！你眞不怕死？」杜陀冷笑。

方植豪傲然說道：「我若是怕死，也不就不敢開槍殺人，既敢殺人，又怕甚麼死？」

杜陀冷冷地說道：「朋友，你不必裝胸作勢，你以為我不敢開槍，那可是想錯了。」

方植豪却連睬也不睬他，一雙眼睛只是盯着天花板。

白雲裳却在這時候說：「把他綁起來，不怕他不說實話。」

× × ×

杜陀雖然是歐洲人，但却曾在中國大陸洋澄湖學過一種本領，那是「細綁大閘蟹」。

綁蟹和綁人，他認為並沒有太大的分別。

他使用繩索的手法相當純熟，三兩下就把方植豪細縛得很牢固。

白雲裳冷冷一笑：「我們現在似乎變成綁架匪徒了。」

杜陀裂嘴一笑，道：「若眞箇有罪，我一個人揹起便是。」

白雲裳道：「我是主謀，罪名比你更大。」

唐特朗淡淡一笑：「那麼，就當我是個從犯好了。」

白雲裳向呂保雲說：「我現在要帶走這個人，你不反對罷？」

「不，我不反對！不反對！」雖然他是個販毒頭子，但却絕不敢輕易得罪白雲裳。

他知道，這女郎雖然年紀輕輕，但却是極難纏的人物，而且，她和彭警司、狄探長關係密切，跟她作對，無異是自找麻煩。

就算將來方植豪要找自己算帳，那也顧不得這許多了。

（二）

方植豪被刼持着，這也可算是一樁綁架案。

他被帶到一間很偏僻的石屋子裏，那是貝莉一時高興買下來的。

那時候，這石屋子才值八千元。

但現在嘛，已有人出價五萬，但貝莉却連想也不想，就拒絕了這宗買賣。

她把它空置着，有時候興趣來了，就跑到這裏住一兩天，據說這是尋求耳根清靜云云。

白雲裳把方植豪帶到這裏，是不是要用嚴刑逼供？

× × ×

已快天亮了。

石屋裏，燈光明亮，白雲裳居然在這裏跟唐特朗下棋。

白雲裳拈白子，唐特朗走黑子。

才下了兩局，已花了好幾個小時。

杜陀也很有耐性，他坐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

看他們的樣子，就像是來渡假似的。

方植豪被擱置在一角，他們沒有再碰他一根汗毛，更沒有動用甚麼嚴刑逼供。

杜陀只是用一種強力的膠布，把他的嘴巴封住，不讓他說話。

既不能說話，也不能呼叫。

對於一個連死神也不害怕的人來說，這本來不算得上是甚麼一回事。

但事實却偏偏相反。

方植豪給人這樣細綁，竟似比死亡還更感到可怕，這一點，是可以從他眼神裏看出來的。

× × ×

天已亮，外面陽光普照。

棋局仍然繼續，無論是下棋雙方，還是觀戰者，都表現得很有耐性。

但方植豪已在地上滾來滾去，痛苦得要命。

有人揍他嗎？

沒有。

他在偽裝嗎？

那也不是。

答案是：「毒癮發作了。」

× × ×

一個連死也不怕的人，却抵不住「吊癮之苦」。

白雲裳終於冷冷的向他說：「你若要解除痛苦，就得說實話。」

她在呂保雲的別墅裏，的確找到了一批毒品。

「我說！我說！」方植豪嘴上的膠布剛被扯開，他就已完全屈服下來。

在呂保雲的別墅裏，他甚麼都不肯說，但現在毒癮嚴重發作了，他却像是螢幕上參加鉅獎遊戲的觀眾，有問必答。

他的意志已完全崩潰。

白雲裳和唐特朗向他盤問一切有關大亨的資料，他居然知無不言，一一作答。

這時候，他甚麼都不管了。

他需要的是毒品！

× × ×

雖然沒有揍他一拳，踢他一腳，只是讓他等待了幾個小時，但對於方植豪來說，這已是無法忍受的酷刑。

但最後，白雲裳沒有給他毒品。

她所供給他的，居然是一瓶黃色的藥

水。

「喝掉它，這樣可以減少痛苦。」

方植豪大怒道：「妳怎麼反悔，妳說過……」

白雲裳冷冷一笑：「我說過甚麼？」

方植豪怔住，知道自己上當了。

白雲裳也的確沒有說過會給他一包毒品！

她只是說：「你若要解除痛苦，就得說老實話！」

方植豪無法再發脾氣，却在哀求：「求求妳，給我一小包！只要一小包！」

白雲裳却毫不動容，冷冷道：「你若相信我的說話，就喝了這瓶藥水。」

「不要不要！給我……給我……求求妳……只給我一小包……」

白雲裳盯着他的臉，不禁長長吐出口氣。

他現在哪裏像是昨晚的方植豪了？

他現在只是像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就像當年的君子求一模一樣。

他滿眼淚水，鼻涕一把一把噴出，幸好白雲裳的壯子很空，否則恐怕立刻就會吐了出來。

她終於把毒品拿出來。

「杜陀，去把它燒掉，讓他死了這條心。」

唐特朗一直沉默着，看她怎樣處理這件事。

直到這時候，他忍不住喝采起來：「好主意！好辦法！」

× × ×

毒品已燒掉。

方植豪哭了起來，面上充滿憤怒、絕望的神色。

他不再罵人，因為現在他連罵人都已感到很吃力。

「喝掉這瓶藥水！這是唯一可以消除痛苦的方法！」白雲裳的聲音又在他的耳畔響起。

她甚至親手把藥瓶遞到他的嘴唇旁。

（三）

貝莉被歹徒綁架後，她一直都在想辦法逃出生天。

她被歹徒鎖在一間密室裏，雖然可以行動自如，但却逃不出去。

密室四週，全是厚厚的水泥牆，中間一道鐵柵大門，最少有三柄鎖緊緊鎖着，而且鎖是在外面的，要弄開它根本是沒有可能的事。

她不知道唐倫在哪裏。

他們已被分隔開，休說見面，就連聲音也聽不見。

對於貝莉來說，這眞是一段黑暗的日子。

她甚至不知道這密室是在甚麼地方，因為在那一天，他們在快艇上已被歹徒用黑布蒙着眼睛，根本無法辨認方向。

貝莉只能夠感覺得到，當快艇停下來的時候，她和唐倫就被歹徒押上一輛汽車裏。

汽車行走大概四十五分鐘，他們就被歹徒押到這裏來。

那時候，他們仍然是穿着泳裝的。

貝莉感覺得到，其中有個人，常借故向自己毛手毛脚，顯然是個色狼。

雖然她已無從看見那人是怎樣的樣子，但却認得他的聲音。

對於這個歹徒，當然更加要小心。

只是，她的情況實在惡劣之極，別說甚麼武器，就連像樣的衣服和鞋子也沒有，身上只是穿着布料少得可憐的泳衣。

在碧波蕩漾的環境裏，她這副身材和泳裝是很好看的。

但在賊巢裏，這份好看却增加了另一種可怕的危險性。

只要是一個正常的男人，在室內面對如此裝束的妙齡女郎，實在很難會不為之心猿意馬的。

尤其是這幾個壯漢，連殺人綁架的事也可以幹，又有甚麼事情是不敢嘗試的。

貝莉雖然胆大包天，但當她想到這一層的時候，心中也不禁為之一陣發毛。

在押上快艇的時候，她已曾經考慮過，想突然出手向這幾個歹徒襲擊。

但她却有顧慮。

這一下襲擊，本來就沒有甚麼把握，對方人人都有武器，就算一出手就可以擊倒其中一兩人，仍然無法穩操勝券，以歹徒兇殘的手段，立刻開槍射殺，那似乎是毫不出奇的事。

但這還不是貝莉甘於雌伏的原因。

她最大的顧慮是唐倫。

倘若那不是唐倫，而是白雲裳的話，貝莉早就發動了反擊。

白雲裳身手比貝莉還厲害，加上兩人已相處多年，默契甚佳，臨陣應戰經驗豐富，只要貝莉一動手，白雲裳自然立即配合行動，就算對方全有槍械在手，但在這種短距離的環境下，她們也並非沒有機會可以扭轉局勢的。

可惜和她一起被綁架的，並不是白雲裳，而是唐倫。

唐倫雖然體魄健康，但打架拚命，却並不是有良好體魄就可以的。

他若全不動手，也還罷了，倘若貝莉動手，他也起而反抗，說不定會連累他白白送命。

貝莉雖然性急衝動，但在這種情況下她却還能保持着理智，沒有胡來。

就是這樣，遊船河的一對年青男女，變成了階下之囚。

這當然很沒趣，但只要想起「海上舞者」號所發生的兇案，他們算是幸運得多了。

× × ×

密室裏沒有陽光，只有燈光。

貝莉被帶到這裏後，才被解開蒙着眼睛的黑布。

兩小時後，她獲得一份食物，兩瓶汽水，還有幾套衣服。

這一切物品，都是從鐵柵門下一個小洞裏遞進來的。

密室雖然環境不怎樣美妙，但却有床被、廁所、浴盆。

「這到底是甚麼地方？」貝莉不斷在猜測。

但就算知道這裏是甚麼地方，又有甚麼用？

無論付出甚麼代價，她也要逃出去。

等到她穿上衣服的時候，鐵柵外忽然有人叫她的名字。

「嗨，貝莉，妳過來這裏。」

貝莉本來不理睬他，但外面却忽然傳來一個人的悶哼之聲。

貝莉又聽見有人在揍人，自然也有人在挨揍。

她的臉色忽然變了，她巳聽出，挨揍的人就是唐倫。

她心中陡地冒起一股極強烈的怒意，同時大喝：「你們怎麼打人！」

她撲到鐵栅門前，外面是個小廳子。

她看見唐倫被反綁在一張椅子上，一個中年人在他的肚子上揍了幾拳。

當他看見貝莉的時候，臉上露出了一種很古怪的笑容。

他總算停止了動作，怪笑着走過來，凝視着貝莉，足足過了一分鐘才開口說話：「紅玫瑰貝莉，別人都說妳又美麗又聰明，怎麼却會看上了一個洋小子？」

貝莉冷笑道：「就算我看上了一隻猴子，也是本小姐的事！」

中年人呵呵一笑：「有理！有理！妳總不成會找個老頭兒作伴的。」

貝莉哼一聲：「你倒有自知之明！」

中年人臉色陡地一沉：「貝小姐，妳現在巳落在我掌握中，說話最好是小心一點。」

貝莉板起臉孔，索性一言不發。

中年人却忽然拿出一張信紙，遞給貝莉。

「妳不會不識字罷？」他冷冷說道：「待會兒，妳照着信紙上的說話說出來，這是說給白雲裳表姐聽的！」

這時候，一副手提錄音機巳經準備妥當。

在唐倫安全受到威脅的情況下，中年人的命令，貝莉想不依從也不行了。

在這種情況下向白雲裳說話，眞是一件頂沒趣頂沒趣的事情。

然而，她也沒想到，白雲裳根本就沒有聽到這一盒錄音帶。

聽到這盒錄音帶的人，只是浪子神探狄浪。

（四）

雖然是階下之囚，但貝莉却還是可以知道外面所發生的事。

因爲她每天都可以閱報。

在最初一兩天，海上遊艇的兇殺案，自然是頭版新聞。

報章上甚至刋登了唐倫和貝莉的照片，據說生死未卜云云。

在種情形下成爲衆所觸目的對象，風頭是挺夠勁了，但貝莉却一點也不高興。

倘若一輩子困在這裏，倒不如死了還更爽快。

當然，她也絕不認爲，歹徒會在這裏「供養」自己一輩子。

最理想的情況，自然是「打破玉籠飛彩鳳」。

但要等到甚麼時候才有機會？這種機會是不是只有在幻想中才會出現？

狄浪是「神探」，他會不會追查到這裏來，把自己和唐倫救出去？

× × ×

狄浪終於出現了。

但貝莉却寧願他不在這裏出現，因爲他並不是來救自己，而是他也變成了歹徒的俘虜。

狄浪看見貝莉，只能苦笑。

他雙手被手銬扣鎖着，而那手銬，本來是屬於他的。

但他沒有鎖着歹徒，却給歹徒用來鎖住了自己的一雙手。

他除了苦笑之外，又還能說些甚麼？

貝莉很生氣。

但她並不是埋怨狄浪不爭氣，而是認爲這羣歹徒太離譜了，不但把自己和唐倫綁架，連警方人員也沒有放在眼內。

這是甚麼世界？

那可惡的中年人又走了過來，向貝莉微笑着說：「妳看見啦，甚麼浪子神探，還不是手到擒來嗎，妳若曾經以爲他可以把妳救出去，那是做夢了！」

貝莉背着臉，不再看他。

中年人怪笑着，又逗留了七八分鐘才離去。

但那小廳裏，仍然有兩個漢子在把守着。

至於狄浪和唐倫，却巳不知囚禁在甚麼地方了。

紅玫瑰獄中鬥狼色

（一）

在密室裏，貝莉巳悶得快要發瘋了。

但她絕不會向歹徒哀求，希望他們大發慈悲把自己釋放。

他們若會大發慈悲，也不會視人命如草芥了。

尤其是連狄浪也和自己一樣，成爲階下之囚，可見歹徒的野心，着實不小。

她知道，在外面負責看守的，通常都是兩個人，但每隔十二小時，就會更換另外兩名歹徒，負責看守自己。

其實，就算沒有人看守，想弄開這道鐵栅，也是絕不可能的事。

因爲貝莉的手上，根本沒有任何工具，可以讓她弄開它。

× × ×

這一天，負責看守貝莉的兩個歹徒，似乎有點不耐煩。

「他媽的，十一號和十五號怎麼還沒有來？」其中一個歹徒說。

在這裏，所有的歹徒，都以號碼稱呼，而不會有名字，或者是綽號。

從他們之間的對話裏，貝莉知道，現在負責看守自己的歹徒，分別是九號和十二號。

剛才口出怨言的，是十二號。

他脾氣惡劣，是個賭徒，每逢遇上賽馬，或者是足球比賽，他一定扭開收音機，但是除此之外，別的節目他是懶得收聽的。

他賭馬，也賭足球。

今天晚上，有足球比賽，他巳在外面的非法賭檔裏，下了賭注三千元。

九號看了看腕錶，說：「你若趕時間看球賽，可以先走。」

十二號搖搖頭，說：「一號囑咐過，無論任何時候，這裏一定要有兩個人看守着。」

九號笑了笑：「重門深鎖，難道還怕她飛上天！」

但十二號還是不肯離去。

他也許並不是不想走，而是不敢擅離職守。

又過了大約十分鐘，外面有人按動門鈴。

歹徒按動門鈴，有一定的節奏，那也可以說是一種暗號，讓裏面的人知道，按門鈴的是自己人。

十二號馬上開門，來的正是十一號和十五號。

只聽得十二號嘰哩咕嚕的罵了幾句，意思是指責這兩人遲到了，太混帳！

十五號寒着臉，默不作聲。

十一號却不斷的在陪笑，連聲說：「對不起！對不起！下次決計不敢了！」

十二號這才沒說甚麼，和九號一起離開。

× × ×

十五號這歹徒，是個矮漢。

他雖然長得矮，但却並不細小，他的身材很特別，是「向横發展」的，全身肌肉堅實如鐵，一望而知是個絕不好欺負的人。

「他母親的娘親！」十五號忽然罵了起來，「才遲到十幾分鐘，那龜孫子就擺出一副天鵝地鵝，『咿咿哦哦』的混帳貓欵，十一哥，你好脾氣，忍得住，剛才他若再嚕嗦兩句，老子不閹掉這王八才是奇聞！」

原來十五號火氣之大，比十二號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十一號却哈哈一笑：「算啦，管他趕去投胎轉世，我們今晚好好喝兩杯才是眞的！」

十五號道：「若一號忽然回來，可不大好看罷？」

十一號道：「這個你少担憂好了，他老人家泡上了一個標緻的女歌手，今天晚上，就算用四人大轎，也休想請得動他回來！」

十五號有點眉飛色舞：「既然這樣，不客氣了！」

十一號立刻從一個布袋裏面，取出了兩瓶威士忌，還有一隻烤鵝，四隻豉油鷄腿。

「好香！」十五號一副垂涎欲滴的樣子。

「來，爲我們的未來乾杯！」十一號笑着說。

十五號道：「這裏何來杯子？」

十一號道：「不是乾杯，是『乾樽』才對！」

× × ×

「乾樽」當然比「乾杯」醉得更快。

十五號醉了！

他本來就沒有太好的酒量，何況一喝就是整瓶威士忌？

他的醉倒，在十一號眼中看來，並不是奇事。

那是意料中事！

十一號也喝了整瓶威士忌，但却沒有醉！

再喝一兩瓶也不會醉。

他天生酒量驚人，在十二三歲的時候，就巳經是個很厲害的酒徒。

他厲害之處，並不是醉得厲害。

他很少會醉，酩酊大醉的，通常都是和他拚酒的人。

十五號的酒量如何，十一號早巳領教過，可說是心中有數。

一瓶威士忌灌下去，十五號若還能睜開眼睛，那才是怪事，看來，他最少要十小時後，才能醒過來。

在十小時之內，巳可以發生很多很多事情了。

（二）

在密室裏，貝莉早巳知道十一號心存大慾，圖謀不軌。

當她被擄刧的第一天，當她還是穿着泳衣，蒙着眼睛的時候，有個歹徒不時藉故向自己毛手毛脚，這傢伙就是十一號。

貝莉當時沒看見十一號的樣子，但却認得出這頭色狼的聲音。

而在這段被囚禁的日子裏，只要是十一號在這裏，他一定會經常走到鐵栅外，色迷迷地瞧看貝莉。

那就像是一頭餓狼，看見了羔羊，但却又沒法子接近一樣。

貝莉沒有感到害怕。

只要一個對一個，她自信還不會輸給這頭豺狼。

因爲她並不是一隻羔羊，而是一條母老虎。

她甚至希望這混帳的傢伙能夠潛過來，那時候嘛，嘿嘿……

十一號也不是不想，而是每次負責看守，都最少有兩人同在，他又怎會有這種機會？

但現在，情形不同了。

他今天可說是處心積慮，早巳有備而來。

只要十五號醉倒，又還有甚麼事情不可以幹？

貝莉也是個剔透玲瓏的鬼靈精了，十二號向十五號灌酒，大獻慇勤，她當然心裏雪亮，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

若是換上別的女孩子，一定會大聲呼叫，希望十五號不要上當。

但貝莉就是貝莉，她不但沒有提醒十五號，而且還希望十五號快點倒下去，不省人事。

十五號果然醉了。

這裏可說只剩下了貝莉和一頭色狼。

× × ×

十一號涎着笑臉，靠近鐵栅，目不轉睛的凝視着貝莉。

看他面上的表情，好像想一口就把貝莉吞掉。

貝莉故意歪開了臉孔，不看他。

「美人兒，妳在這裏，是不是悶得快要發狂了？」十一號吃吃笑着說。

貝莉哼的一聲：「悶不悶，這是本小姐的事，你不必貓哭老鼠假慈悲！」

「唷！妳這句說話，可不對了，」十一號嘆了口氣，慢慢的說道：「別把我當作饞嘴貓兒，妳也絕不像是甚麼老鼠，說到慈悲心腸，本來就是我與生俱來的天性，又怎會是假慈悲？」

貝莉忽然轉過臉，冷冷說道：「你若眞的有菩薩心腸，就該把我放出去。」

十一號皺着眉，說道：「這對我有甚麼好處？」

他搖搖頭，又說：「這不但沒有好處，而且還大有害處，我們的組織，帮規森嚴，倘若放妳出去，我還活得下去嗎？」

貝莉冷笑起來：「還不是那一句話，貓哭老鼠假慈悲！」

十一號怔怔地看着她的臉，看了一會，又笑瞇瞇的說：「妳喝不喝酒？」

貝莉橫了他一眼：「你別以爲女人就不懂得喝酒，你想灌醉我，還沒有那麼容易。」

十一號「唉」的一聲：「妳想到哪兒去了？我這是一番好心，可沒有想過要佔妳甚麼便宜。」

貝莉冷冷一笑，說道：「我從來不喜歡獨個兒喝酒，孤伶伶的，一點意思也沒有。」

十一號忙道：「誰說妳孤伶伶沒有人陪伴？我不是就在這裏陪着妳嗎？」

貝莉怒道：「這算是甚麼？隔着這鐵柵，簡直把我當作囚犯！」

十一號笑瞇瞇的說：「我進來陪妳怎樣？」

貝莉「呵呵」的笑了起來：「別笑歪我的牙齒了，你怎麼敢進來？」

十一號一拍胸膛：「嘿！妳太小覷我了。」

貝莉道：「事實勝於雄辯，你光是說，但却不敢進來！」

十一號揚了揚眉，說道：「我可以保證，馬上就弄開鐵柵來陪伴妳，但妳最少得表示一點誠意才行。」

「誠意？怎樣表示誠意？」

「喝掉一瓶威士忌！」

「一瓶！」貝莉冷笑起來，「這太不公平，你還沒有進來，我就喝了一瓶酒，我想不醉也不成了。」

十一號道：「剛才我也喝了一瓶！」

貝莉道：「你是個堂堂大丈夫，我始終還是個女人嘛！」

十一號想了想，笑道：「不如這樣，公平一點，妳喝半瓶，我也喝半瓶，妳喝完之後，我馬上就進來陪妳好不好？」

他懷着的是甚麼鬼心腸，貝莉當然不會不清楚。

但這却是她唯一可以逃去的機會，她怎樣也不肯放過的。

「好！給我半瓶，是要不喝的就是母狗！」

十一號大笑：「好爽快！我就是喜歡妳這種要命的性格！」

半瓶威士忌，對於不懂喝酒的人來說，已經是可醉倒有餘。

貝莉的臉紅了，紅得就像是一隻紅萍果。

但她還沒有醉，臉紅只是臉上的正常反應。

十一號也再喝了半瓶。

他酒意漸濃，慾火也漸更冒升。

他終於忍不住，把鐵柵外的鎖一柄一柄打開，然後脚步虛浮地走了進來。

貝莉佯作醉了，她喃喃地笑着說：「你別進來，我知道你想怎樣，但……但這是不行的……因爲我還是個……是個處女哩……」

最後一句說話，對於一個好色之徒來說，更是一種莫大的挑逗。

十一號目中露出了慾燄的光芒，他挨近了貝莉：「美人兒，別害怕，我會很小心很小心的……」

貝莉「唔唔唔」聲，忽然跌入他的懷裏。

這一來，眞是「正中下懷」。

十一號乘勢抱緊着她：「好香！好滑的皮膚！」

貝莉吃吃一笑，忽然一個肘拳，重重打在十一號的小腹上。

她估計，這一個肘拳，最少可以把十一號打得彎下腰，然後再給他幾招「武林絕學」，這可惡的色狠想站起來就難了。

然而，估計畢竟只是估計，而不是事實。

她這一記肘拳不錯是打着了十一號的小腹，但這頭色狠却沒有彎下腰，甚至連動也不動一下。

貝莉怔了一怔。

這人練過氣功！

她不敢再小覷這歹徒，身子一滑，掙脫開去，接着連環八掌，向十一號的臉上，頭上和後腦要害疾劈過去。

這是八卦掌，在貝莉手中施展出來，威力決非尋常之輩可比，但十一號居然連消帶打，以「十步推手」的功夫，反而把貝莉逼得透氣不過來。

「有辣味！够勁兒！老子就是喜歡跟妳這種姐兒硬幹！」十一號語涉雙關，貝莉眞是又驚又怒，恨不得手上有枚手榴彈，跟他一起同歸於盡。

其實，貝莉的武學修爲，絕不會比十一號稍差。

但所差者，乃是酒量！

十一號雖然喝酒比貝莉多兩倍，但他本來就是個酒量過人的酒徒，這些酒並未使他眞的醉下來。

他進來的時候脚步虛浮，只是裝模作樣而已。

但貝莉却眞的有點醉了，雖然醉得不算厲害，絕不會因此暈迷不省，但一旦動手打架，就有所影响了。

而十一號身懷絕技，也是貝莉意想不到的。

她巳落在下風。

十一號的笑意，越來越是淫邪，他忽然摸出了一塊手帕，向貝莉的鼻子上掩過去。

貝莉不是初出道的雛兒，當然知道這手帕裏有着極厲害的痲醉藥。

她急忙閃避。

但十一號身手之敏捷，招數之奇特，實在出人意表，貝莉向左閃避，那塊手帕居然巳先一步，在她左方等候着地。

「唷！」貝莉的眼睛裏露出了驚惶之色。

她是個思想開放，胆量驚人的俏姐兒，但這時候，她眞的是花容失色了。

十一號淫邪的笑聲在地耳畔响起。

他的另一隻手，甚至巳捏在貝莉雪白而結實的大腿上。

這是貝莉寧願立刻死掉，也不願意經歷的事。

但這時候，就算她很想了結性命，也無法如願。

因爲她巳陷入半昏迷的狀態中。

朦朧間，她突然聽見「噗」一聲响，然後就昏迷過去。

那是甚麼聲音？

這裏發生了甚麼事？

她現在巳無法知道。

× × ×

貝莉給弄昏了，當然不知道。

但十一號也同樣不知道這是甚麼一回事。

因爲正當他準備迷姦貝莉的時候，他的腦袋突然給槍彈轟穿一個血洞。

槍聲並不响亮，顯然是巳經裝上滅音裝置。

開槍的，就是十一號認爲絕不會在今晚回來的首領——一號！

但一號却突然回來了。

除了他之外，還有十幾個手下，也在門外，每一張臉都森冷得可怕。

一號咆哮起來，在十一號的屍體上大力踢了幾脚：「一個貪色，一個毒癮纏身，全都不知長進！眞是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貪色者，固然是指十一號。

毒癮纏身者，却是這組織的三號歹徒，也就是方植豪！

倘若白雲裳在這裏，她一定可以認得出這中年人的聲音。

他就是大亨！

既是大亨！也是一號！

（三）

大亨決定撤退，這地方再也不能使用了。

方植豪巳落在白雲裳和唐特朗的手上，這是一個可以致命的漏洞。

貝莉巳昏迷不省，但大亨却仍然下令，把她綑縛起來。

接着，狄淚和唐倫，也被押進這裏，他們的手都被反綁着。

大亨冷冷一笑，對狄淚說：「本來，我還想給你們一綫生機，但你們在外面的人太絕情了，根本沒有把我這號人物放在眼內！」

狄淚却還是很鎭定，淡淡的說：「所以，你現在想殺了我們？」

「當然！」大亨悻悻然說道：「我要警方、白雲裳和唐特朗知道，大亨絕不是個善男信女！」

狄淚哂然一笑：「若有人會以爲你是個善男信女，那麼這人也可以休矣。」

大亨冷笑道：「不肯與我合作的人，也同樣可以休矣。」

唐倫忽然罵道：「你是個衣冠禽獸的混蛋，要殺要剮，動手好了！」

大亨桀桀一笑：「雜種，不必着急，我們巳爲三位準備好一份禮物。」

他輕輕揮了揮手，立刻就有個彪型大漢，把一隻木盒捧了過來。

盒子裏有聲音，嘀嘀嗒嗒的，顯然是一枚威力異常强大的計時炸彈。

大亨看了看腕表，獰笑道：「現在距離爆炸的時間還有三十分鐘，狄大探長，祝你好運。」

× × ×

大亨走了，他所有的手下，包括醉得一塌糊塗的十五號，全都走了。

密室裏靜寂得可怕，除了呼吸聲之外，就是那盒子裏發出的「計時鐘聲」。

三十分鐘並不是一段很長的時間，就算他們沒有給縛着，要逃出這裏也是機會極微的。

鐵柵巳緊緊鎖着，他們似乎只有等死的份兒。

但狄淚絕不甘心坐以待斃。

他向唐倫說：「我們有辦法弄開繩子嗎？」

唐倫吸了口氣：「弄開繩子是有機會的，只要把酒瓶碰爛，利用玻璃就可以把繩子割開。」

「那要花多久時間？」

「大概十至十五分鐘。」

「很好，你去碰爛酒瓶，我們來試一試！」

× × ×

十二分鐘後，兩人終於掙脫了。

他們巳可以活動自如。

但那枚計時炸彈又怎樣？

它放在一隻木盒子裏，誰來拆炸彈？

「你有把握嗎？」唐倫問。

狄淚苦笑了一下：「沒有，但必須試一試。」

「不必試了，」唐倫說：「我懂這一套！」

狄淚一怔：「你懂拆炸彈？」

唐倫淡淡一笑：「五年前，我在德國軍營裏，接受了爲期一年的軍事訓練，拆這種炸彈，我最少有九分把握！」

狄淚興奮得幾乎跳了起來。

「眞想不到，原來你還是這方面的專家！」

「但別太早高興。」唐倫的聲音忽然又有點低沉：「現在我們沒有任何工具，時間也越來越少了，能否眞的成功，還須看看運氣。」

說到這裏，他巳經小心翼翼的開始動手。

× × ×

他們的運氣很不錯。

唐倫在最後一分鐘的時候，終於解除了這枚炸彈對他們的威脅。

但這巳使兩人捏了一把冷汗。

貝莉仍然昏迷着，狄淚看着她，說：「去把她弄醒再說。」

「用甚麼弄醒她？」

「這裏有冷水，你就給她迎頭淋水好了。」

「有效嗎？」唐倫有點懷疑。

「淋了再算！」

對於一個曾經喝了半瓶威士忌的人來說，冷水簡直就像是冰雪一樣。

貝莉終於醒了。

她一睜開眼，就看見了唐倫。

她又驚又喜，抱住了他：「我還以爲是那個混帳的傢伙。」

接着，她看見了十一號，他巳死了，地上滿是鮮血。

血還沒有乾。

「是你幹的？」貝莉瞪着唐倫。

唐倫苦笑了一下，道：「我還沒有這麼神通廣大。」

狄淚的聲音，忽然從貝莉後面响起：「你們眞箇旁若無人了。」

貝莉猛然回頭，嘿嘿一笑：「想不到

勞工處、新報合辦

工業安全鉅獎問答遊戲(第一期)

工業安全 iS

為提醒工人注意工業安全，及對安全措施有更深認識，勞工處與新報由一九八二年五月底開始，合辦一項工業安全鉅獎問答遊戲，共分三期舉行。

此問答遊戲乃採用選擇圖片說明以配合圖片主題之方式。第一期之圖片、說明及參加表格由五月三十一日起，連續六個星期，分別刊登於新報、新電視、新文摘、武俠世界、藍皮書及新知。凡全部答對者，均有機會參加抽獎。參加次數不限。

參加辦法：

1. 參加者只需將正確圖片說明之編號填在相對之方格內，寄回：
「香港銅鑼灣希慎道利園大廈勞工處宣傳組」收。
2. 請將參加表格貼於信封背面。
3. 截止日期：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三日(以郵戳為準)
4. 抽獎日期：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六日
5. 抽獎地點：勞工處
6. 公佈日期：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7. 凡新系機構及勞工處職員及家屬均不得參加，以示公允。

* 得獎人將有專函通知領獎。

工業安全鉅獎問答遊戲參加表格

圖片	圖片說明
A.	☐
B.	☐
C.	☐
D.	☐
E.	☐
F.	☐

姓名：________

地址：________

____

身份證號碼：________

電話：________

請將正確圖片說明之編號填在方格內，全部答對者均有機會抽獎。請將表格填妥後，貼在信封背面，寄往：香港銅鑼灣希慎道利園大廈勞工處宣傳組。

獎品豐富：

勞工處及新報為此項遊戲送出多項名貴獎品，每期均有十個獎，價值超過二萬六千元，而三期之獎品總值幾達八萬元。

頭獎：雙人來回日本機票連食宿及遊覽(價值＄8,000)
貳獎：單人來回泰國機票連食宿及遊覽(價值＄3,000)
叁獎：洗衣機一部(價值＄3,000)
肆獎：16吋彩色電視機(價值＄2,500)
伍獎：8立方呎雪櫃一部(價值＄2,450)
陸獎：單人來回菲律賓機票連食宿及遊覽(價值＄2,000)
安慰獎四名，各得價值＄1,400之卡式收音錄音機一部

圖片說明：

1. 佩戴適當之護耳用具，可防止工人聽覺受噪音損害。
2. 佩戴適當之安全帶，可防止工人從高處墮下。
3. 佩戴適當之護眼用具，可防止工人眼部受損害。
4. 電器設備須符合安全標準，並應由合格之電器技師安裝。
5. 衣車之車針應設有護罩，以保護工人之手指。
6. 走火通道應時常保持暢通無阻，以策安全。



狄大探長也在這裏。」

狄浪冷冷一笑：「妳現在別太早高興，想想辦法怎樣逃出去罷。」

貝莉看了四週一眼，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原來我們仍然是階下之囚！」

狄浪說：「若不是唐倫及時弄掉了一枚計時炸彈，恐怕現在大家都已化爲灰燼了。」

貝莉望着唐倫。

唐倫聳了聳肩：「那不算甚麼，只是機緣巧合，他們若把爆炸的時間推前一兩分鐘，我們現在也同樣完了。」

就在這時候，鐵柵外忽然响起一個人冰冷的聲音：「你們現在也同樣完了。」

那是阿彪！

狄浪就是給他弄昏，而被押到這裏來的。

這時候，阿彪的手裏，居然有一柄手提機槍，他冷冷的說：「一號已命令我，倘若三十分鐘後炸彈沒爆發，就讓我來過一過癮，把你們一起送上西天！」

貝莉陡地怒罵起來：「你以爲自己是個大英雄？你不過是一頭豬，一隻狗！」

阿彪的臉色變了，眼中殺機更濃。

槍聲突起。

一人立刻倒下，却不是密室裏任何一人，而是這個身材魁梧的阿彪！

貝莉一呆，道：「他們又在攪甚麼花樣？」但她的眼睛忽然亮了。

因爲她看見了一個已想念了很久很久，還以爲這一輩子可能再也見不到的人。

「雲裳姐！」她大聲叫了起來，又叫又跳，興奮得就像個「忽得妹」。

唐倫也是精神大振，因爲除了白雲裳之外，唐特朗和杜陀也來了！

（四）

陽光從頭頂射在貝莉的臉上，直到這時候，她才深深體會到自由的可貴。

在午膳的時候，她不斷問白雲裳：「我們甚麼時候去對付大亨？」

白雲裳問道：「妳要怎樣對付他？」

貝莉哼一聲：「當然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白雲裳道：「他把妳關起來，所以妳也要關起他，對嗎？」

貝莉道：「這個自然！」

白雲裳淡淡道：「可惜妳已錯過了機會。」

貝莉吃了一驚：「這是甚麼意思？」

白雲裳微笑着說道：「昨晚妳回來後，就已睡着了。」

貝莉道：「人家很累嘛。」

白雲裳笑了笑，道：「我知道，所以不敢驚動妳。」

貝莉的眼睛忽然睜大兩倍：「快告訴我，昨晚發生了甚麼事？」

白雲裳淡淡一笑，悠然道：「我們昨晚去遊船河。」

「遊船河？」貝莉吃了一驚：「不是嚇我罷？」

「我們坐的是水警輪。」

「去對付大亨？」

「不錯，除了大亨外，還有一個很可怕的國際大罪犯，他叫賀斯特。」

「爲甚麼他們會在海上？」

「因爲他們正在進行一種交易。」

「甚麼交易？」

「眞鈔買僞鈔！」

「你們及時破獲此案？」

「當然，只不過妳今天早上沒有收聽電台的廣播而已，他們已全部落網。」

「可惡！可惡！」貝莉嚷了起來：「這樣重要的大事，居然不通知本小姐，那算是甚麼？」

白雲裳淡淡一笑：「要我賠罪嗎？」

「當然，我要罰妳。」

「怎樣罰我？」

「陪我遊船河去！」

× × ×

黃昏，大海平靜如鏡。

唐倫親自駕駛着「海上舞者」，來到了當日被綁架的孤島。

狄浪和白雲裳，都感到有點涼意。

唐特朗却在船桅下跟貝莉談了很久。

直到這時候貝莉才又知道了幾件事。

第一：大亨就是譚五叔，當時他是經過易容的，所以看來蒼老得多，但陶業霖却看不出來，而大亨行騙一千萬，就是因爲要湊足鉅欵，與賀斯特進行僞鈔交易！

第二：秦盛本來被大亨控制，想由他出面賄賂狄浪，但却失敗了，結果阿彪把狄浪綁架，而秦盛的兒子終於已獲釋放。

第三：醉狗已被大亨所殺。

第四：唐特朗很想聽聽貝莉彈奏那曲「自由魂」。

第五：君子求結婚了，喜帖已派到，甚至連唐特朗夫婦和唐倫也帖上有名哩！

（全文完）

民初技擊追捕故事

雲劍飛·文
黃耀基·圖

盜亦有道

鎮長被刦

雲桂交界處，一處叫馬壩墟的地方，由於地處緬越邊界，成爲一個四方滙集的集散地，什麼東西也有得賣，包括軍火槍械，與及法國香水，當時最新奇的留聲機等，林林總總，百貨雜陳。

而當時政府的制度還未健全，加上這個地方偏處邊界，所以政府一時間未能管到這個地方，形成一個「無皇管」的特殊地區。

政府雖然管不到，但當地有錢有勢的人却自組了一個鎮公所，也組織了一支民防隊。

既然有一個鎮公所，則必然有一位鎮長，而這位在地方上權力最大的鎮長，當然不會是由老粗窮鬼担任，坐上鎮上這個「寶座」的人，是馬壩墟首富馬伯樂馬大爺。

而榮膺民防隊長這個要職的，是馬鎮長大人的二舅子水滿。

這一來，馬大爺不僅是鎮上最富有的人家，而且也是最有權勢的了。

既有權，又有勢，當然可以爲所欲爲，而在他當了鎮長不到五年之內，他的家產幾乎膨脹了三四倍。

現在，馬伯樂大爺儼然是附近一帶的「土皇帝」，誰想在這裏做生意討生活發財，都要孝敬他一番。

而半年前，他派了一位兄弟帶備一份厚禮，專誠到省府走了一趟，回來時帶回一張省府的正式委任狀，委任馬伯樂爲馬壩墟鎮長。

這一來，馬大爺更加有恃無恐。

而他的手段，更加厲害。

× × ×

疑神疑鬼

馬壩墟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也有百多兩百戶人家，墟內有兩條主要的大街，成十字形，將墟鎮分隔成四塊，而所有的店鋪皆集中在那兩條大街上。

街上兩邊的店鋪，擺滿了緬越境內走私進來的外國貨，從法國香水到日本生髮油，應有盡有。

而秦樓楚館，賭場食肆，更是少不了，一片繁榮，鎮上每一天都是熱鬧喧嘈，人山人海，被譽爲小上海。

這裏不但是冒險家的樂園，亦是匪盜的避難所，軍火的補充站。

也因此，馬壩墟成了一塊「安樂土」，從來未發生過搶掠事件。

因爲無論那一股匪盜，也不想破壞這個既可以避難，又可以補充到軍火的「樂園」。

所以，馬壩墟一直以來，都是「繁華安樂」。

但是，終於有人向這塊「樂土」下手了！

× × ×

這一天才天亮，墟鎮內的人幾乎連會走路的小孩也知道發生了大事。

因爲他們在半夜時，皆被一陣槍聲驚醒了。

他們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心裏都很驚怕——他們已太久沒有聽過槍聲，但知道一定發生了事。

天亮之後，鎮上的人終於知道昨晚發生了什麼事。

鎮長大人的公館竟然被一個胆大包天的獨行賊潛闖進去，以槍指嚇正擁着五姨太酣睡的馬大爺，刦走了一批珠寶首飾及幾千大洋，臨走時並牽走了一匹馬，要不是那陣急驟的馬蹄聲，守在鎮公館內的民防隊員及聘來的護院，還不知道發生了刦案。

那陣槍聲，是那些民防隊員及護院四處查察之下，終於發現了馬大爺與五姨太被人綑縛，口中塞了布塊，推入床底下，從而知道被賊人刦走了不少財物，才追前去，朝着曾聽到馬蹄聲的方向，胡亂放了一陣槍所發的。

這件事，是鎮長大人公館內那位胖廚師在採辦餸菜時，「吐露」出來的。

一傳十，十傳百，不到一個鐘頭，鎮上的人幾乎全都知道了。

那位胖廚師還透露，那位五姨太由於受驚過度，病了。

鎮上的人聽到這件事後，議論紛紛，大多數人都暗中拍手稱快！

至於那位鎮長大人馬大爺，自被發現鬆縛後，一直坐在書房內沒有出來，所有的人都不敢貿然入去打擾他。

只有民防隊長水滿，自隊部匆匆趕來，一頭衝進書房內！

但立刻就遭到馬大爺的叱罵：「飯桶，出了事這樣久才趕來，昨晚又摟着李寡婦家哪一個姑娘睡了？」

水二爺尷尬地垂手站着，一聲也不敢出。

而事實上，他昨晚確是摟着一個李寡婦新近才買回來的大姑娘，由於太過「賣力」，睡死過去，連那陣槍聲也驚不醒他，後來被一個隊員把他喊醒，才匆匆起床趕來的。

重重地哼了一聲，馬大爺鐵青着一張臉。「還站着幹什麼？快去派出人手，四出查察搜索一下！」

水二爺應了一聲：「是！」却遲疑着沒有出去的意思。

馬大爺一瞪眼，正想出聲，水二爺這才壯着胆子，吶吶地道：「姊夫，到底來了多少個匪賊？損失了多少財物？」

馬大爺乾咽了一口氣，道：「我見到的只是一個，可能有同黨接應，不然，單是那二千多三千塊銀元，他一個人也拿不了，連珠寶首飾合計，約略被刦去一萬塊大洋左右。」

水二爺眼珠子轉動了一下，道：「公館內少說點也有十多人巡夜和守値，難道一個也發現不到那匪賊潛進來？」

「他們都是飯桶，若是發現了，那匪賊還能得手？」馬大爺又動了氣。

「這件事有點蹊蹺，這匪賊若不是從天上掉下來，可能有人爲他接應的。」這位水二爺雖然好色，心思倒很細密。

「你是說，有人做內應？」馬大爺差點跳起來。

「極有可能！」水二爺接口說。

馬大爺臉色數變。

「姊夫，別忘了那些護院有不少以前是幹沒本錢買賣的，他們由於被追緝得緊，無處可藏，才來到這裏，受聘爲護院的，說不定他們賊性難改，加上姊夫你錢財廣進，令到他們動了心。」水二爺侃侃說道。

馬大爺的臉色由鐵青而漲紅，咬着牙道：「若是他們之中有人做鬼，查出來不將他五馬分屍，難消我這口氣！」

「姊夫，這只是假定而已，千萬別露出顏色，待我暗中調查一下再說。」水二爺見馬大爺連連點頭，捏在手心的一把汗才漸漸乾了。

「你立刻去調查，被刦去萬把塊銀元事小，面子事大，一定要將那賊子擒獲到，否則，這地方從此就不再太平了！」馬大爺漲紅的臉色漸漸消褪。

「姊夫，我會加派人手來公館，並暗中派人監視那些認爲有可疑的護院，你放心，一定可以查出並捉到那賊子的！」水二爺滿有信心。

「那你趕快去辦吧。」馬大爺重重地吐了口氣。

水二爺立刻退出書房。

× × ×

水二爺果然能幹，除了派出人手在墟鎮上展開搜查之外，還派出一部分人沿着昨晚那匪賊逸去的方向追查下去。

結果，在離開墟鎮約二十多里的一處山崗下，發現了那匹被刦賊騎走的灰馬。

那些民防隊員立刻散開來，在附近一帶搜索起來。

但是除了那匹灰馬之外，却搜索不到任何綫索，那些保安隊員只好將那匹灰馬牽回去。

水二爺接到報告，親自帶了十多個民防隊員，再趕往發現灰馬的地方搜索。

他們擴大了搜索的範圍，依然找不到任何綫索，只好趁未天黑時，趕回墟鎮。

而在鎮上搜索的人，也一無所獲。

因爲馬壩墟既然是一個避難所，難免龍蛇混雜，什麼人物也有，搜查起來難免有所顧忌，而水二爺也不認爲刦賊仍然留在鎮上，之所以搜查，乃是基於萬一，鎮上發現不到什麼，他也不以爲意。

只是，他仍然派出人手在鎮上暗中調查。

這一晚水二爺不敢再去泡妓，親自座鎮馬公館，增派了十名民防隊員守衞，並向馬大爺報告了搜查的經過。

馬大爺沒有再責備水二爺，還獎勵了他幾句。馬大爺能夠座鎮馬壩墟而不倒，自有他過人之處，而事實上他確是一個手段奸滑老到的人，早上他之所以發脾氣，那是心中鱉着一股氣的原因。

換轉是誰，被人在床上綑縛起來，嘴巴也被塞住，推入床底下，不感到有氣才怪。

這一夜却平安無事。

但鎮上的人却流傳着一種謠言。

謠言說那晚的刦賊是個有飛簷走壁會隱身的奇人，由於看不過馬大爺之巧取豪奪，所以顯點顏色給他看看，略施懲戒，要是他仍舊不知改悔，將會再來一次懲戒他。

馬大爺聽到這種傳說，氣怒得他一個

人關在書房內生悶氣。

這是他的習慣，凡是生氣或遇到重大的事情需要作出決定，他都會將自己關在書房內，任何人不准進去。

這一次，連水二爺也不敢進去見馬大爺。

他却吩咐手下對墟鎮上的人家提出警告，若是有人敢再說三道四，將會被論罪懲處！

在馬壩墟上，馬大爺與水二爺的話就是法律，誰要是敢「犯」法，那無疑是自找苦吃。

明查暗訪，發現不到鎮上有值得可疑的人，水二爺只好將注意力集中在那八名請來的護院身上。

經過幾日來的暗中監視，水二爺認爲八人中的其中兩人，最值得懷疑。

那兩個護院一個姓金，名富，原是一名流匪，以搶刦爲生，一年前由於殺了一名偵緝隊員而被緝捕，於無路可走之下，來到馬壩墟，不久即被聘爲護院。

這個人不但好色，也好賭，據水二爺一名手下暗中調查所得，金富幾乎每天皆去賭幾手，一個月前，他逢賭必輸，先後欠下賭館近千塊銀元，兩日前却忽然清還了。

這一點，令到水二爺起了疑心，一千塊大洋不是小數目，而護院每個月的薪俸是五十塊大洋，一年也只不過六百塊，金富一下子何來近千塊大洋還賭債？

另一個姓于，名剛，原是一名殺人不眨眼的悍匪，由於殺人太多，引起公憤，被湘桂滇三省通緝，無處容身，也來到馬壩墟避難，投入馬公館當了護院。

這位于剛不但嫖賭皆好，也喜歡吹，每天不抽兩三両大烟便過不了日子，他每個月連賭帶嫖與吹，五十塊大洋肯定不够開銷，但他却從來沒有欠過那一個的錢，他的錢是從那裏來的呢？這就頗爲令人懷疑了。

既然找了這兩個最可疑的人，水二爺自然不肯放過，派出人手，日夜不停，加以嚴密監視。

而經過了那一次被刦之後，馬壩墟又恢復了往日的昇平繁華，沒有發生過第二宗事件。

×　×　×

這一日金富在當完值之際，照例又到鎮上最大的那家賭館去賭兩手。

這時候巳經是晚飯過後時份。

不知怎的，金富今夜的手氣特別好，在骰寶桌上，他一連買中了三口大，再買大，仍然開大；他立刻轉到牌九桌，一連抓了幾手好牌，賭了六鋪，結果贏了五鋪，輸一鋪，約略計算一下，他合共贏了二百一十三塊大洋。

他自從會賭以來，從來沒有這樣好的運氣，他認爲應該趁好就收，於是離開了賭館。

贏了這樣多錢，金富自然不會這樣早就返去，而他的第二「癮」又起了，於是乘興找上李寡婦的家，消一消鷩了整天的火。

李寡婦是墟鎮上姑娘最多的鴇婆，她的家就離賭館一條短街，金富一脚才踏進去，李寡婦巳顫着一個大屁股迎上去，一臉假笑地道：「金富，這幾天怎麼不來呀，不是泡上了別家的姑娘吧？」

金富伸手在她的屁股上摔了一把，邪笑着道：「我怎會泡上別家姑娘呢？妳難道忘了馬大爺被刦那回事麼？累得咱們這幾天日夜當值，今天才有空溜出來，立刻就來妳這裏。」

李寡婦風騷地扭動了一下腰肢，「喲」一聲道：「錯怪了金爺，嗯，今晚要哪一個，金花還是銀花？」

「可惜你不肯接受，不然我就要妳！」金富再在李寡婦的大屁股上摔了一把，吞了口口水，「叫金花那騷娘兒來吧。」

李寡婦飛了金富一眼，扭動着那個誘人的大屁股，一陣風般走進了並排着的一列房間的其中一間。

×　×　×

水二爺親自帶着兩名心腹手下，乘人不覺時，偷偷進入金富的房間。

爲了不至引起正在守值的其他護院的注意，他們不敢亮燈，用帶備了的手電筒，在房間內小心地搜查起來。

這種手電筒確實又方便又好用，搜查了一袋烟功夫，就從帳頂的一角搜出四張銀票。

就着電筒的光照看，其中兩張銀票是一千塊的面額，一張的面額是五百塊，另一張是八百塊。

水二爺大喜過望，將銀票依舊放回帳頂角那處夾層中，再繼續搜下去，却再搜不出什麼。

於是他立刻示意退出房間。

他一人急急走去書房找馬大爺報告搜查的結果。

馬大爺聽了後，有點猶豫地道：「雖則金富藏有三千多塊大洋的銀票，別忘了他以前是幹什麼的，可能是他以前幹沒本錢買賣時剩下來的。」

水二爺却道說：「他有這樣多的錢，根本就不用當護院，而且他又嫖又賭，差不多逢賭必輸，這一年下來，就算有一萬塊，也嫖光輸光，依我之見，一定要查清楚。」

「怎樣查法？」馬大爺其實也很想查清楚，他之所以那樣說，不過是一種說詞，好讓水二爺出面，他推得乾乾淨淨，做個好人。

果然，水二爺將這件攬了上身。「待他回來，由我親自向他問個明白，他若有個合理的解釋自然沒有嫌疑，若他是說不出那些錢的來源，哼……」下面的話也沒有說下去，但意思巳很明顯。

馬大爺畧爲沉吟了一下道：「水滿，要做得有分寸點，別一下子就鬧僵了。」

水二爺連聲道：「姊夫，這一點我理會得，你放心。」

「那你去吧。」馬大爺打了個呵欠，「我去抽口烟。」

×　×　×

金富輕鬆地哼着小調，一路走回馬公館。

一邊哼，他一邊抖動着口袋內的大洋，發出清脆的嘩啦聲。

既贏錢，又在金花那騷娘兒身上消了火，金富覺得從來沒有這樣舒暢。

但他一脚才踏入馬公館大門，那種心

情立刻被破壞了。

兩名民防隊員——水二爺的心腹，立刻上前，對他說水二爺有事找他談談，他怔了一下，自忖很少與水二爺打交道，他爲何會忽然找他？他不禁狐疑起來。

「水二爺找我有什麼事？」

「這個我們也不知，他只交待我們請你去。」其中一人說。

金富眼珠轉了一下，問道：「二爺在哪裏？」

「他在那邊。」仍是那隊員用手指了一下偏院那邊，「請金爺跟咱們去。」

金富滿腹疑團，却不能不去，點了點頭。

兩名隊員於是一個在前，一個在後，將金富夾在中間，向偏院那裏走去。

若要去偏院，必須經過護院住的那排房間，來到那排房間前時，金富一眼看到他的房間有燈光透出，不禁脚步一窒。

前面那隊員却身形一拐，一直走向他的房間。

金富不禁心頭打起鼓來——到底水二爺在攪什麼花樣？後面那名隊員冷不防他會窒停，一脚踩在他的後跟上，他才驚覺地急邁步跟在前面那名隊員後面向自己的房間走去。

進入自己的房間，赫然發現水二爺就坐在書房的一張椅上。

金富刹那明白，必然是有什麼事懷疑到自己的頭上，否則，水二爺斷不會在他的房中等他。

他咳了一聲，不驚不慌地道：「水爺找我有什麼事？」

這時，走在最後的那名隊員巳堵住了門口，前面那名則站在水二爺的身側，手按在鎗把上。

水二爺假笑一聲。「沒有什麼，坐下來再說。」

金富不由在心裏罵了一聲。「黃鼠狼給鷄拜年，那有好事！」只好坐下來。

這就是水二爺厲害之處，他知道金富身手很了得，尤其是拔鎗的速度，簡直比眨眼還快，但坐下來之後，拔鎗便沒有站着那樣方便。

他見金富坐下來，又假笑一聲：「今晚手風順嗎？」

金富一直在心內嘀咕着，却就是猜不出水二爺的意圖，只好順口答道：「托福，贏了二百多塊。」

「嗯，聽說你很少贏的，是嗎？」水二爺目光一閃一閃的，捏摸着下巴。

金富邊猜度水二爺話中的意思，邊道：「不知怎的，就是邪，每次去賭，不是輸多，就是輸少，這還是第一次手氣這樣好。」

水二爺忽然問：「你每個月連賭帶嫖，大概要多少開銷？」

金富眼珠轉了一下，不敢肯定地道：「大概三四百塊大洋。」

「你一個月賺多少錢？」水二爺緊接問。

金富不由狐疑地望了水二爺一眼。「大洋五十塊。」

「那你怎有多出幾倍的錢來花銷？」

水二爺一雙眼直勾勾地盯着金富。

金富不由吸了口涼氣，暗忖：「看來姓水的是懷疑我與幾天前的那宗刦案有關了。」口裏却道：「這關你什麼事？」

水二爺臉孔一板，沉聲道：「本來是不關的，但最近却發生了那碼子的事，這就……」故意不說下去。

「水爺是懷疑我與那碼子事有關？」金富的語氣也重了。

「這就看你怎樣解釋了。」水二爺冷笑一聲。

金富臉色一變，霍然欲站起來，但一眼看到站在水二爺身旁的那名隊員按在鎗把上的手，吸了口氣，强捺着，氣憤地道：「想不到竟是懷疑到我的頭上！」

「這是你自己造成的。」水二爺冷然道：「你最好能有一個合理的解釋。」

金富大有虎落平陽被犬欺的感覺，但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不到他不忍氣吞聲，只好道：「那些錢，皆是我以前做買賣時，預留後路，積下來的！」

「眞的？」水二爺拖長聲音說。

「當然是眞的！」金富强忍着想衝上前狠狠揍水二爺一拳的衝動。

「但口說無憑！」水二爺目光狠厲。

「幸好我還有幾張銀票還未兌換，」金富冷笑一聲，「那幾張銀票都是我在一年前，在萬發銀號兌換的，票面上還有日期！足可以證明！」

金富說完，對水二爺道：「那四張銀票合共三千三百塊，就藏在帳頂左角的夾縫內，你可以取出來看看。」

這一點，水二爺早就知道了，只是他在搜查時，一時忘了看看發出銀票的銀號的店號及日期，現在被金富一說，才醒起，忙示意站在身旁的心腹上前去取。

那名心腹很快自帳頂左角取出四張銀票，上前遞給水二爺。

水二爺就着燈光仔細一看，果然是萬發銀票的銀票，日期也是一年以前的。

他不禁呆了一呆，暗自後悔自己當時不該那樣匆忙，不看個清楚。

不過他是個奸滑之人，深知像金富這種人不能與之結怨，否則，狠起來，什麼也會幹出來。

板起的臉孔立刻堆起了笑容，一迭聲道：「眞對不起，錯疑了你，唉，兄弟太孟浪了，現在巳弄清楚了，兄弟向你道歉。」邊說，邊將手上的四張銀票，回給金富。

金富雖然鷩了一肚子氣，但要在這裏立足，就不能得罪這個馬壩墟鎮上的第二號人物，否則，他將無法待下去，只好忍住一口氣，道：「水爺公事公辦，而我確實亦有嫌疑之處，水爺職責所在，我怎敢怪水爺你。」

水二爺趁機冷冷一笑，站起來說道：「時候也不早了，改日有空，再請你喝兩杯。」

「水爺好走，不送了。」金富亦客氣地說。

水二爺邊向外走，邊道：「自己人，客氣些什麼。」

但金富還是送他出門口。

×　×　×

現在只剩下一名嫌疑人物——于剛。

有了上一次的教訓，水二爺不敢再那樣輕率從事。

他也曾乘于剛外出的機會，暗中搜查過他的房間，却一點值得懷疑的證據也搜不到。

但是他却不死心，依然派人暗中跟踪他。

結果，被他發現了于剛值得懷疑的地方。

——他派出去暗中跟踪監視于剛的手下向他報告，曾經發現于剛一個人悄悄溜出墟鎮，鑽入離墟鎮西南約十六七里處的一座樹林中，大約半個小時之久，才從樹林出來，偷偷溜回鎮上，不知在攪什麼把戲。

水二爺聽了手下的報告，首先就想到：于剛很可能去與那名匪賊聯絡，準備再幹第二宗。

爲了小心起見及不至打草驚蛇，水二爺決定在于剛再溜出鎮時，親自帶人跟踪，看看他到底在攪什麼鬼。

這個機會終於來了。

他接到手下的報告後，立刻匆匆帶了十一名手下，走出墟鎮，沿着伸展向西南方的那條小路，急趕下去。

趕到那座樹林前，那名負責追踪于剛的手下悄沒聲地從林邊一棵樹後現身出來，用手指了指林內。

水二爺立刻一揮手，帶來的十一名手下迅速散開，成扇面形掩入林中。

林中靜悄悄的，偶爾响起一兩聲雀鳥的鳴叫聲，及細碎的踐踏聲，水二爺與兩名心腹盡量放輕脚步，往林中鑽去。

大約深入林中十數丈，便聽到前面有低沉的人語聲，水二爺一緊手中鎗，示意兩名心腹停下來，藏在樹後，側耳細聽。

隱隱約約地聽到一把熟悉的語聲說：「下一次買賣幾時動手？」

一把沙啞的語聲接道：「五日之後，怎樣？」

「最好不過，我近來手頭很緊。」熟悉的聲音說。

水二爺一聽，就聽出說話的人是于剛，至於那沙啞的聲音，則不知道是誰了。

水二爺心頭狂跳了一下，暗忖：「這一次準沒錯了！」

他以目示意兩名心腹準備好，然後才扯開了喉嚨大聲叫道：「于剛，你幹得好事！」

他這樣大聲叫，目的是讓其他的手下聽到，作好準備。

他的話聲才起，附近立刻响起一陣拉動鎗栓的聲音。

水二爺知道那是他的手下已經準備好了。

于剛與另一人的聲音立刻沉寂下去。

「于剛，你已被包圍，別妄想反抗，否則格殺勿論！」水二爺大喝。

一下鎗聲即時响起，嘯一下急响，子彈射在水二爺藏身的樹幹上。

分別藏在兩棵樹後的兩名心腹立刻朝鎗响處放了幾鎗！

鎗聲在林中迴响，擊得枝葉「啪啦」亂响。

那些早已作好準備的民防隊員一聽鎗响，紛紛扣動扳機，集中射向林中。

刹那間，鎗聲像爆豆一樣密集响起。

林中也立刻响起一連串鎗聲，嘯嘯地從水二爺及他的手下藏身的樹旁掠過。

水二爺見于剛反抗，氣恨得很，大喝一聲：「放鎗，別讓他們跑了！」揚手掃出一梭子彈。

他的手下立刻又放了一輪鎗。

密集的鎗聲中，先後响起了兩聲慘叫聲。

水二爺不禁得意地想道：「不知死活的東西，看你還敢反抗！」

換了一梭子彈又掃出去。

他的手下亦一鎗接着一鎗朝發出慘叫聲的地方扣動扳機。

好一會，槍聲仍然在林中迴响不絕。

而枝葉也被動射得簌簌斷掉落地。

靜靜地聽了一會，聽不到林中有任何聲响，水二爺眉頭皺了一下，示意兩名心腹掩上去看看。

兩名心腹藉着樹木的掩蔽，從這棵樹躍到那棵樹，掩逼前去。

水二爺却緊貼在樹後，不敢將身形露出來。

一會，傳來兩名心腹的叫聲：「隊長，于剛與一個漢子被射死了！」

水二爺對于不能生擒于剛，感到有點遺憾，但却很高興，終於讓他將這兩個胆大包天的匪賊幹掉了，他可以大大地露臉了。

他從樹後轉出來，走上前去。

他的手下亦紛紛從樹後走出，上前看個究竟。

于剛與另一個不知姓名的漢子死狗一樣趴躺在地上，于剛身上起碼中了五槍，那漢子則只中了兩槍，其中一槍將他的腦袋打爆。

水二爺提着槍，得意地望着于剛與那漢子的屍體。

「隊長，這裏有一大包烟土。」他的一名心腹在掀開于剛的屍體時，發現一包重約二三十斤的烟土。

水二爺剎那臉色變了一下，一個念頭升上了他的腦中——莫非于剛與這漢子是幹偷運烟土的買賣？

因爲這一帶的烟土買賣，都是馬大爺的專利權，任何人不得沾手，否則除了被沒收烟土外，還會被監禁及罰欵。

但烟土這一門買賣最好賺，所以仍有不少人暗中偷偷私運烟土在鎮上出售。

「搜搜他們的身上還有些什麼？」水二爺將槍插回槍套。

兩名心腹立刻動手在兩條屍體身上搜起來。

「只有一些大洋，其他的沒有。」兩名心腹將幾十塊大洋捧起來。

水大爺摸着下巴，思忖着，從現場的跡象來看，于剛與那漢子合伙偷運烟土的可能性最高，至於他與馬大爺被刼那碼子事有關的可能性很少。

看來，他又懷疑錯了對象。

只是這一來，他回去如何向馬大爺交待？

但他立刻就想到一個主意。

「這些大洋你們拿去分了吧。」水二爺確有一手。

那些隊員聽了，個個露出歡喜之色。

「于剛胆敢勾結外人，私運烟土，不聽勸告拒捕，死有餘辜，將他們的屍體抬回去，還有那包烟土。」水二爺找到了一個錯殺于剛的藉口。

那些手下立刻動手將兩具屍體抬起來，水二爺已走出了林子，長長吐了口氣。

他知道這一次又做錯了，尚幸還能找到藉口。

這件事馬大爺知道了，也不會責怪他，因爲這是侵犯到鎮長大人的利益事情，馬大爺決不會寬容一個胆敢侵犯他利益的人的！

所以水二爺放了心。

而他相信，他的手下一定會依照他剛才說的話去說，因爲他們都得到了甜頭——分到七八塊大洋。

刼案再生　捕手追查

于剛被殺死之後，再也沒有值得懷疑的人，這件事至此亦告一段落。

馬鎮長雖對那那匪賊恨之入骨，但却無可奈何，因爲直至現在爲止，根本找不到那匪賊的一絲綫索。

唯一值得高興的是，除去了于剛這個胆敢侵犯他利益的該死賊徒。

雖然一直找不到有關被刼掠的綫索，馬大爺再也不敢大意，除了增聘人手護院值夜之外，他日夜也隨身帶備一支法國製造的勃朗寧小手槍，就連睡覺，也放在一伸手就可拿到的地方。

水二爺也加强了巡視，對於一些覺得可疑的陌生人，暗中加强了監視。

經過一番佈置之後，墟鎮上一直沒有發生過事，漸漸，有些人已忘了那回事。

水二爺也開始照常尋樂了。

這一日，恰好是距馬大爺被刼後一個月。

水二爺今天特別輕鬆愉快，今日不但得到一筆可觀的意外進賬，李寡婦家還新來了一位又俏又白嫩的姑娘，聽說還未接過客，就等他今晚去「嚐鮮」。

這是李寡婦有意孝敬他這位二爺的。

這怎不令他心癢呢？

所以，他早早就吃了晚飯，當然少不了喝他半斤八两助興，然後洗了個澡，穿着整齊，直趕李寡婦家。

× ×

馬大爺今天也很高興，因爲他得到一個消息，上頭可能在這一任鎮長任滿之後，委他爲一縣之長。

他想到爲民父母官的威風時，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繼而再一想，當了縣長，很可能從此一帆風順，連連高升，不難做到省長，興奮得他在吃晚飯時，一反常態，喝了足有兩斤酒。

兩斤酒下肚，他不禁有點昏昏然，所以很早便上了床。

他這一晚很巧，睡在五姨太的房中。

自從上次被匪賊光顧過後，他這座公館可說防衛森嚴，門口除了有十二個民防隊分三班日夜守衛之外，公館內也有十二個護院分三班日夜巡值。

馬大爺這一晚由於酒醉的關係，所以睡得很沉。

而另一方面，水二爺這一晚也很快活——快活過做神仙。

只有陪着馬大爺躺在床上的五姨太，睡得非常不舒服，因爲她一直心緒不寧，無法入睡。

午夜剛過，外面傳來的一聲狗吠，嚇得躺在床上的五姨太一顆心「噗」地劇跳了一下，她害怕地想推醒馬鎮長，但聽到丈夫那長短有序的鼻鼾聲，只好縮回手。

當一個人睡不着的時候，少不免會胡思亂想，越想不免越心驚。

「妙嗚」一聲貓叫自窗外傳來，嚇得五姨太全身抖悚了一下，一拉被子，蓋過頭。

也就在她將被蓋過頭的時候，窗外有個黑影閃現，接着那兩扇原本關緊的窗子無聲地被打開，一條黑影捷若狸貓般躍了入來，那兩扇窗子立刻又無聲地關上。

那黑影像鬼魅一樣，躡手躡脚走到床前，靜靜地站着，一雙發光的眼睛則打量着沉睡如豬的馬大爺。

驀地，用被蒙頭的五姨太大概覺得很氣悶，將被子扯下來，一眼看到床前站着一條鬼魅般的黑影，嚇得她手脚發軟，全身不聽使喚，但却張開咀巴欲叫。

站在床前的黑影却在五姨太自頭上扯下被子時，就已驚覺了，一手疾伸出去，閃電般掩上五姨太的咀巴。

五姨太那一聲驚叫霎時被硬生生掩壓回喉嚨內，只能發出低弱的「唔唔」聲。

但她馬上雙眼一翻，昏死過去。

那是由於她太驚駭之故，加上咀巴被掩，氣一窒，所以才會昏迷。

那黑影慢慢放開捂住五姨太咀巴的手，接着快捷地在沉睡中的馬大爺身上床上摸索起來。

很快，他就從五姨太的枕下摸出一柄小巧的勃朗寧手槍，不由發出一下無聲的冷笑。

跟着，又在馬大爺身上摸出一大串鎖匙。

他把玩了一下那柄小手槍，然後快捷地動手將五姨太的咀巴封起來，再綑綁手脚，然後才將手上那柄小手槍的槍咀抵在馬大爺的咀巴上。

跟着，他用力搖動着馬大爺。

扯着鼾、沉睡如豬的馬大爺終於從睡夢中被搖醒過來，矇矓中，他懵然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但立刻，他就驚覺到可怕的事情又發生了。

因爲他雖然睡眼矇矓，但還是看到了站在床前像鬼魅一樣的黑影。

在他的潛意識中，還以爲見了鬼，所以嚇得他震悚了一下，咀巴一張，發出一聲驚叫！

可惜他那聲驚叫却被迫噎在喉嚨中，一雙眼驚怖地瞪望着那黑影。

因爲他的咀巴才張開，一管冷硬的槍管已塞入他口中。

「馬伯樂，想不到吧？我又來了！」

那黑影仍然將槍管塞在馬大爺的咀巴內。

馬大爺牙齒正咬着那又硬又冷的槍管，令到他極之不舒服，全身毛管都豎了起來。

「怎麼哪？不認識我了麼？」那黑影將槍管抽出少許，但警告道：「你若叫，我一扣扳機，你就什麼也完了。」

馬大爺微喘了口氣，恐怖地望着那黑

影，搖了搖頭。

「哼，諒你也不敢叫。」那黑影將槍管完全抽出來。但却抵在他的咀角上，這樣，隨時可以迅速地將槍管塞回他的咀巴內。

「又……又是……你？」馬大爺雖然平日威風八面，但面對死亡，英雄也變了狗熊，何況他根本就不是英雄。

「當然是我。」那黑影輕笑一聲：「有誰這樣輕車熟路，在這樣嚴密的守衛下，能够鷄犬不驚地摸進來。」

「你……你這次想怎樣？」馬大爺顫着聲問。

「那還用問？」黑影失笑一聲道：「當然是想要你拿一些藏起來叮噹响的東西出來。」

「你……你……」馬大爺又氣又心疼，直翻白眼。

「怎麼哪？捨不得？」那黑影低沉地道：「錢財身外物，有什麼比得上生命？你若是捨不得，那我只好要你摟着那些黃白之物去見閻羅王了。」

馬大爺驚駭得全身的肥肉顫抖了一下，急聲道：「不……不……不，你要多少我都給你，你別殺……我……」

「好，既然你這樣捨得，那就快些去拿來。」那黑影語冷如冰。

「我立刻去拿來給你。」馬大爺驚怕得幾乎連聲音也說不出。

「別要花樣，否則，這偌大的財產，嬌妻美妾，你會再也不能擁有。」那黑影提出警告，並將槍咀放開。

馬大爺的一顆心這時候才稍為定下來，瞥了一眼身旁的五姨太：「你將她怎樣了？」

「她死不了，我只是不想她亂叫出聲，驚動了外面的人。」那黑影揮動一下手中的短槍，示意他坐起來。

馬大爺費了不少勁，才能够從床上坐起來。

那黑影却一把將他從床上揪下來。

馬大爺却雙腿發軟，差點站立不住，跌坐在地上。

「別磨蹭了，快拿出來。」那黑影又在催促。

「那我帶你去拿。」馬大爺說着掙扎着從房門口走去。

「你想到那裏拿？」那黑影一把將馬大爺揪住。

「錢財珠寶首飾都在我書房內那間密室內。」馬大爺這時鎮定了很多。

「我一個人拿不了那樣多，不用到書房那裏取了，就將五姨太的拿出來吧。」那黑影冷然說。

馬大爺不禁在心裏咒罵出聲，他本來想藉着到書房去取錢財的時候，伺機掙脫那黑影的脅持，就算不能够，最低限度也可以驚動了守在書房窗外的一名護院，那時，這該死的匪賊就算脅生兩翅，也逃不了。

想不到他精，這該死的賊徒也不笨，竟然不貪多，令到他無所施其「技」。

但他仍然抱着一絲希望。「你上一次已經光顧過了，她的首飾財物已被你拿走了，只怕你會嫌少。」

「別嚕囌了，快拿出來，哼，我上次取走了一批，你一定會送回一批給她，是不是？」那黑影語氣轉厲。

馬大爺一看哄不了對方，只好乖乖地動手從櫃台及箱籠內取出所有的珠寶首飾及現洋來。

那黑影竟然帶備「手電筒」，所以馬大爺想不全部拿出來也不行。

用手電筒照了一下那堆首飾現洋，那黑影滿意地道：「想不到你這樣快就送回給她這樣多首飾，看來你對她倒是寵愛有加。」頓一頓又道：「比起上次，還要多，唔，再多就很難拿走了。多謝你。」

接一晃槍咀，示意馬大爺將所有首飾現洋裝入他帶來的一個布袋內。

馬大爺不敢不從，乖乖地將那些首飾現洋裝入布袋內。

「將你身上值錢的拿出來，放入去。」那黑影槍咀直抵在馬大爺的太陽穴上。

馬大爺立時全身僵硬了一下，雖然很心痛，却不得不將他指上戴着的一只玉班指除下來，再解下腰帶佩着的一塊玉珮，放入布袋內。

「加上你這兩件玉器，相信價值比起上一次超過一倍有多，是麼？」那黑影得意地說。

馬大爺却直恨不得能够一刀將這匪賊的心挖出來。

因爲，單是那枚玉班指，就值大洋一萬塊以上，而那塊珮玉，其價值亦上千塊大洋。

那黑影滿意地點點頭，手中鎗一擺，悄聲道：「現在，還是照上次一樣，委屈一下你了。」

馬大爺這時整個人像要爆炸一樣，一口痰湧上喉頭，差點沒有昏過去。

生命畢竟比什麼也寶貴，馬大爺只好忍下那口氣，乖乖地被那可惡的匪賊綑綁起來，並封住咀巴，與他的五姨太並肩躺在床上。

這一次比上一次好一點的是，沒有被塞在床底下。

「馬鎮長大人，告辭了。」那黑影提起那袋財物，悄沒聲地從窗口竄出去，一閃不見了。

馬大爺睜大着雙眼，像要噴出火來一樣，掙扎着，想滾下床……

× × ×

那黑影這時已出現在馬棚前。

那些馬匹似有警覺，噴着鼻子踢動四蹄。

那黑影一竄竄入馬棚，竄到最不安靜的一匹馬旁邊，伸手輕撫着那匹馬的頸脖，說也奇怪，那匹馬立刻安靜下來，並親暱地扭動着脖子挨擦他。

而其餘的馬匹，亦漸漸安靜下來。

那黑影立刻動手解下那匹馬的韁繩，牽出馬棚。

那匹馬馴服地任由那黑影牽引。

那知才牽出馬棚，住在斜對馬棚的一間小屋，忽然呀地一聲打開，走出一個披着一件外衣的漢子來。

那黑影若想殺死那漢子，大有機會，而他的鎗亦已抬起來指住了那漢子。但忽然又垂下來，躍上馬背，那匹馬前蹄一揚，直奔向那堵半人高的圍牆。

那漢子大概是馬伕，門一開，乍見院

子裏有一個黑影牽馬出來，嚇得他呆了一下，接着驚駭地扯開喉嚨大叫：「有……賊啊——」

他起身本來是想撒尿的，這時那泡尿早巳被嚇得不知化到那裏。

那黑影的騎術看來不錯，雙脚一夾馬腹，那匹馬低嘶一聲，一個騰躍，越過那半人高的圍牆。

急驟的蹄聲在靜夜中响起，份外震响，傳了開去。

「砰——」一下鎗聲緊接着响起。

緊接着，人的吆喝聲，急促的脚步聲，一邊朝馬棚這邊移過來，一邊連續响起幾下鎗聲。

鎗聲震動了夜空。

這時候，馬大爺幾經艱難，終於掙扎着從床上跳落地下，痛得他全身像散開來一樣。

他本以爲從床上滾到地下，弄出的聲响會驚動人，那知他弄出的聲响却被鎗聲人聲掩蓋了，誰也沒是發覺他。

他只好乾瞪睁，直喘氣。

那些護院及民防隊員紛紛趕到馬棚，那馬伕驚慌地大叫：「那賊偷了一匹馬，朝那個地方向跑了。」說着用手一指。

那些護院順着手指處望出去，雖然看不到什麼，却似能聽到一陣馬蹄聲得得响起，有人大喝一聲：「追！」

那四名值夜護院立刻撲到馬棚，急急牽馬出來，翻身上馬，叱喝連聲，催馬越過圍牆，急追下去。

其餘的護院及民防隊員，則散開來，緊張地在公館內外巡察搜查起來。

公館內出了賊，自然驚動了內宅的家眷，驚慌得亂成一團，自然也有人省起了一家之主的馬伯樂怎麼到現在也不見人影，就算醉得一塌糊塗，也會驚醒。

於是，那幾房妻妾一齊擁向五姨太的房間。

才來到門口，她們便隱約聽到房內有窒悶的聲响傳出來，衆人可慌了手脚，以爲馬鎮長及五姨太出了事，七手八脚，朝房門又推又拍，大聲嚷叫。

散開來巡察的護院聞聲趕來，一看便知道出了事，房內的馬鎮長與五姨太無理由睡得這樣死而不開門，一名護院繞到後窗，發現一名同伴倚在牆下昏死過去，一顆心不由狂跳起來，也不再理會這樣多，猛一縱身，一手按在窗台上，竄了入去。

房內雖然黑暗，那名護院仍然一眼看到地上有一團黑影在掙扎扭動，並發出低悶的「唔唔」叫聲，忙一步竄上前去，憑着那人的身形，他立刻辨認出那是馬鎮長大人。

他急忙蹲下來，拔出塞在馬鎮長口裏的布團，接將手脚上的繩索解開。

馬鎮長癱在地上，胸膛急劇起伏，且喘大氣。

這時人聲與拍門聲震天價响起，那護院才省起，外面馬鎮長的妻妾仍不得其門而入，急站起來，上前將門閂拉開。

衆妻妾一湧而入。

馬鎮長這時也從地上爬起來。

衆妻妾看到他沒有事，才放下一顆提起的心。

但立刻發現了被塞口綑綁躺在床上的五姨太，尖叫驚呼之聲，响成一片。

那名護院上前動手替五姨太鬆綁。

五姨太雙手才鬆綁，便伸手一把將塞在咀巴內的布團拉出來，哇地乾嘔了一口，急喘起來。

衆妻妾圍着馬鎮長，七咀八舌問發生了什麼事。

馬鎮長被衆妻妾嘈得頭也昏了，加上鱉了一肚子氣，大吼一聲：「閉咀！」

這一招果然生效，衆妻妾果然收聲。

但緩過氣來的五姨太却抽泣起來。

馬鎮長長長吐了口氣，恨聲道：「那惡賊若讓我捉到，非生劏活剝了他，難消心頭之恨！」

那護院誠惶誠恐地道：「鎮長大人，金富他們已全力追下去，那賊逃不了，快坐下來歇一歇吧。」

衆妻妾立時七手八脚，將馬鎮長扶坐在一張太師椅上。

那護院很知機，立刻道：「鎮長大人，我去外面守着，你好好歇一歇。」說完立刻走出房外。

那些妻妾有些去安慰五姨太，有些討好地爲馬鎮長捧茶揉背撫胸。

馬鎮長喝了一口熱茶，一拳搖在扶手上，厲聲道：「無論如何，也要將那匪賊緝捕！」

「姊夫，你沒有事吧？」水滿水二爺一頭衝了進來。

× × ×

第一聲鎗响，水滿就被驚醒了，一把推開摟在懷中的女人，挺坐起來。

一連串鎗聲又响起，水二爺像受驚的蚱蜢一樣，從床上蹦跳落床，抓起衣服急急穿上，夾着一對鞋，一手抓住插在鎗套上的駁壳鎗，飛一樣跑出了李寡婦家的大門。

他連奔帶跑，半路上恰好遇到從隊部趕往馬公館的手下，那名隊副一見他，忙向他匆匆報告。

水二爺一聽又是姊夫遭到匪賊光顧，腦門轟的一响，雙眼一陣發黑，幸虧那隊副一把抓住他，才沒有摔跌在地上。

吸了口氣，他拖着一雙疲軟的腿脚，往馬公館奔去。

隊副及其手下跟在他身後。

趕到馬公館，他吩咐了隊副幾句，然後一支箭般直往內宅奔入去。

「水滿，你這個飯桶！」馬鎮長劈頭一句就罵，「怎麼現在才趕來？」

水二爺急喘了口氣，慌不迭答道：「我一聽到鎗响。立刻就帶領弟兄們趕來，爲了恐防那賊匪有同黨，我立刻佈置人手展開搜索，所以來遲。」

「飯桶！」馬大爺一手將茶杯摔在地上。

水二爺畏縮地垂下頭，不敢作聲。

「那賊匪可是上一次的那一個？」水二爺這時看到地上的繩索及布團，知道那賊匪又「光顧」了馬鎮長，小心地問了一句。

「我雖然看不清楚他的相貌，但身材與聲音與上一次那賊匪一模一樣，肯定是同一個人！」馬鎮長咆哮如雷。「今次無論如何也要將那賊匪緝捕，不論死活！」

「姊夫，損失了多少財物？」水二爺

怯怯地問。

「比上一次多了一倍有多！」馬大爺一想起那枚心愛的玉班指及玉珮就心痛。「那匪賊竟然連我佩帶的玉班指玉珮也拿走！」

「金富他們已追下去，諒那賊匪再也逃不了。」

那知話猶未了，一名護院跌跌撞撞地跑入來，身上帶血，差點連站也站不穩。

水二爺連忙一把將他扶住，急聲道：「你怎會這樣的？」

那護院咬牙忍着痛道：「我與金富他們一路急追下去，大約追出了有十幾里外，忽然失去了那賊匪的踪跡，咱們忙勒住馬四下察看打量起來，那知……驀然一陣鎗聲猝然響起，金富與兩名弟兄應聲從馬上栽倒落地，我那匹馬由於受到驚嚇，猛然斜跳開，但肩頭上中了一鎗，我連忙伏下來，那匹馬發狂般狂奔出去，鎗聲又響，子彈嘯嘯地從我的頭上身旁掠過，我只好任馬匹一路奔下去。」

那護院驚悸地喘了口氣。「待我定下神來才發覺是往回奔，便先回來報告。」

馬鎮長聽了那護院的報告，一張臉變得極之難看，揑着拳頭，咬牙切齒道：「若不將那賊匪生擒活捉，剖心剮腹，五馬分屍，誓不為人！」

水二爺却對那護院道：「金富他們是否死了？」

那護院痛得臉也青了，仍然忍痛道：「他們中鎗從馬上摔跌落地，一動不動，大概是死了。」

「唔，你去包扎一下傷口吧。」水二爺眼珠轉了一轉。

待那護院走出去之後，水二爺忽然神秘地湊到氣昏了頭的馬鎮長耳邊，低聲道：「姊夫，我有一個辦法，包你可以捉拿到那賊匪，解你心頭之恨！」

馬鎮長精神一振，急聲道：「別賣關子，快說。」

「只要姊夫捨得花錢……」水二爺仍然不明白說出來。

馬鎮長却截斷了他的話：「阿滿，我沒有心情繞圈子！」

水二爺仍然道：「姊夫，你聽說過一個叫蕭原的大名嗎？」

這一次馬鎮長不再嫌水滿繞圈子了，急聲道：「你說的可是追捕這一行中的能手，有『海角天涯』之稱的蕭原？」

水二爺得意地道：「正是他。」接又道：「若是能够請到他，我担保能够將那賊徒緝拿回來！」

「唔——」馬大爺沉應一聲。

「不過這人要的酬金頗高。」水二爺拿眼望着馬大爺。

馬大爺一掌拍在扶手，激聲道：「只要能够捉拿到那賊匪，一萬塊大洋我也在所不惜！」

「那又不用這樣多，大概三千塊到五千塊就可以了。」水二爺道。

「那麼就出五千塊吧！」馬鎮長一挫牙。

「好，這事就包在我身上！」水二爺一拍胸脯。

「你有辦法找到他？」馬鎮長望着水二爺。

「不用找，他就在鎮上的廣安棧。」水二爺一笑。「天亮後我立刻去找他。」

馬鎮長的目光亮了起來。

× × ×

蕭原確實在墟鎮的廣安棧內。

他是兩天前才來到馬墻墟的。

他之所以來馬墻墟，是想買兩支德國造的快慢機——一種短鎗，可以連發，也可以點發，一梭可以裝二十粒子彈，是威力最猛的短鎗；同時買三百發子彈。

做他這一行的，鎗是他們的第二生命，所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是沒有稱心如意的武器，就算他身手再高明，也敵不過無堅不摧的鎗彈。

他本來準備今日就離開馬墻墟。

因為他已購買到他要買的鎗彈。

但既然有生意找上門，那就不必急着離開了。

而且酬金又這樣高——五千塊大洋，他一口就應承了。

幹他們這一行的，全靠拿獎銀酬金過活，而對付的又是悍匪巨盜，隨時可能會喪命，所以他可說是用命來換錢。

水二爺一聽蕭原肯緝捕那匪賊，喜得心花怒放，立刻請蕭原回隊部，將兩次發生的刼案經過，對蕭原說了一遍。

蕭原聽得很仔細。

聽完之後，他請水二爺帶他到馬公館實地察看一下，水二爺立即一口答應。

來到馬公館，蕭原一眼就看到已被抬回來，放在牆側的三具屍體。

水二爺馬上向他說明，這三具屍體就是被那匪賊打死的三名護院。

蕭原上前仔細察看了一下金富及兩名護院的屍體，他從三具屍體身上的鎗洞，推測到那名匪賊的鎗法不但準，而且快。

知道了這一點，非常之重要，所謂知彼知己，他在展開追捕時，自然會小心提防。

在馬公館轉了個圈，他沒有見到馬鎮長，却拿到一千塊定金，於是辭別了水二爺，然後將那張一千塊大洋的銀票收好，提早吃了午飯，一逕出鎮而去。

他先到金富三人被射殺的地方仔細搜索了一會，然後再趕往上一次刼案發生後，找回那匹灰馬的那處山崗下，逗留了好一會。

在入黑之前，他回到鎮上。

吃過晚飯，洗了個熱水澡，他很早就上了床，不久便沉沉睡去。

明天他要展開全面的行動，所以，他要養足精神並保持充沛的體力。

× × ×

翌日，天才濛濛亮，他就起了床，吃了早點，帶備幾個飽子，一逕出鎮去了。

他仍然來到金富三人伏屍的地方，在附近搜尋了一會，便朝東南方一路走去。

他走走停停，一會兒停下來察看一下地上，一會兒又用力嗅聞幾下，有時又會察看一下折垂在枝椏上的斷枝，在正午時分，他走上了一個小山崗。

站在小山崗上，可以遠遠地望到崗下面一片遼闊的平地。

平地上有一條小河，小河邊散散落落建有不少簡陋的土屋，炊烟正從一些屋子的烟囪吐出來。

藍天白雲，炊烟縷縷，蕭原看得不禁心胸一寬，怔怔地有點出神。

他的心頭充滿了寧靜溫馨的感覺。

而他也感到有點餓了，遂坐下來，掏出飽子，大口大口地吃起來。

他這一路跟踪下來，直到這時，他才發現，他已走到邊界，山崗下那條小河，就是緬滇交界處。

只要越過小河，就是緬甸。

而他憑着地上遺留下來的痕跡，追踪到這裏，若是那匪賊沒有偷過界河，就必定匿在山崗下那些土屋中。

但他却感到很頭痛，因為散居在界河邊的怒族人，非常之團結，而又勇猛，但又排斥外人。

而顯露在他眼前的踪跡，顯然那賊徒必定藏匿在那些土屋中，這就令到他費心思了。

若這樣貿然闖下去，肯定會引起怒族人的戒心及敵視，若晚上才偷偷溜下去，而想找到那匪賊，那就像瞎子在地上找尋一口針那樣困難，但一時間，他又想不到一個好的方法。只好坐在這山崗上發呆。

驀地，他警覺到身側有一下細碎的聲音響起，心頭一動，疾忙側身一滾！

「嗖」地一下急響，在他坐過的地上，一根短矛「奪」地揷入土內！

在滾出去的刹那，他已將鎗抽出來。

「嗖嗖嗖」一連五六支短矛「奪奪奪」地射插入蕭原疾滾過的地上，只差那麼寸許，便射在他的身體上。

疾滾中，他鎗咀一抬，想放鎗，終於還是忍住了。

因為他從插在地上的短矛，已猜到襲擊他的人，可能是怒族人，只有這些還未完全開化的少數民族的人，才會使用這些原始武器。

開鎗雖然可以震住那些人，但必然引起他們更大的敵意，那麻煩就大了。別說是緝捕那匪賊了，只怕想脫身也不能够。

連滾帶竄，他終於竄到一棵樹後，暫時不至完全暴露而受到攻擊。

果然，在他竄入樹後，向他投射的短矛暫時停止了。

喘了口氣，蕭原抹去額上的汗水。

剛才，眞是驚險，若不是他警覺得快，這時他已躺在原先坐着的地方，身上起碼中了三四支短矛。

他探出半邊腦袋往外察看一下，像從地下冒出來的一樣，起碼有二十多名怒族服裝，手執短矛彎刀的漢子，默然地向他逼過來。從那些怒族人的眼中，他察覺到他們眼中盡是敵意，不由令他倒吸了口氣，一時不知怎樣應付才好。

他緊張地注視着那些一步步逼過來的怒族人。

驀地，頭頂上「察」地一下急响，一條人影從樹上疾撲來。

而那人影手上執着一柄閃亮的彎刀！

蕭原實在萬料不到樹上竟然藏有人，待到他驚覺時，從樹上撲下來的人距他頭頂不到二尺，而彎刀已斬臨他的頸背！

以蕭原的身手鎗法，本來可以來得及一鎗將樹上躍下來的人射死，但蕭原却沒有這樣做。

因為他明白到，若是他開鎗殺了那人，這無異與怒族人結下大仇，那時，就算他鎗法再準，只怕也回不去，暴屍在這山崗上！所以他沒有開鎗，上身一個側仰，手中鎗猛然揮砸向疾斬下來的彎刀！

「鏗」一响，手中鎗磕在刀身上，將之磕歪！

而蕭原就在這刹那，暴挺起，左手疾抓向那人的足踝。

那人也很敏捷，腿一曲一蹬，彈踢向蕭原的頭臉。

刀光一閃，被磕歪的彎刀斜削向蕭原的肩臂！蕭原猛一伏身，疾滾出幾尺。

那人一脚一刀皆落了空。

蕭原一躍起身。

那人亦雙脚落在地上。

兩人面面相對。

那人對於蕭原手中的鎗，竟然一點也不懼怕，彎刀一擧，踏前一步。

而那些怒族人亦圍了上來，却沒有一湧而上，只是充滿敵意地望着蕭原。

蕭原這時反而變得非常之冷靜，打量着眼前這個從樹上躍下來的人。

這人也是怒族人，很年輕，大約只有二十三四歲，神態慓悍，但頗英俊。

蕭原忽然拋下手中鎗，含笑望着那怒族青年。

那怒族青年怔了一下，眼中的敵意褪了一些，忽然也將手中的彎刀拋在一旁的地上。

「年青人……」蕭原試探着用漢語說話。

但那青年却呀地叫了一聲，截斷了蕭原的話，一個虎撲，出手猛攻蕭原。

蕭原料不到那青年會猝然向他出手，疾忙錯步旋身，横閃開去。

那青年撲了個空，喝叫一聲，擰身一拳擊向蕭原左肩頸！

蕭原右臂疾探，一掌迎向擊來的拳頭。拳掌相擊，發出「啪」的一聲，那青年被震退一步。

蕭原這時若乘機出手，肯定可以制住那年青人，但他却沒有這樣做，收掌含笑望着那年青人。他還是想令到對方了解他是沒有敵意的。

那知那怒族青年猝然躍起，雙脚凌空撐擊向蕭原的喉頭胸膛。

怒族青年這一招凌厲無比，圍觀的怒族人皆用土語呼叫出聲。

但在蕭原的眼中看來，怒族青年這一招似很平常，這時他忽然改變了主意，上身向下一蹲，雙手疾探出，抓向那怒族青年的雙脚踝。

那怒族青年雙脚撐空，正欲收腿斜躍落地，那知雙脚踝一緊，被蕭原刁扣住。

這一來，那怒族青年就那樣被蕭原扣着雙足踝，停在空中，上落皆不能。

這一次，那些怒族人驚叫出聲了。

而那青年掙扎了幾下，依然不能上也不能下，舞動着雙手，哇哇叫起來。

蕭原哈哈一笑，這才將那青年放落地上。

那青年一張臉漲得通紅，但眼中的敵意已全消，而且還露出佩服的表情。

「你，厲害。」那青年忽然用生硬的漢語說。

蕭原拍拍身上的塵土，道：「你們為

何襲擊我？」

「因爲你是外來的漢人，我們又不知你來這裏幹什麼，所以襲擊你。」那青年生硬地說：「你是誰？來這裏幹什麼？」

「我是來找一個人的，一個漢人！」蕭原說得很慢。

「一個漢人？」那青年的目中立刻又充滿了敵意。

「他是來找我的！」驀地，一把聲音冷冷地傳過來。

蕭原急抬眼往語聲响處望了過去。

「砰！」一下鎗聲緊接着响起，「錚」一下激响，蕭原抛在地上的駁殼鎗被擊得飛向一邊。

蕭原心頭一懍，臉上却依然鎮定從容，脫口一聲：「好鎗法！」

× × ×

那些怒族人歡呼一聲，陡地閃開，現出一個人來。這人年約三十多歲，身材精壯，雙眼閃閃有光。穿着一套怒族服裝，黝黑的臉上，透出幾分英挺之氣。

蕭原一眼看出這人是個道地的漢人。

這人說的是純熟的漢語。

那些怒族人對這位作怒族裝扮的漢子很尊敬，這一點，蕭原從那些怒族人那恭敬的神態及眼神看出來。

而那位青年也拔脚跑向那漢子。

「好鎗法！」蕭原含笑望着那漢子。

「朋友怎樣稱呼？」

「高怒。」那漢子垂下手中鎗，目光直視着蕭原。「你不是來找我，而是來捉我的，說得對嗎？」

蕭原避而不答道：「那麼，高朋友是承認兩次光顧馬鎮長的人了？」

高怒直認不諱。「不錯，正是我。」

「高朋友好身手，好大胆。」蕭原冷然說。

「馬鎮長那王八蛋多少錢請你來捉我？」高怒目光閃閃。

那些怒族人似乎聽得懂他們的話，鼓噪起來，激動地揮動着手中的短矛及彎刀，吶喊出聲。

蕭原還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場面，暗暗有點心驚。「五千塊大洋。」他本來不想說出來的，還是說了。

因爲從這暫短的接觸中，他直覺地感到高怒不同於一般的慣匪悍盜。

高怒倏地哈哈大笑起來，笑了好一會，才道：「出到五千塊捉拿我高怒，馬伯樂一定是必欲得我而甘心了！」

臉色一沉，冷然道：「我如今就在你面前，怎麼還不動手捉我？」說話時，將垂下的鎗拿起來，指着蕭原的胸膛。

蕭原不禁倒吸了口涼氣。

「哈哈，你怕了？」高怒扣着鎗機的手指一緊。

也就在這刹那，蕭原猝然向地上一伏，往側一滾！

「砰」然一响，高怒扣動了鎗機。

他的反應不可謂不快，但仍然慢了那麼一刹那，那一鎗射不中蕭原，貼着蕭原滾動的身形射在地上，擊起一蓬砂土。

他急速地移動鎗咀，食指猛扣。

「砰」「砰」兩下鎗聲幾乎不分先後响起，地上的蕭原一躍而起，手中多了一把左輪鎗，指着高怒。

他的身上一點損傷也沒有。

高怒手上的鎗却飛上了半天，有點不相信地睜大雙眼駭然望着蕭原。

那些怒族人同時張口發出一陣驚嘆聲。他們都看到，疾滾中的蕭原像變魔術一樣，多了一柄鎗，火光一吐，竟然比高怒快了那麼一點點，一鎗將高怒手中的鎗擊得脫手飛出去。

而高怒開的一鎗，子彈自然射上了空中。這眞是神乎其技的鎗法，那些怒族人皆畏懼地望着蕭原。

高怒內心之震驚，非筆墨可以形容，他自己最清楚，蕭原剛才可以一鎗射殺他，但蕭原却沒有這樣做，手下留了情，只將他的鎗射飛。

「你是誰？」高怒驚疑地問。

「蕭原。」蕭原沉聲說。

「原來是有『海角天涯』之稱的蕭原。」高怒敬服地望着蕭原。「我敗在你手下，那可一點也不出奇了。」

「高朋友過獎了。」蕭原走去檢起地上的匣子鎗。

那青年乘這機會，一把奪過身旁一名族人的短矛，欲擲向蕭原。

却被高怒一把搶過來，摔在地上。

蕭原將雙鎗插回腰上，深望了高怒一眼，掉頭往回路走去。

「蕭朋友，你是來捉我回去的，你動手將我綁起來吧。」高怒垂下雙手。

那些怒族人皆激動地低吼起來。

蕭原倏地停步轉身，望着高怒。「高朋友，我本來很想捉你回去，但現在改變了主意。」

高怒忽然激動地道：「你爲何改變主意？」

蕭原深注了高怒一眼，接掃視了一下那些怒族人。「因爲你實在不像我以前捕捉過的慣匪悍盜，一個像你這樣受到族人尊敬擁戴的人，斷不會是一個十惡不赦的惡人，而我一向只捉罪無可恕的惡人，所以我不捉你。」

「蕭朋友果然不同於一般的捕手，高某敬佩。」高怒光明磊落地望着蕭原。「蕭朋友難道不想聽聽高某兩次偷刦馬鎮長財物的原因？」

「我相信你不會是爲了一己之欲而偷刦馬鎮長的財物。你這樣做，必有你認爲需要這樣做的原因，我雖然很想知道，但現在天色已近黃昏，我還要趕回鎮上，若是聽你說出原因，只怕我要趕夜路了，還是不聽算了。」蕭原很懇切地對高怒說。

高怒也誠懇地對蕭原說：「但我還是要告訴你，我那樣做實不是爲了自己！」

「有這句話就够了！」蕭原抛下這句話，大步而去。

「蕭原，我們會永遠記着你。」背後傳來那些怒族人充滿了感情地，用生硬的漢語呼叫出來。

蕭原不禁歡暢地一笑，扭頭朝着那些怒族人揮了揮手。

× × ×

這是蕭原自幹上追捕生涯以來第一次「失手」，沒將他要捕捉的人捕捉回去。

所以，他拿不到那五千塊大洋。

但他絕不後悔，而且認爲這一次做得很對，他就是這樣一個人。（完）

二十世紀的壯舉

撞船新戰術

刀戈・譯

擅於撞船技術的伊雲士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日的晚上，黑暗而又危機四伏，但在陰霾密佈的天空下的杜威海峽却似乎還是非常的寧靜。

當夜色越來越濃厚時，月亮給厚厚的雲層掩蓋了，這時，兩艘英國驅逐艦，「布祿號」和「斯威夫特號」開始了它們的危險的夜間巡邏任務，它們的工作是很重要的，爲的是維持海峽的安全，俾聯軍的艦船停泊。這兩艘驅逐艦，都裝備了强力的大炮和魚雷管的。

首先顯示出六艘德國驅逐艦已經迫近的是黑暗的夜空驀地亮起了一連串的閃爍的炮火，於是，這兩艘英國驅逐艦馬上改變航綫，駛向那些侵襲者。

「斯威夫特號」首先展開還擊，一時之間，炮聲隆隆，魚雷又幾乎百發百中，德國的驅逐艦只顧逃避「斯威夫特號」的襲擊，冷不防速度較爲緩慢的「布祿號」已經駛入他們的艦隊裏。

「布祿號」所施放的第一枚魚雷，即把一艘敵艦轟沉了，然後，司令官愛德華．伊雲士發出一道命令，沒想到這一道命令，却使他在歷史上名垂不朽。

他決定不再問他，也不再施放魚雷，但却要把最接近他們的那艘敵艦G．42撞沉。首先，他把「布祿號」的速度加至二十七海里，撞向敵艦的左舷，一响鋼鐵的碰撞聲，那艘德國的艦船差點兒給「布祿號」撞得折爲兩截，艦上的德國海軍，連較準炮位的機會也沒有，唯一的報復辦法，便是攀登「布祿號」上面，來個肉搏戰。

但「布祿號」上的兵軍，早已經嚴陣以待，手裏緊執着的不是刺刀，便是來福槍，手槍和短劍，就在前甲板上厮殺起來，直至德軍不是被迫跳水逃生，便是給俘虜了爲止。

雖然德國那艘破艦已經倒栽葱的豎起來，但伊雲士仍舊要把殘敵肅清。其時湊巧有兩艘敵艦就在「布祿號」前面駛過，尾隨的那一艘，立刻又給「布祿號」所施放的一枚魚雷轟沉了。然後，在「布祿號」旁邊的殘廢了G42往旁一側，逕赴龍宮了，幾分鐘前，德國的艦船還是耀武揚威的，至是，只好豕突狼奔的，在黑暗中逃掉了，不過，「布祿號」也受到了最重的損壞，後來要由兩艘拖船把它拖回港內，進行修理。

伊雲士出生於一八九一年，是倫敦一個律師的兒子，他和他的弟弟都是就讀航海學校的，初時成績庸庸無奇，直至他調到泊在格連赫的訓練船受訓時，他便開始對海洋熱愛起來，以寡敵衆，並使用船撞船的戰術，以他爲始，他死於一九五七年，被册封爲男爵，原因是他在二次大戰時致力於國民防衛工作。



太空秘密

太空探測器

雍容

所謂「太空探測器」，實際與派遣一些「機械探險家」前去探測月球，或者其他的行星無異。在其他的行星上面，迄今爲止，都沒人發現存有任何的生物，同時，又已經確定，絕不適宜於人類居住的，除非有了一切的防禦設備。由於「太空探測器」是準備犧牲的，而在設計方面，它的耐久性又遠勝於人類，所以能够把它們遣派到太空人所永遠也不可能前去的地方，例如前去太陽的表面，或者穿過木星的輻射帶。所有的行星，這些「太空探測器」都差不多拜訪過了，據最新的消息，兩個名叫「旅行者」的探測器，其中一個已經飛出太陽系外，預計在一九八六年即可以到達天王星，一九八九年，則到達海王星。

由於月球距離我們最近，所以第一個「太空探測器」便遣派到它那裏去。一九五九年九月，蘇聯的太空探測器「月球二號」就是第一個探月的人造物體（「月球一號」是失落了），雖然它在接觸到月表時遭到破壞。但「月號三號」於一九五九年十月初飛到月球的背後，用無綫電拍了第一張月球遠遠的那一邊的照片回來，而月球的那一邊是經常背着地球的。

爲了準備那一系列的「太陽神號」的太空船載人登月，美國曾經遣派了兩系的太空探測器到月球去，其中一系叫「觀察家」的，它們自動地降落月球表面，證明了人類降落也同樣安全，另一系叫「月球軌道」的，則依着月球軌道運行，拍攝了月球整個表面的照片回來，探出了那裏最適於着陸，替「太陽神號」鋪了路。

蘇聯曾經利用機械人挖取了一些月球泥土回來，同時，他們又發展了另一型的探測器，名叫「月球車」（LUNOKHOD），由地球遙控，可以在月球表面行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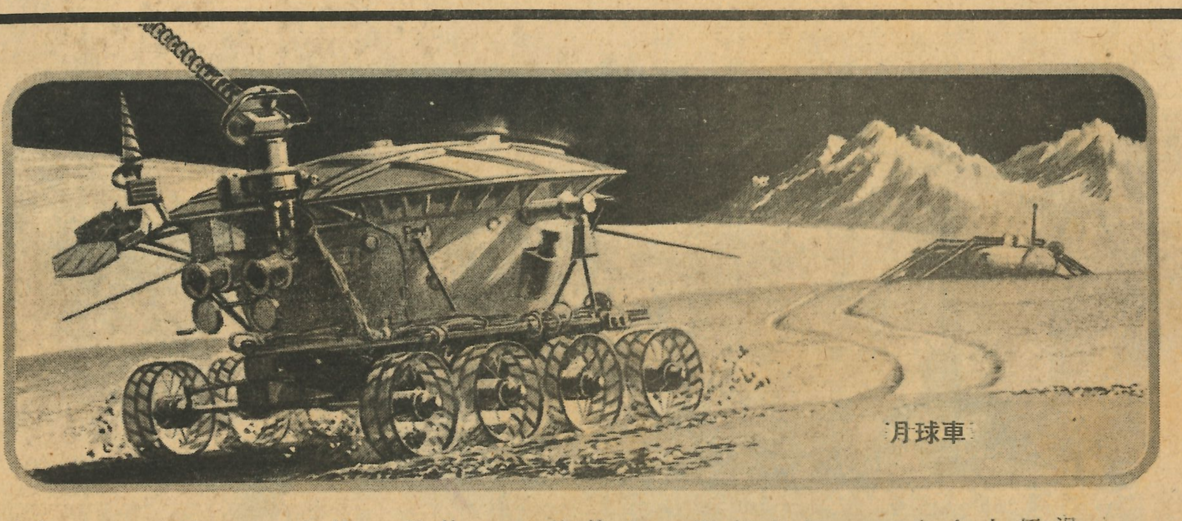
事實上，七十年代以來，一系列的「水手號」和「海盜號」探測器，已經卓有成效地訪問了水星、金星和火星。一九七二年三月，美國國家航空和宇航局發射了第一個木星探測器「先驅者十號」。一九七三年四月又發射了第二個木星探測器「先驅者十一號」。現在它們都已完成了考察木星的任務，繼續遠走高飛。

一九八〇年，「先驅者十號」距離太陽已經和天王星一樣遠，這時它拍來的無綫電訊號，已經微弱到我們無法接收。預計在八萬年內，這個探測器就會飛到離我們太陽系一秒差距的地方。「先驅者十一號」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初，也和土星會合了，以後它也會跟「先驅者十號」一樣，飛出太陽系的。

這系列「先驅號」探測器上面，都携有一塊金屬板，板上的圖案，表示出「先驅者」是從那兒出發的，此外，又畫出了地球上最高等生物的形象——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這兩個人的背景，就是他們所乘搭的交通工具的外形輪廓，表明人的高度大約是那交通工具的闊度的三分之二。即使我們已經確信其他的行星不會存有任何的生命，此舉純屬多餘，但是，我們還是希望有朝一日遇上「宇宙人」的，好讓這些智慧高度發達的生物，知道這個探測器的來歷，同時在茫茫太空中，他們並不寂寞。

「觀察者三號」

「月球三號」探測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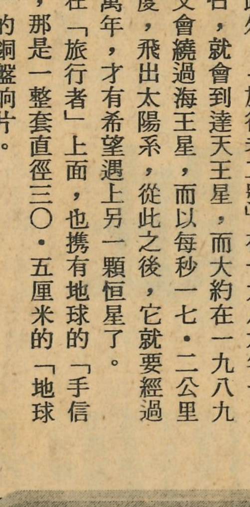


月球車

第一個抵達另一顆行星的探測器是美國的「水手二號」，它於一九六二年在金星上面掠過。但蘇聯對於金星的探測，一向都表示有着極濃厚的興趣的，美國的探測器只是在金星的上面掠過罷了，但蘇聯的探測器，却利用降落傘，穿過了這顆行星的大氣層，搶先了美國一步，把金星的外表和其他資料，用無綫電拍了回來。

不過，美國也不示弱，另一個「水手號」探測器，却拍攝了水星和火星的照片，而在一九七九年，太空時代裏的一項最艱巨的事蹟，却由美國完成了，兩個「海盜號」系的太空探測器，自動的在火星降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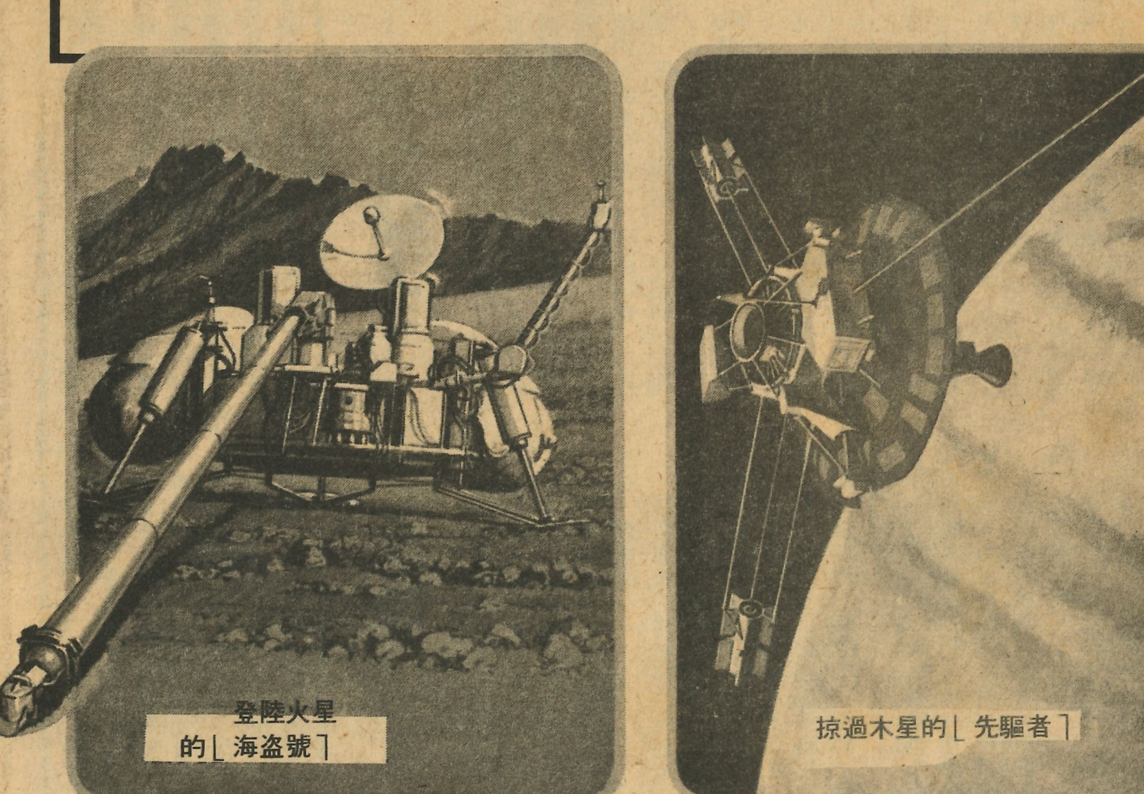
長期以來，在科幻小說家的筆下，都認爲火星是存有人類的，而這些「火星人」，一直就拿地球作爲進攻的對象，「海盜號」着陸之後，便進行探測「火星人」的存在，但結果却一個也找不到。



現在，太空探測器所注意的是那兩顆巨型的行星——木星和火星，它們的照片首先是由美國的「先驅號」系探測器拍回來的，跟着，又由兩個更先進的「旅行者」拍回來。這一系的探測器，目前就在木星的軌道上運行着，考察着它的大氣。

此外，「旅行者二號」在一九八六年一月三十日，就會到達天王星，而大約在一九八九年，又會繞過海王星，而以每秒一七·二公里的速度，飛出太陽系，從此之後，它就要經過幾十萬年，才有希望遇上另一顆恒星了。

在「旅行者」上面，也携有地球的「手信」的，那是一整套直徑三〇·五厘米的「地球之音」的銅盤响片。



登陸火星的「海盜號」

掠過木星的「先驅者」



新派俠義奇情小說／黃鷹·文　黃耀基·圖

賊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兩個年青人一個叫方驄，一個叫楊威，都有一身武功，看來不是行俠仗義，刧富濟貧，而專向賊人作案得到金銀珠寶——賊贓，在他們手上搶走，而兩人得手後，又互相每次爭奪賊贓，結果都是方驄佔到，楊威只好思其次，把賊人捉住到官府處領賞，總不比方驄收獲大，他一向同官府的捕頭有聯繫，捕頭也利用他捉到賊人，從賞金中坐地分肥，他想人贓並獲，又不想和方驄碰在一起，方驄是專向近期作案的賊贓着手，這次他却轉向廿多年作案的劇盜爲對象，從賞格中挑出周歡——現在改名趙寬，趙寬是清水鎮富豪，那晚又遇上黑衣人光顧……

死亡帖上　指名狙殺

迎着高玉盛左掌的一個保鏢長刀方劈出，那枚鋼針便射進了他的眉心，怪叫一聲，倒翻開去，高玉盛的右脚同時踢在另一個保鏢的咽喉上。

他的脚其實仍差一寸才踢得實，可是那剎那，靴尖突然彈出了三寸長的一支利刃。

咽喉要害，一寸已足以致命，何況兩寸。

高玉盛一脚才踢斃那個保鏢，身形淩空又一個翻滾，再一脚，踢殺另一個保鏢，接一肘，撞在最後一個保鏢的心窩上。

這一撞，若只是肘撞上去，未必致命，但一撞同時，高玉盛的左掌却有如鶴嘴般順勢往那個保鏢的咽喉上一啄。

致命的也就是這一啄。

也只有殺人老手，時間才會拿揑得這麼準確，動作配合得這樣緊密，而且一擊必殺，毫無花巧，完全實用。

錢東來也知道這些人絕不是高玉盛的對手，他們這邊衝上去，他那邊已退進林子內，可是高玉盛那麽快將他的人完全擊殺，仍然大出他意料之外。

他跑不了多遠，便聽到了最後那兩個心腹的慘叫聲，當機立斷，立即竄進了旁邊的一叢矮樹內。

好像那樣的矮樹叢到處都是，高玉盛若是一叢叢來搜索，非獨費時，而且他還可以伺機偷襲。

他却是怎也想不到才竄進去，脚下便絆着了一條繩子，那條繩子雖然沒有將他絆倒，却在他一絆之下，牽動了繫在繩子一端的銀鈴。

「叮噹噹」一陣鈴聲響動，本是很悅耳，他聽來却是心驚魄動，驚訝未已，衣袂聲響，高玉盛便鬼魅般出現在他身後。

他回頭，吸氣，收拳，指節發出「格格」的連串異響。

高玉盛沒有立即出手，盯着他，道：「有錢人的命果然寶貴。」

錢東來又吸一口氣。「相好的，有話好說。」

「沒有話好說。」高玉盛搖頭。

錢東來接道：「我有的是錢，你要多少我也可以滿足你。」

高玉盛又搖頭道：「這種錢要來太麻煩。」

「我保證你一定會收到，絕不會有任何的麻煩，若是你能夠替我殺掉那個要你殺我的人，我……」

高玉盛冷截道：「也許你眞的還未瞧出我是什麼人。」接將鐵笛一翻，橫在胸前。

錢東來目光落在鐵笛上，面色突然又一變，失聲道：「高玉盛。」

「正是——」高玉盛鐵笛在衣袖上一抹。「殺手中以鐵笛爲兵器的只有一個人，這一帶只有我一個。」

錢東來道：「你用過我的錢。」

「不錯，我曾經替你殺過兩個人，而你也曾經千方百計打探我的底細。」

錢東來忙道：「我只是要將你收爲己用。」

高玉盛道：「你應該知道一個殺手最避忌的是什麼。」

錢東來方待回話，高玉盛已接道：「你也應該知道我是一個眞正的殺手。」

一個眞正的殺手必須守信完成僱主的委託，也必須替僱主守秘密。

錢東來知道完全絕望，却不由自主地道：「要殺我的其實是你本人？」

高玉盛搖頭。「眞正的殺手沒有私仇，也絕不會做賠本生意。」

錢東來無言從腰間抽出了一柄軟劍，迎風「颼」地抖得筆直，那枚鋼針即時又從高玉盛的掌中射出，目標竟是在錢東來的右小腿。

他是知道要一針射殺眼前這個人絕難成功，也知道以錢東來的武功，在公平的搏鬥下，將之擊殺他必須付出相當代價，要平安將他解決必須先將他弄傷，將他的鬥志完全崩潰。

一個人越有錢難免就越怕死，錢東來已經可以說很有錢，他喜歡看見別人流血，那種血非獨令他大爲興奮，而且會刺激他的食慾，但到他流血的時候，却是立即由心寒出來。

他也很久沒有流過血。

那剎那他的反應却仍然保持應有的敏銳，小腿一抬，手一抹，將那枚鋼針拔出，看到針尖曳着的血珠，他第一個反應竟然是惶恐的將那枚鋼針扔掉。

高玉盛把握機會欺上，鐵笛一揚，猛喝一聲：「看針！」

錢東來不由自主旁邊一閃，鐵笛中却沒有鋼針射出來，高玉盛要用的也只是右脚，裂帛一聲，靴尖利刄劃破了錢東來的衣袖，也劃破了他右臂的肌肉。

鮮血激射，錢東來失聲驚呼，軟劍急展，回襲高玉盛，雖則右臂已受傷，劍用來仍然迅勁。

高玉盛繞着錢東來遊竄，不與他硬拚，一身兵器暗器尋隙抵暇，防不勝防。

錢東來一傷再傷，不免有些心慌意亂，邊戰邊退，高玉盛步步緊迫，突然又喝一聲：「看針——」

這一次，錢東來沒有閃避，軟劍反襲高玉盛面門，他是算準了高玉盛鐵笛中不會再藏着第二枚鋼針，眞正的殺着乃是在靴尖的利刄或者其他暗器。

他算得並不準，到他發現高玉盛毫不在乎他軟劍的反襲，要閃避，一枚鋼針已然從鐵笛中射出，射在他眉心上。

這一枚鋼針更急勁，直沒進去，只露出半寸的一截，錢東來連人帶劍同時倒飛，撞在後面一株樹幹上。

高玉盛冷笑，道：「有時我的話也要聽的。」三步走過去，探手一揑一拔，將那枚鋼針從錢東來的眉心拔出，面上的肌肉突然繃緊，沉聲道：「什麼人！」

這三個字出口他才轉身，目光閃電般落在不遠處的一叢矮樹上。

枝葉聲一陣亂响，一個人從那叢矮樹後冒出來，赫然就是楊威。

高玉盛並不認識楊威，目光一寒，冷笑道：「好啊，竟然敢躲在那裏偷看我殺人？」

楊威立即嚷起來。「你胡說什麼，我在這兒睡得正好，給你驚醒了，還未跟你算賬哪。」

高玉盛雙拳一緊，脚步接一動，楊威看在眼內，立即手指高玉盛。「要殺我滅口？」

高玉盛又一聲冷笑。「沒有錢我不會隨便出手。」

楊威手一拍胸膛。「我也是，沒有錢，我從來就不去拿人。」

「拿人？」高玉盛一怔。「你到底是什麼人？」

「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楊威——」

高玉盛又是一怔。「你就是那個專替官府捉賊領賞的楊威？」

「難道還有第二個楊威？」

高玉盛冷冷道：「這種飯不易吃，你能夠活到現在，可見實在有幾下子。」

楊威挺胸突肚的說道：「豈止有幾下子。」

高玉盛道：「可惜我不是賊。」

楊威道：「我也很可惜，到現在仍沒有瞧到官府要緝捕你的賞格。」

「這實在可惜得很。」高玉盛冷然轉身，走了出去。

楊威抓了抓腦袋，亦走了出去。

× × ×

路上的行人並不多，高玉盛走了一程，越走便越不是味兒，楊威赫然亦步亦趨，緊跟在他後面。

他停步，楊威亦停步，東張西望的。

「姓楊的，你老是跟在我後面，是什麼意思？」高玉盛沒有回頭，語聲森寒，有如利刄。

楊威「哦」一聲，三兩步從高玉盛身旁走過，回身接問道：「你要到那兒？」

高玉盛冷笑。「這與你何干。」

「那當然是你的事。」楊威手接一指。「我則是往清水鎮，可不在乎你跟着。」隨即又舉步走前。

高玉盛怔住，再看去，楊威已大搖大擺的走在前面，他追上，要搶在楊威前面，楊威腦後却彷彿長着眼睛，一時伸左手抓癢，一時伸右手，總是將高玉盛擋在後面。

路本來就不太闊，楊威這樣走，要搶在他前頭，實在不容易。

路人看見楊威這麼匆忙，都投以好奇的目光，高玉盛却只氣得差一點沒有下殺手。

× × ×

清水鎭，黃昏，大街上，仍然熙來攘往。

高玉盛終於搶在楊威前面，大街上轉一個彎，便遇上了一個中年人。

「高少爺——」那中年人忙打一個招呼。

高玉盛淡然應道：「張老闆，生意好哇。」

張老闆諛笑應道：「還不是高少爺時常關照。」

「請——」高玉盛擺手。

張老闆忙作揖，一聲「請——」，將路讓開。

高玉盛急步走過，這邊張老闆繼續前行，轉過那個彎，便與楊威碰在一起，楊威居然跟他是認識，一把搭上肩膀，道：「張老三——」

張老闆一怔，看清楚是楊威，喜呼道：「小楊，怎麼跑到這裏來了。」

楊威大笑道：「我一直就在這一帶走動，就是現在才遇上你，怎麼，做起老闆來了。」

張老闆道：「是叔父關照，不來不成，不做不成。」

「老本行？」楊威眼珠子一轉，正好看見高玉盛走進一戶人家。

「還不是賣酒，店子就在前面，來，到我那兒喝一杯，聚聚舊——」張老闆拉着楊威就走。

× × ×

一杯落肚，楊威却隨即向張老闆打聽：「方才跟你打招呼的那個小伙子是什麼人？」

「高家少爺高玉盛。」

「他進去的就是他媽的高家？」

「那是江家，江家跟高家是表親，也都是這兒的有錢人家，高家少爺是獨生子，還未成家立室，不過聽說好像與江家大小姐有婚約。」

「江家大小姐？」

「叫江飛霞，很漂亮的女孩子。」

楊威連連點頭，張老闆看着，脫口問道：「你也認識江家大小姐。」

楊威揮手道：「沒有這種事。」

張老闆接道：「看你好像對高家少爺很感興趣。」

楊威道：「我感興趣的只是江家大小姐。」

張老闆怔一怔，道：「你不是說不認識……」

楊威截道：「若是我認識，江大小姐那裏還有這個姓高的份兒。」接將酒一口倒盡。

張老闆失笑，一面替楊威添上一杯。

× × ×

高玉盛喝的不是酒，是茶，但看着江飛霞，雖然是茶，他也已有醉的感覺。

江飛霞事實是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高玉盛不錯是一個冷血殺手，對江飛霞却一往情深。

喝過茶，高玉盛目注江飛霞，輕呼道：「表妹……」

江飛霞笑笑。「看你，又要提那件事了。」

高玉盛道：「我們的婚事已……」

江飛霞截着道：「你知道，娘要我侍候……」

高玉盛道：「我們一起侍候她不是更好？」

江飛霞搖頭道：「遲一些再談這件事好不好？」

高玉盛苦笑道：「你娘她近來又怎樣了？」

「還不是那樣。」

「你看怎樣開解一下她老人家。」

「除非爹重生。」江飛霞歎息。「只有這個辦法了。」

高玉盛搖頭道：「人死焉能復生。」

江飛霞垂下頭，忽然又抬起來又問：「表哥，近日你有沒有見過趙伯伯？」

「趙寬？」高玉盛接着問道：「什麼事？」

「他着人送來了一封信。」

「要你後天正午無論如何也要到他家裏走一趟？」

江飛霞奇怪道：「你怎麼知道？」

「我也收到他的信。」高玉盛接從懷中取出一封信，遞給江飛霞。

江飛霞接過一看，更奇怪。「跟寫給我的一樣。」

高玉盛接問：「除了你之外，近日你是否還收到什麼特別的東西？」

「一張帖子，可不知是誰送來的。」

「怎樣的帖子？」高玉盛有些緊張。

「上面寫着我的名字，旁邊畫着一隻蜘蛛。」

「是不是這樣的？」高玉盛接又從懷中取出一張白玉的帖子，一攤轉向着江飛霞。

帖子上以血畫着一隻蜘蛛，在蜘蛛爪下寫着高玉盛三字，血跡雖然已乾透，彷彿仍然散發着血腥。

× × ×

好像那樣的帖子一共有五張，分別寫着周歡，沈春山，高玉盛，蕭觀音，江飛霞五個人的姓名，以不同的方法送到他們五人的家中。

五張帖子現在都放在趙家大堂的八仙桌上，圍坐在桌旁的五個人，神情並不一樣。

趙寬表現得很冷靜，沈春山有些坐立不安，面上醉意未去，顯然大醉過，才醒來不久，蕭觀音風情萬種，年紀雖然已不輕，看來仍然頗迷人。

高玉盛江飛霞都是一臉的詫異之色，目注趙寬，若有所禱。

趙寬終於開口：「大家都收到了這種帖子，相信都已經知道我們爲什麼要請大家到這兒來。」

他的目光只是落在高玉盛江飛霞二人的面上，高玉盛沉聲應道：「以我所知，這是蜘蛛帖，一個二十年前名震天下的劇盜蜘蛛的信物，有人說這個人已經死亡，但我知道的，最近三年這個人又再出現，專打黑道朋友的主意。」

趙寬看看蕭觀音沈春山道：「我們也聽說。」

高玉盛接道：「至於這個人爲什麼要

將帖子送給我們，可要請教三位了。」

趙寬沈春山蕭觀音三人相顧一眼，趙寬隨問道：「令尊生前沒有跟你說過我們跟蜘蛛結怨的事。」

高玉盛搖頭道：「沒有。」

「那你呢？」趙寬轉顧江飛霞。

江飛霞亦搖頭，沈春山插口道：「趙兄，你說要不要告訴他們？」

趙寬沉吟着說道：「我看沒有這個必要。」

沈春山轉問蕭觀音道：「蕭大姐的意思？」

蕭觀音瞟了高玉盛江飛霞一眼，道：「他們家裏的人都不願意說，我們似乎犯不着多口，反正是二十年前的舊事，說不說，也無關要緊。」

「不錯——」趙寬連連點頭。

高玉盛接道：「據說蜘蛛這種帖子寫着那一個人的名字送到去，就是要殺那一個人。」

「不錯，這就是蜘蛛的死亡帖！」趙寬目光又落到那五張帖子上。

高玉盛伸手輕捉着江飛霞的手臂，道：「這既然關係我們二人的生死，你們怎能不給我們一個明白？」

「是啊——」江飛霞接道：「趙伯伯這一次……」

趙寬揮手截道：「這一次我請大家到來，原就是要商量一下，看如何應付。」

蕭觀音輕「喲」一聲，道：「聽你這樣說，好像已經想到辦法了？」

趙寬道：「我只是想到了一個人，楊威——」

楊威？高玉盛不由得一怔。

× × ×

楊威這時候正向趙家莊走來，大模斯樣的，走幾步，又伸手往身上的衣衫拂幾下。

今天他的衣飾非常華麗，一面拂着一面嘟嚷道：「趙寬這個有錢的老頭兒要請我做保鏢，不認眞裝扮一番，如何開口要一個高價錢。」

到他拂罷衣衫，已到了趙家莊大門前，抬頭一看匾額，他便舉步踏上石階。

四個僕人裝束的漢子一齊迎上來。「這位……」

楊威頭仰得更高，神氣地道：「有一個叫做趙寬的，是不是住在這兒？」

一個僕人應道：「不知是那一位要找我家莊主？」

「楊威！」

四個僕人一怔，相望一眼，楊威一指已戳在身旁一個僕人的胸膛上。「還不進去給我通傳？」

「是，楊爺——」那個僕人隨即揮手向其他三個同伴道：「你們還不快進去準備侍候楊爺？」

那三個僕人交換了一個眼色，齊應一聲，走了進去，剩下來那個連隨一擺手，道：「楊爺，請——」

楊威大搖大擺的走了進去。

× × ×

「楊爺到——」王安這時候正將一個人請進大堂。

這個人一身黑衣，與楊威年紀差不多，正是楊威的死對頭方聰。

趙寬顯然對楊威方聰都陌生，却好像看見老朋友的隨即迎前去，一面向各人介紹道：「這位楊爺武功高強，機智過人，給他找上的大盜，沒有一個不手到拿來，正好在附近，所以我拜託了葛捕頭將他請來。」

方聰隨着一面向各人點頭，高玉盛一見這個楊威不由就一呆，暗忖道：「怎麼這一個又是楊威？」

趙寬接道：「楊爺也已經答應了給我們帮忙，有楊爺在，大家就大可以安枕無憂。」

沈春山一面聽一面手捏着兩枚鐵胆，他顯然也聽過楊威的大名，蕭觀音更顯得放心，還向方聰拋了一個媚眼。

方聰的目光却停留在江飛霞的面上，江飛霞微笑點頭，旁邊的高玉盛神態更加陰沉了。

趙寬隨又打了一個「哈哈」，道：「却是想不到楊爺竟如此年輕。」

方聰似亦知失態，隨手拈起了蕭觀音面前的帖子，看了看，說道：「這是眞正的蜘蛛帖。」

趙寬有些奇怪的道：「楊爺憑什麼如此肯定？」

方聰自覺失言，笑笑掩飾道：「我一向跟盜賊爲敵，對於有名的都下過一番心思研究，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趙寬「哦」一聲，也沒有什麼表示，方聰接問道：「五位與蜘蛛帖之間……」

趙寬截口道：「這方面，楊爺是否可以不過問？」

方聰笑應道：「五位若是不便說，也不要緊，反正我是受聘做保鏢，拿到人又可以去領賞。」

江飛霞插口道：「這是長一輩的事情，我是毫不知情。」

「是麼？」方聰深注江飛霞。

江飛霞俏臉微紅，避開方聰的目光，高玉盛再也忍不住，冷笑道：「我們之中，之前可有人見過楊爺？」

趙寬不假思索道：「沒有。」

「有！」高玉盛反指着自己，說道：「我！」

方聰不由得一怔，高玉盛接道：「只是我見的楊威並不是這樣子。」隨即戟指方聰。「你到底是誰？」

方聰笑起來，說道：「我，我，我姓方——」

一陣打鬥聲即時由外面傳來，方聰目光一轉：嘟喃道：「這小子，這一次來得倒快。」

趙寬暴喝道：「你不是楊威？」

方聰目光一轉，道：「我是方聰。」

趙寬怒叱道：「你冒充楊威，目的何在？」

方聰道：「我對這個蜘蛛帖也很感興趣。」

高玉盛冷笑道：「是麼？」

打鬥聲這片刻又近了很多，方聰繞着八仙桌一面轉一面道：「這件事只有我才能够解決，你們誰要找我帮忙，夜間到鎭東竹林，掛一盞白燈籠便成。」接在江飛霞身旁停下，低頭道：「你最好是一個人前去。」

高玉盛怒極暴喝，一掌拍向方聰，方

聽接一掌，高玉盛的脚已到，急一閃，那邊趙寬已淩空一脚踢來。

方聽一把正將門拉開，一見來勢兇猛，半身忙一矮，「嘩啦」的一聲，那扇門便在趙寬脚下片片碎裂。

身形凌空未落他另一脚又已踢出，力道同樣驚人，方聽不等他這一脚踢到，已然矮身疾竄了出去。

沈春山的一枚鐵胆幾乎同時飛至，方聽同手一抓，也竟穩穩的抓一個正着，一看一笑，道：「金的銀的我都要，鐵的可還你。」鐵胆同擲沈春山。

沈春山一手接同，身形竟然被鐵胆上的力道帶得一幌，不由得面色一變。

趙寬緊接追出去。

× × ×

楊威才進門，後面兩個僕人便一齊將門推上，接下門，他方覺奇怪，四個僕人都抄了一條大棍在手，沒頭沒腦的向他砸來。

幸好他反應敏銳，身手靈活，總算沒有給砸中，眼看又來了另外四個僕人，一個招呼，又手抄木棍，向楊威砸來。

楊威以一敵八，好容易脫出戰圈，忙喝道：「你們這是什麽意思？」

為首的僕人大喝一聲：「上！」

楊威又叫道：「我可是你們莊主請來的人……」

「請你來挨棍子！」為首的僕人一棍接砸下，其他的也不慢。

楊威可怒了，幾個照面便奪來一條棍子，與那八個僕人惡戰起來。

兩個護院緊接奔到，加入戰團，十一個人打做一堆，一直打到大堂前，八個僕人東仆西倒，口青面腫，兩個護院亦被趕上迴廊，楊威一脚方將較近的一個踢翻，方聽便從堂內竄出來。

兩人後背撞在一起，一齊轉身，方待動手，一看清楚，齊都一呆，脫口一聲：「是你？」

方聽接道：「我來助你。」一脚將另一個護院踢翻，身形隨從欄干上滾過，「一鶴冲天」，拔上了飛簷，一閃不見。

「姓方的，你——」楊威才叫一聲，趙寬已然撲出，只道是方聽的同伴，雙掌一錯，左右擊至。

楊威連接八招，那邊高玉盛已掠出，目光一落，脫口道：「楊威——」

趙寬聞聲收掌，詫異道：「你才是楊威？」

楊威鼻子立時向天，「哼」一聲，道：「那一個是趙寬。」

「越寬抱拳道：「那個方聽冒充到來搗蛋，才有這誤會，萬勿見怪。」

楊威這才看清楚趙寬，立時一怔，這個趙寬不是與他在賞格上加了兩撮鬍子的劇盜周歡一個模樣。

「哦，你就是……」他幾乎沒有叫出周歡的姓名來。

趙寬那知道這許多，接道：「我就是趙寬。」

楊威脫口道：「周？」

「是趙，趙錢孫李的趙。」

楊威「哦」一聲，「喀喀」地笑道：「叫葛柏找我來的就是你啊。」

趙寬又抱拳，道：「有失遠迎，恕罪恕罪。」

楊威揮手。「算了。」

「那個姓方的……」

「方聽那個王八蛋總是冒我的名到處招搖撞騙，什麽時候我有暇將他拿下，揍他一個痛快。」楊威目光一轉，落在高玉盛面上，又打一個「哈哈」。

趙寬信口問一句，道：「你跟高玉盛認識？」

楊威伸手往趙寬肩上一拍，低聲道：「他是我手下敗將。」

趙寬輕「啊！」一聲，接吩咐一衆手下。「你們還不快向楊爺賠罪？」

一衆跌跌撞撞，苦着臉走過來，楊威揮手又是一聲：「算了。」

趙寬接伸手。「楊兄，裏面請——」

楊威打着哈哈，道：「先請。」

趙寬一捋鬍子，矣笑，在前引路，楊威一面跟着，一面學着趙寬的姿勢作捋鬍子狀，倏的轉過半身，探懷取出那張周歡的賞格，偷看了一眼。

趙寬走了幾步，同頭道：「楊兄，楊兄——」

楊威忙將賞格收起，放同懷中，一面應道：「來了。」

趙寬疑惑地問道：「楊兄在看些什麽啊？」

「沒，沒什麽。」楊威不由自主地手往胸膛一抹，舉步走前去。

高玉盛一旁冷冷的盯着楊威，一直到他走到身旁，才冷冷的說道：「就是這麽巧。」

楊威上下打量了高玉盛一遍。「你也收到了蜘蛛的死亡帖？」

高玉盛冷笑。「怎樣？」

楊威道：「你是死定了！」

高玉盛連聲冷笑，楊威接着道：「我還以為只有你殺人，原來也有人殺你的時候。」

高玉盛哼一聲，趙寬奇怪的看着二人，正要問，堂內突然傳來了江飛霞的一聲驚呼。

高玉盛面色一變，第一個撲入，只見江飛霞面露驚惶之色，看着蕭觀音，蕭觀音却是一面詫異之色。

「表妹，甚麽事？」高玉盛一個箭步竄則江飛霞身旁。

江飛霞手指蕭觀音，道：「蕭阿姨背後，背後……」

蕭觀音轉身，再轉身，在她的背後飄然揚起來了一塊帖子大的白絹，一隻大蜘蛛正爬在那之上。

趙寬身形一動，掠到蕭觀音身旁，二指夾起了那塊白絹，一抖，將那隻蜘蛛抖落地上，接一脚狠狠的踏下去。

蕭觀音不由自主打了一個冷顫，趙寬目光落在絹上，眉頭一皺。

「那之上寫着什麽？」蕭觀音急問。

趙寬目光轉同蕭觀音面上，道：「初九，蕭觀音！」

蕭觀音面色一變，楊威看見奇怪，插口問道：「是什麽意思？」

趙寬道：「蜘蛛要在初九那天殺蕭觀音。」轉問江飛霞道：「方才可見有人經過？」

江飛霞搖頭。「沒有。」蕭觀音顯然

亦是一無所知。

趙寬詫異道：「那是誰將死亡帖貼在她身上？」

高玉盛目光一閃，道：「方才就只有方聽在蕭阿姨後面走過。」

趙寬皺眉道：「我們倒沒有在意他是否曾將什麽貼下來。」

沈春山嘟喃的說道：「方聽怎會是蜘蛛？」

楊威插口道：「這個小子見錢開眼，一肚子壞水，說不定什麽時候已做了蜘蛛的跟班。」

高玉盛冷冷道：「他的事要問你才清楚了。」

楊威目光轉向高玉盛，忽然問：「除了那兩個女的，方才誰最後出去。」

沈春山道：「不是我。」

高玉盛面色一沉，盯着楊威。「你這是什麽意思？」

楊威道：「你的身手好像也很快。」

高玉盛冷笑，方待說什麽，那邊蕭觀音突然笑起來，衆人不由吃驚的望着她。

她笑着接過那張絹帖子，道：「看來還是我的運氣最好。」

江飛霞憐惜地道：「蕭阿姨……」

蕭觀音輕拍江飛霞肩膀。「蕭阿姨老了，先走一步又何妨，倒是你，還這麽年輕，希望蜘蛛找上你之前，大家已經將蜘蛛抓住。」

趙寬脫口呼道：「蕭大姐……」

蕭觀音媚眼一轉。「春山這樣叫倒也不要緊，你啊，要將我叫老了。」

趙寬苦笑，沈春山接道：「大姐，你冷靜一下。」

「我已經很冷靜的了。」

「我們一定……」

蕭觀音又截道：「你們不用替我操心，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沈春山亦只有苦笑，蕭觀音再看看絹帖子，道：「今天才是初八，我還有時間同去打點一下身後事。」接問：「你們那一個陪我同去。」

楊威胸膛一挺，道：「除了我，誰還有這個胆量？」

蕭觀音一笑。「那勞煩你了。」

楊威胸膛挺得更高，蕭觀音走過去，一手接穿入楊威的臂彎。「我們走——」

楊威嚇一跳，要推開蕭觀音的手又不是，忙問道：「去那裏？」

「當然是我那間麗春院。」

「麗春院？」

「放心，我是不會虧待你的。」

楊威又問：「麗春院是什麽地方？」

「雅一點叫青樓，俗一點嘛……」

「妓院——」楊威一張臉不由發青。

蕭觀音也不管那許多，擁着楊威往外走。

× × ×

麗春院的規模並不小，只是黃昏前，客人還未來，倒顯得有些清靜。

楊威却一些清靜的感覺也沒有，幾個妓女正在他左右，有繞着他的脖子，有撫着他堅實的肌肉，有要坐到他的膝上，七嘴八舌，吵得他昏頭昏腦，也扭得他手忙脚亂，不知道如何是好。

蕭觀音果然沒有虧待他。

那些妓女看見他這樣，更進一步，楊威嚇得跳起來，把手亂搖。「別胡鬧。」

一個妓女隨即偎入他懷中，嬌嗲的道：「楊爺可眞的結實。」

楊威忙將之推開，抱拳道：「我求求你們……」

另一個妓女伸手輕托着楊威的下巴，笑應道：「楊爺言重了，蕭阿姨要我們好好的侍候，你楊爺要我們怎樣，只管吩咐就是。」

楊威打躬作揖的道：「我只求你們快快同去自己的房間。」

那些妓女呆了呆，一個道：「楊爺是嫌我們樣子長得太難看？」

另一個更可憐地接道：「我們也知道配不起楊爺。」

還有三個更學袖作拭淚狀，楊威傻了臉，左看看，右看看，一時也不知如何是好。

「哦—」他的眼珠子突然一定。

那邊花叢中高玉盛悄然走過，楊威一眼瞥見，脫口一聲：「高玉盛？」長身欲起。

那些妓女即時又偎倚上來。

× × ×

蕭觀音方換過衣衫，敲門聲便响了，她竟然給嚇得跳起身來，一支匕首隨即在她的手中出現，但立即又同到袖子裏。

她也知道自己實在太緊張，歎了一口氣才問：「誰？」

「高玉盛！」

蕭觀音又是一怔，說道：「門沒有關着。」

高玉盛隨即推門進來，蕭觀音冷冷的看了他一眼，道：「你找到這裏來啊。」

高玉盛說道：「我只是想問清楚蕭阿姨……」

蕭觀音截道：「蜘蛛送死亡帖給我們到底是怎麽一同事？」

高玉盛點頭道：「正是。」

「不是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這不錯是你們長一輩的事情，但家父已去世，蜘蛛現在要殺的可是我。」

蕭觀音笑笑。「這筆賬的確不該由你來還。」

「所以我有權知道眞相。」

「怎麽你不去找趙寬？」蕫觀音反問：「找沈春山？」

高玉盛道：「我知道他們是怎樣固執的人。」

蕭觀音又笑了笑道：「我也是很固執的。」

高玉盛面色一變，蕭觀音接道：「這件事他們拒絕透露，當然有他們的原因，我一向與他們雖然不怎樣合得來，這件事却例外。」

高玉盛冷笑道：「蕭阿姨難道要將這個秘密帶進墳墓？」

蕭觀音笑容一斂。「這是對長輩說話的態度哦？」

高玉盛又一聲冷笑，霍地同頭，門同時「砰」地被推開，楊威疾衝進來，手一指，道：「姓高的，有我在這裏，你休得胡來。」

高玉盛沉聲道：「姓楊的，我勸你少跟我找麻煩。」

楊威笑問：「找又怎樣，難道你敢動我？」

「有機會！」高玉盛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隨時奉陪！」楊威接擺手。「你現在可以離開了。」

高玉盛轉身，舉步，楊威接又道：「不送——」

高玉盛應聲脚步一頓，但接又舉步走前，楊威看着高玉盛去遠不見，才回問蕭觀音：「你沒給嚇着吧？」

蕭觀音搖頭，楊威接道：「我早就看出這個小子不妥。」隨即一拍胸膛。「有我在，你放心。」

蕭觀音拍拍心胸，走過去，拉住了楊威的臂膀移近胸脯。

楊威又嚇一跳，縮手驚問：「你怎樣了？」

「我害怕。」蕭觀音一個身子偎倚過去。

「我都害怕。」楊威身子一縮。

「你害怕什麽？」

「害怕你。」楊威肩膀也縮了起來。

「我又不會吃人，你害怕我什麽。」

蕭觀音胸脯迎向楊威的胸膛。「你就留在這兒好了。」

楊威一個身子蝦米般弓起來，忙道：「我忘了要去買些東西。」

「什麽東西？」蕭觀音又偎近去。

「藥油。」楊威好像隨時都會昏倒在地上。

「我這兒有。」蕭觀音這回話出口，楊威弓着的身子已一轉，溜了出去。

一口氣溜到了院子，楊威才停下來，雙手捧着頭，搖了搖。「幸好走得快，才沒有昏倒。」

他喃喃着接又道：「陪伴她，我又不是缺乏母愛。」

蕭觀音的年紀的確已大得可以做他母親。

× × ×

夜深沉。

麗春院到處笙歌，只是內院一帶保持安靜，這個時候蕭觀音當然已沒有心情去招呼客人進來。

冷月一彎，楊威從亭子裏踱出來，仰首一望，又踱回亭子內，那一彎冷月不知怎的，竟令他想起了五芳齋的水餃來。

周圍沒有其他人，楊威轉了一個身，忽然停下來，伸手撫在自己的胸膛，怪聲怪氣的道：「楊爺可眞的結實。」

語聲一落，他不由自主打了一冷顫，也就在這時候，一個女人的笑聲突然在花徑那邊傳來。

他一呆，回頭望去，只見一個丫環捧着一個盤子從花徑轉出，向亭子這邊走過來。

盤子上放着一壺酒，一只杯，楊威自是難免有些尷尬，乾咳兩聲掩飾。

丫環走進亭子，楊威已退到了欄干那邊。

「我叫小香。」丫環接將盆子在亭中桌子上放下。

楊威慌忙搖手道：「我已經跟你們的蕭阿姨說清楚，不要人侍候的了。」

小香一笑道：「蕭阿姨只是叫我送酒來。」

楊威心頭一寬，看看小香，却又有些兒心動，道：「蕭阿姨眞的沒有叫你來跟我談談。」

小香反問道：「談什麽？」

楊威一怔道：「好像今晚月色好不好，哈哈哈——」他笑得就像個賊。

小香忍不住笑出來，道：「沒有。」

楊威一陣失望，小香接替他倒下-杯酒，一面道：「這個酒是這兒最好的。」

楊威鼻子一抽，道：「好酒。」

「那我先走了。」小香一揖，倒退了出去。

楊威想叫住，到底沒有叫出口，看着小香在花徑消失，搖頭道：「不要她留的要留，要留的反倒要走——」接着歎了一口氣。

他隨將那杯酒拿起來，方待喝下去，突然省起了什麽的探頭出欄干，往天上望一眼。

天上冷月一彎淒迷，楊威目光一遠一回，又突然將那杯酒放回桌上，無聲無息的滾身躍過亭子欄干，躡手躡脚的走進花叢中。

× × ×

走到了牆下，那一彎冷月看來就像是壓在牆頭上，好像隨時都會掉下來。

也就在這個時候，方聽從牆頭上冒出來，一看院子無人，便滾身躍下，却沒有看見貼着牆壁立在牆下的楊威。

他身形才落下，楊威便拳脚齊出，一齊襲去，他耳聽風聲，總算及時招架得住，回頭一看，脫口道：「是你！」

楊威惡狠狠地笑道：「我早就算準你又是從東面越牆進來。」拳脚不停。

方聽一面招架，一面道：「這個習慣不好，我要改了。」

楊威冷笑道：「你過得今夜再說。」

方聽虛幌一招，突然跳開，道：「這個時候，我以爲你不應該將氣力浪費在我身上。」

楊威一怔，收勢，道：「你來幹什麽？殺人？」

方聽搖頭。「剛剛相反，救人。」

「救誰？」楊威接問。

「你那個女人。」方聽手往蕭觀音住的那座小樓一指。

楊威目光一轉：道：「她——」

他原是要料正方聽的說話，一個「她」字才出口就給方聽截道：「她跟你不是很適合？」

楊威眼一瞪。「我——」

方聽又截道：「我不會跟你搶的。」

「你——」楊威接着是要說不要亂說，但又給方聽截下。

「你還不上去陪她？」方聽的說話實在刁鑽。

楊威氣得鼻孔朝天。「我說你小子又想挨揍了。」

方聽正色道：「說老實，你留在這裏，我實在替蕭觀音担心。」

「少担心，天亮之後，我自會守在她身旁。」

方聽忽又問：「今天是初幾？」

「初八！」楊威應得很爽快。

「初九——」方聽歎了一口氣。「過了子夜就是另一天的了。」

楊威又一句：「少担心。」接一拍胸膛。「有我在這兒。」

方聽又問：「你不覺得她在小樓內靜了些。」

語聲甫落，一聲女人的尖叫突然在小樓那邊傳來，楊威一聽，笑道：「你聽，現在不就叫了？」

方聽一個身子已然箭一樣那邊射去，楊威這時亦省起不妙，忙亦奔過去。

× × ×

方聽這邊將門踢開，楊威那邊亦將一扇窗戶撞碎，兩人差不多同時闖入蕭觀音的寢室內。

蕭觀音正伏在桌子上掙扎打滾，雙手反抓着咽喉，面部的肌肉已因爲痛苦而扭曲。

桌子上一隻酒杯翻倒，酒瀉開，沾着酒的桌面竟逐漸褪色，像燒焦了一樣。

這當然是毒酒，方聽楊威一見大驚，左右齊上，扶住了蕭觀音。

楊威脫口道：「蕭阿姨……」

蕭觀音吃力的抬起頭，笑罵道：「那個王八蛋，竟卑鄙到用毒酒……」

她居然還笑得出來，語聲已變得嘶啞，話未說完，七竅紫血奔流，頭一側，眼一瞪，便氣絕身亡。

楊威只看得心驚魄動，嘴唇顫抖着，好像要說什麽，却又沒有說出來。

方聽亦自倒抽一口冷氣，鬆開手，嘟喃一聲：「好毒的酒。」

楊威應聲亦鬆手，突然一聲怪叫，轉身疾奔了出去。

方聽奇怪道：「你要到那兒去？」

楊威沒有回答，頭也不回，方聽忙亦追上。

× × ×

一直奔入亭子，楊威才停下，目光及處，小香替他斟下的那杯酒仍然放在桌子上。

他一把拿起那杯酒，左看右看，一探身，倒向欄干外的草地，酒落處，只見一股白烟冒起來，青草竟然變成了焦黃。

這杯酒顯然與毒死蕭觀音的一樣，若是喝下去……

楊威眼前立時又浮現出蕭觀音毒發的慘狀，不由瞪目結舌，怔在那兒。

方聽追到來，目光從草地移到楊威面上，笑笑道：「你這是鬼門關前打了一個轉了。」

「那個王八蛋！」楊威一怒將杯擲下，杯落處，又是一縷白烟冒起來，不由他又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

× × ×

清晨，趙寬，沈春山，高玉盛，江飛霞，楊威等五人又聚在趙家莊的大堂上，雖然只是少了一個蕭觀音，他們的心情最少沉重了三倍。

楊威原是要方聽也走一趟，可是一出麗春院，方聽一聲再見，便走得無影無踪了。

大堂的氣氛當然很不好，趙寬沈春山高玉盛都沉着臉，江飛霞垂着頭，一個身子好像還在發抖，楊威坐既不是，立也不是，在堂中團團打轉。

趙寬也在打轉，只是比楊威慢得多，背負着雙手，也好像還背負着老大一個包袱。

好一會，他才停下來，沉聲道：「蕭觀音是誤飲毒酒，中毒身亡，送毒酒給她與楊兄的那個丫環小香事發之後不知所踪，照常理推測，那個小香應該便是蜘蛛的手下。」

沈春山插口說道：「蜘蛛一向獨來獨往。」

趙寬接道：「這也不是蜘蛛一向的行事作風，不過，人總是會變的。」

沈春山無言點頭，轉問楊威：「楊兄當夜除了小香之外，可還見到什麽人？」

楊威脫口道：「還有一個……」突然又住口，他是省起了方聽，但一想方聽既然不在，說出來又要諸多解釋，而且有損顏面，還是不說爲妙。

趙寬却怎肯放過，追問：「一個什麽人？」

楊威目光一閃，一亮，手指高玉盛，趙寬循指望去，一皺眉，不等他開口，高玉盛已冷應道：「我只是要問清楚蕭觀音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趙寬輕「哦」一聲，楊威却立即道：「只怕沒有這麽簡單。」

高玉盛冷笑道：「不管怎樣，我也是受害者之一，絕不會去殺蕭觀音。」一頓接道：「別的人可就難說了。」

楊威橫眉道：「我是去保護她的。」

高玉盛道：「這就是保護了。」一臉識屑之色。

楊威大怒，趙寬及時插口，道：「蜘蛛在發出死亡帖之前，顯然已經作好安排了。」

沈春山接道：「他在暗，我們在明，這看來，就只有任由擺佈的了。」

楊威看看二人，一旁坐下，突然有所發現，眼一瞪，人一呆，趙寬沒有在意，接道：「不知道他下一個的對像又是那一個？」

楊威脫口道：「我知道。」

衆人齊皆一呆，趙寬立即問：「是那一個？」

楊威手一指江飛霞：「是你。」

江飛霞驚呼，高玉盛叱道：「你別在胡說八道。」

趙寬亦問：「你怎知道是她？」

楊威鼻子向天，悶哼道：「你們看她的背後。」

江飛霞不由自主站起來，轉頭往背後望去，一看不到，身子自然一轉，趙寬高玉盛沈春山便清楚看見貼在她背後的一張絹帖子，大小與昨天出現在蕭觀音背後的那張死亡帖完全一樣。

高玉盛探手一把抓下，目光一落，面色一變，江飛霞忙問：「表哥，那之上寫着什麽？」

高玉盛聲音一沉，應道：「十三，江飛霞——」

江飛霞又一聲驚呼，趙寬立即問：「飛霞，在進來大堂之前，有什麽人接近過你？」

「沒……沒在意。」江飛霞語聲起了顫抖。

沈春山目光一轉，道：「這裏的人應該沒有問題。」

（未完）

超人傳奇故事／李璟·文
黃耀基·圖

假面人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歹徒利用積犯易容作案，複製面譜，維肖維妙，使警司泰萊十分頭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從指紋驗證，才查出假冒呂龍作案的積犯叫陳楓，又抓不到他本人，跟着在另一個富有家庭內發生類似呂龍事件，一名積犯李石明假冒崔仲賢，潛入他屋裏並沒有作案，而且對他妻子岑玉屏坦白，說出自己身份，並提出對她有愛慕之意，岑玉屏不以爲忤，反有相憐之心，不去報警，他們的談話被歹徒安裝的竊聽器知道，他們只好匆忙逃走，終於被歹徒捉住，他認出捉他的人就是爲他易容之雷納博士的弟弟雷轟，李石明被打至昏迷，岑玉屏攔住求饒……

眞假公子　難以分辨

自稱爲「A字第三號」的大漢反問超人：「你是什麼人？」

「你問得眞笨！」超人道：「可以隨便帶着你到處走動的，你以爲我是什麼人呢？」

那大漢怔了一怔：「警探？」

超人却問非所答地說：「據講那筆失欵超過二百萬元，你們三個人如何花得完？如果我有多少好處的話，我可以造成一種意外，當然，數目絕對不可以太少。」

超人故意鬼鬼祟祟的，放低了聲音，左張右望，令到那大漢，更加明白他的意思。

那大漢也覺得這是他唯一脫身的機會，於是說道：「錢不成問題，但是，你打算怎麼樣帮我？」

超人想了想，道：「我可以帶你離開醫院的範圍，然後你再帶我去跟你大哥要錢。」

那大漢十分愼重地想了想，又問道：「就只有你一個人嗎？」

超人道：「當然只有我，這種事怎麼可以讓太多人知道呢。事成後，我會裝成你被人刦走的樣子。」

「好吧！那麼，我們現在就開始。」那大漢竟然把雙手伸過來：「請你先替我解開這手鐐。」

「你瘋了。」超人瞪了他一眼：「你怎麼不用腦的？如果我現在就解開你，人家見了豈不是會懷疑？你要依舊戴上手鐐，我們才可以一齊離開醫院。」

超人說着，已將那大漢由梯間押下去了。

那大漢雙手仍扣上了手鐐，所以沿住梯間而下時，有不少人用奇異的目光瞪住他們。

超人故意不用升降機　目的無非避開一些人的目光，想不到仍然遇上了不少人。尤其是當他們經過醫院門口大堂時，有二名大漢關照了一個眼色之後，也跟了出去！

那名自稱A字第三號的大漢顯然也發

覺了那二名大漢，只是超人却故意押着他往前走，佯作不見。

A字第三號對超人道：「可否讓我先撥個電話？」

超人問他：「撥電話給誰？」

「我要跟我的人聯絡一下，否則只怕到時候，他們拿不出錢來，那時大家不好意思啊！」A字第三號又指指醫院附近一條橫巷說：「我記得那兒有一座公衆電話亭。」

超人也順從了他的意思，帶着他匆匆過馬路去。

後而那二名大漢亦步亦趨，也跟了過去。

超人對A字第三號道：「告訴你大哥，我要十萬元。」

「我估計是不成問題的。」A字第三號這時已經竄進了醫院斜對面一條橫巷裏去。

那兒根本就沒有什麼公衆電話，超人正想叫A字第三號，背後那二名大漢突然脚步加速，衝了過來，其中一人手持木棒，迎住超人腦後擊下！

超人悶哼一聲！隨即倒了下去。

另一名大漢迅速蹲了下去，在超人的口袋裏搜出了一枚手鐐的鎖匙，替A字第三號開了手鐐。

超人既然被偷襲擊暈，他們大可以一去了之，但是那大漢，却靈機一觸，叫他的同伴合力把超人拖過一旁，用手鐐把他一隻手扣在一條鐵柱之上。

另一名大漢却帶着A字第三號衝出巷口那邊去，把手一揮，只見不遠處正有一輛客貨二用車駛過來，車子裏除了一名司機之外，還有一名中年男子。

A字第三號和那二名大漢匆匆上了車，車子迅速開走。

巷子裏的超人根本就沒有暈倒過去，他只是故意讓對方得手而已。好像超人這種人，他根本就不是地球上的一般人類，所以體質結構自然亦與我們不同。剛才那大漢由後面偷襲他，木棒由後腦出其不意地擊下，任何人都會昏迷的，但超人就不會。

超人担心失去A字第三號的踪影，所以立刻爬起來，用力一扯，手鐐已分爲兩半，一半留在那條鐵柱之上，另一半則仍留在超人的手腕之上。

超人匆匆衝出巷口，發覺那車子離開這裏已超過了十丈，將近開到一處十字路口去了。

這時候却有一輛車子忽忽開到，隨即在超人的身邊停了下來，車門立刻打開：「請快些上車！」車內傳出的，正是泰萊警司的聲音。

原來泰萊警司與超人一向合作慣了，彼此非常有默契。當超人把A字第三號帶離醫院時，泰萊警司已知道他的眞正意圖了。

但當泰萊警司和他的下屬在醫院門前那輛私家車內往巷子這邊張望過來時，只見三名大漢搶登一輛客貨二用車裏去，獨是不見了超人，便不禁担心起來。

想不到超人絲毫未有受傷，只是手腕上仍扣住一截手鐐而已。泰萊首先舒了一口氣！

超人急急登上車，幾乎連車門還未關好，車子已迅速開走，因爲前面那輛客貨二用車就要拐彎了。泰萊警司下令跟踪他們。

× × ×

客貨二用車之內，無綫電通話系統正在開動。

「報告首領，A字第三號已被我們順利救出了。」車上的中年人興奮地說，「我們正在回程！」

「慢着！」那通話機裏傳來了一名男子的聲音：「你們這班笨蛋，怎麼被人跟踪也不知道？」

車上各人聞言回頭張望，只見後面有好幾輛大小汽車，就是不知那一輛是跟踪他們的。

通話機裏又傳來命令：「你們先繞幾個圈子，我會立即派人來接應你們的。」

中年人答應一聲，隨即示意那司機照做。

那輛客貨二用車的車頂固然有些天綫豎起，就是車頂的另一角也有遙控的電眼；剛才那神秘人物就是憑這傳眞鏡頭發現有人在後面跟踪他們。

可惜跟在後面的泰萊警司他們，仍然不知道行踪已被發覺，亦步亦趨地，苦追不捨。

只見那輛客貨二用車接到神秘人物的命令〻後，果然繞了一個大圈，把車子駛向一條十分偏僻的街道。由於那兒車少人稀，所以泰萊警司他們不敢跟得太貼，豈料如此一來，就上了對方的當。

那客貨二用車突然加速，眨眼〻間已在那條街道上拐了彎；泰萊警司立即下令司機也加速追上去！

但是，說也奇怪，在另一條街道上，那輛客貨二用車竟然不知所踪！出現在視綫〻內的，只是一輛大卡車，以及幾輛私家車和計程車。

泰萊警司以爲那客貨二用車只是越過了各車，再轉到另一條街道上，但是，那條街道很長，即使客貨二用車越過所有汽車，也不可能這麼快就在眼前消失的。

因此，超人首先急急對司機說：「停車！」

爲什麼要停車？當時車上的人都不明白。

泰萊警司想問超人一些什麼，只見超人已落了車。

超人急急升空而去！但是，他並未飛離那條街道，只是一來一往的，巡視了一次。

最後，超人又落到泰萊警司的車子旁邊，對車內的人說道：「這條街道〻上，並無車房〻類，那客貨二用車沒有理由會失踪的，我懷疑剛才在此駛過的一輛卡車可能就是吞掉了那客貨二用車的車子。」

泰萊等人這才明白：超人的確越懂得分析地球上面的事物。事實上那客貨二用車這麼快便無影無踪，只有兩個可能：一是駛入一些建築物〻內躲了起來。一是駛上較大體積的卡車車腹內。

超人既然看過這條街道上的樓下店舖都正常地打開門做生意，又沒有車房，那輛客貨二用車自不可能有藏身〻地。既然沒有藏身之地，他却可能有藏身之車。所

以超人向泰萊交代過之後，又急急升空而去！

當超人升上高空之後，發覺那輛大卡車已駛過了一條大街，急急駛向郊區公路去。

由於街上的交通擠迫，泰萊警司等人的汽車只有慢慢地駛着；他們根本不知道超人所講的汽車去了何處。泰萊警司惟有透過車上的無綫電系統，通知其他警方的巡邏車接應超人。

超人凌空飛翔，那輛正在郊區公路疾馳的卡車，自然無法可以快得過超人的飛行速度。

本來超人大可以降落車頂，但是，他沒有這樣做，只是凌空監視，以便查出犯罪組織之所在。

大卡車裏面儎了一輛客貨二用車，A字第二號等人都在「車中車」裏面。

這時候，大卡車裏面有人透過無綫電通話機問道：「我們是否可將車子開回總部？」

總部立即有人回話：「不！你們仍被人跟踪。」

大卡車裏面的人，往望後鏡裏面望了幾眼，却見不到有什麼可疑的車子跟在後面。

但總部仍然發出了命令：「你們小心聽着，把車子開到『地獄九號』去，等候進一步指示！」

大卡車的司機沒有辦法，惟有把車子開入一條岔路去——那是通往一處懸崖峭壁的小路。那兒一帶是風景區，通常只有遊客前往遊覽。但這不是旅遊季節，所以這小路上的車輛不多。

無綫電通話機中的「地獄九號」，顯然是暗號。但眞正所指的是什麼，也只有他們的人才可以聽得明白。

超人當時凌空高飛，居高臨下監視，發覺大卡車開進了那條分岔小路之後，再回頭看看，後面遠處的公路上正有一輛警車匆匆開來。超人估計那警車可能見不到大卡車的踪影，於是立即低飛。

警車上的警官得到泰萊警司的無綫電指示，知道超人正在協助他們，所以一直都有留心到天空中超人的動態。

超人降落那警車前面不遠處的公路旁邊。

警車停了下來，超人把剛才在上空見到的情形告訴車上的警官。警官熟悉這一帶的情形，所以他聽了之後便感到無限驚奇地說：「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那小路上可以通到一處懸崖，那兒並無屋宇。」

超人道：「會不會是……」

話未說完，警官已好像給他提醒了，立即說道：「對了，可能歹徒們的秘密總部就設在山洞中！」

警官立刻回到警車上：「快把車子開過去！」他匆匆發出了命令，超人也急急再度飛上了天空去！

當超人飛臨小路的上空時，只見那輛大卡車正停在一棵大樹下——那是小路一旁，那兒荊棘遍佈，岩石嶙峋。附近並無其他車輛。

超人正感到萬二分驚奇之際，警車已由小路那邊開了過來！但是，大卡車這時又匆匆開動，往前駛向懸崖那邊；警車立刻加速追上去！

那條小路很狹窄，只可以容納一列汽車經過，如果迎面有車駛來，其中一輛必須駛入避車處廻避一下，讓對方的車輛駛過然後才可以開行。同時那段登上懸崖的路面十分傾斜。當時大卡車正往上爬行之際，突然之間，後面車門打開，一輛客貨二用車就由那兒直衝出來，沿住斜路撞向跟在後面的那輛警車。

當時警車正在沿住斜路追逐那輛大卡車之際，想不到會有此一着，因此警車上的司機當堂忙亂了手脚，但其他警方人員却嚇得紛紛跳車逃生！

由大卡車之腹內滑出的一輛客貨二用車，沿住斜路一直狂衝而下，「轟隆」一聲！與警車正面相撞，劇烈地震撼下，當堂冒出了一股火花來！

警車司機逃避不及，被活生生地夾在駕駛座位之內，兩車相撞後所發生的爆炸及燃燒，令到道旁的其他警方人員欲救無從。惟有眼巴巴的看着他們的同僚燒死。

超人在高空之上俯視，也感到束手無策，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制止那輛正往上疾馳中的大卡車。

那輛大卡車已駛到了斜路的末端，超人急急降落車頂之上。由於車子正直疾馳之中，人在其上，很易失去了重心，但超人只以雙足輕輕降落，隨即俯身前仆，目的是透過前面的擋風玻璃，制止司機繼續開車。

事實上前面已無路可行。這兒只是大幅的山地，絕大部份是平坦的草坪，小部份是岩石。平時除了遊客到這兒來登峯瞭望海景之外，就只在假日的時候，有些年青人到來燒烤野餐。但這時候人影也不多一個。

大幅草坪的外貌，就是懸崖峭壁，有關當局爲了防止意外，在那邊的地方除了豎立警告的字牌表示危險之外，還建了一條二合土的石基。

超人因爲無法制止大卡車前進，再度由車頂飛起，準備由車窗竄進去！

但是，當他往車內張望時，不由得又吃了一驚！

原來那大卡車裏面，根本就見不到有人。

沒有人爲什麼車子仍會疾馳？

超人在萬二分驚奇之際，却担心車廂裏可能有着其他人在，所以他由車窗攢了入去，打算把大卡車煞停，因爲再往前開行的話，車子就會撞毁石基，墮落懸崖去了。那時後果就會不堪設想。

但是，當超人走入了司機座位之後，才發覺大卡車安裝了自動駕駛器——那是由無綫電遙控的自動駕駛系統。怪不得車子雖然沒有司機，還是一樣可以開動了。

超人正想設法令到大卡車停下來，却又聽到「卡察」一聲，車窗自動關閉，隨即嗅到陣陣異味，車子座位底下顯然有些氣體噴射出來。

超人嚇得一跳！急忙用力推動車門！

大卡車這時仍在前進，速度並未減低，而前面不足數丈之遙便是懸崖邊緣；以大卡車當時的去勢，勢必可以將那條二合土石基撞毁，然後直衝落崖下去！

超人正在用力推動車門，但車門顯然

上了鎖，他花了很大的氣力仍然無法把車門推開！

大卡車却急促地撞向那條石基！

超人當然很清楚車子撞毁石基之後的結果，那必然是車子墮落懸崖之下，然後迅速沉入大海裏面去！

因此，在這千鈞一髮之際，超人巳無從抉擇，他不再浪費氣力去推開那扇上了暗鎖的車門，回身揮拳撞擊前面的擋風玻璃。「嘩啦」連聲之後，整塊擋風玻璃頓然變得粉碎。由於車子往前狂衝而去，所以碎片也掉入車內。

就在這刹那間，「隆」然一聲巨響！大卡車撞毁了石基，直衝向懸崖之下！

就當大卡車眼看即將掉入大海之際，一條人影驀地由車子裏飛了出來！他當然就是超人！

「撲通」一聲巨响！海面之上瞬即激起了一股巨大的浪花！大卡車墮海後，迅速沒入水裏去。

超人有如海鷗一樣，由海面之上掠過，身形輕巧而柔軟，迅速升空而去！

他急急飛回登上懸崖的斜路之上，只見衆警員正呆在道旁，目睹那二輛焚燒中的汽車，束手無策。

超人俯衝而下，落在衆警員身邊，山下正有另外一輛警車聞訊趕來。

超人只知道自己會飛之外，還有一具刀槍不入的軀體，就是不知道怕不怕火燒！因爲刀槍不入不等於不怕火。然而，超人却無暇細想，首先搶入火場中去，將那輛客貨二用車推開！

所有汽車都是用金屬製造的，一經火燒，就會變得灼熱，灼熱的金屬，當然會把皮膚灼傷。但是超人並未理會到這種後果，他不顧一切地把那輛客貨二用車推開了之後，立即又回到焚燒中的警車去，將燒得通紅的駕駛盤拉高，把壓在下面的司機警員拖了出來，

當時所有由警車上跳下逃生的警員們都目睹超人的勇敢行爲，甚至有人焦急中想制止超人這項行動。可惜超人的迅速行動快得連他們想阻止也來不及。

直至到超人把燒焦了的司機警員拖了出來，帶到路旁的時候，又看見另一輛警車巳匆匆開到了。所有警方人員都替超人担心，担心他會被灼傷。至於那名司機警員，大家反而都有了心理準備，明知他早巳被活活燒死了，反而沒有人敢存任何奢望。

說也奇怪，超人攤開了雙手的手掌看看，竟然會若無其事，肌膚並未被灼傷，只是沾染了一些黝黑的灰。超人拍拍雙手，往褲子一抹，雙手一些兒傷痕也沒有。衆警員見了，也無不嘖嘖稱奇！

一名警官由開到的警車上跳下來，超人把大卡車墮崖入海中的經過約略講了一次，但當超人說出大卡車裏面沒有人，車子只用無綫電遙控時，各人都感到無限驚奇。因爲眼前那輛客貨二用車的殘骸之內，也同樣找不到一個人影。

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大卡車車腹之內藏有一輛客貨二用車，這巳是超人想像中的事，但爲什麼二輛汽車之內都找不到一個人？那些人何處去了？

超人由市區開始，巳經跟踪那輛大卡車，爲什麼它可以在「無人駕駛」的情況底下，經過那遙長的路？難道一開始它巳由自動控制系統遙控嗎？

太多太多的疑問存在各人的腦海中。無論如何，現在大卡車巳墮入海裏去了，這輛客貨二用車又燒成一堆廢鐵，要找一個生口盤問也不可能。

更多警方巡邏車趕到現場來，就是未見泰萊警司他們；超人本來以爲泰萊警司會在焦急中改乘直升機趕來現場看看的。豈料現在人影也不見了。

就在這時候，一輛警車上面的無綫電通訊系統，傳來了泰萊警司的口訊，要超人迅速返回總部去。

超人不知道到底又發生了什麼事，惟有匆匆升空，飛返市區去！

× × ×

一名戴上了金絲眼鏡的中年人，正以極其傲慢的態度跟市長講電話。

「最近發生的一連串怪事，够你們忙了吧？」中年人冷冷地說。

市長本來不輕易親自接聽外間的電話，但這個自稱「R先生」的神秘男子却對市長的秘書道：這個電話可能影响全市市民的安危！

秘書以責任重大，惟有把電話接入市長辦公室去。

現在市長却聽得莫名其妙：「你到底是什麼人？」

那個自稱R先生的男子道：「我是一名仁慈的科學家，我有辦法令到所有被你們通緝的人，都變得無影無踪，然後再令他們四出搗亂。」

「你這是什麼意思？」

「當然是恐嚇、勒索！」

市長一怔！從來就沒有那個歹徒敢這麼明目張胆的，親口對市長講出這種字眼來。

但是市長却想起了最近以來發生過的怪事——不少歹徒的面譜完全一樣，而且明顯地不是化裝或者戴面具，而是難以理解地，樣貌相同。

過去只有孿生的兄弟姊妹樣子一模一樣，從未聽過用人工方法令到兩個以上的人的面貌相同的，何況現在還經常有三幾個歹徒一模一樣，的確令到警方十分頭痛。而那些銀行的錄映系統，也變了毫無作用。

所以市長惟有忍氣吞聲，非常認眞地問：「你究竟想怎麼樣？」

「今晚九時零五分，你在府上等我電話吧！」

市長聽了那神秘客的電話之後忍不住問道：「爲什麼要等到今晚？現在不可以說清楚麼？」

神秘客冷然一笑：「別當我是傻瓜，再拖下去，電話綫好容易就會給你們查出啦。」

說完立即就把綫路掛斷。

市長十分震怒，於是召來警察局長，查問最近發生的事情；警察局長知道事態嚴重，所以才召來泰萊警司和超人等主要助手商議。

市長在他的辦公室面對警察局長，泰萊警司和超人他們，顯得忐忑不安地說：

「毫無疑問，他們巳收容了不少出獄的犯

人，以及通緝犯，所有的人都是十分危險的。」

警察局長道：「我們已派人調查全市的整容師。」

超人却說：「這種事情不會是一般整容師所能夠做得到的，而是一個龐大的犯罪集團。」

泰萊警司道：「我不明白，爲什麼那人要約好晚上再給你電話？」

市長道：「他担心被追查綫路。」

「但是，現在預約，我們一樣有時間先到電話局去偵查。」泰萊警司道：「聰明的罪犯決不會這樣做。」

「無論如何，我們正面臨一次重大的挑戰。」市長很愼重地說：「我們必須從速把幕後人找出來，否則，可能還有許多可怕的事情發生。」

超人道：「從懸崖大卡車墮崖一事中可以忖測得到，這個犯罪集團不但規模龐大，同時也配備了十分新式的儀器；我就發覺那輛大卡車無人駕駛，自動行走，分明是利用無綫電遙控系統操縱。但是，有些事情我仍然弄不清楚，爲什麼那些人可以借水遁？他們不怕劇烈的震盪嗎？他們個個都配備了潛泳工具嗎？」

當時辦公室裏的人都有些聽不明白超人爲什麼會這樣說。後來經超人說出他目睹大卡車墮落懸崖的情形之後才明白，原來超人因爲在焚燒過的客貨二用車殘骸中找不到一個人影，所以他認定大卡車裏面有人。

然而大卡車當時明明是撞落懸崖之下去了，除非那些人會潛水，否則勢必被溺斃。

由於大卡車老早裝上了無綫電遙控駕駛系統，所以他又認爲這是一項預謀，而非意外。既然是預謀，那麼，車中人自然就會有足够的裝備，供各人潛泳之用。

因爲超人自始至終一直凌空監視，他認爲兩輛車子裏面最少也超過十人，不可能一下子變得踪影全無的。

當時辦公室裏面的市長等人也同意了超人這見解，但也正因爲這樣，他們才更加吃驚不已！

這時候，市長辦公桌上的電話又响了起來。

由於各人正在心情緊張之際，不久之前市長又接了一個神秘電話，所以這時候電話鈴一响，彷彿辦公室裏爆了一枚炸彈一樣！

市長自己本人也感到吃驚地瞪住泰萊警司和超人，那眼神彷彿向他們求助，又似另有作用。

終於，那電話還是由警察局長伸手去接聽：「誰？」

那是直綫電話，不久之前神秘客撥進來的，也是這綫路。通常知道這組直綫電話號碼的人，必是市長親信的人。至於桌面上其他電話，都是由接綫生駁到秘書桌上，先由秘書查問清楚，最後才讓市長接聽的。

因此，那神秘客如何能知道市長辦公室的直綫電話？單是這問題就已經够市長想壞了腦筋。

現在那直綫電話又一次响了起來，他究竟是誰？會不會又是那神秘客？

市長正在胡思亂想，警察局長已把電話筒遞了過來，道：「是市長夫人找你，市長。」

市長又是一怔：「什麼事？」他在驚愕之中首先問。

「善台。」他妻子以震顫的聲音叫出了市長的名字：「羅拔出事了！你最好快些回來！」

羅拔是市長唯一的兒子，十八歲了，市長夫婦一向很寵愛他，所以當市長聽了這簡單的說話，忍不住問道：「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市長夫人道：「他剛有電話回來，他被一班人要脅住，要我們準備一筆錢去將他贖回來。」

市長聽了妻子的話之後，又呆住了一陣！

在旁的警察局長、泰萊警司以及超人等等，也都看得十分明白。但是却沒有一個人敢作聲。

市長歇住了一陣之後，終於說：「好吧！淑兒，你冷靜一點，在家裏等着，我立刻就回來！」

淑兒是市長妻子的小名。單單從那沉重的聲音已經可以聽得出，他的家裏一定出了事。

果然，電話掛斷了之後，市長首先瞪住警察局長：「也許是歹徒認定你太善良，太易欺傷了，所以現在又開始攪到我的頭上來了。」

警察局長渾身一凜！吶吶地說不出話來！

「這太不像話了！」市長用力一拍，手掌着力地拍在辦公桌上，令到桌面上所有的東西都在震撼中作响起來！「他們一定是給你寵壞了，竟然把羅拔擄去，向我勒索！」市長又含怒地指住警察局長：「你說！這還成什麼話？」

超人看見局長嚇得面色蒼白，忍不住道：「市長，我以爲事到如今，最重要還是讓我們陪你返回府上一次，了解情況之後才決定怎麼樣做。埋怨是沒有用的。」

市長一向敬重超人，所以也不好意思再發惡了。

市長和超人他們還未返抵市長的官邸，那兒附近已如臨大敵地，佈下了大批軍警人員。

入到屋內，各人都可以見到市長夫人哭得雙眼也紅腫起來！當她看見了市長出現在她面前時，又是一陣惶恐加上一陣悲傷，「哇」的一聲！整個兒投入了市長的懷抱中去，痛哭失聲！

超人和警察局長等人在旁，也感到有些兒不好意思起來。而泰萊警司此刻正向一些下人查問。

市長的兒子羅拔中學還未畢業，平時放學後他也不一定立即回家的，所以市長夫人亦不以爲意，直至收到那陌生人的勒索電話，市長夫人仍然不敢相信那是眞的。但後來歹徒却把電話筒交給羅拔，讓羅拔親自與他母親交談，這時她才知道事態嚴重。

市長夫人這時候比較冷靜下來了，因爲他們的身邊到底來了不少人呢。

市長也開始問她：「他們還有什麼說話？」

「他們要你今天晚上九點零五分在家裏等他們的電話。」市長夫人哽咽道。

「九時零五分？」市長幾乎是叫將起來：「又是九時零五分，一定又是他！」

超人他們都不知道曾致電市長的神秘客，原來約好的時間又是今晚，又是九時零五分。

直至到市長將情形告訴他們之後，超人聽了忍不住說：「毫無疑問，這是一項有計劃的行動！」

警察局長看看市長此刻只有愁容，已無怒意，才敢插咀道：「歹徒在未提出贖金多少，以及未得到市長的答覆之前，他們一定不敢輕舉妄動。現在他們既然約了時間來電話，我們正好準備一下，相信不出今晚，我們就可以抓住他們了。」

市長自然也可以想像得到：他們一定是與電話局約好，以第一時間查出電話的綫路來源，然後才採取行動。但是，市長却特別提醒警察局長說：「你要小心我的兒子羅拔，你不要忘記，羅拔正在歹徒手中！」

「當然當然！」局長忙說道：「我當然會小心啊！」

泰萊警司由外面入來，局長和超人乘機走過去。

泰萊道：「歹徒既然把羅拔捉去，大概不會對這兒有進一步的行動，所以我們根本不必浪費人力在這裏。」

但是局長却不以爲然。他說：「爲了保護市長伉儷，多派一些人在這裏也很合理。」他又對超人道：「今晚，你要在這裏帮帮我們，因爲歹徒來電話時，我們會很快查出來源的，屆時我們警方就要借助你的神奇飛行術了。」

泰萊警司也明知外面還有許多事情未完結，但現在市長既然出了事，也惟有暫時擱置了。

超人因爲跟泰萊警司合作慣了，雙方無論在觀點，立場以及其他方面，一向都很有默契，但是這一次爲了市長的兒子出了事，他們却有着不同的意見。

泰萊警司埋怨道：「我們怎麼可以爲了市長的事，而將外面的未完工作放下？眞是豈有此理！」

超人却說：「不知怎的，我覺得一串的事情可能同一帮做的，我們既無任何綫索，倒不如就在這裏，等歹徒們送上門來好了。」

「你以爲歹徒眞的會準時九點零五分來電話？」泰萊瞪住超人。

超人點點頭：「無論如何，九時零五分是個非常重要的時刻。」

「如果他們眞的如此守時，那就等於自掘墳墓！」泰萊道。

正當泰萊和超人在市長家裏的客廳交談時，警察局長范富年由裏面出來，十分愼重地對他們說：「這件事非同小可，大家必須加倍用心，務令郭公子無恙歸來，那不單祇是爲了我們的職位，也是爲了警方的聲譽。萬一讓歹徒佔了上風，本市勢必陷於一片混亂！」

「嗯——」泰萊忍不住說：「如果我是歹徒，我也不會笨到先作出種種預告，讓你們有所準備。」

「我有個奇怪的想法，爲什麼歹徒要九時零五分撥電話來？」局長道：「這個可能是長途電話。」

人出奇地瞪住局長：「你怎麼會認爲是由外地來的長途電話？」

「長途電話晚上九時以後，收費便宜許多啊！」局長又說：「說不定歹徒已把郭少爺帶到外地去了。最有可能當然是隣埠。」

「不會的。」超人毫不考慮地反駁：「一個有組織的犯罪集團，往往就是不惜工本的，又怎麼會吝嗇這區區之數？」

泰萊警司也說：「長途電話絕對有綫路可以追查，他們怎麼樣也不會笨到這田地的。」

局長面上紅了一陣！

然後他又以命令式的口吻道：「無論如何，你們也不可以離開這裏，晚上九時零五分，是個十分重要的時刻。」

泰萊警司和幾名主要助手，包括了超人在內，奉命留守在市長官邸。

在這段時間之內，警方與電話局派來的技術人員，悄悄將市長官邸的電話綫路小心接駁，以便勒索電話一到，即可查出來源。

晚上，官邸內外，一片緊張，所有出入市長官邸的每一個人，都受到了嚴密檢查。

九點鐘過後，警方已進入全面戒備狀態。

市長官邸四周，如臨大敵。

警方嚴陣以待，彷彿歹徒即將聯羣進攻這裏似的，其實四周却見一片沉寂。

警察局長親自指揮，市長反而在屋子裏焦急地等待，市長夫人則瞪住那具電話發呆。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越是接近九時零五分，各人的心情就越加緊張不已。好像一枚計時炸彈即將爆炸！

「鈴鈴，鈴鈴……」

電話的鈴聲只响了兩次，市長的手已在震抖中伸了過去：「喂！喂！」他連聲音也變得有點沙啞！他訥訥地問：「你是誰？」

「令公子價値一百萬元，你可有興趣交易？」對方是個男人。

市長早有默契，所以故意說道：「我那有這麼多的錢？你也知道，我只是一名公務員。」

「我也聽人說過，閣下是一名清官，不過，我們實在很需要錢，所以我們預備了幾個條件，讓你選擇，如果你付不出一百萬元，請你把服刑中的一批犯人釋放，作爲交換令郎的條件之一。」

「那怎麼可以？服刑中的犯人，都是依法訂罪的，我雖然身爲市長也無權放他們出去。」

「不要緊，我們還有第三項選擇：如果你拿不出一百萬元，而又不肯放出若干犯人，那麼，請你下令驅逐一個人。」

「誰？」市長好奇地問：「你要我驅逐什麼人？」

「就是那個會飛的人——超人！」

市長當堂怔了一怔！他當時十分生氣，但一方面因爲他兒子在對方手上，另一方面，他希望跟踪電話的來源，必須忍氣吞聲地再拖一陣！

市長心裏明白，對方正在洋洋自得，但警方的行動巳告開始了，只要他多拖片刻，說不定警方人員就到。因爲警察局長雖然未有告訴他如何安排，但部署了大半天，相信這一次必有所獲。

果然，電話那邊傳來一陣混亂而吵鬧的聲浪，毫無疑問，警方人員巳經趕到那兒了。

但是，怎麼又會這麼快?市長大感驚奇！

市長隨即巳經聽到超人傳來的聲音：

「市長大人，請你放心，我們巳把歹徒逮捕！」

怪不得那麼快速，原來是超人憑住他的飛行術，配合了警方的行動。

但是，豈料市長還未答話，超人又以極其詫異的口吻說道：「咦！奇怪！怎麼你——」

市長不知道那邊發生了什麼事，問道：「怎麼啦?」

超人道：「他，他……他好像正是令郎呢。」

其實超人並未見過市長的兒子羅拔，只是出事後才在市長的官邸裏面見過羅拔的照片而巳。

當時超人巳將電話亭裏面的一名男子「鎖住」——超人以手鐐的一邊拉住那人的手腕，另一邊則拉在電話機之上，令到那男子欲走無從。

這一邊，市長聽說在電話亭找到的人正是他兒子羅拔，也大吃一驚！

他在電話中要超人把聽筒交給他身邊的人：「他不可能是羅拔！」市長在電話中對超人道：「我要聽清楚他的聲音！」

超人把電話筒送到那疑犯的身邊，示意他說話。

那男子竟然說道：「爸爸，爲什麼你派人這樣對我?」

市長憑聲認人：「你是什麼人?你不是羅拔！」

「我正是羅拔！」那男子在電話中說：「你快些叫他放開我！」

「你胡說八道，」市長很生氣，「我兒子的聲音並非這樣的。」

「我被綁票集團灌過水，他們虐待我，所以連聲綫也變了。」

這時候，大批警方的巡邏車以及警員們，紛紛聞訊趕到電話亭來！

超人接過電話筒道：「市長，我立刻就把他帶回來，當你見到他之後，自有答案。」

警方人員在電話亭附近一帶，截查一些車輛，以確定他們是否與電話亭中的疑犯有關，但是，除了電話亭裏面找到的疑犯之外，並無所獲。

× × ×

超人押着一名年青疑犯到了市長官邸，除了市長夫婦二人之外，還有警察局長以及泰萊警司等人，他們都以極其詫異的目光，瞪住那疑人！

時在晚上，在燈光之下，那男子的樣貌看來的確與羅拔並無分別。

但是經過一番交談之後，市長認爲他是「冒牌貨」。

反而市長夫人在情急之下，幾乎要撲上去擁抱他的「寶貝兒子」。超人却爲防意外，步步爲營，他雖然搜查過疑人，知道他並未帶任何武器，但是超人仍然捉住他的手臂，沒有讓對方自由行動。另一方面市長也及時制止他的妻子。

「你不要衝動！」市長一邊瞪住疑人，一邊對他的妻子提出警告：「他絕對不是羅拔，你小心！」

那男子苦笑搖頭：「爸爸，媽媽，你們太糊塗了。怎麼會連我也不認得?」

由於他情詞懇切，幾乎連市長的信心也動搖了。

但仔細聽清楚，他的聲綫，又不似羅拔。

市長曾經在電話中聽到他兒子羅拔講過，羅拔會受到歹徒的迫害，所以他對羅拔的聲綫之變，在懷疑中也產生了憐愛之心，因爲現在所面對的，到底也是自己的兒子啊！至於市長夫人，她壓根兒就不相信有人有本事複製出她的寶貝兒子羅拔的臉譜，所以她急不及待地，要親近自己的骨肉。

雖然在場的人都認爲先要檢驗清楚此人的指紋，看看他是否眞的羅拔，無奈市長夫人目睹自己的唯一兒子淚流滿面，被人虐待到連聲綫也變了，心裏一酸，忍不住也痛哭起來，帶着眼淚衝過去，擁抱羅拔。

超人本來一直用手抓住羅拔的手臂，因爲他極有可能是假的，但這刹那間，超人也給眼前的動人場面怔住了，所以羅拔要掙脫超人的掌握，也是易如反掌的事。

當母子二人相擁痛哭時，客廳裏面的人都呆住了！

場面是那麼的感動，連市長也差些是忍不住流出眼淚來，呆立一旁的警察局長也深受感動；只有超人和泰萊警司二人一直在担心，在戒備！

可惜一切都是枉然，只聽得市長夫人一聲驚叫之後，客廳裏面的情形完全改變了。

「羅拔」果然是個冒牌貨！他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制住了市長夫人，將她的手臂彎向背後，一支銀光閃閃的針狀物體，長僅四吋，直指住市長夫人的喉嚨。

在所有人之中，最吃驚的不是市長，而是警察局長，因爲他是負責本市治安的，如今最丟臉的事竟然發生在他上司的家裏，叫他如何交代?

泰萊警司則與超人交換了一個眼色！

超人也自覺剛才未免太過大意了?怎麼可以讓「羅拔」脫離自己的掌握?

超人正急思補救之法，那個假冒羅拔的人巳經在喝聲中要脅着市長夫人退到客廳一角。

市長的官邸之內，不但駐有全副武裝的警員，就是外面和附近街道，也有軍警人員把守。因此，眼前這傢伙也算得上是胆大包天。

他冷冷地對各人說道：「誰敢輕舉妄動的話，可別怪我手下無情，這是一枚毒針，只要刺破市長夫人少許的皮膚，不出五秒鐘，她就會死去！」

超人這一次自問是太大意了，他雖然搜索過此人的身上各處，却未發現這傢伙身上的毒針；可能是對方狡滑，也可能是毒針體積太細小了。無論如何，現在必須

設法補救。

警察局長巳不祇一次伸手腰間想拔槍，無奈市長夫人性命在對方的掌握下，而且眼前市長夫人也變了對方的擋箭牌，他更加不敢亂來！

局面一直就在僵持中。

市長眼看兒子羅拔下落未明，如今妻子又在歹徒的掌握中，自然急得有如熱鍋中的螞蟻。

警察局長自知責任重大，所以他首先打破了沉寂，對那人說道：「朋友，請你冷靜一些，有事可以慢慢商量，你切勿亂來！」

那手持毒計的人「格格」地大笑了一陣：「爲什麼你不說：如果我亂來，我就會死在亂槍之下?」當他的笑聲停止了之後，他就以極其冷峻的目光盯住局長。然後又沉聲說道：「告訴你，我巳看出你的企圖，你想拔槍殺我，可惜我不怕死，因爲我只是賤命一條，但除了這枚毒針可以置市長夫人於死地之外，我的波士知道我在這兒出了事，當然也不會放過眞正的羅拔！」

超人乘機問他：「你的波士是誰?」

「他是我們的救星。」那男子又說：「你看看我像不像羅拔，就知道他的偉大了！」

超人道：「你波士有些什些企圖?」

「你問得好！」那男子笑道：「他本來只想發財，但現在，却爲了正義！」

「正義?」超人怔了一怔之後，幾乎忍不住笑：「做出這種犯法的勾當，也算得是正義?」

「我還沒有說完呢。」那人又說：「相信你們也得承認，這一陣子，太多假人出現了，弄得社會秩序也爲之大亂！假如長此下去，你們猜猜看，還會有些什麼事情發生?」

市長終於也忍不住問道：「你們最終的目的何在?」

「我先要問問你：你知不知道我是什麼人?」那人把視綫移到市長這邊來。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你應該是一名犯人。」市長忖測着說。

「你猜錯了！」那人說，「我不是犯人，只是非法移民！」

所有人彷彿聽到了一聲炸彈的爆炸聲，都呆住了：「由外地非法入境的?」市長怔怔地問。

「不錯！」那人得意洋洋地說：「所以我說雷博士的確偉大。他將來必然亦會成爲歷史上最偉大的人，因爲他複製臉譜的方法，證明百份之一百成功了，剛才這位『慈母』的眞摯表情，足可證明我的面譜似足了她的兒子羅拔！」

各人看見那歹徒的表情，自然也可以看得見市長夫人的面色變得十分蒼白。

然而超人他們所關心的，却是：到底有多少非法移民巳被改了容?

市長又問：「你波士有什麼要求?」

那人說：「要求你修改移民法例。」

當時所有人聽了假羅拔的說話之後，都呆住了一陣！

但是如此一來，局勢似乎又比較明朗化了。在此之前人們都不明白，爲什麼會出現這許多假人?誰替那些人製造假面譜?幕後人的最終目的又何在?現在總算由假羅拔的口中說了出來。

市長含怒道：「法律可不是由我個人製訂的，怎麼可以說改就改?」

假羅拔道：「你是市長，我們都知道你必然有很大的影响力。法例對我們這一輩非法入境的人毫無人道可言，我們正須要你站出來替我們講一句公道話。」

「你是否一名非法移民?」市長問。

「正是！」假羅拔道：「我本來可以由雷博士改用其他人的面譜，我們甚至可以兩個人用一張身份證，包保你們的警方人員無法查悉我們的身份。但我們沒有那樣做。我們的目的只希望你更改目前的法例，令我們這輩有立足之地！」

「你完全弄錯了，朋友。」市長道：「我們這個社會，一切房屋建築，社會福利以及交通問題等等，都要根據實際人口做藍本，絕不可以毫無限制地讓你們這輩非法移民入境，這不但影响了本市的建設計劃，對本市市民來說，也是十分不公平的。」

「我可不懂你這一套。」假羅拔作勢道：「總之，如果你不答應我的要求，我惟有先犧牲你的妻子，然後，我的波士亦會對付你的兒子。」

警察局局長忙說道：「你千萬不可亂來，有事大可以慢慢商量！」

市長却說道：「莫講你對付我的妻子與兒子，就是你殺了我，我也不會把兩件事混在一起；這絕對是一個法治的地方，暴力不可以征服一切的。」

「哼！你好會擺架子啊！」假羅拔氣得呱呱大叫！

市長道：「我一向沒有架子，只不過與你講道理。如果你好好的聽我勸告，也許你尚有一綫希望，否則的話，我只怕你會後悔不及！」

假羅拔不知道是心情緊張，還是生氣，所有人都可以見到他的手在發抖，而看得最清楚的，當然就是被他要脅住的市長夫人了。

市長夫人的咽喉與那一枚毒針之間，相隔只有一綫，只要假羅拔稍爲用一點兒氣力，針鋒就會很輕易地刺破了她的肌膚；假如那枚針餵了劇毒的話，市長夫人肯定沒有生還的機會了。

豈料正當雙方僵持不下之際，客廳裏面的電話驀地响了起來！

市長首先接聽，然後回頭對假羅拔道：「是雷博士，他要找你講話。」

那個冒充羅拔的男子怔了一怔！他心裏想：雷博士找他到底爲了什麼事?

當時市長官邸的客廳裏面，只有市長夫婦，警察局局長范富年以及二名便衣警官。儘管如此，假羅拔仍然担心受到襲擊。但在另一方面，那個電話他是不能不接聽的，因爲他最尊敬雷博士。而且，事前雷博士他們也知道他來了這裏；電話亭是公衆電話，警方能迅速找出電話綫路的來源，也是雷博士早巳料到的。

假羅拔落入警方之手既是雷博士那班人佈下的局，那麼現在有電話打到市長官邸來，亦是意料中事，可能雷博士又有什麼新的指示。

於是假羅拔惟有步步爲營地，挾持着

市長夫人，一步一步的，走向電話機那邊去！

在這過程中，市長夫人一直在提心吊胆地，瞪住那枚與她一綫之隔的毒針。因爲假羅拔的身體移動，他却不敢讓市長夫人離開他半步，所以一直須要她作「擋箭牌」。

警察局局長和二名便衣警官對眼前這一幕，一直看不過眼，他們總覺得這絕對是一件十分丟臉的事。尤其是此事偏偏發生在市長的官邸裏，何祗丟臉，簡直就是笑話。因此，他們早巳在心理上戒備之外，還用眼色去取得默契！

可能由於心理太過緊張，也可能是假羅拔踢着地毡，身子驀地歪了一下，市長夫人見機不可失，雙手迅速抓住假羅拔的手腕，目的是不讓毒針接近自己。

市長夫人的指甲十分鋒利，雙手一邊抓住假羅拔的手腕，一邊使勁地挿入去！

假羅拔在尖叫聲中大吃一驚！他忍着痛楚，用盡氣力把手中的毒針刺向市長夫人的胸前。

市長夫人可能一時之間忙亂了手脚，竟然疏忽了最要命的毒針，因爲她想張開口去咬噬假羅拔的手臂，反而讓假羅拔手中的毒針更易接近她！

等到市長夫人感到不妙時，那枚毒針已朝住她的胸前刺來！只聽得她大叫一聲，瞬即倒了下去！

在這電光石火的刹那間，槍聲亦已接連地响了起來！

「砰砰砰」一連三槍！

三發子彈不知從何而來，分別擊中了假羅拔的頭，胸等部份，令到他毫無反抗的機會！立即就倒斃於血泊之中。

市長衝過去想把他妻子抱起！但被一個人的聲音叫住：「別動她！」此人正是泰萊警司。

泰萊警司正持着一支手槍，由窗口入來！

局長和二名警官，雖然巳及時拔出手槍來，但却未有發射，因爲他們早巳嚇呆了！

泰萊警司走到市長夫人的身畔，蹲了下來！

剛才市長想抱起他的妻子，却給泰萊一聲喝止，整個人呆了一呆！這時他才看清楚，那枚毒針的一端只插在市長夫人的心口針上，但另一端却刺進了假羅拔的手心去了。只見死者的手掌青青藍藍的呈紫色。

電話筒仍吊在几子上。

泰萊一手仍握住手槍，一手伸了過去，取過了電話筒，道：「一切巳結束，你回來吧！」

所有在場的人都怔了一怔！

市長剛才也聽過那電話，但他絕對不知道那是泰萊警司的詭計。當然更加不會知道那是超人，並不是什麼雷博士。

泰萊當然不可以讓他知得太多，否則就會把「戲」演得不似。

泰萊警司放下了電話筒之後，小心翼翼地把手槍放回衣服裏面的槍袋之內，才把市長夫人和死者的手分開；而那一枚毒針則仍插在死者的手掌之上。

市長官邸內的女管家忙過來替市長夫人搽藥油，她並未受傷，只不過受驚過度而巳。

泰萊警司匆匆召來留在屋內的二名警官，對他們說道：「剛才這裏所發生的事情，必須百份之百的要保密，切勿傳了出去！」

只見二名警官出去了。因爲外面還有其他警方人員，而剛才的槍聲，自然亦會引起他們的注意。所以這二名警官必須及時把命令傳出去。

屋子裏，仍然一片緊張。

市長夫人悠然甦醒過來，像噩夢一樣，仍然覺得胆戰心驚。

泰萊警司向市長和他的妻子道歉：「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我大胆地就作出了決斷！」

豈料市長還未有作反應，局長巳含怒衝了過來：「你簡直是豈有此理，怎麼可以拿市長夫人的性命開玩笑？」

泰萊警司道：「僵局不可以持續下去，那樣會對市長夫人更不利！」

局長還要責備泰萊之際，市長巳忍不住說道：「算了，泰萊，你做得對！」

局長無話可說。

超人突然由窗外飛了入來！他看見假羅拔死在血泊中，忍不住說：「我們終於成功了！」

泰萊警司却對超人道：「你且慢高興，假羅拔雖然死了，眞的羅拔却在對方的要挾下，現在要靠你了。」然後他又把超人拉過一旁，面授機宜。

局長根本不知道他們的計劃，也聽不到他們說什麼。

泰萊把超人拉過一旁之後，將計劃對他講出。

超人雖然有些懷疑，泰萊的計劃是否有用，但終於也答允與他合作。

市長官邸裏面所發生的事，似乎還未有傳出去，街道外面一片沉寂。

泰萊警司從市長夫婦的手中，取去了一疊他們兒子羅拔的照片。市長一向信任超人，所以對他們的行動和計劃也充滿了信心。

×　×　×

雷博士看看時間，就不禁有些焦急起來。

他的弟弟雷轟却說：「我們手上有一注大大的籌碼，你還担心一些什麼呢？」

雷博士說道：「這時候，D三號最少也應該有電話打回來了。不可能全無音訊的！」

雷轟想想也有道理，問道：「要不要派個人去查探一下呢？」他又說：「警方人員我絕不怕，最怕超人。」

雷博士想了想，道：「放出E字五號吧！」

雷轟於是把雷博士的說話傳了出去。

不久，看見二名大漢押住一名年約三十的男子過來，他正是雷博士口中的「E字五號」了。

雷博士把一張面譜印證一下，道：「你很像市長的保鏢，現在我要你混入去刺探一下消息。」

那男子點點頭：「放心吧！博士，我會做得好好的。」

雷博士道：「回頭雷轟會交代那名保

鏢的資料。」

那男子於是跟住雷轟走了。

他們走進了一間資料室，把一名市長保鏢的資料取了出來，然後把若干照片文件，都交了給他！

雷轟又坐在電腦之前，按擊把資料先顯示了一下。

「這傢伙身手敏捷，你得小心！」雷轟警告他：「如果他發覺你的樣貌與他相似，可能殺你。」

那男子道：「放心，我會小心的！」

他們在資料室之內停留了數小時，雷轟才派人開車，把「E字五號」送入市區去。

但是，那男子並未直接跑到市長的家中去，他只是在一處路邊電話亭，先後撥了幾個電話。

其中一個是找一個女人的：「蘇絲嗎？我是金啓。有空嗎？我想見見你。」

「你到我工作的地方來吧！」蘇絲又說道：「我現在很忙，無法出去！」

「好吧，我立即就來。」

電話掛斷之後，那個冒充金啓的「E字五號」，立即駕車趕到紅燈區去。

「E字五號」只是要試試蘇絲認不認得他。

現在他就進入一間酒吧裏去！

蘇絲當然認得「金啓」，因爲資料中顯示：他們相好了不少時日。「E字五號」要給她電話，無非是担心自己的聲綫有破綻。現在既然蘇絲在電話中並未引起疑心，他也可以放心進入酒吧去了。

雷博士的「複製面譜」的技術是十分成功的，所以當「E字五號」出現在蘇絲的面前時，她一點也沒有懷疑。反而說道：「怎麼啦？你不是說這一陣子很忙嗎？又說今晚才有空，怎麼這樣早就來了？」

「E字五號」輕輕一笑：「你也知道我的工作身不由主啊！」他又輕佻地揑了一下她的屁股：「總之只要我有空，我一定會來見見你才安樂。」

蘇絲打了一下他的手背：「大庭廣衆，怎麼可以如此多手多脚的？」

「E字五號」左張右望一番，又搭住蘇絲的肩膊：「今晚我可能有空，你什麼時候下班？」

「你這個人好沒有心肝啊！我們不是約定好了，午夜十二點正，你來接我下班麼？」

「噢！是的！該死該死！」他用手打着自己的頭：「我這個人眞的健忘，也許是工作太緊張了。老是忘記了正確的時間呢。」

「別太寃氣了，老闆見了會不高興的。別再忘記啦，今晚十二時正！」蘇絲說完，又去招呼其他酒客。

「E字五號」走進了電話間去，對於蘇絲剛才那一番說話，他的確是喜不自勝，所以他立刻就要用電話通知雷博士：「金啓今晚午夜十二時，約了蘇絲，我想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時刻。」

「好極了，我立刻就會派人到市區來接應你。」雷博士對「E字五號」的工作效率，巾十分滿意。

「E字」代表金啓的面譜，「五號」就是該面譜的第五個製作；就像「A字」代表招泉的，「B字」代表呂龍的，「C字」代表崔仲賢的面譜一樣；至於「D字」，大概就是代表羅拔的面譜吧。

若照編號而論，「E字五號」豈不是第五個「金啓」？

理論上的確如此。但是，雷博士在找尋適當人選之時，往往有無可奈何的情況出現，例如身裁，高度以及聲綫等等，未必百份之一百適合。但由於急切的須要，即使某一項條件未達理想，巾得照樣製作。例如羅拔就是。那個假羅拔的聲綫並不似羅拔，但雷博士也急急爲他改上了羅拔的面譜。

現在這一班人就只等待着晚上十二點正的來臨！

晚上的紅燈區越來越熱鬧，越是深夜，人也越多。

市長的保鏢金啓開着他的私家車，到紅燈區一間酒吧來。時間是晚上十一點三十分左右。

這時候，酒吧裏裏外外都有雷博士派來的人在着，而那個由「E字五號」冒充的假金啓，則在一輛卡車之上等候機會。

金啓來得突然，或者應該說，他來早了。所以雷博士的手下們，顯得有些措手不及。

最後金啓進了酒吧裏面去了。

這是金啓常到的地方，除了蘇絲之外，其他酒保，也都認識這位市長的私人保鏢。

金啓不但武功底子高强，槍法更準得驚人。

他坐下之後不久，蘇絲就走過來說：「怎麼會這樣早來？你今天似乎特別空閒呢！」

「誰說的。」金啓呷了一口啤酒：「我今天忙得連去洗手間的時間也沒有。」

「那麼，怎麼你午間還有空到這兒來一轉？」

「我幾時有在午間來過？」金啓畢竟也是個十分機警的人，他左張右望，感到不妙，立刻低語蘇絲：「我們坐到那邊一角去吧！」

蘇絲道：「我這時候正忙着，不如等下班再談吧！」

「不！」金啓也不等她回答，巳一把將她拉到酒吧一角去，雙雙坐下。然後他非常愼重地問：「告訴我，究竟什麼時間我來過？」

「你問得出奇！」蘇絲道：「怎麼你幾時來過，連自己也不知道麼？」

「告訴你，這一陣子，本市不斷有假面人出現，一定是有人冒充我。」金啓又問：「你有沒有對他講過一些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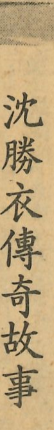
「我說過，你晚上十二時正來接我下班！」

「嗯——」金啓在昏暗的環境下，看看他的腕錶：「你要冷靜一些，照常工作，若無其事地。我先要去撥個電話。你先認清楚我每一個細節，說話、談吐、聲綫、衣著、小動作……等等，切不可再上當了。」

「我明白了。」蘇絲當堂也有些亂了手脚。

金啓終於進了一個電話間去。

（未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風神七戒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七個風神門下殺手其中一個是女殺手小倩，她僞裝葉長雄的女兒，來杭州找尋殺父仇家，瞞過了沈勝衣楊萬壽小白龍三人，小白龍回家後找西溪漁家張石詢問當年謝安爺孫被殺的情況，懷疑是小倩幹的，連夜泛舟通知沈勝衣和楊萬壽，果然不出所料，小倩知道小白龍因失去家傳離魂刀，而派人打聽風神門下殺手的行踪，因此也連夜去刺殺小白龍，大家剛巧在西湖相遇，小倩將他們全部殺害，第二天早晨沈勝衣楊萬壽才知道小白龍遇害，大家到西湖察看，小倩也跟隨着；而其中兩個殺手已到了楊家莊，其中一個是龍五，小倩全不知道……

死神從天降

龍五的反應不能說不快的了，十五枚暗器出手，立即又扣住了十五枚，却沒有射出手。

那個人已倒下，連一聲慘叫也沒有，十五枚暗器中有兩枚打在他的咽喉上，切斷了他的咽喉，其餘十三枚也沒有一枚落空。

龍五這刹那也認出那個人是昨夜與他拚酒的其中一個英雄好漢，也看出他醉意未消，却看不出他怎會醉到這裏來。

他也沒有逗留，一個箭步橫裏竄出，連變了十三種姿勢，翻過圍牆，掠了出去。

牆外是一條巷子，一個人也沒有，他隨即往長街那邊走去，越熱鬧的地方原則上也是越安全的地方。

巷口不遠停着一輛馬車，車把式沒精打采的靠坐在車座上，揚着馬鞭。

酒葫蘆遭殃

龍五心念一動，一錠銀子拋向那個車把式，接呼：「城東十里，快！」

銀子正落在那個車把式的手中，那個車把式眼睛立時一亮，一面趕緊拿銀子往懷裏塞，一面歡喜若狂的應道：「好……好……」

龍五看不出這個車把式有什麼不妥，也聽不出聲音有什麼不對，到他竄上車廂，將車廂門關上，便發覺非獨不妥，而且大大不妙了。

車廂門半掩，隨便拉上，可是一合攏，便發出幾下機括聲，這若是一般的車子，絕不會發出這種聲响的，他一怔立即伸手推去，一推紋風不動，再揮拳痛擊，木板碎裂，露出下面的一層鐵板。

龍五一張臉立時蒼白起來，再看兩面窗戶緊閉，伸脚踢去，構造與那扇門完全一樣，木的一層碎去，鐵的一層却紋風不動。

然後他嗅到了一股奇怪的氣味。

「火藥——」他驚呼着，全身全力向車廂門撞去，「隆」地一撞不開，眼前火光一閃，火藥已「轟」然爆炸。

拖車的馬受驚悲嘶，就拖着車子狂奔了出去，撞向路上的行人，那些行人聽得巨响，齊都向這邊望來，當着馬車去向的驚呼着四散。

那個車把式仍然在車座上，若無其事，也沒有將馬拉住，聽由狂奔，到馬車衝出了長街，那個車把式亦已消失不見。

車座上却多了另一張龍五的畫像，這是第二張。

× × ×

畫像當然都是張大送出的，他五張畫像送出了三張，有兩張是送到兩個殺手可能出現的地方，張貼在當眼之處。

他並不認識那兩個殺手，也不知道那兩個殺手是否他們七個殺手中的兩個，只知道那也是兩個風神門的殺手，而所以知道，是他偶然發現有人經由那兒請動兩個殺手，那兩個殺手的行事作風與他又並無分別。

畫像張貼之後有什麼反應他完全不知道，那也是他聰明的地方，若是他在意，那他的行踪亦不難爲他們發現。

放進沈勝衣房間的第三張才是他親自放進去的，但他也不知道龍五已到了楊家莊。

畫像是在沈勝衣醒來離開房間之後放進去的，他算準了沈勝衣會回去吃早點，也想看看沈勝衣的反應，到他發覺龍五一旁窺伺，在沈勝衣回房之前偷進去，才知道畢竟人算不如天算。

他當然也知道龍五所以這樣做是爲了要暗算沈勝衣，龍五看到畫像後的反應也在他意料中。

那個倒在龍五暗器下的人不是他，明知道龍五震驚下必有如瘋子般，他怎肯冒這個險，在龍五竄進房間後他便悄然退開。

他是下人的裝束，龍五就是看見他也未必會在意，可是他仍然小心着，以免冒不必要的險。

畫像還有兩張，總有一張可以送到沈勝衣的手上，而且他可以再加畫，以求達到目的。張貼出去的兩張畫像那麼快生效，當然在他意料之外。

× × ×

用火藥的那個人姓柳雙名清河，看他的姓名，很難令人聯想到火藥，看他的樣子也是。

他的身上也沒有火藥氣味，認識他的人，除了風神門中的，沒有一個知道他懂得使用火藥。

在江湖上他的名氣也不大，也只是一個普通的江湖人，很少人會留意到，這對於掩飾身份，當然也甚有帮助。

看到龍五那張畫像，他已經猜想到張貼畫像的是什麼人，目的何在，當然沒有立即拿下來，但也沒有放棄，用了七個人，七種方法，到底將畫像安全弄到手。

那輛馬車早就已有的了，他將馬車駕到楊家莊，目的却是在沈勝衣，龍五那樣闖到來，也實在有些意外，明知道龍五將車廂門一關立即就會發覺馬車有異，只好順其自然，發動車廂內的火藥。

能夠殺掉沈勝衣當然最好，但用以除掉龍五亦是一個頗大的收穫，龍五的暗器令人防不勝防，也是一個很可怕的對手。

「是你來送死，怨不得我！」柳清河這句話並沒有出口，躍下車座，立即混進了人羣之中。

馬車橫衝直撞，驚散了長街上的途人，很快便追上了沈勝衣楊萬壽等的車馬。

沈勝衣小倩輕騎走在馬車旁邊，聽得車聲轔轔，途人驚呼，回頭望去，看見那輛馬車冒着烟向這邊衝來，不由心頭一凜。

小倩脫口一聲：「火藥——」沈勝衣便離鞍而起，掠向旁邊放着的一堆竹竿，雙手揮處，那堆竹竿便排山倒海的向來車飛去。

幾條竹竿迅速穿過車輪子，阻止車輪子繼續轉動，那匹馬的四蹄亦被其餘的竹竿絆着，一再驚嘶人立，終於停下。

途人齊聲喝采，楊萬壽那輛馬車亦停下來，他推門走出，鼻子隨即抽動了幾下，氣風吹來的烟中帶着火藥的氣味。

「是火藥。」楊萬壽瞪大眼睛，「這是什麼地方，竟然敢光天化日之下拿火藥來對付我們。」

小倩那邊滾鞍下馬，沒有作聲，移步走向沈勝衣，途人這時也靠攏過來，但立即給沈勝衣喝住。

彈起的一條竹竿亦在這時候從馬身滑過，砸在車廂上，發出「鏗」的一下金屬聲响。

沈勝衣應聲一皺眉，看看小倩，道：「車子是鐵打的。」

小倩眨着眼睛道：「也是說，就是載着火藥，也不會是對付我們來的了。」

沈勝衣頷首道：「嗅來火藥已經爆炸，那匹馬是受驚之下狂奔，將車子拖到這兒來。」

小倩目光一轉，道：「不知車子內有沒有人？」

「若是我沒有猜錯，這輛車子只怕是一個陷阱，將人誘進去，再燃着內裏的火藥，以達到殺人的目的。」沈勝衣沉吟接道：「這種殺人的手法並不多見。」

楊萬壽走近來，聞說道：「小白龍不是說過風神門下殺手中有一個擅使火藥，白額虎胭脂虎就是死在那個殺手的火藥暗器之下？」

沈勝衣一面移步走前去，一面道：「不知道這一次他殺的人又是什麼人？」

小倩雖然也一樣不清楚，却知道那極有可能就是七個殺手之一，他們七個風神門下的殺手正在爲自己的性命掙扎，這時候又那裏還有心情去殺別的人？

楊萬壽看着，連聲：「小心——」

沈勝衣應道：「車內就是還有火藥未爆炸，有鐵板擋着，相信也不會怎樣危險。」

楊萬壽的脚步不由快起來，小白龍那兩個手下也左右跟上來了。

到了車旁，沈勝衣便看到了插在車座縫中那張龍五的畫像，拿來一看，便不覺一怔，楊萬壽看在眼內，詫異問道：「什麼東西？」

「一個人的畫像。」沈勝衣細看了一遍畫像旁邊的字。

楊萬壽接問：「什麼人？」

「風神門下的殺手，擅用暗器襲擊。」沈勝衣一臉詫異之色。

「畫像放在這裏是什麼意思？」小倩真的不明白。

沈勝衣道：「那就像要通知我們小心，風神門下有一個這樣的殺手，武功怎樣，有什麼特徵，都寫在畫像上了。」

小倩又道：「那輛馬車，還是衝着我們來的……」

沈勝衣道：「到底是什麼回事，連我也胡塗了。」

小倩又何嘗不是，沈勝衣隨即伸手放在車廂壁上，一面敲一面接道：「連窗子也是鐵鑄的，進去的人要出來只怕要費一番工夫。」

轉到車廂後，敲敲它又道：「門也是。」

一扳也不開，轉向小倩道：「你的刀給我！」

小倩稍爲猶豫才將刀遞去，那只是剎那間的事，沈勝衣背着她也沒有察覺到那剎那她眼瞳中的猶疑，刀不是她的，竟然會有這種反應，她與刀之間，必然有不尋常的關係，甚至生死。

以沈勝衣感覺的敏銳，積聚的經驗，他若是看見，一定會動疑，可惜他沒有，仍然在觀察車門的結構。

他按刀在手，隨即往門縫插進，左掌往刀背上一壓，只聽「錚錚錚」的三下輕响，車門便左右打開，龍五的屍體夾着烟硝從車廂內跌出來。

沈勝衣以刀背接着屍體，順勢將屍體送到地上，同時已經看清楚車廂內的情形，小倩楊萬壽左右齊上，往內看一眼，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

車廂內焦黑一片，木板片片碎裂，露出了藏在下面的鐵板，有三處正在着火燃燒，整個車廂就像是一個鐵籠子，火藥在箱子裏爆炸，困在箱子裏的人又焉能活命。

龍五一個身子鮮血淋漓，遍插木板碎片，其中咽喉上三片，心窩眉心各一片，都是要害，一雙眼睛仍然睜大，殘留着强烈的驚懼之色，他穿在外面的衣衫已然給撕下來，露出了下面那襲遍是袋子，滿載暗器的豹皮衣服。

他的一雙手也扣滿了暗器，雙手撞在地上暗器才散落，一片紫黑色，只有銅錢大小，相連着一條銀鍊子的玉，同時在他的頸上斷落地上。

沈勝衣探手拾起了那片玉，看看道：「這是傳說中風神門弟子的信物。」

小倩探頭看了看，沒有作聲，楊萬壽却是搖頭。「這個我可不能夠肯定。」再看看龍五，道：「但這個人，却顯然就是畫像裏的那個人。」

龍五雖然一面血汚，但仔細一看，還是可以看得出，沈勝衣接道：「他這一身裝束以及所用的暗器也是與畫像描述一樣，用火藥的車主人，若也是風神門下，這又是一次同門傷殘的了。」

楊萬壽點頭道：「麗春院趙東樓的被殺也是，不足爲怪。」

小倩又陷入沉思中，她雖然不能夠肯定車主人是風神門下那七殺手之一，却也不以爲這是一般的仇殺，風神門下一向小心，在現在這種情形下，只有更小心，一般人要殺他們談何容易，何況在鬧市之中。

火藥暗器雖然厲害，也令人防不勝防，但要傷害他們這種殺手，並不是一件易事，在這樣的一輛車子內却是易如反掌。

要將人誘進這輛車子仍是困難的，不過在她的印象中，也沒有這樣子一輛馬車，用火藥的殺手竟然有這樣的一輛馬車爲助，也實在令她意外，就是她，身份若是給看破，只怕亦不難被誘進馬車內。

沈勝衣接道：「這輛馬車的車廂非常特別，在外面不容易看出來，車門的構造也是，一關上三重暗鎖便緊鎖，在火藥爆炸之前不容易逃出去。」

小倩心裏又一寒，楊萬壽應道：「以風神門下殺手的精明，又怎會隨便進入這樣的一輛馬車內？」

沈勝衣道：「看不出這輛馬車有問題是一個原因，火藥或者他們之中沒有一個與馬車牽上關係相信也是，當然，最重要的是當時他必須走進這輛馬車內。」

楊萬壽道：「這似乎太巧了。」

沈勝衣笑笑，道：「世上的事情有時就是這樣巧，也許連那個車主人也想不到有這種收穫。」

小倩終於開口道：「看情形火藥才爆炸不久，會不會這兩個殺手或者是跟踪白大哥的人到來，這麽巧遇上？」

楊萬壽道：「那這個用暗器的只怕是由我們那兒跑出來的了。」

小倩道：「他又是爲什麽跑出來？不成就是爲了要跟踪我們？」

「那是說他曾經在莊院裏的了。」楊萬壽點頭道：「這個解釋也很合理，他追踪到莊院，看見我們離開，急又追踪前來，那知道却誤入這輛要命的馬車。」

沈勝衣沒有說什麽，目光落在龍五的胸膛上，一角白紙從衣襟露出來，他隨手拔出來抖開一看，又是一怔，楊萬壽小倩目光及處，亦怔住。

沈勝衣一會才道：「這又是他的畫像，與那張絕無疑問是出於同一人之手，却在他懷中發現。」

楊萬壽脫口道：「怎會這樣？」

沈勝衣道：「看情形就是他不知在那裏突然看見了自己的畫像，知道身份被發現，一驚之下逃出來，逃上了這輛馬車。」

楊萬壽道：「是那裏？不會是我那裏來的吧。」

「難說。」沈勝衣接道：「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殺他的人並不是畫像的人。」

楊萬壽道：「這些畫像却絕無疑問是他的催命符，畫像的人當然也是這個目的。」

沈勝衣笑笑。「那若是亦爲風神門下，風神門中是必出了什麼事。」

小倩心中苦笑，她當然不會將其中秘密說出來，也就更不想離開沈勝衣了。

其他那六個殺手絕無疑問亦已到來，而且展開了暗爭暗鬥，用暗器的這個不愼被看到了眞面目，立即被畫影圖形，招致殺身之禍，畫像絕對肯定不止是兩份，用暗器的顯然不知道有這回事，到他知道的時候已經殺機四伏。

畫像出現了兩張，現在能夠知道，連畫像的在內，要殺他的最少也有三個人，其中用火藥暗器的那個成功了。

除了火藥暗器，他還有一輛鐵車子，這是秘密，其他殺手到底有什麽兵器暗器還未施展出來？小倩不知道，但只要一想便不禁由心寒出來。

她雖然再沒有什麼兵器暗器，却想到躲在沈勝衣身旁，靜觀其變，伺機行事，這是否也一樣在其他六人意料之外？

昨夜進出楊家，在湖上殺小白龍的時候，是否有落在別人眼中，現在她也不能太肯定，她不敢再低估其他人，然後她想到了龍五懷中那張畫像，心頭更寒。

那張畫像當然不會是送給龍五，會不會是送給她？若是送給她，那她的身份也就不成秘密，隨時都會有生命危險的了。

楊萬壽即時問：「到底是什麽事？」

「我若是知道，一定會告訴你的。」沈勝衣轉顧小白龍那兩個手下，正要說什麽，來路上突然有人口呼「莊主」，疾奔過來。

楊萬壽應聲一看，便知道來人叫的是自己，苦笑道：「看來這一次我是不幸言中，畫像只怕眞的是在我那裏發現的了。」

沈勝衣道：「可是又送給什麼人？」

「不是我便是你。」楊萬壽目光一轉。「總不成是葉姑娘。」

小倩歎了一口氣。「那我們三個之中，可能有一個是風神門下……」

「也不一定。」楊萬壽沉吟接道：「那幅畫像送到我那兒可能是另有作用。」

說話間，兩騎快馬已奔到他們身旁，一個

是楊家管家，另一個是住在楊家的小阮，是一條好漢，在兩河也有些名堂，刀用得不錯。

小阮當先將馬勒住，滾鞍躍下，看見龍五的屍體，呆了呆，楊萬壽急不及待追問：「小阮，莊裏頭是不是出了什麼事？」

小阮忙應道：「酒葫蘆給殺了。」

「酒葫蘆老湯？」楊萬壽嚷起來：「在那兒給殺的？」

小阮看着沈勝衣，道：「他半醉半醒聽說沈大哥來了，便要去跟沈大哥打一個招呼，我們隨後趕到去的時候，却看見他倒在沈大哥房間外的花叢中。」

沈勝衣追問：「是怎樣死的？」

「身中十五枚暗器，有兩枚打在咽喉上，胸膛三處要害亦有暗器射進去。」小阮接道：「那些暗器很奇怪。」

「是不是這種？」沈勝衣從地上拾起了一枚暗器，小阮一看立即道：「不錯，殺酒葫蘆的就是這個人？」

沈勝衣道：「這種暗器形狀怪異，也不容易用，一發十五，無一落空，除了這個暗器主人，只怕很難找得到其他人的了。」

楊萬壽道：「可是他爲什麼要殺老湯？」

「是啊，酒葫蘆有酒萬事足，從來不與人結怨。」小阮搖頭道：「何況這個人，昨夜才跟他認識，有說有笑，若是與他有什麼過不去的話……」

沈勝衣截道：「這個人昨夜來的？」

小阮道：「不錯，他自稱姓伍，關外來的，路經這裏，慕莊主之名，特來拜見，碰巧莊主外出，便留了下來，人很豪爽，很快便跟大家混在一起，酒葫蘆更拿酒跟他拚了好幾個回合。」

沈勝衣微喟道：「也所以酒葫蘆對他印像特別深刻，看見他不由上前去招呼，不知他驚惶之下，隨時都準備殺人，終於爲他誤殺。」

楊萬壽捧着腦袋，搖了搖。「天哪，這到底什麼回事？」

沈勝衣道：「你給我的是一座獨立的院子，這個用暗器的殺手所以出現在那裏，惟一的解釋就是到來找我。」

「那又是爲什麼？」楊萬壽接問：「難道是來殺你？」

沈勝衣道：「亦未可知，可是我不在，而在我的房間內，却發現了他自己的畫像，一驚之下，逃了出來，遇上酒葫蘆，在那種情形下，爲了確保自己的安全，射殺酒葫蘆，是他必然的反應。」

楊萬壽接道：「然後他逃了出去，驚惶下逃進了這輛要命的車子。」

沈勝衣道：「這是比較合理的解釋。」

「風神門下却又爲什麼要殺你？」楊萬壽瞪着沈勝衣。

「他們是一羣殺手，以我在江湖上仇敵之多，就是有人請他們動手，亦不足爲怪，另一個可能，只因爲婁一劍的被殺，江湖上傳言我要追究，他們因而要先下手對付我，亦未可知，當然，還有其他原因。」

「這倒是有趣得很。」楊萬壽大笑，「這個用暗器的要殺你，他的同門却送來畫像，叫你小心防範，而又另有同門安排了這輛馬車，乘機以火藥將他炸斃，風神門下殺手難道眞的內鬨？」

沈勝衣搖頭道：「你別再問我，我比你知的不會多到那裏。」

楊萬壽又捧着腦袋搖了搖。「畫像的那個一定要這個用暗器的命看來是絕無疑問的了，你看到畫像，自然會小心，一擊不中，用暗器的這個就是沒有傷在你手下，亦難以避免火藥暗器或者其他人的襲擊，這樣的畫像天知道有多少。」

沈勝衣沉吟道：「看來那都是風神門下殺手的作風，在湖上襲擊小白龍的那個若非畫像的，風神門下殺手，到現在已經有四個來了這兒。」

——是七個！小倩心中歎息，一個身子就像給浸在冰窖中，一向只有她殺人，現在她也成爲被暗殺的對像，只看那種暗殺的方式已令她魄動心驚。

下一個死的又是那一個？小倩不知道，也不敢否定不會是自己。

沈勝衣漫不經意的將刀交回，她茫然接下，還是寶刀上的寒氣令她回復自我，清醒過來，沈勝衣目光落在她面上，笑笑道：「江湖就是這樣，死亡隨時都可能降臨。」

小倩道：「我們要不要回去看看？」

沈勝衣搖頭道：「放畫像的那個人不會再留在那兒的了，這一次的計劃成功，第二個計劃想必已擬好。」

小倩道：「那會是什麼？」這句話出口，她便自失笑。

沈勝衣道：「我若是知道，現在心情最低限度也會輕鬆一些。」

楊萬壽却搖頭。「就是知道我也不會輕鬆的，他們殺人的方式實在太刺激，令人太興奮，水裏、自己的莊院內、馬車，老天，現在我那輛馬車有沒有裝置火藥，連我自己也不敢肯定了。」

沈勝衣笑道：「有一點可以放心的就是有我們侍候一旁，車廂內就是安置了火藥，也很難接近去燃點，你大可以考慮重金聘請我們做你的保鏢。」

楊萬壽大笑道：「這是你說的，小阮你立即去通知所有朋友，沈勝衣已經是我楊某人的保鏢，誰要對我楊某人不利，先得幹掉他。」

小阮不由笑起來，道：「你們還沒有講妥價錢呢？」

楊萬壽道：「有這個保鏢，我就是傾盡所有再高築債台，也是值得的。」

小阮接問道：「難得有這樣的僱主，我小阮也要賣命了。」

楊萬壽大笑不絕，小倩看在眼內，心中實在感慨之極，這種江湖人的豪情俠義又豈是她那種殺手平日享受得到？也不知怎的，她突然羨慕起來。

楊萬壽隨即揮手，道：「先別管家裏的，我們還是先到湖那邊看看。」三步併作兩步，跳上馬車，也就在他呼喝聲中，馬車再向前疾駛了出去。

小白龍那兩個手下亦不禁心頭一陣熱血沸騰，左右搶在馬車前面引路，沈勝衣小倩小阮亦追上，只有那個管家留下來打點一切，他追隨楊萬壽那麽多年，當然明白楊萬壽的性格，也知道自己在什麼場合應該做些什麼事。

長街上的行人這時候也圍上來，議論紛紛，張大也在人羣中，看看龍五的屍體，看看自己的兩幅得意傑作。再看看那個被火藥毁壞的車廂，悄然退開去。

他面上絲毫喜色也沒有，好像他這種人當然已懂得將情感埋藏在心深處，那一個殺龍五的，他並不在乎，只要計劃成功他便已滿足。

惟一他感到遺憾的就是看不見那個用火藥的人，否則又可以重施故技。

七個殺手已倒下兩個，狄嘯天並不可怕，龍五的暗器可眞不易對付，能夠弄倒龍五可以說是一個頗大的收穫，何況還知道有那樣的一輛馬車？他很佩服用火藥的那個殺手能夠設計出那樣的馬車，那種殺人方式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給困在車廂內的若是他，他一樣不知道如何應付，用火藥的那個會不會重施故技？他

不知道，但無論如何，以後在上馬車之前，他一定會很小心。

應付四個殺手無論如何總比較應付六個容易，如何才能夠將那四個也找出來，讓他們自傷殘殺或者什麼？

張大忽然考慮到還是讓沈勝衣來解決一兩個比較化算，否則都給他找出來殺光了，那他便得與沈勝衣單對單一決生死，對付沈勝衣，他並沒有多大把握，若是不送沈勝衣畫像，先讓龍五暗算沈勝衣會不會好一些？他不知怎的，又考慮到這方面，然後他突然有一種衰老的感覺。

只有衰老的人才會想過去，他應該繼續向前，解決未解決的，已成爲事實的，應該拋諸腦後，以免阻塞思潮。

轉入了旁邊一條小巷子，他不由挺起胸膛，蒼白的臉龐也彷彿泛起了紅暈，腦筋同時活動起來，在想如何將那個用火藥的誘出來，就是不畫像，能夠知道那是怎樣子的一個人，對他來說也是百利而無一害，他本來是一個喜歡等待的人，這一次成功却令他考慮到主動。

這種改變，對他來說會有什麼影响？是否適合他的性格？他却沒有考慮到。

據說，成功會令人變得疏忽自大，當然，也要看是什麼人，一個習慣了成功的人，成功對他來說已失去刺激，已引不起太多的興趣，可能一笑置之，若無其事。

張大不知是否那種人，但表面看來，這一次的成功顯然令他很興奮，甚至於改變原則。

這個人的原則，是不是適合改變？

巷子裏沒有陽光，張大喜歡這種地方，他討厭陽光，與生俱來，所以他的皮膚那麼白，一些血色也沒有。

據說陽光是正義與光明的象徵，做壞事的人都不喜歡走在光天化日之下，但張大比起那些人更討厭，若是他得到傳說中那種射日的弓箭，他一定會毫不猶疑的將這惟一的太陽射下來。

轉了一個彎再轉一個彎，迎面走來了一個人，那是一個很普通的人，隨便在那裏也能夠看見，一身黑衣已洗得發白，背着一個同樣質地的包袱，目光呆滯，那種神態就像是已厭倦了生命，什麼都再也提不起興趣，與現在的張大，更成了强烈的對比。

他也就像比張大的豪氣壓住了，偏身讓張大走過，才再往前走，張大沒有留意這個人，也沒有感覺什麼不妥，這個人實在太普通了。

得志的人也的確不多，雖然很多人都很樂觀，但未至悲觀只是活膩了的人更多，張大也看膩了，這個的人外表也實在沒有任何值得留意的地方。

這也是這個人成功的地方，一個普通人要裝成一個一流的殺手固然不容易，一個一流的殺手要裝成一個普通人却難，這個人竟然完全做到，甚至連張大目光這麼銳利的人，也竟然一無所覺。

他們同是風神門下，雖然素未謀面，但總該也有跡象可尋，尤其那麼接近，這個人却就是沒有，在掩飾身份方面，絕無疑問已做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

張大給他的又是什麼感覺？從他的表面也瞧不出來，一種表情，繼續往外走。

一直到張大轉過彎角，他的眼睛才有了變化，由呆滯而變得靈活、銳利，逐漸瞇起來，瞇成一條縫，就像是兩柄薄刀，目光却變得比刀光還要森冷鋒利。

驛道上斬殺江順的就是這個人。

當時他却沒有掩飾，飛騎斬殺江順之後，目光才變得呆滯，那是因爲他沒有將江順放在眼內，自信就是迎面而來，也可以將江順瞬息斬殺於刀下。

裝成一個普通人在他來說也是一件很費神的事情，沒有這種必要，他很少這樣做。

雖然平日他怎樣看來也只像個普通人，那也只是給普通人的感覺，要瞞過高手的眼睛，還要花些心思。

可是在離開墓地之後，他便一直是在裝，只有睡覺的時候例外。

他沒有見過另外六個殺手的眞面目，不知道他們是怎樣子的人，也不知道他們會裝成怎樣，只知道由離開墓地開始他便隨時可能會遭受襲擊，除非他裝得完全不像一個殺手。

這片刻他却是裝得最像，也最費神，因爲他已經完全肯定張大就是那六個殺手之一。

他的手隨即解開了那個包袱，動作之迅速，絕不在龍五那樣的暗器好手下。

那個包袱的結構也有異一般，看似解開來很麻煩，可是要解開來的時候絕不麻煩。

包袱內是一柄刀，藏在一個紫鯊皮鞘內，表面看來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就像他的人。

× × ×

張大轉過彎，很快又轉第二個彎，突然一怔，在他的前面是一堵牆。

這條是死巷，可是方才那個人，怎會由這裏走出來的。

他心念一轉，身後破空聲暴响，巷子狹窄，一聽這破空聲，他便知道連拔起身子也來不及，只有硬接，雙手那刹那彷彿大了一些。

他練的是密宗大手印，運起功來一雙手堅如鐵石，也自信接得下任何暗器。

來的却不是暗器，他的一雙手只是堅「如」鐵石，並非眞的與鐵石一樣堅硬。

他的左手立即抄住了襲來那柄刀，也立即姆食指之間斷開。

刀雖然一樣可以當作暗器用，但若是兵器如無十分把握就不會擲出來，而且擲出來也不會有變化，所以張大才會放心接，那刹那他亦已瞥見那柄刀，立時便知道自己判斷錯了，錯得很厲害。

刀柄相連着鍊子，雖然擲出，可以收回，而也就因爲有鍊子相連着，仍然有變化。

張大的左手抄上同時，刀鋒亦一轉，他的反應雖然快，還是給削斷了，四指與大半手掌隨刀飛去，鮮血在內力催迫下，箭也似激射。

痛徹心脾，最令張大感到痛心的却是這隻左手非獨他身體的一部份，還是他的兵器，苦練了十多年才練到這樣，竟然就這樣斷去。

他當然立即肯定那襲擊他的人就是風神門下六個殺手之一，也沒有多想，身形箭射，未斷的右手刀一樣揷進前面的牆壁，硬硬的抓出了一塊來。

鍊子刀追斬而至，張大磚塊擲出，正中刀上，磚塊破碎，那柄刀亦被震得揚起來，不過三四尺距離，實在險得很。

張大再探手，又抓住了另一塊磚，再次擲出。

鍊子一抖，刀又斬下，張大擲出的那塊磚正好擲在刀上，再將刀震飛。

磚塊雖然沒有刀的堅實，但在張大的手上擲出，無疑鐵石一樣，震開了追斬的第一刀，要震開第二刀便容易得多。

說險那實在險得很，若非張大的手那麼堅硬，一下能夠揷進牆壁中，將磚石抓出來，及時擲出，就是不死在追刺的第一刀之下，只怕也得身受重傷。

那個人沒有再出擊，鍊子一抖，刀回到手上。

張大身旁有用不盡的磚塊，以鍊子操刀，他知道絕難再斬在張大身上，只有用手操刀才能夠發揮更大的威力。

張大完全明白是怎麼回事，立即封了斷手的幾處穴道，阻止鮮血再外流。

那個人瞪着他的手，忽然笑起來。「密宗大手印，果然是非同凡響。」

張大探手抓住了一塊磚，冷笑道：「沒有刀的利。」

那個人左掌接壓在刀脊上，無論言談神態舉止，這時候他都不再像一個普通人。

張大瞪着他的臉，接道：「好本領，連我也竟然瞧不出是同道中人。」

那個人笑笑。「這個時候你只有更謹愼，不該那麼興奮的。」

張大不由歎了一口氣，那個人反手突然從懷中取出一張紙抖開，再一抖，飛向張大。

那是龍五的畫像，張大一眼便看出也是自己畫的，心中不由又歎了一口氣。

「看到這張畫像我實在嚇一跳，畫像絕無疑問是給我看的，居然有人知道我在那附近，還有什麼比那更危險的。」那個人又笑，「可是對自己，我仍然很有信心。」

張大道：「裝得你那麼像的人並不多。」

那個人道：「也許我本來就應該做一個普通人，不幸成了風神門下。」

張大道：「你雖然斬下了我的一隻手，我却仍然同意你，你才配做一個殺手，你找到一個最佳的掩飾身份辦法，做殺手的人，能夠不引起別人的注意已經成功了一半。」一頓再問：「高姓大名？」

「邱大業。」

「很普通的名字，但，還是我的姓名普通——張大。」

邱大業又笑了。「叫張大的人隨便可以找到二三十個，的確很普通，可惜你的外表絕不普通。」

「面色是白了一些，我不喜歡陽光。」

「所以我一眼看見你便知道你是活在暗影裏的人，極可能就是我們七個之一。」

張大道：「你在街上已經發現我的了？」

「你看到龍五屍體的時候，面上的表情變化我全都看在眼內，你也是值得高興的。」

張大搖頭道：「我根本不應該去看，要知道是怎樣情形有很多辦法。」

「問題是那是你的傑作。」

「所以不去看看我總覺得太對不起自己，我也原以爲在那樣場合只要小心，不難發現其他人。」

「用火藥的那個人不在。」

「你已看到他了。」張大不由自主的追問道。

邱大業笑道：「他逃得很快，那當然是因爲他知道旁邊可能還有其他的人窺伺他，我看不到他的臉，可是不要緊，以後看見身形輪廓約莫相似的人，我一定會很小心，必要時寧殺錯也不會放過。」

「你當然不會再上任何馬車。」

「我這種身份的人，是沒有資格坐馬車的。」邱大業打了一個「哈哈」。「這一點你倒不必替我担心。」

「那輛馬車的確令人很意外，我看用火藥的目的原不是在龍五。」張大一頓，接道：「也許在沈勝衣。」

「龍五的暗器很麻煩，能夠解決他，用火藥的相信也很滿意，我們當然更加滿意了。」邱大業接問：「你還有什麼說話？」

張大反問道：「你以爲我在拖延時間。」

「我們這種人是不會有朋友的。」邱大業搖頭。「你不說我也知道你是很感慨。」

張大忽然一笑道：「我們這種人喜歡出其不意殺人，死在出其不意下也是應該。可是你要殺我，還得花些氣力。」手一揚，那塊磚頭粉碎，但他的手隨即又抓住了另一塊。

邱大業道：「我也很佩服你的，這樣的手居然能畫出那麼精細的畫像，其實我本來也有些懷疑。」

「畫像的另有他人？」

「不錯，你這雙手與畫像似乎不應該拉上關係。」

「馬車與火藥不也是？」張大笑了。「對這附近的環境你看來很熟悉。」

邱大業道：「我有一個壞習慣，就是每到一個新地方，總喜歡大街小巷不住的跑，務求完全熟悉周圍的環境。」

「可惜我沒有這個壞習慣。」

「所以看見我轉出來，便以爲這邊還有路，不知道是一條絕路。」

張大點頭道：「你非獨懂得選擇下手的地方，還看得很準。」

邱大業道：「能夠不在你身旁走過我都會盡量避免的，可是我又非要走這一趟不可。」

張大道：「你裝得很像。」

「但想到是同道中人，却是不由得捏一把冷汗，只要我露出破綻，倒下的就不是你，是我了。」

「不錯，只要我有些懷疑，我就會下手，相距那麼久，你的刀絕沒有我的雙掌快。」

「幸好你不是一個逢人便殺的人，」邱大業笑笑道：「不過，你若是出手一試，我也會露出破綻來的。」

張大道：「我是應該出手一試的，雖然那樣做，會像一個瘋子，却是確保安全的最佳辦法。」

「我們却都沒有這個習慣，主要當然是每天經過身旁的人實在太多。」

張大又笑笑。「從我身旁走過之後你當然更能夠肯定我就是那七個人之一。」

「我所以立即下手也當然因爲看出你身上不可能帶着兵器，應該就是用掌的那一個。」邱大業目光落在刀上。「你若是帶着兵器，雖然在這種環境，要擋開我那一刀的襲擊應該是絕無問題。」

張大看着自己的手掌，歎息道：「血肉之軀到底沒有兵器的堅硬。」

那也是事實，他身上若是帶着任何的兵器，以他反應的敏捷，一樣可以拿出來擋向來刀，他却是一向不屑帶任何的兵器，一個理由是他的雙手已經是最好的兵器，另一個理由，是他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懷疑。

邱大業道：「其實，你應該帶着其他兵器的。」

張大怔了怔道：「不錯，我這張臉無論怎樣看也不像個普通人，帶着兵器裝成一個江湖人，被人看出是一個殺手，也只會提防我帶着的兵器，不會懷疑到我用來殺人的却是一雙手，這反而是最佳的掩飾方法。」

邱大業道：「可惜有你這樣一雙手的人，往往都會輕視任何兵器，認爲沒有一樣兵器能夠與自己的身份配合。」

張大搖頭道：「這些話你應該早些跟我說的，現在才說，是不是遲了一些？」

邱大業笑道：「這一次你眞正的致命傷却是在你將其他人看得太高了。」

張大歎息道：「龍五殺掉那個饒舌的老頭兒的時候，我其實便應該知道，我們其實並不是每一個都這麼難應付，殺掉一個並不是一件值得怎樣高興的事。」

「你是說在墓地那邊說話多多的那一個是一個老頭兒，給龍五殺掉了？」

「說話太多是他的致命傷，但龍五能夠那麼快將他找出來，也有他的本領。」（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賣人頭

（續完）

馮嘉・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麥思維聽莎莎說白鷹派人和他聯絡，他現在將名單抄送給白鷹，反而沒有找尋愛迪，他覺得這樣做比較安全，司馬洛到目前只知有人和麥思維聯絡過，但不知是白鷹派人和他聯絡，故對這個叫賴清的人密切監視，另方面在麥思維屋內裝上偷聽器，偷聽到他和莎莎的談話，有關名單上頭面人物盧志明和麥思維脫離關係以後，被一輛不明來歷的房車用輕機槍掃射盧志明的房車，而洪小瑛來電話說不是她和愛廸幹的，司馬洛請她合作，不要把這些人幹掉，希望到時候能把白鷹引出來……

隧道截擊

楊君哲說：「他們的朋友是誰？」

「怎麼知道？」司馬洛說：「聽他們講下去吧！」

那邊，莎莎與麥思維又繼續在談話。莎莎說：「那麼，他果然是想到了一個好辦法了。」

「是的，」麥思維說：「做大事的人，總是有辦法的！」

「但是他却沒有成功，」莎莎說：「他並沒有把盧志明殺掉！這做法又似乎是差一點了，難道不知道盧志明的車子是避彈的嗎？」

「這一點連我們也不知道，」麥思維說：「以前盧志明沒有被刺殺過，這一次

槍殺元兇

出事，才給試出來的。」

莎莎說：「但是他應該比我們有更好的情報來源呀！」

這邊，楊君哲叫道：「看樣子，他們的朋友應該就是白鷹呀！他們不是說他們誰人去做的！」

「聽下去吧！」司馬洛說。

那邊，莎莎與麥思維，又繼續說話。

麥思維回答莎莎的疑問，說道：「我看他未必是刺殺盧志明不成功，他祇是給盧志明一個警告吧了。他不想殺死盧志明，而盧志明坐在避彈中的車，是保證不會給射死了！」

「那麼，」莎莎說：「盧志明是應該明白這個警告是什麼意思了！」

「應該會明白的，」麥思維說：「問題就是他肯不肯接受！」

「是呀，」莎莎說：「也許我們應該問他！」

「我們問他？」麥思維大不以爲然地說，「我們是有架子的，我們問他，就變得很下氣了。他明白意思的話，他自然會來求我們的！」

「是的，」莎莎說：「看來，這很有道理！」

「現在我們暫時別管他了，」麥思維說，「等着事情如何演變吧。」

「對了，」莎莎說：「我們等着看看吧。」

「那個自稱白鷹的人，」麥思維說：「他沒有跟你聯絡嗎？」

「沒有，」莎莎說：「我出去的時候，他並沒有與我接觸！」

這邊，司馬洛他們都大爲緊張了。

司馬洛說：「他們果然是與白鷹合作，白鷹與他們聯絡上了，這個賴清就是白鷹！」

「他們說這是一個自稱白鷹的人，」波比說：「賴清自稱是白鷹，而他們顯然亦並不相信，但他們則顯然相信這人是白鷹的代表。」

「我也不相信賴請就是白鷹，」司馬洛說：「我們有他的詳細紀錄，年輕的照片亦有，與白鷹的樣子都不同。」

果然，莎莎並沒有看錯，她看出了賴清並不眞的是白鷹，即使白鷹曾經把臉容改變過，他也是無法把自己的一生紀錄亦改變的。

「唔，」楊君哲說：「總之白鷹就是選擇了麥思維。既然盧志明公開與麥思維作對，白鷹就認爲有機可乘了，麥思維需要有力的支持，因此他就要與白鷹講條件，我相信白鷹如此就可以想到那份名單，名單本來就是白鷹得要的東西，現在他可以得到了，而且得到了名單之後，他亦可以藉着名單而知道神槍愛迪會對付一些什麼人，於是他也可以對付愛迪了！」

「我看，」司馬洛說：「既然白鷹選擇了麥思維，那我們就應該選擇盧志明了。我們得鼓厲盧志明繼續與麥思維作對，那麼，白鷹爲了對麥思維保持自己的威信，就會繼續對付盧志明，祇要白鷹肯動手，我們的機會就高得多了，因爲他終於要親自出現的。」

「我們兩個可以去與盧志明聯絡；」波比說：「盧志明明知道我們是與白鷹作對的，而我們也是幾乎給白鷹殺掉了。盧志明一定對我們放心，知道我們是有誠意的。」

「放心是一個問題，」司馬洛說：「但是對你們的能力的信心又是另一個問題，也許他不認爲你們够大，有能力支持他，不過，你們是可以試試的，你們可以先走，代表我與他接觸。」

「這是一個好辦法，」波比說：「而且我們要趁盧志明還沒有因爲這一次出了事而屈服之前就進行。假如他對麥思維屈服了的話，這件事情就失去了意義了！」

「對！」司馬洛點着頭：「我們應該盡快進行。現在讓我來想一想，第一步應該如何着手！」

他坐了下來，點上了一根香烟，尋思着。

他們之所以有機會這樣來討論，乃是由於此時在麥思維與莎莎是已經停止了交談。

後來，過了一會，他們又聽見有聲音了，這都是麥思維的奇怪的呻吟。

「唏，」楊君哲說：「這是什麼？」

波比格格地笑起來：「也許，你現在很可惜我們祇是裝了偷聽器，而沒有裝上偷看的閉路電視？」

楊君哲聳聳肩，說道：「哦，原來是那個！」

不錯，正是那個，莎莎這時就是正在爲麥思維服務着，那呻吟聲就是麥思維表示享受而發出來的聲音。

過了一陣，麥思維說：「這個東尼，他的本事很大嗎？」

「我有時去找他，當然是有我的原因的，」莎莎說：「不錯，這個人的本事是不差的，不過並不就等於說這個人是很重要的，像他這樣的人，世界上很多，像你這樣的人，世界上祇有一個，所以，你別把他看得太重要吧！」

「對！」麥思維說。

「好了，」莎莎說：「不要胡思亂想，你先鬆弛一下，享受一下吧！」

於是麥思維便不再做聲，而祇是鬆弛下來，享受着莎莎爲他所作的服務。

× × ×

波比與楊君哲果然是首先與盧志明接觸的人。

盧志明遭遇過了這一次刺殺事，件就暫時不再離開屋子出去辦公了，假如他是正在考慮向麥思維屈服的話，他是仍然未能決定的，亦沒有機會決定，波比他們就來了。

波比與楊君哲出現的時候是在晚間，他們兩個人就是這樣開一部汽車，一直駛到盧志明的住宅的花園大門則停下來，按響號角。

柵門之內有一個守衛的打手向外面窺望一下，問道：「是誰？」

「我們想跟盧先生談談。」波比說。

「你們要問的全部都已問過許多次了，」那個打手顯得很不耐煩地，「還要問什麼？」

「隨便你放不放我們進去吧，」波比說：「總之我們是對他有益的！」

「好吧，讓我問一問他要不要見你。」那個打手說。

那打手進入守衛亭中，用電話向屋裏請示過了之後，再走出來，說：「好，你們進去吧！」

他沒有動手把柵門打開，柵門却自動開了，顯然這柵門乃是用電力控制的，遠遠的花園中的人按了按鈕，柵門便自動打開來，守在門口的人，可能反而打不開，要向屋內的人請示過才行。

波比與楊君哲的車子進入了花園中，通過花徑，直駛到屋子的前面，二人停車，下來，另一個守衛的打手指指露台門口，他們便進入了一座大廳之內，見到了盧志明本人。

亦可以說見不到盧志明本人。

因爲盧志明正如司馬洛所講的那樣，是戴着一副大大的黑色眼鏡，看不到眼睛，就不能够怎樣清楚地看到他的面貌了。而他的身上乃是穿着寬大的中式長袍，長袍裏面像是一具很胖大的身體，但亦可能實際上祇是一具健碩的身體，或甚至是一具瘦削的身體。

沒有錯，這樣一個人是可以隨時失踪而不存在的。盧志明這個人的眞正身份是根本不存在的，在必要的時候，他就會放棄這一副很虛僞的外表，而以他的眞正身份出現，那時外表看上去可能是完全另一個人。

盧志明揮揮手說：「請坐！」

二人坐下，有一個男僕人把茶奉上來。盧志明等他們禮貌地，象徵式地呷了一口茶，之後又問道：「你們又要跟我談一些什麼呢？」

波比四面望望，說：「看情形，有人要進來殺你也並非難事的，盧老板！」

「是嗎？」盧志明說：「我這裏面有很多保鑣，而外面，你們亦有許多人監視着。」

「我們？」波比問。

「你們警方當然不希望再有同樣的事件發生，所以當然在外面監視得很緊的。」盧志明說。

「我要提的正是這一點，」波比說：「我們並不是警探！」

「什麼？」盧志明坐直身子，差點跳起來似的。

「不要急，」波比說：「我們祇是來談生意的。」

盧志明決定不召來他的保鑣，因爲太

接近了。假如這兩個人是來殺他的話，早就可以下手了，他極力壓低着聲音說：「你們是誰。」

「我們進來得眞是太容易了，」波比說：「守在周圍的警探，以爲我們是你的人，你的人却以爲我們是來問話的警探，我們根本沒有打算冒充警探進來，但是我們還沒有機會否認就已經進來了，這情形大概就是所謂人多手脚亂了吧！」

盧志明看樣子就像快要爆炸，或者快要吐出血來似的，他說：「這樣進來的人是不能活着出去的。」

「不錯，」波比說：「够胆量的人可以用這方法混進來，但是要活着出去就不容易了，不過，假如這個人是被逼而非做不可的，就可以用這辦法進來。」

「誰逼你們？」盧志明問。

「我不是說我們，」波比說：「我祇是舉一個例吧了。有一次，白鷹在一個人的背上縛了一隻計時炸彈，逼這人去找他要殺的人，這人找到之後，白鷹一按遙控掣……蓬！完了！」

「你們那麼鎭定，」盧志明說：「不會是背上縛着炸彈吧！」

「不是，」波比說：「不過人肉炸彈這件事你聽過嗎？」

「略有所聞吧，」盧志明說：「你們是來跟我談這件與我無關的事情嗎？」

「這件事情與我們雙方都有關，」波比說：「第一是因爲這件事情是白鷹所做的，第二是因爲這個人肉炸彈要炸的本來是我們兩個。」

盧志明的黑眼鏡動了一動，顯示他的眉毛是抬起了一下，他說：「你們兩位是——波比和楊君哲？」

「對了。」波比點點頭。

「這又與我有什麼關係呢？」盧志明問。

「因爲你正在與麥思維作對，」波比說：「你就被人企圖暗殺了，企圖暗殺你的人就是白鷹。」

「我還以爲是麥思維。」盧志明說。

「麥思維自顧不暇，」波比說：「他派不出人來幹這件事情，白鷹選擇了帮他，因爲他有一份名單。」

「你們怎麼知道呢？」盧志明問。

「這祇是合理的推測吧了，」波比說：「你認爲這推測合理嗎？」

盧志明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他祇是又問道：「你們究竟想怎樣呢？」

「現在我們有了共同的敵人，」波比說：「就是白鷹。所以，我們應該聯合起來。」

「講得實際一點！」盧志明說：「是你們需要的，但是，我並不需要你們。」

「錯了，」波比說：「我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們，因爲我們可以帮你很多的忙。」

「例如怎樣呢？」盧志明問。

「例如我們和司馬洛那帮人有聯絡，」波比說：「他可以拔刀相助！」

盧志明搖搖頭：「他不是朋友，他不是我這種人的朋友，也永遠不會是，他祇是我們的敵人。」

「但你現在想活下去，」楊君哲第一次開口講話，「他就是最好的支持，他是不會失敗的，因爲他的背後有個這樣龐大的組織在支持着。沒有人鬥得過他這個組織，因爲沒有人能够消滅他這個組織。白鷹正在給他追緝，追到與舌祇是時間問題吧了，我看你大概也不願意在白鷹被追到之前成爲白鷹的毒手之下的犧牲品吧！」

「是司馬洛叫你們來的？」盧志明問道。

「是的，」楊君哲說：「我們之間有默契！」

盧志明沒有做聲。

「我猜，」波比說：「你是需要考慮一下的。」

「這個當然了，」盧志明說：「我明天晚上答覆你們如何？」

「很好。」波比說。

「我怎樣可以找到你們呢？」盧志明問。

「明天晚上我們再與你聯絡吧。」波比說。

「很好，」盧志明揮揮手，「我不送了！」

波比與楊君哲站起來告辭，走到門口的時候，波比說：「對了，我還得奉勸一句，那就是，你這裏的保安措施實在應該加强。」

盧志明沒有做聲，波比與楊君哲離開了。

他們在此地有一個暫住的地方，可以讓他們躲藏起來的，他們不願意告訴盧志明他們住在什麼地方，以及如何可以找到他們，乃是因爲他們對盧志明還沒有充份信心，不希望盧志明做什麼對他們不利的事情。

× × ×

洪小瑛與神槍愛迪目前也是正在這個地方。

他們也是有一個隱秘的住處，仍然是住得相當舒服的。

目前，他們則不是住在愛廸所擁有的地方，事實上在幾天之前，愛迪亦是不知道自己會住在這樣一個地方的，這是一座豪華的山間別墅，沒有隣居，主人已經去了外國遊歷，這地方就給關鎖起來不用了，而愛迪與洪小瑛就是潛進這裏面來暫時居住，由於愛迪與洪小瑛本來與這屋子是毫無關係的，既然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會住進這裏來，別人要進這裏面來找他們的話，當然是更不容易了。

神槍愛迪在那黑暗的廳中坐在一座舒服的大皮椅中，抽吸着烟斗，而洪小瑛則是伏在那厚而軟的地毡上，不時會滾動一下，好像一隻懶洋洋的小貓。

她的身上穿着一件很短的睡袍，短到大腿完全露出來，亦可以看到她在睡袍的下面是穿着一條面積很小的三角褲，上身的睡袍下面，則是什麼都沒有了。

她滾動了好幾次，每一次都是換了一個非常誘惑的姿勢，然而，愛迪却是目不斜視！就像是祇對自己的咀巴啣着的烟斗感興趣似的，這顯然使洪小瑛很不滿意。

她終於提出抗議道：「怎麼，你對我是完全失去了興趣了！」

「別傻吧，」愛迪伸手摸摸她的頭髮，「我是正在想着這件事情，你最想做的事情並不是和我親熱，而是——你也明白

是一件什麼事情的，我就在想着這個開機關槍的人，他就是馮威。」

「你肯定嗎？」洪小瑛問。既然提起了正經事，她亦暫時忘記了男歡女愛的事情了。

「是的，」愛迪說：「別忘記，我在這一行是一流的人物，假如我找到了馮威，那麼我亦應該可以找到白鷹了，雖然我們的眞正目的並不是找白鷹，但是白鷹威脅着我們，假如不快快找到他，我們的事情就不能順利！」

「想也沒有用呀，」洪小瑛說：「我們要有所行動才行的！」

「我是正在等候消息，」愛迪說：「一有消息，我就會採取行動了！」他瞥了一眼他的腕錶，「時間差不多了，我要打一個電話！」

本來等消息應該也是他等電話的，不過不希望他這裏的電話號碼讓任何人知道而跟着就會查到這屋子來，因此就是他按時打電話去問了。

洪小瑛拖着腿子坐在地上，看看愛迪走過去打電話，看看愛迪講了一陣之後，又看看愛迪把電話掛好了。

「怎麼樣？」洪小瑛問。

「我到了，」愛迪說：「我得起程去了。」

「我一起去？」洪小瑛問。

「不好，」愛迪搖着頭：「這可能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我就是知道危險，」洪小瑛說：「所以我要跟着你去呀！」

「還是不好了，」愛迪還是搖着頭，他也並沒有作進一步的解釋，不過洪小瑛知道，理由也是跟司馬洛差不多的了，就是因爲事情的危險性太大，所以愛迪才反對她一起來，愛迪不想在辦正經事的時候還要分神照顧她，愛迪是認爲她的能力不够强，怕她會越帮越忙。

似乎男人都是如此的，洪小瑛也祇好不做聲了，這種事情，她亦知道是反對不來的。

愛迪收拾着需要用到的用品時，她問：「你什麼時候會回來。」

「明天中午之前，」愛迪說：「我一定會給你一個電話的！」

他這句話也祇是講了一半而已，餘下半句的意思不言可喻，就是：假如明天中午之前他不回來，亦沒有電話回來，他就可能是死掉了。

洪小瑛哀怨地目送愛迪離去。

愛迪就此沒有回來了。

司馬洛在次日黃昏的時候就見到了洪小瑛。

是洪小玻打電話給他的。

因爲神槍愛迪沒有回來。

「你做得很對，」司馬洛說，「假如你自己也去找，那可能會把事情弄得更糟了。」

他此時是在洪小瑛與神槍愛迪一起躲藏着的那間屋子裏。他把電話上附同着一隻電話錄音機的掣按了一下，電話就把錄音機放出來。

這電話就是愛迪昨夜打出去問訊的那個電話。愛迪也算做得很周到了。他把對話錄了下來，以防萬一洪小瑛可以用得着，現在就是用得着了。

愛迪是打電話給一個叫金麒麟的人。金麒麟很顯然祇是一個混號而已。金麒麟告訴愛迪他會帶愛迪去找愛迪要找的人，約了愛迪一個時間和地點。

那地點是一間餐廳。

「雖然我不知道金麒麟是誰和在甚麼地方找到他！」洪小瑛說，「但是我是可以到那餐廳去查一查看的！」

「幸而你沒有去，」司馬洛說，「愛迪可能是陷入了一個陷阱，假如你去，你亦可能墮入陷阱了。但是我去就不怕。所以說，有些時候人多是有好處的！現在我們走吧！」

他們臨走的時候，先由洪小瑛在電話中錄了音，這錄音機乃是屋中原有的設備，是富家人間用以方便自己的，固然隨時可以把電話的對話錄下來，亦可以在出外之前錄下自己要講的話，通知打電話來的人自己不在家，請留下話來，或者說明自己是到甚麼地方去了。

現在，她也就是在電話中留下了錄音，以便萬一愛迪仍能打電話回來的話，也知道她是爲甚麼離開了屋子，以及事情有些什麼最新的發展。

算好了之後，司馬洛就與洪小瑛一起離開屋子。

「我的車子停在那邊的樹林中，」司馬洛伸手指一指，跟着取出一隻好像秒錶似的儀器來，小心地看一看。

「你在幹甚麼？」洪小瑛問：「這是甚麼？」

「是探測一下我的車子附近有沒有人，」司馬洛說，「我的車子上有一隻儀器，可以測出有沒有人接近，而假如測出的話，我手上這隻錶也會有指示！」

「噢，」洪小瑛說，「你和你的古怪儀器！」

她還記得當她與司馬洛進入老虎山的時候，司馬洛在途中停車，她要在溪中洗澡，司馬洛也應用類似的古怪儀器提防有人接近。

現在，司馬洛又是這樣做了。而他這樣做亦是有理由的。假如愛迪萬一是遭到了甚麼不測的話，很可能他們的敵人亦會知道了洪小瑛是正在甚麼地方的，那麼，司馬洛來，而把車子放在那裏，就可能有問題。可能有人監視着這個地方，而司馬洛回去拿車子時，就會有人在車子的旁邊等着他了。假如是如此，司馬洛這錶就可以測出來。亦可以說，司馬洛這車子，是一個小小的陷阱。

「沒有問題，」司馬洛說，「我相信還沒有人找到你的身上來！」

他們走過了去坐上了司馬洛的車子，開動了。

其實司馬洛的保安設備，亦不單單是這車子而已，還有他的一些人員，亦是正在附近監視着的，要碰他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車子開着，向市區駛回去，司馬洛一面問道：「你跟愛迪，相處得還好嗎？」

「還好——但是，我現在祈禱愛迪沒有危險，他是一個好人，他帮過我很大的忙。——他爲我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且……而且……」她仍然是顯得心慌意

的。

「別担心吧，」司馬洛說，「這件事情我們是會盡力而爲，盡我們的能力解決的。」

他也不敢安慰洪小瑛說，愛迪現在是沒事的。

車子開了一段路之後，洪小瑛說，愛迪現在是沒事的。

車子開了一段路之後，洪小瑛說：「我們現在並不是到愛迪與金麒麟約會的地點，而且，我們是正在兜圈子！」

「是的！」司馬洛說，「我很高興你的視察力還是沒有失去。我們現在並不是要到那個地方去，現在我手下的人已經到那裏去調查了，他們去，會比我們快得多，而且他們之中有不少是地頭虫，查起來是會比我們容易得多的。他們查出了甚麼，我們再去！」

「但——」洪小瑛說。

「哦，」司馬洛說，「你的意思是我沒有機會通知他們嗎？」他微笑着，伸出一隻手拉開上裝，從腰間摘下一隻無綫電對講機給小瑛看看。

於是，他們就祇是開車在兜着圈子，而根本不必去調查，後來，在不久之後，無綫電中就傳來了消息。司馬洛把車子循着消息來源開去。

他們到了郊外一個地方，司馬洛手下的一些人員已經在那裏等着了。他們看見那裏的泥地上有一個奇怪的大洞，而洞中的泥土有一部份是焦黑的。

還有另一個人與那些手下在一起，顯得張惶失措的。

那個人是最接近這個洞的居民。

他說這裏本來是有一間屋子的，他看見昨晚臨天亮時有一部汽車駛來，相信是到這裏屋子來的。跟着，他聽見一聲巨响，再望過來，屋子已不見了。

「我——我本來是想報警的，但是我又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

「爆炸！」司馬洛嘆一口氣，「這屋子裏裝着很强力的炸藥，開車的人到這裏來，屋子就爆炸，連屋帶人都炸掉了！」

「但——！」洪小瑛的臉色蒼白，說道：「愛迪和金麒麟，他們——是到這裏來的嗎？」

「我們找到了金麒麟的妻子，」其中一個手下說，「他們說金麒麟留話給他的妻子，說他是要帶一個朋友到這個地址來的。結果——原來是一個陷阱！」

洪小瑛馬上蹲下嘔吐起來。

他們相信，神槍愛迪是中計了，而這並不是金麒麟的詭計，金麒麟自己也是一同中計的。現在，金麒麟與愛迪兩個人，就連完整的屍體也找不回了。是白鷹的手法！

司馬洛嘆一口氣，揮揮手對他的手下說：「你們還是把她送到醫院去吧？」

洪小瑛受不住這種刺激。她是需要休息的。

這時，司馬洛的車子上的無綫電又响起來了。他開了掣，裏面傳出來波比的聲音。

波比說：「我們剛剛跟盧志明聯絡過，他要跟我們詳細談談。他決定合作，我們要到他的家中去！」

「這很好！」司馬洛說，「看看他認爲應該怎樣的方式合作最好吧！」

「但——有一件事情，」波比說，「我想跟你談談的！」

「很好，」司馬洛說，「我們安排一下吧！你通知盧志明好了！」

× × ×

波比與楊君哲所用的，仍然是昨夜用過的那部二手的日本汽車，這部汽車再向盧志明的屋子駛去。在這種情形之下，盧志明是不肯出來的，要與他說，當然就是要到他的屋子去了。

這部日本車子穿過一些暗街，準備離開城中。但是，就在轉了一條橫街時，前頭一個街口。忽然有一部車衝出來，橫梗在路中心。

這部日本車子馬上煞停，差一點沒有撞着。這部橫在路中心的的車中，却是沒有人的。這可能是詭計，先把來車截停，然後對付。

開車的楊君哲馬上準備倒退而逃走，但是太遲了。那部空車忽然爆炸，楊君哲這部車子也給炸得飛了起來，再跌下。

那部攔路的空車子一爆炸的時候就炸到了車架，而君楊哲這車子墮地時，變成了像是一團廢鐵似的。

車中的人並沒有爬出來。

跟着車子就着起火來。

此時，即使是有人開車尾隨護送着，亦是愛莫能助的。除非尾隨的乃是救火車。但是沒有救火車尾隨着。車中的人是死定了。

那部爆炸的車子當然不會是自己出現；而是有人弄出來的。這個人是坐在車上，把車門打開了，看着對方的車子來了，便發動馬達，使車子開動，隨即就跳了下車，而讓空車駛出去的。跟着他就伏在橫街的牆邊等着。假如煞掣不及而撞着，就會引起爆炸了。

不過，雖然楊君哲能及時煞掣，他仍是有辦法及時引爆，因爲他的手上是拿着一副無綫電引爆器的。雖然沒有撞着，他一按按鈕，爆炸仍然是發生了。

這人成功了之後，就頭也不回，登上了另外一部汽車而開車離去。

他沾沾自喜，却沒有提防，他的車子馬上受到了跟踪。

他開到了一個地方，停車，那裏可能就是他的住處，他下車走上樓梯。

跟踪的人已到了。而且還是先他而到達。也許這是他沒有發覺的最重要的原因。跟踪他的人，祇在最初那段路上時是跟在他的後面，但之後很快便已經越過了他，而到了他的前面，以後就一直在他的前面。顯然，跟踪的人是預測到了他要到甚麼地方去的。

而且，跟踪的人還是比他先上樓梯，所以，他又怎麼能發覺呢？

他到了二樓的家門口，取出門匙來開門。那個跟踪他的人從三樓下來。那是因爲跟踪他的人先到，走上了三樓，等他回來的時候再下來。

一個人在這種情形之下，假如發覺有人從樓下跟着上來的話，那是有所懷疑而加以提防的，但是有人從樓上下來，則是防範得稍疏了。由於從樓上下來的人應該

是樓上的住客，或者是到來探訪樓上住客的人。

但這個下來的人則偏偏不是。

這個人下來，到了他的身邊時，他剛好把門打開了，這個下來的人就迅速在他的後腦上擊了一拳。他眼前變得昏黑，抵抗力失去了，給執着衣服的領後，推進門內，門關上了。

這個引起爆炸的人醒過來的時候，發覺自己的手脚都被縛住了，眼前一陣紅色，看得很不清楚，他花了一點時間才明白，原來是有一隻用以裝載物品的普通紅色半透明膠袋套在他的頭上。隔了一層紅色，蹲在他旁邊的人就祇是一個紅紅黑黑的影子。

他的頭擺動，企圖把這隻膠袋甩脫，但此時，對方却在他的頸子上套上了一隻橡膠圈，把膠袋口束緊了。

這人大爲恐怖，因爲他知道這樣一束緊了之後，他就祇有膠袋之內那一點點空氣可以呼吸，而這是維持不了多久的。

他沙啞着聲音道：「不要！請你——放開我！有話——可以慢慢講。」

對方是聽得見的，但是却不理會他，然而亦沒有走開。

這個人的膠袋內的空氣很快就用完了，因爲，要吹滿這個膠袋的話，也不過祇用兩三口氣就够了，也因此，他祇要呼吸兩三次，就已經使這袋內的空氣都變成了碳氣。他發狂地扭動着身子，極力呼吸，然而却祇是能够使他消耗更多氧氣而已。

很快他就頭暈耳鳴，頭顱也要爆裂開來似的。

他的頸間的袋，祇是給一條橡皮圈束着而已，是可以把若干新鮮空氣吸上來的，但是這却遠遠不够供應，他知道他很快就會窒息而死了。

跟着，那膠袋忽然一鬆，就從他的頭上扯去了，新鮮空氣又充滿了他的周圍，他閉上了眼睛，舒服地深呼着。

當他稍爲恢復的時候，他才張開眼睛，此時就可以看清楚那個人了。

那個人拿着隻膠袋，在手中玩弄着，說道：「我可以把這東西再套到你的頭上，那你就要死掉了。」

「不，不要，你——你想怎樣？你講好了！」

「你不知道我想怎樣嗎？你不知道我是誰嗎？我是神槍愛迪，你大概也知道我是想怎樣了。」

「我，我……」這個人說不出話來。

「你一定奇怪我怎麼沒有給炸死了，」愛迪冷笑着，「我實在運氣很好，我向金麒麟打聽消息，金麒麟告訴我他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這個機關槍手馮威，約了我一起去找，在途中，他偶然提起，這情報是你供應的，你，一個善用炸藥的人，我忽然之間醒起，白鷹一向都很善用炸藥，我就覺得情形是有點可疑的，於是我叫金麒麟放我下車，他自己先到馮威的屋子去，我則是在附近監視着，我看見他果然找到了馮威，但是跟着就發生爆炸，金麒麟與馮威都給炸成了肉漿，我雖然距離得稍爲遠一點，却仍然是太近了，我也給震得暈了過去，在樹林中過了一夜，幾個鐘頭之前才醒過來，我馬上來找你，剛剛看到你出動，我來不及制止你，你又炸死了一人，但是現在之後，你是不能再炸死什麼人了。」

「呃——呃——」這人滿身大汗，「你想怎樣？你講出來就行了，你要我幹什麼，我都依你。」

「我祇是要你告訴我白鷹在什麼地方？」愛迪說。

「我不知道！」這人說。

「你替他做這樣重要的工作，你也不知道嗎？」愛迪說：「那你就眞笨了，白鷹用過了馮威，也可以把馮威炸死，那麼用過了你之後，不是也一樣可以把你炸死？你却還肯爲他賣命。」

「不是白鷹？」這人說。

「不是白鷹？那麼是誰？」愛迪問。

「是——盧志明！」這人說。

「盧志明？」愛迪吼道：「你別當我是個傻瓜，你剛剛炸死了的車子上的人，是來帮助盧志明的！」

「我也不知道盧志明在攪什麼鬼？」這人說：「機關槍手馮威也是他請的，他叫馮威去用機關槍向他的車子掃射——那不過是一幕戲！」

「你不是在開玩笑吧？」愛迪說。

「盧志明自己知道自己車子是避彈的，所以不怕這樣做？」那人說。

愛迪呆呆地看着他。

× × ×

波比用拳頭擊着手掌說：「媽的，媽的，假如我跟楊君哲一起去，他就不會死了。」

他才剛剛與司馬洛見面，就接到了楊君哲被炸死了的消息。

「假如你跟他一起去，」司馬洛說：「你可能也給一起炸死了。」

「我——我也許會叫他不要停車，繞過去——媽的，這個白鷹，我一定要殺死他，我一定要殺死他！」

「奇怪，」司馬洛皺眉說：「爲什麼白鷹還要殺死你們呢？」

「爲什麼不？」波比說：「我們是來帮盧志明的呀！」

「你別忘記白鷹最大的目的，」司馬洛說：「他最大的目的就是爲他們的哥哥復仇，找到殺死他哥哥黑鷹的人，這個人就是神槍愛迪，他用輕機槍手是一個很妙的計劃，愛迪知道機關槍手乃是他所派的，就去找機關槍手，愛迪找到了機關槍手，白鷹就把愛迪連同機關槍手一起炸死。這樣，白鷹的目的就已經達到了。」

「對呀，」波比亦表示恍然地點着頭，「既然他復仇的目的已經達到了，他何必還要殺我們呢？」

「當然，」司馬洛說：「亦有一個可能的原因就是你與楊君哲兩個人捉弄了了他，他幾次殺你們都不死，假如就此算數，放過你們，那他就沒有威信了。」

「很可能是這樣的。」波比點着頭。

「假如白鷹達到了復仇的目的，」司馬洛說：「我們要再找到他，可就並不容易了，名單的事情，他是大可以慢一步再來的，他未必會再出手！」

「幸而我却死不去，」波比說：「祇要有我做餌，他還是要出手的。他殺了楊君哲而殺不到我，他也一定還是很不服氣

的。」

「沒有錯，」司馬洛說。「這一點也許是可以利用一下的，不過又是由炸藥——這是不會很頭痛的，一炸起來防不勝防，而且無辜的人亦可能受到牽累！」

「我們盡量小心好了，」波比說：「我本人倒是不怕的，因為，我們實在已經是等於死過了兩次，我是應該視死如歸的了。」

「但是，」司馬洛說：「你要跟我見面，說有些話要對我講的，你要講的是什麼呢？」

「我是剛剛想起了那個賴清，」波比說：「就是那個自稱是白鷹，與莎莎聯絡要與麥思維合作的人，這個拍戲養不活自己的性格明星。我們最初看到他的時候，是說這個人似曾相識嗎？但是又不是因為看過他的電影。」

「對了，」司馬洛說：「這個人，你又認為如何呢？」

「我們之所以覺得他似曾相識，」波比說，「就是因為以前已經有人對我們形容過他的樣子。就是我們上次捉到的那個企圖炸死我們的爆炸專家林自重。他說是一個他不認識，而自稱乃是白鷹的人叫他做這件事情的。他對我們形容了這個人的樣子，而我們在把他炸死之前錄了音，你卻說不應該錄音，應該留下活口，這樣就有可能叫他拼出這個自稱白鷹的人的圖像來！」

「對，」司馬洛點着頭，「這個人，你認為又有什麼不妥呢？」

「這個人就是賴清，」波比說：「林自重的形容，在賴清的身上最適合，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一見到賴清的時候，就覺得賴清是似曾相識的。那是因為賴清就是林自重形容的那個人！」

「呀，對了！」司馬洛也恍然而悟。

「這件事情，」波比說，「我認為在電話裏對你講是不大方便的，所以要見到面才講！」

「唔，」司馬洛點頭，「那麼賴清已經是第二次代表白鷹出現的了，顯見這個人的來頭並不簡單。也許在必要時找他談談，他可以告訴我們白鷹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

「是呀，」波比說：「這個人，值得十分小心注意着他，但是——現在，盧志明那邊又如何呢？我們還要跟他聯絡嗎？白鷹既然已經殺死了神槍愛迪，他就未必會再去理會盧志明了！」

「但是，」司馬洛說：「你仍然活着，也許白鷹是還不知道的，而盧志明經過了這一爆炸之後，可能會決定屈服了。因此，我認為你還是應該與盧志明聯絡，首先說服盧志明不要屈服。盧志明不屈服，而你又現身，那麼，白鷹的工作就等於是還沒有完成，他可能還是要出手的！」

「對！」波比說。

「不能夠拖下去，」司馬洛說：「你應該現在就馬上打個電話與他聯絡！」

「假如——」波比說，「我看——盧志明的電話並不安全，很可能是給白鷹偷聽着的，不然，我與楊君哲去見白鷹，又怎會有人知道而在中途放炸彈呢？」

「正是如此，所以要快點打這個電話，」司馬洛說，「假如白鷹聽到你這個電話，那就最好不過了。他非要繼續設法制止不可！」

「在這裏打電話？」波比問。

「當然了，」司馬洛說：「這是我們在此地的總部，最好白鷹查出電話是從這裏打出去的——假如他還未曾知道我們在這裏有一個總部以及總部在何處的話。假如他來向我們這個總部動手，哼，不怕誇口講一句，我們的防範如此嚴密，他是等於自投羅網了！」

「不錯。」波比說。他馬上就走過去拿起電話。

司馬洛則走過去用他的無綫電。他是要用無綫電，通知另一座城市的人員們，叫他們加强監視那個兩度自稱是白鷹的賴清。

當司馬洛吩咐完畢了之後，波比與盧志明所通的那個電話亦早已講完了。

波比說：「他似乎氣餒起來了，我不夠力，他說最好你跟他談談。你親自出馬，他才會有信心！」

「他當然還是不肯出來了？」司馬洛說。

「是的，」波比說：「要談就得到他的家去，但是這是很危險的事情，假如中途再來一炸……」

「我們有許多人保護，而且早有提防，那又不同了。」司馬洛說。

不過，他還是先把錄音機開了，把錄下來的波比與盧志明的對話的電話放出來聽了一遍，考慮過了一陣之後，說：「好，你搭通電話，讓我跟他談。」

波比把電話搭通了，讓司馬洛直接跟盧志明講，在電話裏，講什麼細節都是沒有用處的，因此他們祇是約見面的時間。

「我會在三個鐘頭之後到達的。」司馬洛說。

「為什麼要那麼久？」盧志明問。

「我不想也給炸成肉醬！」司馬洛說，「一定要先把保安設備弄好了才行！」

盧志明遲疑了一下道：「好吧！我等你！」

司馬洛放下電話，站起來，對波比說：「好了，我現在馬上就去！」

「你不是說三個鐘頭之後嗎？」波比問。

司馬洛微笑：「聲東擊西嘛！」

「哦，」波比點點頭。他自己也不是等閒人物，因此司馬洛話一講，他就明白是什麼道理了。司馬洛是希望有人偷聽到這個電話，那就會知道是他要三個鐘頭之後方出發了。那麼，對方假如要下毒手的話，亦是會準備在三個鐘頭之後才行事，但是司馬洛卻是馬上就出發，這便會使對方措手不及了。

波比說：「可惜他祇要見你一個人，不然我陪你一起去！」

「你留在這裏休息一下，照應着一切好了，」司馬洛說，「將來總有一些事情是你可以做的！」

他就這樣一個人開着車子出去了。

他果然安全地到達了盧志明的住宅的花園門外，很可能對方是不會再用相同的辦法去襲擊的。

花園那個守門的人自然是不肯放人的

。不過，當他向裏面請示過了之後，裏面就示意放行。司馬洛也是一如波比與楊君哲上次那樣，進入了花園後，而到達了屋子，見到了盧志明。

盧志明還是那副老樣子，黑眼鏡，闊袍大袖，看不清楚他的本人實在是什麼模樣的。「司馬洛先生，」盧志明說：「我很高興可以見到你，我看，我們是有很多事情都要好好地商量一下的！」

「是的，」司馬洛說：「我現在來，就是這個目的！」

盧志明點點頭：「讓我們先開一瓶酒喝喝，我們再詳細談，我首先要知道你對這件事情知道多少，以及你的手上有什麼王牌，我才能決定應該倒向哪一邊。」

「其實你也是祇有一條路可走的，」司馬洛說：「當然，讓你清楚明白了利害關係之後，你就可以更加容易決定了！」

× × ×

另一方面，神槍愛迪則是在焦急着。

那個用車炸死了楊君哲的人是已經給他收了起來了。他並沒有把這個人殺死，因為他相信，這個人將來對他是還會有用處的。他此時是正在急於與司馬洛聯絡。

他在醒過來了之後，就馬上打電話回到屋子去找洪小英，卻祇聽到洪小英留下的一段錄音。洪小英告訴他司馬洛已經來了，而且她也跟司馬洛走了。洪小英跟司馬洛在一起當然是安全的，這使他也放心了，然而他卻不放心司馬洛。司馬洛不知道盧志明這個人是有古怪的。

但是他如何可以與司馬洛聯絡呢？洪小英並沒有留下一個聯絡的電話。司馬洛與洪小英之間的聯絡，他一向都是不管的，因此他並不知道。

自然，莫先生那個組織這樣大，他是有許多門路可以問到如何與這個組織聯絡的，而聯絡到了之後，他亦可以間接聯絡到司馬洛的。但是，與太多人聯絡，對他自己的藏身之所的秘密是有一定影响的，而且他找司馬洛，這件事情一定很快就傳出去，那麼，對他所知道的秘密又會不會有影响呢？神槍愛迪也是一個很有經驗的人，而且亦是一個好手，他經過一番考慮之後，決定了他是必須與司馬洛聯絡的，而且他也想到了一個最安全的辦法，那就是通過唐婉芬與司馬洛聯絡。

司馬洛與唐婉芬之間，是沒有什麼秘密情報來往的，因此司馬洛不相信唐婉芬的電話是會給敵人偷聽着的，因此，愛迪就打電話給唐婉芬。她要與司馬洛聯絡是容易不過的。因為她有司馬洛的人在附近保護着。唐婉芬祇要走出門口，就可以碰到司馬洛的手下，而制止她到處亂跑了。

愛迪就是這樣做了，而不過半個鐘頭之後，他就與這邊的總部聯絡到了。

司馬洛不在這裏，就留下了波比。波比並不是在這裏主持的人，而他亦根本不是這個組織的人，不過到了這個階段，他是與這件事情是有最密切關係的，所以他第一個給找來與神槍愛迪通話。自然，其他的人員們亦在旁聽着被擴音器擴大了的對話。神槍愛迪與波比通話了之後，神槍愛迪就匆匆把他所知的講出來，而一面，總部裏則有專家分析愛迪的聲音。他們有愛迪的聲音的錄音紀錄，由於沒有時間找愛迪本人來證明了，所以就要分析一下他的聲音，證明是否他本人了。

經過鑑定之後，證實是他本人。

「這真有趣，」波比說，「我們剛剛也收到了一些很特別的情報！」

「是怎樣的情報呢？」愛迪問。

「這個賴清，」波比說：「自稱是白鷹，而與麥思維聯絡，表示支持麥斯維而對付盧志明的這個人你知道嗎？」

「這個人我知道。」愛迪說。

「很有趣的就是，」波比說：「賴清剛剛今天收到了一筆錢。這筆錢是一個不透露姓名的人打電話向盧志明拿的，盧志明把這筆錢滙出去了——由於盧志明的一舉一動我們都是留心着的，所以我們知道——這筆錢，卻是賴清收的。而打電話來拿錢這個人的聲音，也是賴清的聲音。」

「這真妙，」愛迪說，「賴清是代表白鷹的，他也支持麥思維與盧志明作對，然而，賴清卻是向盧志明拿錢的！」

「這就是我們迷惑的地方，」波比說，「這是怎麼攪的呢？」

「這並不複雜，」愛迪說：「其實最不合理的事情就是盧志明在這個時間忽然與麥思維作對。盧志明要提防我射他，都已經够了，還要去惹麥思維，雙重受敵，這不是很笨嗎？除非他根本就是白鷹的人。他不怕白鷹對付他。而他的被輕機所襲，又已經證明是假局了。為什麼呢？就是要把我引出來，把我殺掉，而且也要把司馬洛引出來加以消滅！」

「他現在是成功了，」波比說：「司馬洛已經在盧志明的家中。」

× × ×

不錯，他們收到情報，似乎是已經遲一點了，司馬洛此時已經是在盧志明的家中，正在與盧志明欵欵深談。

兩個人似乎談得相當入港的。

盧志明說：「你認為真的是很有把握可以捉到這個白鷹嗎？」

「這祇是時間問題吧了，」司馬洛說，「他是逃不掉的。我們的組織可以長期作戰，他終於還是要給我們捉到的。假如在他給我們捉到之前就先給他殺，那就是吃眼前虧，亦未免死得冤枉了！」

「照我看，」盧志明說：「你們連白鷹的真面目是如何的都不知道，你們祇是知道有一個代表他的人，那你怎麼能够說有把握捉到他呢？這個代表他的人也是未必知道他在什麼地方的。這個人很可能祇是另一個傀儡，連白鷹本人都沒有見過，而在他的利用價值完了之後，他亦是會被殺死的！」

「這件事情我們有我們的看法，」司馬洛說，「也有我們的信心……但是，可以讓我去一趟洗手間嗎？」

「隨便吧。」盧志明說。

司馬洛起來，進入洗手間去。但他進去則並不是去做那種在洗手間裏應該做的事情。他是感覺到有某種震動而需要進去的。那種震動就是來自他的上裝內袋中的一隻金屬的烟匣。這乃是一隻無綫電通話器，那震動是表示總部要與他緊急通話。由於這祇是震動而不是聲音，所以就祇是他自己可以感覺到，而坐在他對面的盧志明亦是不知道的。

　司馬洛進入了浴室中之後，就馬上在耳朵裏插上了耳塞，以使烟匣中傳出來的聲音祇有他自己能聽見，而對烟匣中低聲說：「你講吧！我這裏不便開口！」

　那無綫電裏，波比的聲音就把他們的新發現都告訴了司馬洛，而且把神槍愛迪提出的一個辦法亦講出來。

　司馬洛的眼睛睜大了，背脊亦伸得更直。他低聲說：「我看，他是不打算讓我活着出去的！你們得馬上進攻！他就是白鷹！」司馬洛現在就憬然而悟了。盧志明戴着黑眼鏡，穿着闊袍大袖，假如除去了這些，他就是一個不可能辨認的人。盧志明這個人是根本不存在的。他就是白鷹，他一直以盧志明這身份出現，因而就變成白鷹這個人是虛無飄渺，並不存在的。找尋白鷹，最多也祇是找到盧志明的身上來而已。到了那時，盧志明祇要一失踪，那麼就變成盧志明與白鷹都不存在了。

　但是，盧志明並不是白鷹的代表，盧志明就是白鷹本人。司馬洛有白鷹多年前的照片，多年前的人與現在雖然一定會有差別，但是也決不會差得太多的。現在，在心中把那張多年前的照片與盧志明的樣子一印，除去黑眼鏡，改變那古怪的髮型，不受那闊袍大袖的影响，司馬洛就知道這個是白鷹。

　白鷹要司馬洛親到這裏來的目的是很明顯的。他要把司馬洛消滅，這可能是由於他痛恨司馬洛破壞了他的一切計劃，亦可能有一半乃是因爲司馬洛是一個最有力的敵人，把司馬洛消滅了之後，他就可以放心失踪，以後想再找到他也難了。而在行事之前，他首先要從司馬洛的口中查出司馬洛對他的事情究竟知道多少。

　司馬洛不打算離開這洗手間了。

　但是，盧志明是有周密的計劃的，雖然司馬洛是進入了洗手間，他亦不放過。他已從閉路電視中看着司馬洛在洗手間裏的行動。他們談話的地方是有一副電視機的，原來這電視亦是有閉路電視的作用，當司馬洛走開了之後，盧志明便扭開了這閉路電視，如此，他不但可以看到司馬洛在洗手間裏幹什麼，亦可以聽到司馬洛在洗手間裏講什麼。雖然，他聽不到相匣無綫電中傳出來的話，但是聽到了司馬洛所講的那一兩句話就已經够了，他知道司馬洛不知如何，已經看出了破綻。

　盧志明站起來走進走廊，對守在那裏的兩個手下一揮手說：「把他殺掉！」

　盧志明隨即進入了他自己的睡房。

　那二個手下轉身進入另一間房間裏，出來的時候，每人的手上都已提着一柄輕機關槍。他們到了浴室門口，就隔着門不停地掃射。那門是木的，擋不住輕機槍的子彈，而浴室裏空位有限，司點洛不論是在任何一個部份都難逃中槍的。

　那浴室的門上，子彈洞多到就像蜂巢似的。但是，這却仍不表示司馬洛是難逃大限。也許他這個人一向都是運氣特別好的，但是亦可能這一次的事情與運氣無關。假如他不是接到緊急的情報，他就不會進入洗手間，而假如盧志明不是看到他在洗手間裏的事情，就不會派人來開槍。而既然司馬洛已經明白了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就沒有那麼容易爲人所算了。

　那些人在門外開槍的時候，司馬洛已經爬出了浴室的窗外到了花園中。不過也是眞險的，假如槍開得早一分鐘，他的身體也會變成蜂巢一樣了。但司馬洛已經出了窗外，那些槍彈就沒有射中他了。有一部份則是飛出了那對正門口的窗子之外。幸而司馬洛正把身子貼在牆壁移動，因此，這槍彈也沒有機會傷害到他的。

　司馬洛本來已離開了浴室的窗子外面，但是槍聲响之後，他又回來了，在窗口旁邊等着，手中握着槍。當槍聲終於停下來時，司馬洛就伸出一邊臉，窺進窗內。那二個機槍手把門踢開，以便看看浴室內的人給他們射成怎樣。這是必然的一步。

　他們沒有看見司馬洛，司馬洛則看見了他們。司馬洛給了他們每人一槍。

　司馬洛此擧並非爲了報復，而是爲了減少對方的戰鬥力，二個機槍手不是好對付的，少了他們，就各事都可以順利得多了。一解決了這二個人，司馬洛便馬上迅速繞過屋子，繞向他剛才與盧志明談話的窗外，準備把盧志明制服。盧志明以爲他是在浴室裏，應該不會提防他會來自窗外的。

　他並不知道盧志明已不在那廳中。

　但是他沒有需要到達廳子的窗外了。

　他剛好經過盧志明的睡房的窗外，就看見了盧志明。盧志明正打開了入牆衣櫃，踏入櫃內，櫃門把他遮住了。

　司馬洛在窗外等着。

　此時屋中正在大起紛亂。那二個機關槍手給司馬洛殺掉了，而屋中的人還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不知道應該追捕什麼人。他們相信先把司馬洛捉住，是一件比較保險的事。

　不過此時許多警車已來到了花園門外，擴音器命令開門，要入屋搜查。

　這是波比的主意。波比知道他們的人是不能及時趕到的，便利用那些就在屋外保護着的警方人員。他們要求進入屋內搜查，屋內的人是可以拒絕的，不過在這種情形之下，屋內的人就也決不敢亂動了。也許司馬洛經此一阻，就能逃過大難。

　司馬洛在這場紛亂之中等着盧志明從衣櫃裏出來。但是盧志明沒有出來，而且，司馬洛跟着還看到衣櫃門關上了。

　他心知不妙，馬上跳進窗內，就隔着衣櫃門放了幾槍。他的槍咀上是裝了滅音器的，槍聲不致於會把其他的人引來。

　那木的衣櫃門上開了幾個子彈洞。假如盧志明是躺在裏面的話，就難免已經中槍了。不過司馬洛則不相信會是如此的。

　果然，他拉開衣櫃門，就看到盧志明並不在裏面，祇是掛在那裏面的衣服射空了幾個洞。一個人進入了衣櫃之後却失踪了，他是到何處去了呢？答案其實是很簡單的，這衣櫃裏有一個暗門。

　司馬洛把衣服推開，就可以看到了，衣櫃後面的牆壁上有二度鐵門。這鐵門本來是給可以推動的衣櫃背板遮住的，但是現在盧志明是進去了之後再把鐵門關上，在鐵門之內就沒有機會再把背板推回了。

　司馬洛明白了。盧志明原來有一條逃出這屋子的秘道，怪不得有胆量把他引來了。在消滅了司馬洛之後，盧志明本人可以循這條路脫身，至於留在屋內中的手下

，他就不管了，因爲這些人他是以爲都用不着的了。

　司馬洛却無法找到這鐵門的開關掣是在何處。他亦不浪費時間去找了，就從袋裏掏出一顆膠藥丸，撕去其上的一條紅綫，塞進門縫間，隨即繞到床後，在地上伏了下來。

　那膠囊藥丸裏面是裝有炸藥的，拉去了紅綫，就會在幾秒鐘之後爆炸。

　那藥丸「轟」的一聲爆炸了。

　爆炸之後，司馬洛從床後面跳起來，衝進衣櫃。那鐵門果然已給炸開了。

　門內有一條暗道，有梯級通到地下。當然是一條地底的隧道，因爲衣櫃的後面就是牆壁，而牆壁之後是另一間房間，沒有什麼地面的空位可以容納一條隧道的。

　司馬洛直衝而下，最後兩級一跳，落在隧道的地面上。他相信這隧道裏應該不會有什麼機關，因爲這祇是作逃走用而不是用來陷人的。

　怕的祇是盧志明會給他一响冷槍。

　盧志明當然聽到爆炸聲，就知道有人正在追來了。不過，盧志明似乎認爲還是逃走重要。

　司馬洛可以看到，隧道的頂上是間中有一顆燈泡亮着的，這大概是盧志明在逃走時才開的燈，因爲隧道之沒有任何其他光綫可以進入，不開燈就寸步難行。

　司馬洛也可以看到隧道的轉角處沒有人，不過却棄下了盧志明穿着的那件寬袍。盧志明顯然是一面逃走一面換衣服，當他從隧道的出口逃出去時，他就是另外一副面目了。

　司馬洛急步衝到了走廊的轉角，貼身在牆壁上，把臉伸出一半而窺出去。

　看不見人，他便又跑出去再追了一段，又在另一個轉角停下，看清楚轉角後面沒有人等着在暗算他，然後才追另一段。

　當他每一停下來，自己的脚步聲的迴响消逝了之後，他就聽到前頭有人奔跑的聲音。於是他越追越快，每到一個轉角，他一聽到奔跑的脚步聲就轉了過去，因爲對方既然是正在忙着奔跑，就不會有空等在那裏暗算他了。

　但盧志明是比他先行的，而且相信也不會比他跑得慢，因此他仍然是不容易追上。這隧道的出口處是一個什麼地方呢？無論如何，不會有別人在那裏帮忙他的吧？應該不會的，因爲盧志明這改變身份的一逃是很秘密的。他不能讓任何人知道他變成了誰，沒有一個手下是可靠的。

　這隧道的出口處就是一處山坡。出口處祇有茂盛的小樹遮住，連門也沒有，但是却相當安全，因爲，這出口的山洞在半山坡，山坡差不多是垂直的，人不能够爬上去，從下面亦看不見那裏有一個洞。

　盧志明推開洞口的小樹出來。他果然已經變成了另外一個人，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瘦削而修長。他一跳，跳下了那超過十呎的高度，而到達了地面。

　就在這個時候，有人叫起來：「好了，白鷹，站在那裏不要動！」

　他僵在那裏了，手中有槍却不知向那一個方向發射，由於他不知道聲音來自何處，祇知道並不是來自後面的追兵。而他也不敢衝向空地邊緣的樹林，因爲不够時間。

　神槍愛迪之所以稱爲神槍，就是因爲槍法如神，而愛迪現在當然是有槍在手，因此他這險是值得冒的。

　愛迪又叫道：「你很聰明，我差點給你算倒了，我差點死了兩次。」

　盧志明，或者白鷹，愕在那裏了。

　他的全盤計劃，的確是很美妙的，然而想不到現在却失敗得那麼慘。

　愛迪又說：「你本來是逃得掉的，不過可惜你本身也是名單上的人，因此我對你也作過了相當徹底的研究，你有這隧道，別人可能不知道，我却查出了！」

　盧志明沒有做聲，而此時，司馬洛亦從上面的山洞口出現了。司馬洛叫道：「好了，愛迪把他交給我！」

　「他是我的！」愛迪說：「我要他的頭！」

　「不，不要！」盧志明恐怖地揮着手叫道。

　司馬洛也叫道：「唏！愛迪！不要亂來！」

　但是愛迪却是不聽人勸的。一連串的聲音响了。愛迪那槍是神槍，射出來的槍彈全部擊中盧志明的頸子。盧志明的頭與身體分開，飛了起來……

　「愛迪！愛迪！」司馬洛大叫。

　但是愛迪沒有應。他相信愛迪取了盧志明的人頭之後，就不顧而去，不會再留下來了。

× × ×

　唐婉芬說：「我出了那麼多的錢給波比，却是這個神槍愛迪把白鷹的頭取下來，早知如此，我就不要請波比了！」

　「但是波比功勞也很大！」司馬洛說：「假如沒有了他，事情未必辦好！」

　「我是要捉活的白鷹！」唐婉芬說：「但是白鷹却死了！」

　「總之你的心願是已經達到了！」司馬洛說。

　「我要活的，」唐婉芬說：「却給你弄糟了，我不管這許多，我要你賠償！」

　「賠你五十萬元？」司馬洛說。

　「錢對我有什麼意思呢？」唐婉芬說：「多五十萬元，少五十萬元，都是差不多的。我要你賠人！」

　「我不是神仙，」司馬洛說：「我也是沒有辦法使白鷹再活過來的呀。」

　「那你把你的人賠給我好了，」唐婉芬挨進他的懷中。「你要陪着我，起碼兩星期不准拋棄我！」

　「這個不成問題，」司馬洛微笑擁着她，「對於我這個壞人來說，這並不是一件很難做到的事情。」

　「唔，」唐婉芬輕撫着他的臉，「這樣嘛，還算你有良心！」

　她把咀唇送上來，而在司馬洛吻下去之前，她又說：「你那個洪小瑛呢？」

　「我從來沒有說過她是我的！」司馬洛說，「而她亦不是我的。她已經從醫院出來，走了，她說她決定跟愛迪，她是會找到愛迪的，而她聲明名單上的人假如再不改行，就全部都會有難。這已經算是她讓步了！」

　「唔，」唐婉芬說：「這也算是一個很好的結局！」

（全文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千劍照紅顏

秦　紅・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王烈帶着一批男女少俠連夜趕去金龍堡，向仇堡主求情，不要立刻處死師素貞，一行人夜裏來到一座古廟，司徒皓首先入去，被廟裏飛出一把飛刀擊中，王烈趁勢竄入，看見一名斷了左臂的喇嘛僧，向他詢問，始知這個喇嘛僧被一個老婆子追殺，他對王烈提出的棋王棋后，只說他們是叛徒，棋王已死了廿多年，王烈再追問下去，他只是說「無可奉告」，王烈等人不滿，圍而攻之，他武功卓越，衆人非其對手，突然出現四個黑衣姑娘，他一見心慌，想突圍逃命，被黑衣姑娘眨眼間捉住……

土藏王廟前　少俠鬥四女

那黑衣姑娘道：「不，你們沒有知道我們姓名的必要，請讓路吧！」

王烈不讓，陪笑道：「要是在下猜的不錯，四位姑娘想是從洞庭湖來的，是吧？」

那黑衣姑娘蛾眉微顰，滿臉不耐煩道：「你猜對了，現在可不可以請你讓路？」

王烈道：「姑娘稍安毋躁，在下是太原王烈，前日曾在鬼風港與棋王見過面。我想……妳們必是棋后的人，今日難得在此遇上，希望姑娘能回答在下一些問題，好麼？」

那黑衣姑娘冷冰冰地道：「對不起，無可奉告！」

王烈笑道：「姑娘尚不知在下要動問何事，怎可說無可奉告？」

那黑衣姑娘道：「我的意思是：不論你問甚麼，我們都不會告訴你。」

王烈一指她臂彎裏的札薩克道：「如果是問這個喇嘛與妳們棋后的關係……」

那黑衣姑娘道：「無可奉告！」

王烈含笑道：「或者關於白牡丹和黑牡丹之不願離開棋后……」

那黑衣姑娘道：「也無可奉告！」

王烈聳聳肩，笑嘆一聲道：「眞是奇怪，那位棋后究竟有甚麼通天本領，使妳們這些姑娘對她如此忠心耿耿，甘願做她的棋子，受其驅使？」

那黑衣姑娘寒臉不答，轉個方向舉步走去！

王烈橫跨兩步，張開雙臂擋住去路，笑道：「慢着！」

那黑衣姑娘怒了，杏眼一瞪，玉臉含煞道：「你想怎樣？」

王烈微笑道：「再請教姑娘一個問題：姑娘知不知道打獵的規律？」

那黑衣姑娘聞言一怔道：「你問這話是甚麼意思？」

王烈道：「意思就是：當我們在獵取某一隻動物時，別的獵人是不可以插手，除非我們明白表示放棄該獵物。」

那黑衣姑娘低頭看了札薩克一眼，冷笑道：「你指的是他？」

王烈點頭道：「正是。」

那黑衣姑娘忽然格格脆笑起來，說道：「王烈，如果你眞懂得行獵的規律的話，那麼橫加插手的是你們，不是我們！」

王烈道：「不對，他是我們先發現的，妳們是半路殺出來的程咬金。」

那黑衣姑娘道：「你錯了，他一直是我們的獵物，我們從洞庭湖一路追踪到此。」

王烈笑道：「我不同意妳這種說法，他本已逃過了妳們的追緝，剛才要不是我們與他發生一場打鬥，妳們不可能再找到他的，所以他應該是我們的獵物！」

那黑衣姑娘蛾眉一挺，發出一陣銀鈴般的嬌笑，道：「我有個建議……」

王烈點點頭道：「我了解妳的意思。」

那黑衣姑娘道：「那就動手吧！」

王烈道：「領教！」

說着，倒退三步，抱刀岸立，準備動手！

那黑衣姑娘道：「九妹，出去會會這位名滿天下的太原名捕！」

一個唇邊長着一顆美人痣的黑衣姑娘應聲上前，擧劍橫胸，說道：「請出招。」

王烈道：「妳先請。」

「好！」

黑衣姑娘欺身直進，長劍抖處，數朶劍花倏忽間已逼近王烈胸前！

王烈實在沒有把握能夠勝得這四個棋后手下的「棋女」，但是爲了深入了解棋王棋后的底細，從而查出趙池、師抱眞與棋王棋后的關係，他不能放棄這個機會，所以他決心與她們全力一搏。

一見劍到胸前，他立即使出「蝴蝶十八變」中的一種身法，身形滴溜溜一轉，於避過對方劍招的次一瞬間，七星寶刀已悄然挑向對方的右腕！

黑衣姑娘驚咦一聲，幌身飄退數步，叫道：「六姊，這人會使蝴蝶十八變呢！」

那被稱爲「六姊」的黑衣姑娘看見王烈使出的身法，面色一變道：「王烈，你從何學來的蝴蝶十八變？」

王烈笑道：「無可奉告！」

話聲中，飄身向前疾進，七星寶刀連續閃動，一口氣劈出五招刀法！

那九妹雖對他的身法大感驚異，對他猛烈的攻擊却不肯示弱，長劍吞吐揚沉，將他的刀招一一擋開，緊接着也發動攻勢，劍如神龍鬧空，眞氣瀰湧！

王烈發現她的劍法奇詭絕倫，出劍的招式大異中原各家劍法，心知她所使的劍法必與札薩克同出一脈，故不敢正面拆招，而以閃避「化解」她的攻擊。

九妹一劍連一劍的攻出，一步連一步的逼上，攻勢無懈可擊，搶盡了上風。

王烈被她逼得一路倒退，但仍沉着迎戰，他已知道棋王棋后的武功較中原第一流的武學還要高明數倍，因此不敢躁急求勝，打算先保持不敗，然後再伺機尋取制敵之機。

雙方一攻一守，打了約莫一刻時光景，九妹的攻勢仍如剛開始一樣的強烈，而王烈也一味採取守勢，發現來招可以格擋便舉刀格擋，不能格擋則以縱跳閃避……

這時候，百里映紅忽然挺身而出，向那三女笑道：「我也要領教一下，哪一位要上來？」

那六姊見她叫陣，微微一笑道：「八妹，妳來會會這位百里姑娘！」

被稱爲「八妹」的黑衣姑娘點頭一嗯，立即迎上百里映紅，一言不發，舉劍便刺。

百里映紅手上沒有兵器，但她似乎胸有成竹，很從容的施展一路掌法與對方鬥了起來。

衞見賢技癢，便向那六姊說道：「這位姑娘，在下不自量力，也要領教領教姑娘的高招！」

那六姊滿臉不屑的橫他一眼道：「你的本事，姑娘剛才已經見過了，憑你那幾手拙劣的劍法，也敢向本姑娘挑戰？」

衞見賢哈哈笑道：「姑娘既然這麽說，咱們來打個賭如何？」

那六姊道：「賭甚麽？」

衞見賢笑道：「妳輸了，嫁給我爲妻，我輸了，任憑妳處置。」

那六姊臉上一紅，啐了他一口道：「下流！」

衞見賢道：「姑娘此言差矣，我衞見賢若能勝得姑娘，做妳丈夫有何不可？」

那六姊大怒，將札薩克拋在地上，搶步疾進，運劍猛刺！

於是，兩人也鬥成一團。

康從義也不願閒着，立刻向第四個黑衣姑娘道：「姑娘，妳是『七妹』吧？」

那黑衣姑娘一怔道：「你怎知道？」

康從義笑道：「妳們四位姑娘以那位『六姊』爲首，而那兩位姑娘既叫『八妹』和『九妹』，妳自然是『七妹』了。」

七妹吃吃笑道：「你很聰明。」

康從義欠身道：「多謝誇獎。」

七妹道：「你也要向我挑戰麽？」

康從義點頭道：「正要討教，只是在下學藝不精，還望姑娘手下留情。」

七妹一笑，說道：「別客氣，你發招便是！」

康從義是武林名人「太湖釣叟顧大齊」的傳人，從小接受嚴格教導，不像衞見賢吊兒郎當的公子派頭，他彬彬有禮的抱劍行了一禮，然後才吐劍攻出……

八個男女青年就在廟前捉對兒厮鬥，最先動手的王烈和九妹一對，佔上風的仍是九妹，但王烈雖是守多攻少，却仍沉着應戰，並未露出敗象，百里映紅和八妹一對戰則成平手，倒是衞見賢迎戰六姊很快就分出高下，不到十招之間，衞見賢就被逼得手忙脚亂，凌玉鏡見他不敵，也不管甚麽江湖規律，立刻揮劍加入助戰。

康從義身手頗爲不俗，但與七妹打了幾十招後，也漸感不支，他的朋友狄葆也立刻上前助陣，這才稍稍遏阻了七妹凌厲的攻勢。

不久，衞、凌二人仍然敵不住六姊神奇莫測的劍法，被攻得狼狽不堪，旁邊的景錦城等人正要再上，那躺在地上的札薩克忽然開口道：「你們都不是她們四人的對手，還是由貧僧來吧！」

景錦城聽了這話，又見他躺在地上起不來，不禁啞笑，說道：「你有把握獲勝麽？」

札薩克道：「一對一，貧僧必勝。」

景錦城道：「那你快上啊！」

札薩克道：「你替貧僧解開穴道，貧僧抓下一個給你看看。」

景錦城認爲形勢已經改變，讓他去對付四女確實不錯，便上前爲他解穴，那知試了又試，竟未能解開他受制的軟麻穴，不禁脹紅了臉道：「奇怪，她們的點穴手法好像與衆不同……」

札薩克道：「不錯，貧僧倒忘了，她們的點穴手法的確與衆不同，名叫『蘭花拂穴』，這種點穴手法，一般人是解不開的。」

景錦城道：「這怎麽辦？」

札薩克嘆道：「沒辦法啦！」

百里映紅忽於此時一掠而至，笑道：「讓我試試看！」

她伸手在札薩克的腰上一推一拍，那八妹已追蹤過來，長劍勢如靈蛇吐信，連續的向她刺出三劍！

景錦城大喝一聲，從旁振劍格擋，適時的解了百里映紅之危，在地上的札薩克經百里映紅一推一拍之後，全身血氣立告順暢，急忙翻身滾開，跳了起來。

百里映紅返身再戰八妹，仍以雙掌鬥八妹的利劍，毫不示弱。

這時候，康從義和狄葆雙戰七妹仍然不濟事，景錦城再加入助戰，一面大叫道：「札薩克，你也上來呀！」

札薩克沒有上前助戰，他縱身飛上廟頂，大笑一聲道：「四妖女聽着：請轉告那老婆子速赴拉薩向本教國師領罪，否則半年之內，本教將大興問罪之師！」

語畢，身形一幌，頓時不見！

「快追！」

四女一見札薩克逃走，立刻停止與王烈等人的纒鬥，一齊縱身飛上廟頂，緊追下去。

王烈等均爲之愕然，由於司徒皓、西門芳和宗省吾三人受傷不能行動，所以他們打消了追下去看個明白的念頭，衆人當即圍上受傷的三人，察看他們的傷勢。

司徒皓的飛刀之傷，剛才經百里映紅敷藥包紮後已無大碍，反是西門芳和宗省吾內傷較重，陷於半昏迷的狀態中。

王烈分別給他們服下一些白藥，然後將他們移入廟內，讓他們躺下歇息。

百里映紅等衆人安頓好了受傷的三人，便拉起王烈的手道：「我有話同你說，咱們到外面去談談。」

她將王烈拉到廟外，在距廟殿數十丈遠的地方停住，神情激動地道：「王烈，我告訴你，我發現了許多奇怪的現象！」

王烈差不多已知她要說甚麽，佯作不懂道：「妳說甚麽？」

百里映紅道：「第一：我發現剛才那四個『棋女』所使的劍法，與我娘傳授給我的劍法有許多相同之處！」

王烈道：「哦……」

百里映紅道：「第二：你剛才使出『蝴蝶十八變』對抗時，她們所表露的驚奇，倒像是我娘的『蝴蝶十八變』乃是她們的獨門絕技似的。」

王烈不語。

百里映紅道：「第三：我娘傳授的點穴和解穴手法，與祂們的『蘭花拂穴』完全相同。」

王烈仍不作聲。

百里映紅道：「第四：在鬼風港的那位棋王，他爲了從棋后手中把我救出，竟不惜接受棋后的苛刻條件而自斷一臂。」

王烈微微一笑道：「這些奇怪的現象使妳想到了甚麽？」

百里映紅道：「你曾經說過我娘與棋后必有很深的淵源，當時我不相信，現在我相信了。」

王烈道：「妳的看法是……」

百里映紅道：「我猜我娘必是從鬼風港逃出來的人！」

王烈道：「令堂從未向妳提起麽？」

百里映紅道：「沒有，她只說我爹名叫『百里飛虹』，生下我不久就病死了，現在想來，我娘所言必有不實之處！」

王烈沒有接腔，因爲棋王嚴囑他守住這個秘密，雖然他不明白棋王爲何不肯認這個女兒，但既然連她母親都不肯說，其中必有緣故，自己還是不說的好。

百里映紅越說越激動，緊緊握住他的手道：「王烈，你說我娘會要你轉告棋王一句『炮四進七』的棋語，是不是？」

王烈只好點頭道：「是的。」

百里映紅臉上發紅道：「你說我……會不會是……會不會是棋王的女兒？」

王烈道：「我不知道。」

百里映紅緊抿一下嘴唇，又道：「一定是的！一定是的！」

王烈道：「這件事，妳最好同家去問令堂，只有令堂能同答妳這個問題。」

百里映紅說道：「不，我要去問問棋王！」

王烈吃了一驚道：「不成，那鬼風港再不能去了，萬一再落入那棋后手中，那就麻煩了。」

百里映紅道：「我不怕。」

王烈說道：「妳固然不怕，但是妳想想看，棋王爲了救妳出來，他已失去一隻手臂，妳難道還要害他失去另一隻手臂不成？」

百里映紅聞言呆了呆道：「可是，此地距離鬼風港很近……」

王烈道：「不管是近是遠，這件事妳只能同家去問令堂，除了令堂之外，沒有第二個人能同答妳這個疑問。」

百里映紅發呆說道：「我這就同家去麽？」

王烈道：「如果妳要同家，我也不反對。」

百里映紅想了一會，忽然輕輕嘆了一口氣道：「你說得對，這件事只有我娘能給我正確的答覆，但是我娘如果願意告訴我，她何必一直隱瞞到現在？」

王烈道：「可能有原因吧。」

百里映紅問道：「我若是同家去，你呢？」

王烈道：「我去金龍堡救師姑娘。」

百里映紅又想了一會，搖搖頭道：「算了，我還是先跟你去金龍堡爲是！」

王烈道：「對付仇堡主我比較有把握，他是個肯講道理的人，我也不希望與他干戈相見，所以妳如想同家，可以放心同去。」

百里映紅道：「我不要，我還是跟你去金龍堡爲是，不過救出師姑娘後，我希望你陪我去……」

王烈道：「我已答應棋王不再去鬼風港了。」

百里映紅道：「那就陪我同家去見我娘好麽？」

王烈點頭道：「好的，若無其他急事，我陪妳同去便了。」

這樣，百里映紅心情才好轉，笑道：「這件事，你最好不要告訴你那些朋友，好麽？」

王烈道：「妳指的是哪一件？」

百里映紅道：「關於我懷疑我可能是棋王的女兒這件事。」

王烈道：「好的，我不會說的。」

於是，兩人同到地藏王廟，那受到內傷的西門芳和宗省吾神智已恢復，但仍不能行動，王烈雖然急着想趕去金龍堡，但見他們無法行動，只好忍住不言，倒是司徒皓想到搶救師素貞刻不容緩，先向王烈提起道：「王兄，我們三人受傷不輕，三兩天內只怕好不了，我看你們還是先趕去金龍堡救人爲是。」

王烈苦笑道：「師姑娘是人，你們也是人，小弟怎好棄你們三人於不顧？」

司徒皓道：「小弟的意思是：只要留下二三人照顧我們三人，其餘之人都可趕去金龍堡。」

王烈沉思半晌，說道：「小弟倒有個更好的辦法，此處距雲溪金龍堡已不太遠，你們都暫時在此歇着，由小弟和百里姑娘先行趕去金龍堡，要是仇堡主不肯放人，咱們再一起行動。」

司徒皓道：「王兄和百里姑娘二人，力量不嫌太小麽？」

王烈道：「不，仇堡主爲人頗正，應該先以禮相見，如果咱們突然把大隊人馬開去，反爲不妙。」

康從義很同意他的主張，說道：「王兄所言甚是，咱們最好是先禮後兵，他肯釋放師姑娘便罷，否則再跟他來武的。」

司徒皓點頭道：「好，咱們十一人就在此廟歇着，由王兄和百里姑娘先去。」

王烈道：「那四個棋女只怕去而復返，小弟和百里姑娘等天亮再走不遲。」

那景錦城忽然想起剛才百里映紅解開札薩克的穴道之事，這時忍不住問道：「百里姑娘，在下想問妳幾個問題，妳同意麽？」

百里映紅笑了笑道：「你可以問，但我未必能夠同答。」

景錦城道：「剛才在下發現那札薩克和四棋女的武功是同一路數的，後來再聽札薩克之言，我們可以斷定棋王棋后是來自西藏紅衣教之人……」

百里映紅道：「那又怎樣？」

景錦城道：「妳能夠解開札薩克受制的穴道，而且王兄得自令堂傳授的『蝴蝶十八變』也使四棋女十分驚奇，因此我想，令堂可能與棋后有很深的關係，不知令堂有沒有告訴妳——」

百里映紅截口道：「沒有，我娘沒有告訴我甚麽，我甚麽都不知道！」

景錦城笑道：「對不起，在下動問此事並無一絲歹意。」

百里映紅一笑道：「不要緊，我不會怪你的。」

景錦城轉對王烈問道：「王兄，你對此事的看法如何？」

王烈默然半晌，才含笑答道：「不錯，百里姑娘的家傳武功，的確有許多與西域武學相同，剛才百里姑娘也同小弟談起此事，小弟可以奉告的只有一句話：百里姑娘確實不知原因！」

景錦城道：「王兄不是很想知道棋王棋后的來歷底細麽？我想百里姑娘的母親一定可以滿足你心中的好奇！」

王烈道：「是的，可惜百里姑娘的母親不在這裏，而且目前最緊要的也不是解開棋王棋后之謎，而是救師姑娘脫險。」

景錦城聳聳肩道：「好，此事暫時不談，以後再說吧。」

王烈發現大家都對自己和百里映紅投來疑惑的眼色，爲恐他們心生誤會，便又說道：「諸位，關於棋王棋后等等，小弟所知不會比諸位多出多少，而今天咱們大家在一起，最大的目的是救出師素貞姑娘，希望諸位能一本初衷，莫爲他事分心才好。」

衛見賢聽了這話，忙道：「王兄說的不錯，關於棋王棋后的種種，咱們其實也無力過問，別的不說，就以剛才那四位姑娘的武功來說，我們旋風八騎實在相差她們太遠，剛才要不是她們手下留情，我們只怕要鬧得灰頭土臉了。由此看來，棋王棋后的武功必已達到出神入化之境，我們想過問他們的事，何異痴人說夢！」

王烈笑着道：「衛兄此言只說對了一半。」

衛見賢微微一怔，道：「王兄此言怎講？」

王烈道：「小弟以爲武功之高低並不能決定一個人的地位，正如金錢不能代表人的地位一樣；我們的武功雖然遠不及人，但只要有正義感，肯爲道義犧牲，仍可贏得世人的欽佩。」

衛見賢點頭道：「正是，義俠交友，純心做人，留正氣給天地，遺清名於乾坤，總比那些恃技凌人之輩要好得多了。」

王烈含笑道：「正是此意。」

於是，大家不再計較百里映紅的身世，轉而商討如何營救師素貞，不久東方已現魚肚白，王烈見四女未返，便與百里映紅辭別了衆人，上馬離開地藏王廟，向雲溪金龍堡趕去……

這天晌午，兩人已趕到金龍堡，王烈向看守大門的堡丁說明來意，堡丁認得他是王烈，便進入堡中通報，不久出來見他的却是金龍堡主仇元凱的大弟子文震宇。

文震宇一臉冷冰的問道：「王捕頭再度駕臨敝堡，不知有何貴幹？」

王烈拱手一禮道：「很抱歉又來打擾，在下想再見仇堡主一面，煩請——」

文震宇不待他說完，便立刻打斷他的話道：「對不起，家師心情不佳，不願見客！」

王烈笑了笑，說道：「令師這樣說的麽？」

文震宇道：「不錯！」

王烈道：「請去轉告令師：這是禮貌的拜訪，在下非見他不可！」

文震宇道：「家師謝絕訪客！」

王烈道：「任何人都不接見？」

文震宇道：「正是！」

王烈道：「包括官府的人？」

文震宇冷笑道：「請勿拿官府二字來嚇唬我們，區區一個捕頭，我們還不放在眼裏！」

王烈哈哈笑道：「我王烈是個小小的捕頭，仇堡主自然不放在眼裏，我說的官府，指的是長沙知府的荊大人——要是荊大人到訪，不知仇堡主是否也要拒絕接見呢？」

文震宇面色微變道：「若是荊大人到訪，家師自然要接見，幸好閣下不是荊大人！」

王烈說道：「我雖然不是荊大人，但是我有把握可在三天之內將荊大人請到此處。」

文震宇冷冷一笑道：「敝堡沒有犯法，即使請個王爺來，我們又何懼之有？」

王烈道：「私自擄人不算犯法麽？」

文震宇一哼，道：「我不懂你在說甚麽？」

王烈道：「我說的是師素貞。」

文震宇道：「她殺害敝堡少堡主，如果你要談王法的話，她是殺人犯！」

王烈道：「不錯，但殺人犯應由官府來處置，私人不能動刑。」

文震宇滿面怒容的凝視着他，沉聲道：「王烈，你把事情扯得太遠了，你如今已不是太原捕頭，拿官府來威脅我們豈不可笑？」

王烈笑道：「不錯，我已非官府捕快，我也希望師素貞的事情能夠私了，所以我才想再與令師談談，但是如果不獲令師接見，我只好動用官府的力量，也許貴堡不怕官府的力量，但官府的力量却可使人身敗名裂。」

語聲一頓，又道：「那位鐵面無私的荊大人對在下十分賞識，我請他來，他一定來！」

文震宇沉臉不語，但看得出有些氣餒了。

原來，一般武林中人向來是不把官府放在眼裏的，但是金龍堡却不同，金龍堡乃是當今武林的名門大派，金龍堡主仇元凱向以正人君子自居，而且聲望極隆，像他這樣的人，由於愛惜名聲，反而不敢與官府對抗，王烈深知個中微妙，故搬出官府來逼使他們就範。

文震宇恨恨的瞪了他一眼，道：「你等着，我再去爲你說說看。」

語畢，轉身而去。

百里映紅覺得王烈搬出官府來壓迫金龍堡，未免有失英雄本色，見文震宇轉身入堡，便輕輕碰了王烈一下，低聲道：「你好沒來由，幹麽拿官府嚇唬他們？」

王烈輕笑一聲道：「妳不知道，仇元凱是武林巨擘，脾氣倔得很，像他這種人物，妳即使搬出齊天大聖他也不怕，但是一提到官府或王法，他就不能不顧忌，因爲他很愛惜名譽，不願被官府指爲犯法的人，爲了見他一面，我只好出此下策，其實我根本不認識那位荊大人。」

百里映紅噗哧一笑，說道：「你很滑頭。」

王烈聳聳肩道：「妳要這麽說也可以，我王烈本非俠客，不過是個小小的捕頭罷了，要是不運用一些手腕，怎能與勢力強大的金龍堡對抗？」

百里映紅聽了這話，便更靠近他一些，表示自己並未瞧不起他，暗示他不要介意。

王烈却頗有感觸的嘆了口氣道：「眞的，妳想想看，我不是甚麽了不起的青年，這回爲了替師素貞平反冤情，竟與金龍堡和百劍堡發生衝突，而這兩個堡乃是雄踞武林的兩股大勢力，別說我沒有力量與他們週旋，即使把我祖父請出來，也一樣力有未逮。」

百里映紅道：「不要這樣說，我只是跟你開個玩笑罷了，其實我知道你絕不是滑頭的人，你不要生氣好不好？」

王烈笑道：「我沒有生氣，我只要妳明白我不是那種被人人崇拜的俠客，我是個很平凡的人，若論武功，我替仇元凱或趙池提鞋都不配。」

百里映紅不覺把手勾上他的臂彎，輕輕的說道：「你說過的，一個人武功的高低並不能代表他的地位，而你現在過問的事已遠遠超過你本身武功所能解決的範圍，這正表示你有過人的勇氣。」

王烈又輕嘆一聲道：「話雖如此，沒有過人之技，光是勇氣十足也不能辦好事情——對了，改天有時間，我們一同來研究一門劍法。」

百里映紅聽得一呆道：「一門劍法？你是快刀王烈，你擅長的是刀法，怎麽也想練劍？」

王烈微笑道：「誰規定練刀的人就不能改練劍？」

百里映紅道：「當然可以，可是……你有劍譜麽？」

王烈點了點頭道：「有，我有一部劍譜。」

百里映紅問道：「哪裏來的？」

王烈正要回答，看見那文震宇已從堡內走出，便說道：「此事以後再說，現在先辦正事要緊。」

那文震宇大步來到他們跟前，冷冷說道：「家師已經同意接見二位，請隨我來吧！」

語畢，轉身走去。

王烈對他的傲慢無禮並不在乎，當即與百里映紅隨後跟入。

三人走到堡中的前廳，文震宇才側身讓至一邊，道：「請！」

王烈和百里映紅舉步跨入廳上，只見金龍堡主仇元凱神情冷峻的站在他的座椅前，王烈便上前行禮，然後介紹百里映紅與他認識。

仇元凱沒有把百里映紅放在眼裏，如刀目光只釘在王烈的臉上，以冷峻低沉的聲音道：「王世兄，聽小徒說，你拿官府來壓我？」

王烈拱手道：「仇堡主言重了。」

仇元凱冷笑道：「難道不是麽？」

王烈道：「晚輩此來是禮貌拜訪，令高足却不肯引見，晚輩不得已才說了那種話，還望仇堡主海涵。」

仇元凱輕哼一聲道：「你把長沙知府搬出來，頗出老夫意料之外，爲甚麽你不搬出令祖『快刀翁』呢？」

王烈聽他出言無狀，心中大怒，哈哈大笑道：「仇堡主此言差矣！我祖父年事已高，早已不過問武林是非，他老人家怎麽肯過問這鷄毛蒜皮大的事呢！」

仇元凱受不了這句話，面孔一陣脹紅，勃然大怒道：「你是說：令祖不把老夫放在眼裏？」

王烈笑了笑道：「不敢，晚輩行道江湖，一人做事一人當，不想連累他老人家，希望仇堡主把晚輩當作王烈，不要視我爲『快刀翁』的孫兒。」

仇元凱面上肌肉跳動着，表情嚴厲地道：「王烈，你太狂妄了！」

王烈岸然道：「好說，晚輩乃武林末學，十個王烈也不敢在仇堡主面前賣狂，只因素知仇堡主爲人正直肯講道理，因此才敢上門求見，若有失禮之處，晚輩這廂向仇堡主賠個不是。」

說罷，深深一揖。

仇元凱滿面怒色道：「你有話就快說吧！」

王烈道：「聽說師姑娘已落入仇堡主手中，晚輩特來求情。」

仇元凱道：「誰看見了？」

王烈道：「晚輩的幾個朋友親眼目睹師姑娘爲貴堡門下所擒。」

仇元凱道：「那麽，老夫現在明明白白的告訴你：你那幾位朋友看錯了！」

王烈道：「沒有這回事？」

仇元凱道：「不錯！」

王烈笑道：「敝友清清楚楚的看見貴堡的『金龍七英』押解師姑娘返回貴堡，這種事怎麽假得了呢？」

仇元凱板着冷面孔道：「老夫無法回答你這個問題——還有別事麽？」

言外之意：如無別事，你可以請了。

王烈正色道：「仇堡主請聽晚輩一言，殺人不過頭點地，師姑娘已許諾於分娩過後便來向仇堡主領罪，這個要求並不過份，仇堡主俠譽極隆，素爲武林同道所敬仰，難道——」

仇元凱截斷他的話，以近乎喝叱的聲調道：「你住口！」

王烈面色一寒，說道：「師姑娘容或該死，她腹中之子却不該死，仇堡主還請三思！」

仇元凱雙目怒瞪，咬牙切齒道：「你只知道同情她，你有沒有想到仇香是老夫的獨子？你要老夫同情她，有誰來同情老夫？」

（未完）

千乘萬騎一劍香

蒙塵難護主棋藝高一着

秦紅・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一劍震武林衛濤晝夜趕路，終於在中秋節那天來到廬山五老峯四海同心盟，因為他得知以「老山主」為首的一個組織巳下令兩名手下準備在中秋節的晚上動手幹掉同心盟盟主蓬萊仙翁葛懷俠，而那兩名手下目前正混在同心盟中，並當上了金衣特使，衛濤來見到盧儀南時，立即將此危機告訴他，並要他轉告葛懷俠，使他有所防備，葛懷俠來叫衛濤到他書房中見面，談話中，忽然刷的一聲，一道鐵欄由頂上降落，把衛濤困住，衛濤十分驚異，不知葛懷俠為何出此一招，他心想，可能葛懷俠另有理由也未定，葛懷俠要衛濤供出眞姓名，但衛濤堅持不肯，只說是俞立忠借屍還魂的人物，葛懷俠下令把衛濤暫押入正心牢中……

中秋賞月宴

盧儀南態度巳不若先前的親熱，聞言停住脚步，却不回頭看，冷冷問道：「何事？」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盟主打算把衛某永遠禁錮於此麽？」

盧儀南道：「不錯，除非今夜眞有人行刺盟主，否則你的命運將與黑衣蒙面少年相同！」

語畢，舉步向前走去。

一劍震武林衛濤趨至小鐵窻前大聲道：「盧兄，別忘記『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那句話，請保護盟主的安全！」

盧儀南不答，轉過甬道，走出正心牢，一直向蓬萊仙翁葛懷俠的房間走來。

經過二樓的走廊，只見第六號金衣特使木劍仙關士揚和第九號金衣特使鐵燈和尚正憑欄閒聊，他們看見盧儀南走來一齊點頭打招呼，其中的木劍仙關士揚順口問道：「盧兄，你的堂弟走了麽？」

盧儀南笑道：「正是，盧某給了他百兩銀子，把他打發走了！」

鐵燈和尚錯愕道：「堂弟？你有一位堂弟來找你？」

木劍仙關士揚代答道：「嗯，他有位堂弟家鄉被洪水冲走，剛才跑來同心盟找他！」

鐵燈和尚道：「眞不錯，你們都還有親戚來探望，像我窮和尚，唉，死了也沒有人來收殮！」

盧儀南邊走邊笑道：「算了，要我破財的親戚，少來幾個好些。」

木劍仙關士揚道：「對了，盧兄，你現在有沒有空？」

盧儀南住足問道：「哦？關兄有什麽事？」

木劍仙關士揚道：「等下請到我的房間來，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盧儀南點頭道：「好，馬上就來！」

說着，轉入另一條走廊，拐彎抹角來到蓬萊仙翁的臥房，叩門而入，見蓬萊仙翁在床上打坐，便上前行禮道：「盟主，屬下巳試探出來了！」

蓬萊仙翁葛懷俠睜眼笑着問道：「如何？」

盧儀南正色道：「他的確不是屬下第一次見到的『一劍震武林衛濤』，也不是已死的俞立忠！」

蓬萊仙翁葛懷俠含笑道：「你怎麽試他的？」

盧儀南道：「屬下問他，俞立忠就刑前一天，屬下有沒有去看俞立忠，他答稱有，其實那天屬下並未去看望俞立忠，因此可斷定他不是什麽俞立忠借屍還魂的人物！接着，屬下再問他，屬下頭一次進入他鏢局時，手上可曾帶着什麽東西，他答稱沒有，這又錯了，那天屬下手裏拿着一柄描金摺扇，由此亦可證明，他的確不是以前那個『一劍震武林衛濤』！」

蓬萊仙翁葛懷俠笑道：「總而言之，他不是俞立忠就是了！」

盧儀南點頭道：「是的，還是盟主的眼睛厲害，若非盟主採取斷然措施，只怕今夜眞要上這個賊子的當了！」

蓬萊仙翁葛懷俠微微一笑道：「盧特使又錯了，老朽以為他絕不是黑衣蒙面少年一帮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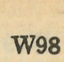
盧儀南一怔道：「盟主如何看得出來的？」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是想出來的，老朽剛才想了一遍，覺得他的話很可採信，今夜可能眞有人要刺殺老朽！」

盧儀南驚愕道：「但眼下這個『一劍震武林衛濤』既然來歷不明，他的話怎可採信？」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可以，他不願說出姓名來歷，大概另有原因！」

盧儀南說道：「既然如此，我們可以把他放出來了？」



蓬萊仙翁葛懷俠搖頭道：「不，老朽所以要把他打入正心牢，最大的目的是在讓那兩個刻下正在同心盟冒充金衣特使的賊子看了放心，否則他們會改變計劃！」

盧儀南欣然道：「盟主機智高人一等，屬下佩服之至！」

蓬萊仙翁葛懷俠笑道：「不過，眼下同心盟的九位金衣特使，老朽只能信任盧特使一人，所以今天晚上，盧特使可不能離開老朽太遠！」

盧儀南肅容道：「是的，不過與其等待賊人發難，倒不如先動手把他們捉住來得安全，盟主以為如何？」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現在又不知那兩個金衣特使是假的，如何動手呢？」

盧儀南說道：「敵人雖是穿的整套人皮，但如盟主命令所有的金衣特使脫下衣服，他們的原形自會敗露，因屬下會見識過那種人皮，它背部有人皮扣子！」

蓬萊仙翁葛懷俠沉思半晌，搖頭道：「不，那樣會打草驚蛇，還是等他們動手較好，反正敵人只有兩個，老朽和盧特使足可應付！」

盧儀南道：「還有一個盟主可以信任，他就是第二號的老頑童高三歌。」

蓬萊仙翁葛懷俠訝道：「盧特使因何得知？」

盧儀南笑道：「早先屬下帶『一劍震武林衛濤』來見盟主之前，老頑童會去屬下的臥房找他鬥蟋蟀，他便和老頑童打了賭，講明輸了給老頑童五兩銀子，贏了却要老頑童脫光衣服出門，結果老頑童輸了，當老頑童在脫衣服時，屬下適巳回房，親眼看見老頑童的背部沒有人皮扣子，所以老頑童是眞正的老頑童不錯！」

蓬萊仙翁葛懷俠笑「哦」一聲道：「由此也可以證明『一劍震武林』衛濤確非歹徒，不過老頑童高三歌童心太重，心中放不下秘密，容易偾事，還是不通知他為妙！」

盧儀南點了點頭道：「好的，盟主還有沒有別的指示？」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沒有了，盧特使可去休息，賞月酒宴之前，最好別再來找老朽，免啓敵人疑惑！」

盧儀南恭應一聲隨即辭出臥房，往木劍仙關士揚的房間走來。

同心盟十二金衣特使的房間均在三樓，盧儀南走到第三間臥房，舉手敲門，發問道：「關兄在不在？」

房中的木劍仙關士揚道：「在，盧兄請進！」

盧儀南推門跨入，見木劍仙關士揚正在房中負手跨步，神情嚴肅，似有沉重心事，因而拱手笑道：「關兄，你有什麽困難？」

木劍仙關士揚沉容一擺手道：「先把房門關起來再說！」

盧儀南依言反手帶上房門，笑道：「好了，關兄請說吧。」

木劍仙關士揚停住脚步，疑目注視盧儀南，嚴肅地道：「記得盧兄說過上次去長安途中，曾在隆中山險些被人剝皮，眞有這回事麽？」

盧儀南心頭一震，點頭道：「不錯，怎麽？」

木劍仙關士揚又注目道：「你認為眞有一帮人在幹那種活剝人皮的勾當？」

盧儀南又點頭道：「有的，他們活剝人皮的目的就在利用那張人皮，如盧某那次如非靳特使施救，眼下便有一個假盧儀南在同心盟出現，而當他要向任何一個金衣特使下手時，有誰能覺察出來呢！」

木劍仙關士揚冷笑道：「不見得，關某現在就巳覺察出來了！」

盧儀南色變道：「關兄發現甚麽？」

木劍仙關士揚道：「關某發覺我們同伴中，有一人有些不對勁！」

盧儀南又驚又喜，忙道：「眞的？他是誰？」

木劍仙關士揚沉容道：「語不傳六耳

，盧兄請附耳過來！」

盧儀南急忙走上一步，把耳朵湊了過去，木劍仙關士揚便附在耳邊低聲說道：「那個可畏人物就是——我！」

最後那個「我」字還沒出口之際，盧儀南突感腰部一麻，他很快就明白過來，但剛想開口喊叫時，腦後的啞穴又被點中，於是刹那間，他失去了抵抗與喊叫的能力，軟綿綿的倒了下去！

木劍仙關士揚即時攬住他的身腰，不使他的身軀倒地而發出聲响。

與此同時，由床後閃出兩個人來，一個是第九號金衣特使鐵燈和尚，另一個竟是裝扮得和盧儀南一模一樣的假盧儀南！

這兩個人閃出後，那個假盧儀南立即趨去門住房門，鐵燈和尚則帮助木劍仙關士揚將盧儀南抬上床，木劍仙關士揚接着由懷中掏出兩條牛筋，開始動手綑綁盧儀南的手脚，鐵燈和尚取出一個布團塞入盧儀南嘴裏，一面輕笑道：「眞費事，依我說，一掌送他回老家算了！」

木劍仙關士揚凝聲道：「不，十二金衣特使中，只有這個盧儀南殺不得，這是你我恩師一再叮嚀的事，我們可不能够違拗！」

說到此，轉對那個走過來的假盧儀南輕聲道：「現在你已是同心盟的第八號金衣特使流浪天使盧儀南，待會出去之後，可回『你』的房中睡一覺，盡量少和人搭腔！」

那假盧儀南躬身答道：「是，盧某理會得！」

那神態和聲調，居然都模仿得維妙維肖！

鐵燈和尚拍了一下他的肩胛笑道：「今夜注意看我的眼色，最要緊的是不能緊張，懂不懂？」

那假盧儀南唯唯而應，看樣子對木劍仙關士揚和鐵燈和尚相當敬畏。

轉眼工夫，眞正的盧儀南已被綑綁好，木劍仙關士揚將他塞入床底下，站起身子笑道：「好了，你們可以出去了！」

鐵燈和尚沒有走意，低聲道：「二哥至今未見踪影，不知是何故？」

木劍仙關士揚道：「師傅既已命令他們趕來接援，大概不會不來，再等一會看吧。」

鐵燈和尚道：「假如他們不來呢？」

木劍仙關士揚道：「不管他，我們按照計劃進行好了！」

鐵燈和尚又問道：「那個姓衞的怎麽辦？」

木劍仙關士揚道：「暫時不要去惹他，等幹掉那老傢伙後，再相機而爲吧。」

鐵燈和尚點點頭，轉對假盧儀南道：「走，我帶你囘房去。」

回到盧儀南的臥房，鐵燈和尚又叮囑了假盧儀南一番，然後開門走出，自個兒溜躂去了。

中午過後，同心盟開始過節的氣象，由各派調派來同心盟工作的人手，忙碌的在廣場上佈置宴席，這幾乎已成了同心盟的習俗，每年的中秋之夜，除了賞月宴外，還有一項「餘興節目」，是由各派代表選出一人出來表演絕技，由於同心盟是二帮三教九門派組合而成的，所以每一派都想在「節目」中盡量炫耀一番，以達到他們「震懾武林」的目的，故爾同心盟的人手在忙着佈置酒宴時，各派代表也在忙着商量今年如何推出更刺激的絕藝……

終於，夜色來臨了。

那一輪皎潔的明月尚斜掛天邊時，四海同心盟的廣場上業已滿滿的坐了十張酒席的人！

照例，同心盟盟主蓬萊仙翁葛懷俠總要起來講些應節的「塲面」話，然後才在他的擧杯之下，揭開賞月酒宴之幕，今年亦不例外，他看看時候已到，便由座上緩緩起立，等到全塲靜肅後，乃含笑發話道：「諸位：今天是我們在同心盟所過的第二十一個中秋節，每年的這個時候，老朽總要挖空心思說些老生常談的話，今天老朽不打算多嘮叨，只有兩件事老朽必須一提，一是同心盟成立迄今，大家都能和平相處，令人非常欣慰，一是最近發生在少林、武當、華山、崆峒、崑崙的黑衣蒙面少年的滋事，這件事很令人遺憾，因爲這個黑衣蒙面少年的殺人行爲很不簡單，很可能有幕後主使人，老朽不知道他們究竟要些甚麽，一個人活在世上，最要緊的是吃得飽穿得暖，此外就是多做一些好事，而那帮人似乎並非愁吃愁穿，爲甚麽要做出那麽許多人神共憤的事呢？這，老朽無法替他們想出一個合理的解釋，只好套一句俗語，所謂『月圓人不圓，人圓心不圓』是也！

「不過，話又說囘來，自從二十年前『五絕神魔濮陽鴻飛』在五台絕頂被迫歸隱『韜光山莊』後，武林總算有了二十年的太平，如今，有人想在武林中製造一塲血腥，這也可說是給我們四海同心盟的一次考驗，老朽希望在座的二帮三教九門派的代表們，大家同心協力，迎接即將來臨的一塲暴雨風！現在，老朽謹以一顆欽敬之心，敬諸位一杯酒！」

全塲七十位代表及九位金衣特使等，都紛紛由座上站起，飲下了手中的第一杯酒。

然後，賞月宴就這樣開始了。

大家猜拳行令，其樂融融！

蓬萊仙翁葛懷俠把第二杯酒遞到同桌的鐵燈和尚面前，笑道：「和尚，讓我們先來比比酒力！」

鐵燈和尚連忙雙手端起酒杯，說道：「盟主請放心，貧僧飲酒愈多，棋子愈厲害！」

兩人風趣的對話，互敬了一杯。

第六號金衣特使木劍仙關士揚笑問道：「盟主和和尚的七局勝負進展到甚麽程度了？」

蓬萊仙翁葛懷俠笑道：「已經賽完了六局，三勝三負！」

木劍仙關士揚笑道：「這倒眞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了，決定勝負的第七局何時擧行？」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賞月宴之後，老朽準備跟他戰個通宵！」

木劍仙關士揚興奮地道：「這可要看看，盟主第七局執白抑執黑？」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黑，所以老朽有七成贏面！」

木劍仙關士揚大喜道：「好極了，和

尚自詡棋藝已經超過已故的『五絕神魔濮陽鴻飛』，屬下聽了就是有點不服氣，盟主這一局可得把他殺垮，讓他的鷄嘴變鴨嘴！」

鐵燈和尚哈哈大笑道：「你放心，貧僧拿白棋比拿黑棋着得更好，這第七局貧僧志在必得！」

第一號金衣特使不倒翁尉遲必勝接口笑道：「和尚就是會吹，今早的第六局棋，若非盟主自己失誤損失了一個刦材，你和尚早就完了！」

他是個矮矮胖胖的老人，臉上老是掛着笑容，像個笑彌勒！

第十號金衣特使南海散人緊接着道：「不錯，這第七局棋，我看還是盟主的贏面大！」

鐵燈和尚叫道：「好呀，就因貧僧的對手是盟主，你們就倒向盟主一邊，眞是趨炎附勢之輩！」

南海散人正色道：「話不是這麽說，我覺得你和尚的棋力雖好，但修養功夫却不如盟主深厚，棋藝和武藝相同，如果雙方勢均力敵，心情安定而有忍耐功夫的一方必能獲勝，我看你目現殺氣，未戰心氣已先浮動，所以我說這第七局盟主贏面大，並非阿諛之詞！」

鐵燈和尚肅容擧杯道：「多謝散人提醒，貧僧敬你一杯！」

十二道菜上到第六道，蓬萊仙翁葛懷俠起立宣佈道：「諸位，現在開始我們的餘興遊戲，老朽仍請第一號金衣特使『不倒翁尉遲必勝』來主持這個項目！」

第一號金衣特使尉遲必勝在熱烈的掌聲中緩緩站起身，他等到掌聲停歇之後，便由懷中取出一份名單，朗聲宣讀道：「諸位代表們，我們同心盟是練武人組合起來的，所以每逢佳節良辰，彼此表演一手絕技娛樂娛樂乃是很自然的事，要緊的是我們必須像往年一樣，大家要以和平的心情來欣賞，不要以敵視的眼光來批評，好，今年抽籤的結果，窮家帮第一，青城派第二，武當派第三，黑衣敎第四……」

報完先後次序，窮家帮的一位代表下塲來了！

他是白髮老叫化，號稱「雨丐」，因喜歡在雨中行丐而得名，在窮家帮的地位是長老，也是該帮留駐同心盟的首席代表，每年的「餘興遊戲」，他都是深藏不露，今年是他第一次下塲表演，所以特別引人注意，人尚未走到塲中，全塲已靜得鴉雀無聲！

只見他一手提着一塊形如告示牌的木板，一手端着一大碗酒，走到塲中把木板釘立在塲上，含笑向全塲施禮一遍，然後把手中一碗酒一咕嚕飲下。

全塲衆人還猜不透他要玩甚麽把戲時，突見他倏地退後五步，嘴巴一張，立見一道白濛濛的東西由口中噴出，射向尋丈外的那塊木板！

「篤！篤！篤！篤！篤！」

「那道白濛濛的東西噴在木板上，發出連續的十聲脆响，刹那間，他的絕技在木板上顯露出來了！

原來，他口中噴出的正是剛剛喝下的酒，它不僅「噴」穿了木板，而且是「噴」出了十個字——

「月圓人不圓，人圓心不圓」！

這是剛才蓬萊仙翁葛懷俠說的話，他把它「寫」出來了！

全塲轟然叫好，掌聲如雷响動！

噴酒傷人，屬於氣功絕技，武林中屢有所聞，然而這位窮家帮的「雨丐」却能噴酒成字，而且是臨時「借」來的字，這等功夫，就非一般「噴酒傷人」的功力所可比擬了！

因而，就連一向與窮家帮鬧糾紛的海洋帮和黑衣敎，他們十位代表也不禁同聲喝采起來。

掌聲歷久方止，雨丐囘到座位之後，青城派的一位代表走出來了。

他是一個年約五旬的瘦老頭，也是青城派留駐同心盟的首席代表，名號稱爲「劍癡張青龍」，據說對劍術有異乎尋常的造就，在當今武林的二帮三教九門派中，他的劍術有數一數二之譽，而每年的中秋夜，他總有使人意想不到的花樣，因此大家一見他出來，均不禁興奮起來，全都停下杯筷，聚精會神的等着看他表演。

劍癡張青龍手握一柄青龍劍，他笑吟吟的抱劍向全塲環拱一番，開口道：「諸位，無可諱言，論武學造詣，在我們二帮三敎九門派之上有十二金衣特使，而十二金衣特使之上又有葛盟主，所以算起來，我們都只是三流脚色！」

此語一出，全塲七十位代表掛在臉上的笑容登時變「淡」了，他們雖知劍癡張青龍的話沒有錯，但覺得他在「大庭廣衆」之間說出來，未免太不顧體面，所以許多代表聽他那樣說，都有些不高興起來。

但劍癡張青龍似乎毫不所覺，略一停頓之後，接着又大聲道：「不過，武技一道貴乎靈活運用，懂得靈活運用的，三分武功可以增爲七分，好比我們這些三流脚色，如能懂得靈活運用，有時甚至金衣特使或葛盟主達不到的境界，我們却可以達到，諸位信不信？」

衆人聽他把話說囘來，臉上重現笑容了。

劍癡張青龍帶着一種滑稽的表情環望衆人一遍，最後轉向蓬萊仙翁葛懷俠道：「現在在下請敎盟主一個問題，希望盟主能據實囘答！」

蓬萊仙翁葛懷俠只得含笑起立道：「張代表有話請說！」

劍癡張青龍拱手一揖，說道：「請問盟主，假如有那麽一天，盟主走到某處地方，發現眼前橫臥着一條寬達十丈的河流，而附近又無船無橋可渡時，盟主要怎樣過去？」

十丈寬的河流，即使是蓬萊仙翁葛懷俠本人，也覺得無法一躍而過，因之他想了片刻後，含笑道：「有兩種方法，一是泗水而過，一是分兩次縱躍，檢一塊樹枝或木板抛到河心！」

劍癡張青龍微微一笑，轉顧衆人笑道：「諸位聽清了吧，敢情我們的盟主也僅能如此而已！」

他這話是以玩笑的語氣說出的，故爾沒有人覺得他大逆不敬，但第一號金衣特使不倒翁尉遲必勝聽了却有些沉不住氣起身笑罵道：「張劍癡，你別盡在那裏瞎吹，難道你又能一步跳過十丈不成？」

劍癡張青龍點頭傲然道：「不錯，在下可以腳不沾地一飛十丈。」

不倒翁尉遲必勝笑道：「一百多隻眼睛都在看着你，你少說一句如何？」

劍癡張青龍哈哈一笑，猛可將手中青龍劍奮力投出，人跟着飛步跳起，施展「八步趕蟬」的絕頂輕功跳上青龍劍劍身上，乘劍疾飛而去！

這一手，眞個大出衆人想像之外，頃刻之間，全場又爆發起了一片熱烈的喝采掌聲！

眞的，這種乘劍飛行的絕技，說來並無驚人之處，在場之人，大半都自覺可以如法泡製一番，可是他們心中仍對劍癡張青龍欽佩不置，因爲在他之前，誰也沒有想到要這樣運用！

不倒翁尉遲必勝一看劍癡張青龍果然有一套，不由連連點頭，轉朝蓬萊仙翁笑道：「盟主，這是平凡武功的不平凡運用，該給他一個獎賞！」

蓬萊仙翁葛懷俠頷首表示贊同，看見劍癡張青龍已由十丈外走回來，便起身向全場宣佈道：「諸位：想必大家均有同感，把一柄劍投出十丈外的力量人人都有，而輕身功夫練到如張代表境界的也大有人在，但從來沒有人會想到來這一手，所以這是張代表了不起的發現，也是對武林了不起的貢獻，現在老朽意欲將這一絕技定名爲『青龍御劍法』，表示對張代表青龍的一點敬意，諸位以爲如何？」

「好個青龍御劍法！」

「贊成！」

「贊成！」

在一片歡囈聲中，青城派的表演宣告結束，劍癡張青龍歡天喜地的回歸座位去了。

蓬萊仙翁葛懷俠十分高興，向坐在身旁的假流浪天使盧儀南笑道：「盧特使，請代表老朽去向張代表敬一杯酒！」

假盧儀南應聲而起，端着一杯酒離席找到劍癡張青龍，向他敬過酒後，正擬轉回酒席，忽覺衣角被人拉了一下，掉頭一看，見是一個上菜的黃衣大漢，認得他是「自己人」，當下微一點頭，舉步隨他走去。

經過一桌酒席，崍峒派的徐代表站起向他招呼道：「盧特使請留步，在下敬你一杯！」

假盧儀南邊走邊拱手道：「好的，盧某去解個手，馬上就來！」

走出廣場，來到花園邊，兩人見四下無人，便停下腳步，假盧儀南注目問道：「甚麼事？」

那黃衣大漢低聲道：「事情已經辦妥了！」

假盧儀南道：「有沒有人看見？」

那黃衣大漢搖頭道：「沒有，不過尤子青輕功稍差，他抱着他由三樓跳下時，左腳扭傷，他說打算雇一輛馬車把他送去總壇。」

假盧儀南點頭道：「我會轉告大莊主和四莊主，你快去吧！」

那黃衣大漢輕嗯了一聲，轉身疾步而去。

假盧儀南回到廣場，走去和崍峒派的徐代表對飲了一杯酒，隨即走回自己的座位坐下，向同桌的木劍仙關士揚和鐵燈和尚遞了個眼色，接着微一點頭，暗示事情已經辦妥了。

這時，武當派的兩位代表正在表演一項絕技，大家都在全神貫注的欣賞着……

那兩位代表，一個是清塵道長，一個是清心道長，前者手拿兩枝軟綿綿的柳條兒，繞場走了一匝，然後把兩枝柳條兒伸向清心道長，讓他握住那兩枝柳條兒的末梢，然後一聲斷喝之下，竟將清心道長舉了起來！

那兩枝柳條兒，本是柔軟的東西，此刻在清塵道長內家眞力貫注下，竟硬僵僵的像兩支小鐵桿，挺住一個百多斤的人！

這是眞功夫，一點也無法取巧，在場代表們中，自忖能夠辦到的委實不多，因此這一次的掌聲，較之前兩次更爲熾烈！

然後，輪到黑衣教的代表下場表演來了……

當二帮三教九門派表演完畢後，賞月宴也已接近尾聲，除了少數人還在現場飲酒暢談外，餘者均湧向花園涼亭去賞月磕牙，而蓬萊仙翁葛懷俠也拉着鐵燈和尚回到自己的臥房進行第七局決戰。

由於這是最後的決戰，因此到場觀戰的有第一號金衣特使不倒翁尉遲必勝，第三號金衣特使八臂金猿段雲平，第六號金衣特使木劍仙關士揚，第七號金衣特使千手劍客上官威，第八號金衣特使流浪天使盧儀南，第十號金衣特使南海散人等六人，其中的第五號金衣特使南天王佟陽和第十一號金衣特使獨眼神丐東方月外出辦案未歸，無法到場觀戰，而第二號金衣特使老頑童高三歌對圍棋沒有興趣，不知溜到那裏尋樂去了，第十二號金衣特使冷面西施朱雲儀因是女性，自覺不好和許多男人混在一起，故也未到場觀戰，但饒是如此，一間臥房坐了八個人，也有「人滿爲患」之象。

擺好棋枰，雙方在四角星位放下座子，便由蓬萊仙翁葛懷俠執黑先着，他在右上角白棋座子旁邊掛了一手，於是乎第七局的戰幕就此揭開了！

鐵燈和尚略一沉思，便在右上角斜締，這也可是說必然之着，出手相當平穩。

蓬萊仙翁葛懷俠不假思索，隨在右上方搶攻，採取急進手法。

鐵燈和尚不理睬，反在左上角掛了一手……

上來幾着棋，雙方下得很快，但過了十來着後，鐵燈和尚開始思考起來了。

他瞑目端坐，久久不下子，彷彿入定了似的！

第一號金衣特使不倒翁尉遲必勝看了不耐煩道：「喂，和尚，這是比棋子，不是比坐功呀！」

鐵燈和尚睜眼埋怨道：「老兄，別擾亂軍心好不好？」

不倒翁尉遲必勝笑道：「你一手棋想了這麼久，叫人看了有氣！」

歹徒施殺着

鐵燈和尚道：「一着下錯，滿盤皆輸，貧僧豈可不加考慮？」

不倒翁尉遲必勝道：「也沒有考慮這

麼久的道理，現在才是佈局階段啊！」

鐵燈和尚道：「佈局最重要，下的位置不適當，就會影响中盤之戰，你說是不是？」

不倒翁尉遲必勝點頭道：「是，可是盟主也一樣在佈局，你看盟主用了多少時間？」

鐵燈和尚道：「各人棋風不同，盟主是天才型，貧僧是思考型，你若不准貧僧思考，那貧僧就下不好了。」

第三號金衣特使八臂金猿段雲平接口道：「是是是，尉遲兄別再打擾他，讓他好好思考吧！」

於是，鐵燈和尚又思考了好一會，方才拈子打下，嘴裏喃喃道：「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咳……」

蓬萊仙翁葛懷俠微微一笑，立刻跟着下子，一副胸有成竹之態。

鐵燈和尚眉頭一皺尋思良久，拿起一顆白子做勢欲下，却又搖搖頭縮了回去，又閉目思考起來。

不倒翁尉遲必勝輕「嘖」一聲道：「這局棋看來要到天亮才能結束！」

木劍仙關士揚道：「只怕要到明天中午呢！」

不倒翁尉遲必勝起立打了個呵欠道：「嗨！聰明的人應該睡一覺去！」

語畢，大袖一拂，舉步出房，揚長而去。

約莫過了一桿烟光景，鐵燈和尚方才又下了一子，而蓬萊仙翁葛懷俠仍然不假思索，看見他下了，立刻跟着下，在左上角碰了一手。

圍棋雖是千變萬化，但有些手法也有一定的應策，譬如蓬萊仙翁此刻在左上角的尖磁，鐵燈和尚的白棋只有兩種應法，非立即跳，此外別無良策，但是鐵燈和尚對此竟又思考起來了！

第七號金衣特使千手劍客上官威搖頭一嘆，起身「敗興」而去。

稍後不久，第三號金衣特使八臂金猿段雲平也跟着起身走了。

整個臥房中，只剩下第六號金衣特使木劍仙關士揚，第八號金衣特使流浪天使盧儀南及第十號金衣特使南海散人三人，正在耐心的觀戰着。

蓬萊仙翁葛懷俠乘鐵燈和尚在思考中，舉目笑望三位在旁觀戰的金衣特使一眼，他現在已看出跟自己對弈的鐵燈和尚是兩個假金衣特使中的一個，另一個却仍看不出來，不過，他認爲不是木劍仙關士揚便是南海散人，而要知道兩人誰是假金衣特使也很簡單，只要再等一會，看誰出去誰留下來就可明白了。

因此，他笑望着他們三人之時，同時開口道：「夜已深了，三位打算觀戰到底麼？」

木劍仙關士揚起身道：「不，和尚下得這樣慢，大概存心不讓人觀戰，屬下不看啦！」

說罷，拱拱手，轉身出房而去。

於是，房中只剩下流浪天使盧儀南和南海散人兩人了！

蓬萊仙翁葛懷俠目露深意瞥了流浪天使盧儀南一眼，好像在向他說：「你看，現在『水落石出』了！」

他認定第十號金衣特使南海散人就是另一個假金衣特使，見他坐在自己身左「出神」的注視着棋局，不由心中暗發冷笑，忖道：「哼，你別假正經，老朽這裏等着你了！」

暗忖之後，他伸手輕輕一拍南海散人的肩胛，笑着說道：「散人打算看到終局麼？」

南海散人抬臉一笑道：「隨便，我不相信和尚忽然有這麼好的坐功！」

蓬萊仙翁葛懷俠心中一哼，轉朝流浪天使盧儀南問道：「盧特使也打算看到終局？」

他知道盧儀南今夜絕不會離開自己，其所以如此發問，意在不使刺客——鐵燈和尚或南海散人……生起疑竇罷了。

但假盧儀南對他這一問却頗感難以作答，他聳了聳肩，笑笑道：「隨便，再看一回也好……」

鐵燈和尚忽然開口笑道：「你們兩位別走吧，留下來陪伴盟主和貧僧過夜，總有你們的好處！」

南海散人聽得神色一怔道：「好處何在？」

鐵燈和尚笑道：「貧僧下的棋，循理而行，堂皇正大，足爲後學楷模，你們耐心觀戰，必可學到幾着拳頭！」

南海散人臉紅了，笑罵道：「活見你的大頭鬼！你和尚的棋奇臭無比，還有甚麼可學的？」

鐵燈和尚道：「若無所學，散人觀戰何爲？」

南海散人霍然而起道：「不看了，不看了，我曉得你這和尚氣量狹窄，怕輸棋，哼！」

大袖一揮，掉頭大步出房。

蓬萊仙翁葛懷俠呆了，他原以爲南海散人是假金衣特使之一，他一看鐵燈和尚竟出言把他激走，這分明表示南海散人是眞金衣特使不錯，然則另外那個假金衣特使到底是誰？

難道是流浪天使盧儀南不成？

哈！笑話！

那麼，另外那個假金衣特使爲何不留下來？

是了，那假金衣特使必是看見盧儀南久坐不去，故不能率爾發難，若是盧儀南一去之後，再進房來觀戰的那個金衣特使，必是假金衣特使無疑！

蓬萊仙翁葛懷俠想到這裏，見鐵燈和尚低頭注視棋枰片刻，乃傳音說道：「盧特使，大概刺客見你在此不敢動手，你何不出去走走？」

假盧儀南聞言渾身微微一震，於是逐將計就計，起身伸個懶腰，道：「咦，和尚這局棋下得好慢啊！」

鐵燈和尚笑道：「怎麼啦？你也不看了？」

假盧儀南道：「看！盧某到外面走走再來！」

說着，負手踱步，施施然走出臥房。

這時那輪明月已高高掛在蔚藍的夜空上，似水的月光普照大地，由二樓往下俯瞰，同心盟的景色，顯得格外幽美，原來在花園裏賞月的代表們，此刻只剩下寥寥幾個，大概他們都已陸續回房歇息去了。

假盧儀南憑欄四眺，靜靜佇立頓飯工夫之後，見花園裏的那幾個代表已經全部走光了，於是他仰首深深吸了一口氣，暗忖道：「是時候了！」

他返身回到蓬萊仙翁的臥房，見棋枰上已呈短兵相接之勢，便開口說道：「哈，殺起來啦！」

蓬萊仙翁葛懷俠笑道：「盧特使剛剛出去，和尚就開始運子如飛，看來他對老朽下殺手了！」

說到這裏，改用傳音術問道：「情形如何？」

假盧儀南走到他身左後方立定，雙手抱胸，側頭望着棋局，一面傳音答道：「毫無動靜！」

蓬萊仙翁葛懷俠神色不露，又傳音道：「奇了，莫非『一劍震武林衞濤』的消息不確？」

假盧儀南傳音答道：「只怕正是如此，盟主請安心下棋，有屬下在此，量他們不敢妄動！」

蓬萊仙翁葛懷俠再傳音道：「盧特使錯了，老朽心意正是要他們動手！」

假盧儀南悄悄由懷中掏出一柄雪亮短劍，一面傳音答道：「盟主要他們動手也不難，只要——」

話說至此，短劍對準蓬萊仙翁的背心靈台大穴，猛然疾刺而落！

若是換了別人，這一劍無論如何別想挨着蓬萊仙翁葛懷俠的邊兒，但是流浪天使盧儀南就不同了，他是今早把一劍震武林衞濤截獲的「消息」傳達給蓬萊仙翁的人，是目前蓬萊仙翁的唯一親信，因此蓬萊仙翁做夢也沒想到流浪天使盧儀南會一變成而爲刺殺自己的兇手！

「嗖！」的一聲，短劍結結實實的插上了蓬萊仙翁的背心靈台穴！

蓬萊仙翁大叫一聲，反手一掌猛掃而出！

假盧儀南早有防備，一劍刺落之時，跟着頓足而起，閃電般往房外掠去。

鐵燈和尚隨後縱起，如矢射出，大喝道：「盧特使你好大胆！」

喝聲未已，人已不見！

更深人靜，聲音格外清楚，蓬萊仙翁的一聲大叫和鐵燈和尚的暴喝聲，立刻驚動了在三樓就寢的七位金衣特使及許多代表，紛紛起床出房察看。

七位金衣特使奔到走廊邊的圍欄時，正見鐵燈和尚由二樓飛掠落地，他們一看就知發生了事故，立即一齊由三樓瀉下，第一號金衣特使尉遲必勝急喝道：「和尚，出了甚麽事？」

鐵燈和尚臉上充滿驚怒之色，急道：「盧特使發瘋了，他竟刺殺了盟主！」

七位金衣特使全都聽得面色遽變，不倒翁尉遲必勝目眦欲裂，喝問道：「他往那裏跑了？」

鐵燈和尚舉手一指西方，發足急追：道：「這邊，咱們快追！」

其實假盧儀南是逃向東方，不倒翁尉遲必勝不知就裏，急向第十號金衣特使南海散人道：「散人速去盟主房中，餘者追人！」

話聲未落，人已電射而起！

老頑童高三歌、八臂金猿段雲平、木劍仙關士揚，千手劍客上官威、冷面西施朱雲儀五人個個如矢投空，隨後疾追而去了。

南海散人仰身縱上二樓，往蓬萊仙翁的臥房匆匆趕來。

不倒翁尉遲必勝要他留下是有深意的，因爲同心盟的十二金衣特使中，只有他一人懂得醫術！

趕到臥房中，只見房內外已被各派代表圍得水洩不通，南海散人排衆而入，一眼瞥見蓬萊仙翁伏在棋枰上一動不動，背上插着一柄犀利的短劍，不由心頭大大一震！

靈台穴乃是人身四大要穴之一，一經刀劍刺中，即使是華陀再世，也難使之回生！

這時，圍立在蓬萊仙翁身邊的有少林代表一意大師，武當代表古木道長，崢嶸代表韋仁等數人，其中的少林一意大師看見南海散人來到，便趨迎他身邊沉容低聲道：「盟主情況似甚嚴重，散人最好不要馬上起出他的短劍！」

南海散人點點頭，趨前蓬萊仙翁身邊，正欲伸手爲他診脈，蓬萊仙翁忽然抬頭笑道：「散人你來了！」

南海散人見他神智十分清醒，以爲是迴光返照，大吃一驚，顫聲道：「盟主，您……」

蓬萊仙翁道：「別怕，散人替老朽拔出短劍來吧！」

南海散人心知短劍拔出後，他可能傷重吐血而亡，故不敢動手，只顫聲道：「盟主，盧特使因何要刺殺您？」

蓬萊仙翁搖搖頭道：「這事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完的，你先爲老朽起出短劍再說如何？」

南海散人惶然道：「不……不……」

蓬萊仙翁突然哈哈大笑道：「放心吧，你只管動手，老朽死不了的！」

南海散人見那短劍明明在他靈台穴上，而且深達三寸，一旦拔出必死無疑，因此那敢動手，便以極誠懇的語氣道：「盟主請稍候片刻，待在下先去泡一杯人參湯來，然後再爲盟主起出短劍！」

蓬萊仙翁見說不動他，不由歛笑輕嘆一聲道：「好吧，不過，人參湯可以請別人去泡，你先去正心牢替老朽帶一個人來吧！」

說着，探手入懷取一枚玉珮——他的信物——遞給南海散人。

南海散人接過玉珮，發愕道：「盟主要屬下去帶那黑衣蒙面少年來麽？」

蓬萊仙翁搖頭道：「不，帶另一個人——長安萬象鏢局的總鏢頭一劍震武林衞濤！」

南海散人聞言又是一愣，張目失聲道：「嘎！一劍震武林衞濤在正心牢中？」

不僅是南海散人一人感到驚奇，在塲的數十位代表聽了也個個爲之錯愕。

蓬萊仙翁微笑道：「是的，他今早趕來同心盟告訴老朽今夜有刺客，老朽爲怕打草驚蛇及某種原因，反將他關入正心牢——你快去請他來吧！」

南海散人挺起身子，轉顧少林一意大師及武當古木道長問道：「兩位代表可有現成的人參？」

武當古木道長答道：「貧道房中有一株，但不知如何調泡？」

南海散人說道：「切片冲以熱開水即可！」

武當古木道長立即轉身出房而去。

南海散人亦隨後出房，飛也似的奔下正心牢，喚那位正在打瞌睡的封牢主道：「喂，一劍震武林衞濤在哪一號牢房？」

封牢主由坐椅跳起，睡眼惺忪的怪叫道：「嗨，幹甚麽啊？」

南海散人亮出盟主信物道：「盟主命我來帶他，快！」

封牢主「哦」得一聲，趕忙抹頭轉入甬道，來到第五號牢房，按動秘密機鈕，一扉石門應手上升，他立刻探頭减叫道：「喂，衞鏢頭，你起來！」

一劍震武林衞濤一骨碌翻起，一見牢房外站着南海散人，忙抱拳道：「原來是第十號金衣特使駕到，失迎！失迎！」

南海散人拱手道：「不敢，在下奉盟主命來請衞鏢頭到盟主房中去！」

一劍震武林衞濤眼睛一亮，色喜道：「啊，捉到刺客了麽？」

南海散人道：「沒有，刺客跑了！」

一劍震武林衞濤失望的「啊」了一聲，跨出牢房問道：「葛盟主沒事吧？」

南海散人掉頭便走，一面沉聲答道：「盟主身受重傷，只怕不易好了！」

他走得極快，一劍震武林衞濤不便再發問，當下跟着他走出正心牢登上二樓，來到蓬萊仙翁的臥房外，剛好武當古木道長也端着一碗人參湯來了。

三人進入房中，蓬萊仙翁見衞濤來到，舉手打個招呼，笑哈哈道：「衞大俠請坐，適才老朽一再要求南海散人先爲老朽起出背上這柄短劍，不想散人執意不肯，這大概是老天爺在責備老朽不聽衞大俠之言，故此要留下『報應』給衞大俠看！」

一劍震武林衞濤見他背上插着一柄短劍，嚇得目瞪口呆，駭然說不出句話來。

武當古木道長急忙把一碗人參湯端到他面前，肅容道：「盟主請先喝下這碗人參湯再說話！」

蓬萊仙翁接過人參湯，却不喝下，仍笑望衞濤道：「衞大俠，你知道刺客是誰麽？」

一劍震武林衞濤見他神色如常，心知那是極力表現出來的，一旦「時候」一到，可能頭一側就會死去，固不敢放肆，以恭謹的態度反問道：「盟主跟誰弈棋？」

蓬萊仙翁道：「鐵燈和尚！」

一劍震武林衞濤又問道：「旁觀者爲誰？」

蓬萊仙翁道：「流浪天使盧儀南！」

一劍震武局衞濤道：「那麽刺客一定是鐵燈和尚！」

蓬萊仙翁搖頭笑道：「不，刺客是流浪天使盧儀南！」

一劍震武林衞濤驚「啊」一聲，又爲之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了。

蓬萊仙翁衞濤驚「啊」一聲，三爲之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了。

蓬萊仙翁輕笑一聲道：「衞大俠，老朽現在正式任命你爲同心盟的第十三號金衣特使，你接受不接受？」

一劍震武林衞濤沒回答，他已被「刺客是流浪天使盧儀南」這意外驚得呆了。

蓬萊仙翁笑了笑，又道：「衞大俠，你願意就任第十三號金衣特使一職麽？」

一劍震武林衞濤癡癡呆呆的點頭道：「是的，晚輩願意担任，只要各派代表沒有異議……」

蓬萊仙翁神色十分欣悅，轉望湧擠在房內房外的各派代表發問道：「諸位，老朽現在任命衞大俠爲本盟第十三號金衣特使，有沒有人反對？」

那許多代表早就聽過一劍震武林衞濤的名氣，知道他是個「無所不能」的怪鏢客，同心盟能夠羅致他這樣一個人才，乃是同心盟之幸，故那有不答應的道理，閧言齊聲答道：「沒有，吾等歡迎衞大俠加盟同心盟！」

一劍震武林衞濤看見所有的代表均擁護自己，心中却無一絲喜悅，他知道蓬萊仙翁對自己還有某種要求，而這個「要求」即使自己答應了，各派代表却未必肯接受，故急忙接口道：「諸位代表且慢決定，我想還有某項問題沒有解決。」

各派代表正感莫名其妙，蓬萊仙翁却却已頷首笑道：「不錯，老朽已不久人世，衞大俠願否在老朽未死之前，把你的姓名來歷說出來？」

此語一出，各派代表全都呆了，個個目瞪口呆，有被抛入五里霧中之感！

這時一劍震武林衞濤迅速做了決定，他知道蓬萊仙翁的性命不會拖延太久，故不敢怠慢，當即躬身道：「好，晚輩願意在盟主及諸位代表面前恢復本來面目。」

蓬萊仙翁反手一指身後笑道：「老朽的床右邊有一盆清水，衞大俠可應用！」

一劍震武林衞濤恭應一聲，俯身由英雄靴中取出一小包藥粉，立即走去床邊的洗臉盆前，將藥粉倒入清水中，用手攪了幾下，便掬水洗起臉來。

轉眼工夫，他的面貌完全變了。

當他由床邊轉到衆人面前時，不僅各派代表大吃一驚，就連蓬萊仙翁也爲之面色大變，全都「呵呵呵」的驚叫起來！

他們見了鬼麽？是的，他們個個都有「活見鬼」的感覺。

原來，這位一劍震武林衞濤不是別人，正是兩個多月前被同心盟砍斷頭顱而死的俞立忠！一個被砍斷頭顱的人居然能够復活過來，這當然令人萬分吃驚了！

蓬萊仙翁顫巍巍的站起，舉手指着他激動地道：「你…俞立忠，你沒有死？」

俞立忠星目環掃衆人一眼，旋即正容道：「是的，很抱歉，晚輩做了一件欺騙同心盟的事！」

蓬萊仙翁神色有驚有喜，抖動着嘴唇道：「那…被殺死的『俞立忠』是誰？」

俞立忠垂目平靜道：「同心盟通令緝捕的一個採花淫賊——黑燕子東門春！」

蓬萊仙翁注目一噢，又問道：「那是你鏢局裏的人捉到的？」

俞立忠搖搖頭道：「不，是家師捉到的！」

蓬萊仙翁詫道：「你師父是誰？」

俞立忠道：「同心盟第四號金衣特使鐵面閻羅靳正倫！」

蓬萊仙翁愣然哦了一聲，凝結在臉上的驚色漸漸退去，改換上一副恍悟的神情

，繼而突然仰首縱聲「哈哈」大笑起來。

是的，難怪鐵面閻羅靳正倫在親手斬殺「兪立忠」後，竟會突然辭去金衣特使一職，原來他是兪立忠的師父，以他一向的爲人，以他金衣特使的職責，他的確做了件對不起他自己和對不起同心盟的事。

不過，時至今日，由於同心盟的全體代表已知道那一次兪立忠死得寃枉，因而此刻衆人雖已明白兪立忠當日玩的是一手「移花接木」的把戲，大家已沒有不滿的表示，看見蓬萊仙翁在大笑不止，他們也不由得笑了。

只有南海散人大爲着急，他知道蓬萊仙翁傷勢嚴重，絕對大笑不得，當即上前勸道：「盟主，請勿激動，提防……」

他覺得只能說到這裏爲止，底下的讓他自己去想了。

蓬萊仙翁自然明白他的意思，他笑聲一歛，把手中的人參湯一口喝下，接着目注兪立忠笑問道：「兪立忠，你覺得老朽的爲人如何？」

兪立忠不知他如此發問的用意何在，只得恭聲答道：「盟主正大光明，志節高超，道德修養之高，可與天地並立，晚輩一向是十分欽佩的！」

蓬萊仙翁搖頭笑道：「錯了，老朽也有陰險機詐的一面！」

兪立忠有些摸不着頭腦，笑笑道：「盟主此言何意？」

蓬萊仙翁笑道：「請問，假如老朽今夜沒有受傷，你肯答應老朽的要求恢復本來面目麽？」

兪立忠道：「晚輩不會答應。」

蓬萊仙翁道：「這就是了，所以老朽不得不向你撤了個謊言，說老朽已不久人世，其實老朽的命還很長，至少還可活五六年！」

兪立忠閃目一瞥插在他背心上的那柄短劍，心中甚是納罕，暗忖道：「還可活五六年？你蓬萊仙翁功力雖高，縱使不把背上的短劍拔出，也活不了五六年呀！」

蓬萊仙翁見他面呈疑惑，沉默不語，乃轉對南海散人笑道：「散人，老朽已將人參湯喝下，現在你可以動手了吧？」

南海散人惶然道：「是的，不過，恕屬下出言無狀，盟主非常人可比，萬一……總之，盟主可願預先作某些交待？」

蓬萊仙翁斜望他微微一笑道：「你的意思是要老朽先立個遺囑？」

南海散人沒想到他會明知故問，一時大爲尷尬，吶吶道：「盟主明察，屬下是爲整個同心盟的將來設想……」

蓬萊仙翁喟然道：「好吧，老朽先立個遺囑也好，你們最關懷的大概是同心盟主的繼任人選，那麽注意聽着，老朽的遺囑是——除非各派代表不答應，否則同心盟盟主的繼任人仍爲蓬萊仙翁葛懷俠！」

南海散人及在場數十位代表全都聽得一楞，幾乎都不相信自己耳朵聽到的話。

整個臥房陷入一陣短暫的沉靜，然後是兪立忠的一聲輕笑打破靜寂，他驀然跨步轉到蓬萊仙翁的身後，伸手握住插在他背上的短劍劍柄，用力將它拔了出來，笑道：「盟主身上穿了什麽東西？」

蓬萊仙翁仰頭大笑道：「哈哈哈，畢竟是兪鏢頭的腦筋轉得快——不錯，老朽身上穿了一件『冰蠶寶衣』，外加一件厚棉襖！」

但他話未說完，背上那處傷口已經湧出鮮血來了。南海散人登時慌了手脚，急叫道：「不好，流血了，流血了。」

蓬萊仙翁却滿不在乎的搖搖手道：「別慌，那只是輕傷，盧特使的內力很雄厚，所以老朽的『冰蠶寶衣』仍被他刺破，受了一點輕傷！」

說着，他將身上的一襲藍衫脫下，接着脫那件厚棉襖，霎時便有一件絲織的銀白色汗衫展現於着衆人眼前！

冰蠶寶衣，乃是武林相傳已久的兩大異寶之一（另一異寶是造成五絕神魔濮陽鴻飛及兪立忠的父親兪雲陽慘死的天竺聖經），武林中幾乎無人不知冰蠶寶衣有抗熱及刀槍不入的妙用，但現在終於被刺破了，這也可見那個假盧儀南腕力之驚人，而反過來說，若非冰蠶寶衣確有異乎尋常的堅韌，剛才假盧儀南那一劍，早就將蓬萊仙翁的胸脯刺穿了。

蓬萊仙翁慢慢將冰蠶寶衣脫下，拭去上面的血漬，一面環望衆人笑道：「諸位，明天早上，老朽會在議事廳將一切經過說出來，現在諸位請回房安歇吧！」

各派代表最關心的是他的傷勢，如今已知他僅受了一點輕傷，故不敢再打擾，遂一一拱手而退。

霎時，臥房中只剩下南海散人和兪立忠兩人，前者取來藥箱爲蓬萊仙翁敷傷，後者靜坐於鐵燈和尚的座位上，目注棋枰上業已散亂的棋子，沉思不語。

好一會後，蓬萊仙翁含笑開口道：「兪鏢頭——不，不，老朽應該改稱你爲兪特使——兪特使可有所得！」

兪立忠抬目正視他道：「晚輩不相信流浪天使盧儀南會是行刺盟主的兇手！」

蓬萊仙翁微笑道：「老朽也相信，但他的確已行刺老朽了。」

兪立忠道：「雖然如此，晚輩還是不相信。」

蓬萊仙翁道：「兪特使有何高見？」

兪立忠道：「晚輩認爲剛才行刺盟主的盧特使絕非今早那位盧特使！」

蓬萊仙翁道：「這恐怕需要證據。」

兪立忠道：「盟主今早曾說過，有些事情『判斷』比『證據』更正確！」

蓬萊仙翁頗爲困窘，笑笑道：「是的，兪特使請把你『判斷』說出來。」

兪立忠道：「今天早上，晚輩來到同心盟找盧特使時，並沒有幾個人知道，要是今早晚輩見到的那位盧特使就是剛才行刺盟主的盧特使，他爲什要把晚輩帶來的消息轉告盟主？」

蓬萊仙翁目光一凝，頷首正容道：「這倒不錯，要是剛才行刺老朽的盧特使就是今早你見到的那位盧特使，他應該先把你幹掉才對！」

兪立忠道：「所以晚輩相信剛才行刺盟主的盧特使已非眞正的盧特使！」

蓬萊仙翁道：「依你說，盧特使是今早去正心牢見你後，就落入敵人手中而慘遭剝皮了？」

兪立忠搖頭道：「不，就晚輩所知，歹徒們活剝人皮後，必須那經人皮浸入某種藥水中，再取出風乾方可穿用，這不

是一日之內所能完成的，因此晚輩以爲，剛才行刺盟主的那個假盧儀南乃是易容的，也許盟主已聽盧特使說過，兩個多月前，晚輩被盧特使押解來同心盟的途中，曾在武昌發現一個相貌與盧特使一模一樣的人！」

蓬萊仙翁覺得他句句都有道理，不由凝容沉聲道：「如此說來，目前同心盟中，似乎不只兩個假金衣特使了。」

兪立忠點點頭：「正是如此，可能歹徒們經常隱伏在同心盟附近，看見有同心盟的人下山，他們便將他擄去剝皮，然後穿上那人的皮返回同心盟工作。」

蓬萊仙翁壽眉一揚，精眸怒火隱透，沉聲道：「這事不能讓他們繼續發展下去，等天亮之後老朽要來一次清除行動！」

兪立忠起立道：「盟主現在走動方便麽？」

蓬萊仙翁道：「不妨，兪特使有何主意？」

兪立忠道：「先去盧特使的房中看看如何？」

蓬萊仙翁點點頭，轉顧南海散人問道：「散人可願同往一觀？」

南海散人點點頭道：「當然，不過，屬下剛才聽盟主及兪特使的一席話，方知眼下同心盟有兩個金衣特使是假的，這樣看來，盟主恐怕也不敢十分肯定屬下是眞是假了。」

蓬萊仙翁笑道：「散人勿多心，老朽相信你是眞的！」

南海散人似仍不滿意，移望兪立忠問道：「兪特使對歹徒們活剝人皮的事較爲清楚，請問歹徒們如果穿上了人皮，如何方能看出這眞僞？」

兪立忠笑道：「人皮的背部有人皮扣子——就像這一張……」

一邊說，一邊取出十多天前桑苧茶莊獲得的「雲中燕薛子亮」的一身皮，將它抖直了給南海散人和蓬萊仙翁觀看。

南海散人一見之下，面色微變，露出懷疑的眼光凝望兪立忠問道：「兪特使，這張人皮是從何處得來的！」

兪立忠微笑道：「洛陽桑苧茶莊，那是歹徒們的基地之一，此事晚輩今早已向盟主報告過！」

南海散人見蓬萊仙翁在點頭，於是釋然一哦，當下將自己的衣服脫下，把背部轉給蓬萊仙翁看，笑道：「盟主請驗明正身！」

蓬萊仙翁哈哈笑道：「穿起來！穿起來，老朽早就說你是眞的了！」

兪立忠笑着道：「晚輩是否也要脫一下？」

蓬萊仙翁揮揮手道：「走吧，別浪費時光！」

於是，三人走出臥房，但正欲登上三樓之際，忽見崆峒派的五位代表之一——萬字劍徐天行迎面走來！

蓬萊仙翁一見他未回房睡覺，心中奇怪，住足問道：「徐代表因何還不回房休息？」

萬字劍徐天行抱拳一拱道：「在下原已回房躺下，適才忽然想起一事，故特來稟報盟主！」

蓬萊仙翁問道：「徐代表想起了什麽事？」

萬字劍徐天行道：「在下晚間在酒席上看見盧特使向劍痴張青龍敬酒，想就便敬盧特使一杯，那時他回說欲去解溲，就跟一個上菜的盟丁走了。」

蓬萊仙翁道「嗯」一聲道：「徐代表發現有什麽不對？」

徐天行道：「那時在下並不感覺奇怪，現在想來才知不對，因爲盧特使是跟隨那名盟丁走向花園的，而盟主也知道，花園裏並無解溲的地方。」

蓬萊仙翁笑道：「很好，徐代表可知那盟丁是誰？」

萬字劍徐天行擺頭望一下低聲道：「他是華山派調派同心盟服務的康天佑！」

蓬萊仙翁點頭道：「好，徐代表暫勿張聲，等天亮後，老朽自會採取行動！」

萬字劍徐天行應聲施禮而去。

蓬萊仙翁便與南海散人和兪立忠登上三樓，來到盧儀南的臥房，南海散人搶先推門走入，點亮房中一盞油燈，四下照了照，說道：「好像沒有打鬥的痕跡啊！」

兪立忠俯身看床下一面笑道：「那當然沒有，盧特使多半是被那兩個假金衣特使誘入房中，突然下手將他制服的——散人請將油燈給我一下。」

南海散人將油燈遞給他，兪立忠接過拿入床下一照，冷笑道：「哼，果然不出晚輩所料，盧特使會被那兩個假金衣特使推入這床下。」

蓬萊仙翁和南海散人同時蹲下張望，却看不出什麽名堂，南海散人笑問道：「兪特使，這床下好像沒有什麽吧？」

兪立忠一指床下的地板笑道：「散人請仔細看看，這地板上的灰塵有些不平，是不是？」

南海散人仔細一看，果見地板上的灰塵厚薄不一，有被攪動過的跡象，頓時恍然大悟，笑道：「不錯，原來兪特使替人偵辦案件都是從這小地方着手，高明！」

兪立忠挺起身子道：「晚輩猜想，盧特使今早去正心牢找晚輩談話後，回到房中被那兩個假金衣特使之一制倒，他將盧特使藏在床底下，乘晚間大家參加賞月宴時，方才將他偷偷運出去！」

蓬萊仙翁凝容道：「我們趕快設法救回盧特使，遲則盧特使性命恐怕不保。」

兪立忠道：「如果他們打算殺害盧特使，現在盧特使只怕已經罹難了。」

蓬萊仙翁目露精芒道：「兪特使除了破獲桑苧茶莊外，可還知道歹徒們在別地方的基地？」

兪立忠道：「知道兩個地方，一是漢陽『仙鶴樓』，一是艾西村經營的一家酒樓，一是雲夢某一湖澤上的一間水茅，那裏有個自號『水茅主人』的人，他是艾家四兄弟以外的重要人物，黑衫蒙面少年司空英上次假冒『賈御史』行文少林寺的那紙文書便是自『水茅主人』的手筆，不過雲夢湖澤不計其數，要想找到那『水茅主人』恐怕很困難！」

蓬萊仙翁毅然道：「再困難也要將歹徒們一個個找出來！」

兪立忠道：「是的，不過，晚輩以爲當務之急是那兩個假金衣特使——艾東村和艾西村！」

（未完）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蕭逸·文
黃耀基·圖

長劍篇（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臨淮關因爲鬧旱災，民不聊生，哀鴻遍野，有天災必有人禍，原來太平的臨淮關也變得不太平了，有幾家富戶遭人燒殺搶刦，這些案子引起了官方注意，於是「金刀震九州」阮大元爲首的名捕大人，連夜趕到臨淮，務求在短期內破案，阮大元派出老三侯還去調查，證實爲非作歹的是沈邱四老，此四老是「銀冠叟」呂奇、「鐵指開山」喬一龍、「天廐」謝山、「要命」鮑無常均是心狠手辣的惡人……一日，麥家開倉放糧賑粥的時候，來了個瘦漢子黃通，麥七爺看出黃通身懷武功，對他另眼相看，並請黃通留下，黃通答應辦完事再回來麥家……

惡賊下素帖　索萬両黃金

黃通苦笑了笑，搖搖頭道：「七爺錯會意了，在下七日夜未曾好睡，現下腹中一飽，反倒精力不繼，只想借貴處一張靠椅，略微打上一個盹兒，待精力稍一恢復便即告辭。」

麥七爺一笑道：「我當是什麼大事！原來如此，就請跟我入內，好好睡上一覺再走不遲！」

雙方對答之際，黃通一雙眸子有意無意的總似在注意着什麼，當下三人步入蓆棚。

黃通逕自走向方才的座處，坐了下來道：「不勞費心，在這裏坐一會兒也就是了！」

麥七爺正要勸他進入內宅，忽然間却爲一陣亂嘈的聲音所吸引，敢情是有人在惹事生非了。

一個叫高明的夥計氣急敗壞的跑過來，向着苗武道：「七爺快來看看，這傢伙是存心找事來了！」

麥七爺向着座上的黃通點頭道：「失陪！」同着苗武匆匆來到前邊！

一片亂嘈之中，只見麥家的護院劉長泰，不知怎地，忽然自人羣裏被人給掄了起來，叭喳！一聲摔在了一張長桌上——這一摔之力過於強猛，以致於整個桌面全都塌了下來，其上的饅頭滾了一地。

衆災民一陣呼嘯，紛紛撲倒地上，搶食饅頭，蓆棚裏秩序頓時爲之大亂。

苗武大驚道：「反了！反了！」

麥家家人護院，十數名一擁而上，好不容易，才把眼前這陣子混亂情勢給鎭定了下來——

麥七爺驚心之餘，自然忘不了肇亂之因，注意的焦點，遂即落在了那「始作俑者」的身上。

四十左右的年歲，中等身材，一身土夏布汗衣褂，看上去全身沒有四兩肉——這傢伙翻着一對白多黑少的眼睛珠子，也正在打量着麥七爺。

有眼睛的人，剛才都看見了，這傢伙剛才活摔麥家護院劉長泰那一手功夫，硬透着古怪高明！

當時情形是這樣的——

劉長泰想把他摔出去，不想兩隻手方一接觸到對方身上，只見這個人伸了一下手，似乎是用了一手巧勁兒，劉長泰偌大的身子，就像空中飛人也似的摔了出去。

如此一來，麥家的另外兩位護院可就不敢冒然出手了，大夥兒一股腦的團團把他圍住，打是不敢打，却又生怕把他放跑了。

麥七爺與苗武已來到了跟前，衆人自然讓開了一條路。

眼前這個人一點也不緊張，兩隻白多黑少的眼珠子，咕嚕嚕繼續在麥、苗二人身上轉着，老長老長的那張瘦削馬臉上所顯示的，只是看不起人那種鄙夷的笑。

——一絲穿棚直下的陽光，正照着這人的臉：可讓就人很清楚的看見了他臉上的那一道暗紅顏色的刀疤。

比之上一次黃通事件，似乎不可同日而語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這傢伙是找碴兒來的。

雖然明知道如此，麥七爺也不願失了規矩。

「這是怎麼囘事？」麥七爺囘頭看向身邊的夥計高明：「不會辦事的狗才！」

「嘻嘻！」說話的竟是對方那個刀疤漢子：「一點也不錯，一個個狗仗人勢，老子看不慣，代主人出手，先教訓教訓他們！」

麥七爺心裏可是老大的不高興，臉也一沉道：「尊駕是——？」

他身邊的夥計高明上前一步，憤憤的道：「七爺別信他的，這傢伙分明是上門惹事來的，給他粥和饅頭他都不要，說什麼要布施幾兩銀子……」

「豈有此理！」苗武插口道：「也不是廟裏的和尚，布施什麼銀子？」

「嘿嘿！只有和尚才能化緣，要銀子麼？」——

來人露着一嘴烟薰黑了的牙齒，一臉暴戾的說道：「老實說，這算是瞧得起你們——哼哼……」

這幾聲冷笑，笑得人的心眼兒裏直發毛——

「六十年風水輪着轉——這是老天爺帮忙，姓麥的發了幾輩子的財了，如今也該倒下來了。」

那是一口聽來刺耳的贛南口音，嘴裏說着，這人那一對白眼珠子不時的東瞟西看，像是在察看麥家的家業到底有多大！

一聽這話，苗二管事的可就火了。

「反了，你想怎麼樣？你還能搶……？」

「唉，算了！」

麥七爺忽然阻止住苗武，所謂「光棍一點就透！」來人的意圖，已經昭然若揭，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處事老練圓滑的麥七自然明白這個道理。

「尊駕貴姓？」

「不敢！」來人閃着那對白眼珠子，聳了一下肩：「有個姓多年不用了，你也就別問了。」

苗武眞恨不能撲上去照臉上就是一拳，偏偏麥七爺好涵養，聆聽之下竟然沒有發作！

「好說，好說——」麥七爺皮笑肉不笑的抱了一下拳：「適逢荒年，早已談不到收成，這幾年我們東家已不比從前，開倉放糧，賑粥，不過旨在服務鄉里，有飯大家吃……尊駕既不屑這區區粥飯，想必是缺少囘家的川資，這樣吧。」

微微一頓，這位麥家賬房才又接下去道：「聽尊駕口音，像是外地來的，我這裏有紋銀半錠，就算爺助閣下囘鄉的川資吧！」

一面說，麥七爺立即由身上取出了小半錠銀子，約莫二兩來重——這個出手在他來說，已經算是很難得的了！

他這裏雙手送上，來人「嘻嘻！」一笑，接過來看了一眼，說道：「你可眞是大方！」

一面說，只見來人雙手一搓，張開手來，那半錠銀子已成了滾圓滾圓的一錠銀珠。

目睹者無不大吃了一驚。

這人緊接着雙手一按，張開來，那錠銀珠，却又變了樣——變成了扁扁的一片，忖思着，他這兩隻手掌上如果沒有千斤的力道，外加上爐火純青的氣功，萬難臻至！

苗武是練武出身的，自然知道這手功力的厲害，一時嚇得臉上變了顏色。

對方這人玩了這一手絕活兒，冷森森的笑了笑，那隻握銀子的瘦手，一陣子搓動，手中銀錠，即立又變成了一握細小的銀渣子，紛紛落洒向地面。

麥七爺直看得臉色發青，既驚又氣的道：「你……你……太欺侮人了……」

一面說，脚下由不住通通一連後退了幾步——

麥家的兩名護院尚三雄與王猛一個亮出了護手棍，一個探手抽出了七首，作勢從旁撲上。

人羣裏一陣子嘩然，都當是要動手了，紛紛讓了開來。

「你這是在打發一條狗吧！」這個靑皮少肉的漢子一面抖出了一張桑皮紙：「我這裏有一張單子，貴管事的拿過去瞧瞧，轉交給老麥——」

一面說，順手一幌，這張紙飄然而起，敢情不偏不倚，輕飄飄的正好落向麥七爺面前，後者情不自禁的伸手托住。

麥七爺只向紙上看了一眼，已由不住神色大變，再看下去，禁不住全身發抖，大喝一聲道：「反了，反了，給我拿他下來！」

尚三雄王猛早已作好了準備，麥七爺一聲喝叱之下，兩個人同時撲身上前。

尚三雄是一對護手棍，王猛是兩把小七首，一個奔上一個奔下，驟然出手，電閃而至！

刀疤漢子一聲怪笑道：「好！」

——兩隻瘦手猝分之下，身子骨那應輕巧的滴溜溜打了一個轉兒，「噗噗！」兩聲，已分別抓住了兩個人的手腕子，緊接着來了一個「大鵬展翅」，尚、王兩個人一聲驚叫，雙雙騰空而起，就像勞燕分飛的一雙燕子，作兩下裏摔了出去。

這人圓瞪着兩隻白眼珠，直盯向麥七爺道：「就憑你們這兩手三脚貓，還想在我面前遞爪子？差遠了——嘿嘿，今天出門時，我家主人關照，說是信交到了，要你家交下個憑證，也好，我就取出你這老

小子一雙賊眼回去交差！」

話聲出口，這個人肩頭輕幌，有如清風一陣，呼！地一聲已到了麥七爺身前。

倒是說幹就幹，隨着這人一隻鳥爪般的怪手起處，施了一手，雙蛇出水式，兩根手指疾點如電，直向着麥七爺一雙眼睛上點挖了過去。

這個突然的動作，簡直大出各人意料之外。

麥七爺簡直儍了眼，眼看着這人的一雙手指，幾乎已經觸及麥老七的眼皮，就在此危機一瞬間，眼前人影猝閃，一個人疾如電閃的已來到了近前。

好快的身法。

隨着這人的猝然現身，石火電光般地已介入他們兩者之間——這個人敢情是個大行家，身形未經站穩以前，一隻右手已再探出。

說來也是有趣，白眼珠的刀疤漢子一出手就向麥七爺眼睛珠子上招呼，這個臨時現身的人，以其人之法反制其人，同樣的也向對方眼睛上招呼！

「哧！」兩股尖風中，一雙指尖，已向對方眸子上點了過來。

眼前情勢是，刀疤漢子如果眞的要取麥老七的一雙眼珠，那麼他自己很可能也逃不開這猝然現身的第三者之手——結果是他自己的一雙「招子」也將難保，正所謂「現買現報」！

聰明人是不會吃這個虧的！

刀疤漢子鼻子裏「哼」了一聲，只得硬生生的把出手之勢收了回來……

他當然不甘心受制於人！乘着收手之便，五指箕開，施了一手「按臍力」，陡然力聚五指，直向着來人——第三者，面門上擊去！

猝然現身的這個人，當然不是好相與的！

「撤手」「吐掌」，看來與刀疤漢子一般的靈巧，緊接着兩隻肉手立即迎在了一塊——

雙方的力道都用的夠猛，却又似誰也不願把招式用老了，一觸即分，「刷！」地向兩下分了開來！

由於事發倉促，直到這一霎，大家才看清了第三者——那個猝然加入的人是個甚麼長相！

一身黃繭布長衣！濃眉、黃臉——不正是麥七爺剛才贈食送客，臨去又同在一邊睡覺的那個叫黃通的瘦漢子麽？

麥七爺、苗武這一忽然發現、心裏既驚又喜——驚的是對方的忽然介入，喜的是畢竟沒有看錯了人。看來這個黃通果然身負奇技，大可應付來人，尤其是這當口的突然介入，解了麥七爺的一時之危，更爲難能可貴！

刀疤漢子一下子拉長了臉，滿面驚罕的表情，那是他怎麽也沒想到的事——麥家竟然會藏有如此高明身手的能人，這便不得不令他刮目相看了！

四隻眼睛對看之下，有如磁石引針，瞬也不瞬一下！

「朋友你出手太毒了！」黃通冷冷的說：「有我黃某人在，就容不得你在這裏撒野逞兇！」

刀疤漢子一對白眼睛珠子閃閃冒着凶光，那付獰厲樣子簡直像是要把對方生吞下去——

「相好地，你是要淌這趟混水！」

「那厮還沒這個意思！」

「諒你也沒這個胆子！跟麥家沾親帶故！」搖搖頭冷笑道：「那也犯不着！」

「那是我的事！」黃通冷冷的道：「你今天認栽了吧！回去稍個訊兒，勸你主子打消了這個念頭吧！」

「哼……那也行，你得先露一手兒給爺兒們瞧瞧！」

話聲微頓，這個刀疤漢子身子已斜着急切而進！——人到手，手到力到！

箕開的五根手指，活像是五把鋼鈎，直向黃通前心上抓來，尖銳的指力在手指未能接觸到對方肌膚之前，先就透衣直入，顯示着這個人手指上的力道！

黃通自然知道對方的不易打發，然而既然已經插手管了這件事，就不能半途而廢，也只得勉力而爲！

就在這人鋼鈎似的五指，已經幾手招着了黃通的衣邊，後者陡然撤出右手——這一掌是貼着小腹向上猝然提起來的！

兩隻手掌「噗！」地合在了一塊兒！緊接着雙方的身子簌簌一陣子疾顫——這人咆哮一聲，左手忽然疾出如電，直向着黃通咽喉上戳去！

黃通甩首滑足，「嗤！」一下由對方足前滑過，雖未曾爲對方指尖所中，却是擦面而過，看情形是險到了極點！

兩個人右手仍然互相力握住——便在這一霎間倏地分了開來！

動手過招，講究的是制敵以先機！

這人在一式「分花手」失誤之下，已自知失了先機，緊接着施了一式「浪捲旋風」，有如翩躚猝起的大雁，身子試然是夠快的，然而黃通眼明手快，在這過節骨眼上，尤其不會輕易放過。

雙方的身形看上去幾乎是一般的快——像是重疊過空的一雙大禽！

蓆棚裏如何容得下這般身手！驟然間捲起了一片狂風，胆小的人忍不住都失聲大叫了起來！

——叫聲未歇，兩個人已雙雙落地！

黃通直挺挺的站在地上——他左足虛點，氣定神清，顯然是，有再次出手的準備——

對方那個人却高高落在白木長案的角邊上，彎着一條腿，雙臂平伸，臉上表情極其猙獰，却隱隱顯現着一種灰色，額頭上已現出了黃豆大小的一滴汗珠子！

「好朋友，擱着你的！今天我認栽了！」這人由鼻子裏哼出一股長氣，故作從容的道：「報上萬兒來吧，我們結了親，散不了啦！」

黃通目不轉睛的盯着他！徐徐地道：「不辭風霜行萬里，眼看黃河蓋頂來！」

那人陡然爲之一驚，禁不住肅然起敬的抱一下拳：「尊駕原來就是鼎鼎大名的『萬里黃河追風客』黃——」

黃通不待他說完，即插嘴道：「知道就好，相好地，我已對你破格留情了！」

那人自悉對方身份之後，確是吃虧不少——然而他亦不是弱者，尤其是不敢壞了身邊那位主子的名頭——

「哼哼……好說，好說，」這人牽强

的笑着：「姓祝的今天敗在你這成名的俠客手裏，雖說是面上無光，倒也沒有怨頭，還是那句老話，麥家的事你少管，無論如何，這個樑子你結下了。」

話聲甫落，姓祝的已飄身下地——身上固然有傷，他却偏要稱能，一點也不現出了。

黃通肩頭輕幌，翩如白鷺，已攔在了他身前。

姓祝的一翻白眼珠，後退一步，凌聲笑道：「黃大俠這是不是叫我走路？」

黃通抱拳道：「豈敢，足下身手不凡，黃某險勝半招，不敢托大，祝朋友你也報上個萬兒吧！」

姓祝的冷冷怪笑一聲，聲如怒鷹的道：「黃大俠這兩句話，眞比罵我還厲害——好吧，既然如此，祝某人有兩句知心話見告——」

黃通道：「洗耳恭聽！」

姓祝的冷冷一笑道：「今天你賞了我一掌，只怪姓祝的學藝不精，剛才我已說過，你我已結了親，這個樑子解不了啦！只是麥家的事，祝某人仍要勸你，你少管！哼哼，說一句不怕你黃大俠見怒的話，最怕你也管不了！」

黃通寒下臉來，頻頻點頭道：「這就很承情了，祝朋友你報個萬兒吧！」

姓祝的冷森森笑道：「敗將不敢言名，再說姓祝的今天是爲人當差，吃人家的飯！」

「那麼請教貴主子的大名——？」

「黃大俠你是一定要打破砂鍋問到底的了！」

「人去留名，總不枉你我二人幸會一場！」

這句「人去留名」顯然觸了姓祝的霉頭，他變得臉也鐵青，點了一下頭道：「黃大俠苦苦逼我說出，不敢不遵，但只怕我這一說出，尊駕與敝主上便將難免一見了！」

這「難免一見」實在是「結上樑子」的意思！

黃通很明白這個道理，只是「箭在弦上」不容不發，他已無能脫身。

冷笑了一聲，黃通道：「我足領盛情，你說吧！」

姓祝的點頭道：「我家主人也同尊駕一般，忌諱別人直呼其名，江湖上倒也有兩句詩歌影射他老人家——」

「洗耳恭聽！」

姓祝的嘴角牽出了一絲神秘的冷笑，隨即緩緩向外步出——

在場各人目睹他如此身手，那一個敢與招惹，黃通不再阻攔，便再無一人敢以挺身而出，一時紛紛閃身讓開，眼看着這個姓祝的踽踽身影，步出棚外！

他脚下邊走，嘴裏邊歌，唱的是——

「夜來細數墳頭鬼，金鷄三唱早看天！」邊唱邊走了。

在場各人都不明白他唱的是些甚麼，當然更難以琢磨出兩句詩歌的涵意！——唯獨黃通例外，

他竟然呆呆的怔住了！

大家夥忽然間發覺到姓祝的走遠了，爆發出一陣子聳動！

麥家的二管事苗武閃出來道：「那個老小子溜了，黃大俠可要留住他？」

他竟然也稱呼黃通爲「大俠」了。

一時間幾十張嘴便都開了腔，有人叫着要去報官，有人責備黃通不該把對方放回去，這叫「放虎歸山」。再想擒他可就難了。

黃通只是頻頻苦笑，他一聲不哼的由一旁拿起了剛才麥七爺給他的銀帶子搭向肩上，轉身步出，一直走向老槐樹下所拴住的那匹馬！

麥七爺一聲不哼的跟了下來！

「黃大俠你救了我麥豐的命，也解了麥府一步大難，我給你磕頭——」說着就要跪下！

「不敢——萬萬不敢！」

黃通一隻手拉住了他，麥豐可就跪不下去了。

「黃大俠——！」

「七爺不要這麽稱呼我——就叫我黃通吧！」

「喔喔……不敢，不敢，……我就稱呼你黃先生吧？」

黃通勉强的點了一下頭，算是同意了，他的臉色一直很沉重，心裏像是壓着一塊千斤巨石。

「請轉告貴宅主人，儘早提防。」

「這……」麥豐敢情還不明白：「眞有這麼嚴重？」

「比你想的還嚴重的多。」

說了這句話，黃通已翻身上了馬背。

麥豐扣着了他的馬韁繩，暫時不讓他走！

「這……黃先生，你能不能說的更清楚一點……」

一面說，麥豐回過身來，連連揮手，把四五個好奇遠遠看熱鬧的人撵開，才又回過身來，向着黃通苦笑道：「是……那話兒找上咱們了？」

黃通點了一下頭。

「是那道上的？」

「那一道都不是！」黃通語音冰冷：「却比那一道都厲害！」

「這……老天……爺！」麥豐的嘴張得老大：「他總得有個名和姓吧？」

「當然有……只是我說出來你也不知道！」頓了一下，黃通才又接下去：「不但你不知道，這裏只怕沒一個人知道，包括貴府上各人——也許……」

吟哦着，他略一猶豫，目注向這位麥家賬房道：「也許你家姑娘有個耳聞……」又搖搖頭：「不……她太年輕……無論如何，請你們姑娘這幾天不要出門，她總還算是一把手，比起官府那帮子酒囊飯袋要强多了！」

麥豐一個勁兒的點着頭——也只有點頭的份兒，心裏却不禁在犯着嘀咕——她一個姑娘家還能有什麽大能耐？——只是對方既這麽說，他也只好聽着。

「剛才那個姓祝的曾經交給七爺一件素帖！」

「啊——不是你說，我倒是忘了！」

一面說，麥豐匆匆由袖摺子裏取出了姓祝的交來的那張素帖！

黃通接過來在馬背上展開來，那是一張紅筆書寫在桑皮紙上的字帖，細讀之下，竟是一首打油詩，寫的是——

「黃金萬兩命一條，
算算一共有多少；
秋分白兔實可愛；
引得金鷄振翅來。」

沒有上欵稱呼，却在尾句之下蓋有一個朱砂印跡，竟是長尾展翅的一隻雄鷄。

黃通讀罷神色益見沉重，久久不發一言。

麥豐眼巴巴的道：「前兩句我省得，不是一萬兩黃金買命一條嗎！後兩句我可就不明白了！」

黃通嘆息道：「說的巳經够清楚了，『秋分白兔』指的是八月十五月圓之夜——末尾那句『引得金鷄振翅來』，便明說了對方要親自來府上提取了！」

麥豐登時一驚道：「這……是這麼個意思嗎?」

「錯不了！」黃通憂愁的道：「今天幾號了?」

麥豐屈指一算道：「四號……啊……不，五號了！」

「還有十天的時間，確是够緊迫的了！」黃通在馬上輕輕嘆息一聲，道：「此事不便聲張，否則有不測之災，只宜暗中進行，快快稟報你家主人，着手準備一切吧！」

麥豐驚得半天才合上了咀：「這個人準是瘋子，我家老爺就算有兩個錢，就是變賣家產，也難湊黃金萬兩之數呀，我是賬房，再沒有比我更清楚的人了，三兩千也許能湊出來，這萬兩黃金，簡直是作夢……咳咳……這是無論如何也湊不出來的，這不是存心活擺制人嗎！」

黃通冷笑着搖搖頭道：「據我所知，此人生平行事，是出了名的手狠心毒！說一不二……麥大爺，你就趕快通知你家主人，仔細盤算，商量對策吧！」

麥豐點點頭道：「也只好如此了……」忽然垂下淚來道：「黃先生，你可要設法救我家主人一救呀！」

黃通先是一怔，遂即點頭道：「大丈夫言出必踐，七天之內我必定轉回，至於是否能救得了你家主人，却是沒有把握……總之，我必當盡力而爲就是了！」

麥豐聽了他這個口訊兒，情知他們武林俠義道中最重諾言，料必當無反悔，無論如何，總算於萬般絕望之間，得有一綫希望，心裏也就略現輕鬆！

經過這麼一躭誤，黃通是非要走不可了。

在馬上抱了一下拳，黃通雙腿一夾馬腹，胯下駒希聿聿長嘯一聲，遂即絕塵而去。

麥豐只是看着他漸遠消失的背影發呆，忽然身後傳來苗武的聲音道：「黃爺走了麼?」

說着，他巳匆匆來到眼前！

「走了！」麥豐心情沉重的說道：「不過，他答應七天以後再回來……唉……今天，要不是遇着他，簡直是不堪設想的糟……」

「七爺……快來看看吧，這是怎麼回事?」

嘴裏說着，苗武匆匆拉着麥豐進了蓆棚，又轉到麥家大門，用手向着門上指了一下道：「吶——你看！」

不知什麼時候，黑漆描金的大木門上，竟然印上了一隻金羽展翅雄鷄，其模樣竟是與那封柬帖上所印的一般無二！

麥豐心裏有數，想到了定是方才乘亂之時，那個姓祝的留下來的，只是不知道此舉又有什麼涵意！

苗武道：「這又是什麼玩藝呢?擦也擦不掉！」

麥豐嘆了口氣道：「就讓它留在這裏吧！」

方言到此，只見麥玉階匆匆步出，向着麥豐走來，苗武便不再多言，垂手侍立一旁！

麥豐拱手道：「東翁來了……?」

麥玉階眼睛四下轉着道：「那位黃壯士呢?」

「巳經走了！」麥豐道：「東翁有事要差遣他麼?」

麥玉階怔了一怔，搖搖頭道：「那倒沒有，只是想見識一下罷了，走了也就算了！」

麥豐遂即把方才黃通仗義勇爲，擊退姓祝的一段經過，大致的說了一遍！

——待他說完，麥玉階驚的呆住了。

這件事來得突然，也正擊中了他內心的要害，這些日子以來，他所最担心的也正是這件事，剛才公門的幾個來客也正在談這件事，想不到他們才一走。立刻便發生了。

麥大爺的臉忽然變白了。

「糊塗！」他注視着麥豐悵聲道：「這麼重大的事情，爲什麼不進來告訴我一聲……還有，既然這樣，便更不該把這位黃朋友放走……你！唉！糊塗，糊塗！」

麥豐被主人責備得臉上怪難看的，怔怔道：「那一刻東翁正有客人，再說也不便驚動……」

「好糊塗的東西！」

還想再狠狠的罵上幾句，看看附近的家人，麥玉階算是臨時呑在了肚子裏！

「東翁請息怒！」麥豐解釋道：「那位黃先生他臨走之前說過了，七天之內，他務必轉回……看樣子是不會錯的……」

「唉！」麥玉階嘆了口氣，搖搖頭，冷笑了一聲，沒有說什麼，心裏却不這麼認爲——是麼?有馬有錢，他還會回來?你簡直是在作夢！

方才麥豐曾說到了大門上的那個洗刷不掉的標誌，麥大爺信步走過去倒要看個清楚！

麥大爺一走過來，站在門前的一干閑人全都走開了。

端詳着門上那個洗不掉的標誌——展翅金鷄，麥大爺心裏一下子變得更沉重起來了。

——他雖然不清楚這個標誌代表什麼涵意，但是却可以確定是一門江湖黑道人物的信號！

看着，想着，麥玉階再一次的陷入了沉思，直到麥豐恭敬的雙手呈上了那張來人交來的素帖，麥大爺才像是忽然由夢境中醒轉過來。

「黃金萬兩命一條，算算一共有多少?秋分白兔實可愛，引得金鷄振翅來！」——當然，他並沒有唸出來，只是每一個字都清楚的看在眼裏，記在心上！

——然後，他用一種疑惑的眼光看向麥豐，「後者不愧是他的心腹之人，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剛才那位黃爺說了……」他趨前小聲的向主人解說着『秋分白兔實可愛，引得金鷄振翅來』這兩句暗語的寓意，麥玉階這才明白了。

「哼哼……好大胆的强盜……這是公然上門搶刦了?反了，反了，這還有王法沒有了！混賬的東西，可惡，可惡！」

一連罵了好幾聲混賬，可惡，却也難以抒出內心的悵恨，麥豐苦着臉道：「這件事黃爺還說了，要東翁趕快設法防範，八月十五的日子可是近了！」

麥玉階沉聲道：「這件事不許聲張，你關照下去，另外，你這就拿我的名帖到衙門去一趟，找一位省裏下來的阮捕頭，就說我請他們過府一談，你這就去吧！」

麥玉階雖然如今巳不在官場了，可是早先做過京官「員外郎」，算是有四品的功名，兒子在四川幹着外官，又是臨淮地方的首富，所以算是這地方最有身份的人物，憑他一張名帖不要說一名公門捕快，就是當今府縣正堂，也得移尊就駕！

麥豐答應着，匆匆接過了名帖立刻就走了！

懷着滿腔的心事，麥玉階回身步入大門，家人忙把門關上，暫時隔開了亂嘈嘈的人聲。

站在廊子裏，看着院子裏盛開的黃菊，紫色的海棠球一簇簇的開得爛醉如泥，兩個花匠正在泥土裏挖掘着殘留在地下的水仙：秋牡丹：鬱金香等的根球，以備貯藏來年再用！雖然是十足的大旱荒年，麥家總算徼天之幸，宅子裏的三口大井，還沒有枯死，水量雖然不足，一家人倒還够用，只是却不能再用來澆花澆草了，想一想開得如此美好的花樹，立刻就得要面臨着枯死的命運，不免悵然，再想回來，多少人命都無以繼，徒戀花草，那才是作孽呢！

麥玉階那裏還有心情觀賞這些，整個的心都被方才那件突發的事給弄亂了，腦子裏混沌一片，只盼着那位來自廬州府的大捕頭「金刀震九州」阮大元快點來，好爲自己拿個主意！

聽差的打起了細竹縷花的湘簾，麥玉階邁進了花廳——正在窻前學做針綫的大姑娘麥小喬，趕忙站起來叫了聲爹！收拾着就要離開。

「嗯——妳在這裏?」——像是有好幾天沒看見她了，這時看上去，自己這個女兒，出落得更標緻了。

一襲水青綾子窄腰長裙，襯着她亭亭玉立的身材，雪白的皓腕上，配戴着綠油油，亮晶晶的那麼一只翠鐲子，眞是我見猶憐。

麥玉階長長吁了口氣，在一張籐椅上坐下來，打量着自己這個女兒，心情像是開朗了一些！

大姑娘一面把針綫收在菠籮裏，怪不好意思的向父親笑着：「是娘逼着我學的，七大妗子的手巧，昨兒個跟她描了兩個花樣子，正學着做呢！」

聽說女兒居然學起女紅來了，這倒是一件新鮮事。

嘴裏一連讚了兩聲好，麥玉階笑着走過去，倒要好好瞧瞧，大姑娘趕忙把描綉了一半的活兒抓起來，藏在身子後面——

「您可不能瞧！人家不會綉嘛。」

「妳這孩子，爹都不能瞧了，拿出來給我瞧瞧！」

「不嘛——您又要笑話人家！」

說着一個轉身，滴溜一下子就跑了，身後那根大辮子甩起了老高，却被她爹的順勢抓在手裏。

麥小喬叫了一聲，回過身子撒嬌的叫道：「爹——人家不來了，您欺侮人！」

看着女兒這副嬌憨的樣兒，麥玉階愁雲暫去，由不住哈哈大笑了起來。

「都聽說妳練了一身好功夫，瞧瞧，爹只一伸手就抓住了妳的辮子，這要是跟人動手打架還得了！」

——麥玉階一面說，手上用力把小喬的辮梢攢緊了，倒要瞧瞧她怎麼脫身。

麥小喬身子一轉，正過身子來，用一隻手巳扳在了辮子上，只不過那麼抖了一抖——

「您撒手吧！」

一股巨大的力道，透過了辮梢，麥玉階只覺得那隻緊攢着的手心裏一陣子發熱，力道之猛，不容他不立刻鬆開手心，要不然似乎這隻手就別打算要了！

驚愕之際，麥小喬巳奪出了辮子，笑嘻嘻的站在一邊！

「好！眞有兩下子，」麥玉階繼而笑道：「爹今天總算見識見識了，佩服，佩服！」

麥小喬揚着眉毛，向着父親得意的擠了一下鼻子，正要轉身離開！

「慢着！」麥玉階忽然叫住了她：「我幾乎忘了，妳過來……我有樣東西要給你看看！」

說話之間，他十分索然的坐了下來，由身上取出了剛才麥豐交給他的那張桑皮紙素帖！

麥小喬放下了手上的針綫活兒，奇怪的走過來：「這是什麼?」

「妳打開來看看就知道了！」

小喬接過了那張素帖，十分疑惑的緩緩打開來，首先接觸到紙上那個鮮明的展翅雄鷄印記，接着她才默默地把那四句打油詩句唸了一遍，眼睛裏充滿了驚異與震惑——

「爹——這是那裏來的?」

「我正要告訴你！」麥玉階面色淒苦的道：「我們家馬上就有一個大難了！」於是把剛才麥豐所告訴他的事轉向女兒訴說了一遍——

麥小喬只是靜靜的聽着，眼睛裏充滿了震驚！

良久之後，她才微微點了一下頭：「這個人我知道——」

「你是說——?」麥玉階下意識的用手指了一下印在桑皮紙上的那個展翅雄鷄的印記！

麥小喬緩緩的點了一下頭，牙齒輕輕咬着下唇，臉上現着如謎的神思！

「不過我還不敢確定！是不是他?」

「是誰?」

「一個極厲害可怕的黑道人物……」

說了這句話，她忽然發覺到父親臉上

的驚悸，立刻把話頓住，只是却不能不繼續說下去——

「爹！我離山的時候，師父特別囑咐我……要我小心一個人，——這個人外號叫『金翅子』又稱『奪命金鷄』，出身遼東，武功高强，據說手狠心毒，殺人無數……他原是一派武林宗師，立門遼東，後來因爲開罪了官府，剿了他的家，封了他的門，這個人一怒之下，才落草爲寇，專做殺人放火的壞事，遼東地方被他鬧得翻天覆地，才又漸漸轉入中原！」

麥玉階聽得臉色一陣發青——

「老天——難道他就是你所說的這個人？却又爲什麼會找上了我們……？」

坐在椅子上，麥玉階那副樣簡直就像是一只洩了氣的皮球，想着即將來到的這個大難，心裏一急，眞差一點昏了過去。

「爹，你也用不着發愁，好在還有十天的時間，我們得盡快設法——」

才說到這裏，家人在門外報告道：「阮大爺來了！」

「阮大爺」就是「金刀震九州」阮大元——來自省城廬州府的名捕頭，其實他早上同着杜、侯二人已經來了一趟，剛回去就接着了麥大爺的名帖，匆匆的又趕了來！

一聽說阮大元來了，麥小喬自動避向裏面，這邊聽差的打起了湘簾，即見麥七爺同着阮大元；「神眼」杜明二人匆匆走進來！

雙方乍見，阮大元跌足大聲道：「說來就來，可就沒想到來的這麼快，大人你受驚了！」

麥玉階早先爲官，曾有過四品的頂戴功名，沿照官場的習慣，阮大元仍以大人見稱。

雙方落座之後，麥玉階向麥豐道：「你已經跟他們二位都說過了？」

麥豐點點頭道：「都說過了！」

阮大元向着麥玉階抱了一下拳道：「大人不必焦慮，這件事卑職剛才已經盤算過了，現在卑職的拜弟已去神鎗營請討火統，有了這個東西，咱們就不必害怕他們，從今天起這位杜兄弟以及另外六名捕快，就暫時在大人府上住下來，大人請放寬心！」

麥玉階嘆息了一聲，抱拳道：「仰仗，仰仗，這就不敢當了！」

微微一頓，麥玉階隨即問道：「有關這隻金鷄，阮頭兒，你可知是怎麼一個典故呢……？」

阮大元皺着眉道：「不瞞大人說，有關這個人的傳說，卑職也是最近才聽人說起，卑職判斷，顧家橋王大人那一家子血案，很可能就是他幹的！」

提起了顧家橋，麥玉階可是打心眼兒裏生出了寒意，輕輕的「啊！」了一聲，就沒有再吭氣兒了。

阮大元輕咳了一聲，眼睛看向他的同伴，隨即又道：「倒是我這位拜弟，出身遼東，對於此人曾有過耳聞，喂！兄弟，你就把這人的一切，大概的跟大人報告一下吧！」

「神眼」杜明應了一聲，向着麥玉階抱了一下拳——

「這個人姓什麼，卑職還弄不淸楚……」他神色十分沉重的道：「恐怕沒有人知道他的眞實姓名，遼東地方只稱呼他是『金翅子』——」

這三個字一入麥玉階耳中，不禁心裏爲之一動——可見得女兒判斷不差，果然就是那個要命的主兒！他嘴裏重覆着「金翅子」這三個字，心上像壓了個鉛塊般的沉重！

「神眼」杜明冷笑了一聲道：「這個人在遼東可眞是橫行一時，官府一點辦法都沒有，受他害的人太多太多了，欠下的血債，少說也有七八十件！」

麥玉階道：「難道官府對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杜明搖搖頭苦笑不言！

一旁的麥豐插口道：「這人是個什麼樣人？多少年歲了？有多少黨羽？」

杜明道：「這……可就不知道了，有人傳說他已是八十開外的老人，可是也有人說他只是四十來歲，不過在下二十幾年前在遼東綏署當差時，他已橫行多年，可見得年歲是不輕了，至於談到他手下一共有多少人，更是衆言紛紜，有人說他只是來去一人，有人又說他是父子二人，那意思是說他還有一個兒子，像今天代他下書的那個姓祝的，倒是以前沒有聽人說起過！也許以後才收下來的！」

麥玉階嘆息一聲道：「家門不幸，遭此橫禍，除了仰仗二位大力之外，老夫別無良策了！」

阮大元欠身道：「麥大人，您太客氣了，這是卑職份內應爲之事，自當效犬馬之力！」

幾個人又商議了很多應付之策，足足躭擱了一個時辰，阮大元才獨自告辭，自當日開始，「神眼」杜明以及陪同而來的六名捕快，就在麥家住了下來。

對於「金刀震九州」阮大元來說，他實在栽不起這個觔斗，顧家橋王大人那件案子就差一點令他去職降罪，如果眼前麥家再有不測，他這個皖省第一名捕，可就別想再幹下去了，丟職事小，這一世英名可就勢將付於流水。基於此，阮大元怎敢掉以輕心？勢將奮力以爲之了。

× × ×

難得見的一陣子風，給這盛暑乾旱的夜晚帶來了些微的淸涼！只是在此災害頻臨的歲月裏，歡樂已似乎是遙遠的事了，給人以無限蕭索的感傷而已！

這陣子風來得好怪，其勢甚强，陡然俯向大地，帶出了一陣子隆隆聲息，小一點的石頭子兒，連同着地層表面的沙土，在風勢的勁頭兒裏紛紛揚向當空，嘩啦啦撲打在瓦面上，窗梭上，聽在耳朶裏，可眞是怪嚇人的！

約莫是二更時分——

正是二更時分！

數一數更漏的點子，兩聲大鑼帶着兩聲梆子點兒，習俗上這就稱謂是「二更二點」！

戴着四指寬邊的銅沿平頂頭盔，一身灰布短褲褂的更夫馬立，幹這行子行當已經有十來年了，經驗老道就只要看看天，就知道是什麼時辰，閉着眼也能繞城一圈，保險沒錯兒！

（未完）




H.K.N.C